目录TOC

　　晉江超高人氣VIP2020-01-26完結

　　當前被收藏數：14273 營養液數：2480 文章積分：521,235,872

　　文案

　　15歲這一年，陳若星接受衛家資助。

　　20歲這一年，衛凜答應和陳若星訂婚。

　　22歲這一年，陳若星和衛凜解除婚約。

　　離開那天，

　　衛凜低頭看着她，聲音寡淡又帶着幾分自傲：遇到事的話可以找我……媽。

　　陳若星笑着：謝謝。

　　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後……

　　衛凜委派死黨：你去看看陳若星最近忙什麼呢？

　　死黨：昨天剛遇到她，和一帥哥吃飯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男朋友。

　　衛凜怒：怎麼不告訴我？

　　死黨：呵！陳若星現在又不是你童養媳了。

　　ps: 文案發表於2019.4.29.故事情節大綱已截圖。

　　文中所有城市、人物背景皆為虛構。

　　內容標籤： 都市情緣 破鏡重圓 婚戀 業界精英

　　搜索關鍵字：主角：陳若星，衛凜 ┃ 配角： ┃ 其它：

# 第1章

　　潿舟是個南方小鎮，靠着海邊，空氣怡人。

　　八月，正是旅遊旺季，潿舟鎮上每日都是來來往往的遊客。這裏雖不及熱門景點，也吸引一波文藝男女前來拍照打卡，因此小鎮也熱鬧了許多。

　　在小鎮的東邊，有一棟兩層小樓，樓下院門緊關着，木門陳舊，和鎮上其他人家相比這一戶似乎冷清了一些。

　　一個六十多歲的婦人站在廊檐下，手裡拿着一把蒲扇，有一搭沒一搭地扇着風。

　　“若星——”

　　“哎。”

　　“行李收拾好了嗎？”

　　“今晚再收拾。”女孩子正坐在竹凳上，手裡捧着一本書，說話時眼睛都沒有離開書。

　　婦人又叫了一聲她的名字，“若星！”語氣和剛剛已然不一樣了。

　　女孩子立馬放下了書，她站起來，“阿婆，我知道了，我這就去收拾。”

　　婦人點點頭，轉身朝後院走去。

　　陳若星回到房中，開始收拾行李。她的東西並不太多，高中時期，基本上都穿校服，這次要帶走的衣服統共就十來件。到了江城，如果需要，她可以自己去買幾件冬天穿的衣服。

　　陳若星拉好了行李箱拉鏈，目光微微掃過這間房間，不知不覺她在潿舟生活了整整十年了。這麼多年，房間的布置一點沒變。她拿起了一個黃色星星狀的小靠枕，靠枕有些年頭，布料也失去了最初的鮮艷。陳若星想了想還是沒有放進行李箱。

　　潿舟到江城，坐高鐵將近八個小時。她一個人出發，帶的東西也不能太多。

　　“行李收好了？”老太太突然又回來了。

　　“嗯。”陳若星規矩地站好。

　　“這張卡你裝好，裏面有兩萬塊錢。”

　　陳若星雙臂垂在身側，明亮的眸子忽而一暗。

　　“拿着吧。我能給你的也就這些了。”

　　陳若星心頭像被重物狠狠地砸了一下，“阿婆，以後我會自己賺錢的。”

　　老太太繃著臉，“錢若是不夠，我會想辦法的。在學校好好學習，別出去打工。”

　　陳若星抿着嘴巴沒說話，她知道上了大學打工是件很正常的事。

　　“若星，不要輕易相信別人的話，尤其是陌生男人，男同學也不行。”老太太語氣嚴肅。

　　“阿婆——”陳若星咬着唇角。

　　老太太打量着她，“去了江城要注意安全，你一個女孩子一定要小心。”外孫女的五官已經長開了，即使穿着普通，也掩蓋不住這孩子出色的容貌。

　　江城……她這輩子都不想再回去了。可是他們老了，不能耽誤這孩子的前程。

　　“我沒把你媽媽教好啊。”老太太突然悵然一句。

　　陳若星臉色頓時一紅，雙頰火辣辣的。阿婆很少在她面前提起她媽媽，每次提起，阿婆的心情都不太好。

　　“你還記得江城衛家人嗎？”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她十五歲那年，阿公生病，家裡的積蓄幾乎花光了。當時她已經準備不上學去打工賺錢了。後來唐阿姨出現，給了家裡一筆錢，才解了家裡的困難。她知道，這幾年衛家人一直資助家裡。

　　只是她並不知道衛家和阿公阿婆到底什麼關係？

　　“前些天我已經和衛家人聯繫了。等你到了江城，他們家會讓人來接你。”

　　陳若星心想她一個人也可以的。

　　“這是他們家大兒子的聯繫電話，明天他會來接你。你到了車站若是找不到人就打這個電話。”

　　陳若星接過紙條，可是她還沒有手機呢。學校的錄取通知書里有張電話卡，可是她還沒有買手機。她看了一眼紙條，上面還有一個名字——衛澈。

　　“衛澈——”她輕輕念了一遍名字。

　　“若星，好好照顧自己。以後我們不能陪着你了。”

　　陳若星很少聽到阿婆說這樣的話，阿婆對她一直以來要求嚴苛，不僅學習要好，平日里也不准她亂跑，放假，陳若星幾乎被阿婆拘在家中，同學喊她出去玩，阿婆從來沒允許過。

　　“阿婆，我會回來看你和阿公的。”

　　老太太擺擺手，“你也大了，往後的路，自己走時多想想。有些事不必太在意，你姓陳，是我們陳家的孩子。”

　　陳若星看着阿婆的背影，突然喉嚨一酸。

　　夜色降臨，今夜的夜空璀璨。離別在即，這個安寧的夏夜也讓人靜不下心了。

　　陳若星想和阿公阿婆再說幾句話，走到門口，便聽到裏面的說話聲。

　　“照理若星和衛家老二是有婚約的。”

　　“當年也只是隨後一說，你也不要當真。”

　　“我確實當真了，還希望成真。只是如今我們家這個情況，衛家也不見得會認。”

　　“我們若星這麼好，誰不會喜歡。我還舍不得她嫁那麼遠呢。”

　　“嫁到衛家也不錯，知根知底。就是若星的身世他們家不介意就好。”

　　“說什麼呢！都過了這麼多年了，你也要放寬心。若星和阿黎不一樣！”

　　“不要提她。”

　　“好好好，我不提了。對了，衛家老二叫什麼名字？”

　　“衛凜。”

　　……

　　陳若星屏住呼吸，放輕步子退回了房間。

　　第二天，陳若星便跟着鄰居伯伯的車去了車站，一個書包，一個行李箱，如此簡單。

　　鄰居伯伯將她送到車站，“若星，在外面自己小心啊。”

　　“我知道的。”

　　“你阿公阿婆我們會照看的。”

　　“謝謝伯伯。”她深深彎了一下腰，眼窩一熱。這麼多年，多虧了鄰里的照顧。

　　她喜歡潿舟，也喜歡這裏的人。

　　正值開學季，站台里也有好幾個家長送孩子去上大學的。陳若星勾了勾嘴角，她早已過了會欣羡的年紀。

　　開往江城的列車已經到站了，陳若星跟着大家也去排隊。等她找到座位，車子也開始行使了。她看着窗外，複雜不安的情緒慢慢充斥了她的所有思緒。

　　江城，她的故鄉，如今她終於回去了。

　　八個小時后，列車到站。

　　陳若星拖着行李箱出了站，她捏着掌心的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衛澈的手機號碼。那上面的號碼她已經背熟了，拿着紙條也只是為了那一點安全感罷了。

　　她想還是先找找人吧。

　　她第一次見衛澈還在八歲那年，唐阿姨帶着衛澈來潿舟。衛澈主動和她說話，還剝了一個星星糖給她，糖果很甜。那以後她再也沒有見過那種星星形狀的糖果。

　　只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她也不知道衛澈現在的樣子。

　　江城作為省城，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發展都好，人自然也多。

　　陳若星茫然地看了一圈，也沒發現像衛澈的人，她拖着箱子來到一旁。

　　又過了十分鐘，陳若星輕輕吁了一口氣，正準備找人藉手機時，餘光突然掃到了右前方的一名男子。男子穿着黑色的休閑褲，白色T恤，身材挺拔頎長。

　　男子一手拿着手機，另一隻手裡拿着一個牌子，她依稀在牌子上看到“星”字。

　　陳若星猶豫再三，終於鼓足勇氣走了過去。

　　男子低着頭，從側顏看過去，鼻樑高挺，五官精緻。

　　奇怪的是，他的身旁也有個行李箱。

　　陳若星終於看清了那個牌子，上面確實是她的名字，A4紙大的牌子，她的名字是用粉色筆寫的，還畫了幾顆星星點綴着。隔着幾米的距離，她悄悄打量着男子，和她印象的衛澈差不多。

　　衛澈是她從小見過的最帥的男生了。

　　陳若星幾乎篤定了他就是衛澈，眉宇間慢慢放鬆了些許。

　　她走到了他的面前，“你好——”

　　衛凜抬首，目光漫不經心中帶着幾分薄涼，那雙漆黑的眸子定在面前女孩子的身上。他在這裏的一段時間，已經有四五個女孩子來找他藉手機打電話了。

　　陳若星眼神微微向右看着，避開男人的目光。

　　下一秒他收起了手機。“陳若星？”

　　陳若星遲疑了一下，回道：“我是。”

　　衛凜居高臨下地打量着她，女孩子比他矮了半個頭，穿着一件白色連衣裙，頭髮過肩，軟軟地垂在肩頭。那雙黑白眸子怯生生地看着這個世界，宛若剛剛出入城市的一頭小鹿。何嘗不是呢？儘管她在竭力讓自己表現的很淡然，可她到底涉世未深，不會掩藏。

　　陳若星暗暗吸了一口氣，她彎着嘴角，話語比平時說話慢了幾分，“衛澈哥哥，謝謝你來接我。”

　　聽得出來，她在斟酌用語。不知道是不是緊張，話尾還帶着顫音。衛凜嘴角一閃而逝的笑意，他應了一聲，“嗯。”

　　兩人說話間，周圍路過的年輕女孩不由得回頭看向他們，甚至嘴角帶着笑意竊竊私語着。帥氣的男生總是吸引人的眼球。

　　衛凜輕皺了一下眉梢，“車子在停車場，走吧。”

　　陳若星一手拖着行李箱，跟上他的腳步，心裏微微有些疑惑。

　　十分鐘后，他們來到停車場。

　　一輛白色的轎車停在他們面前，司機師傅下車幫他們把行李箱放好。

　　“陳小姐，請先上車吧。”

　　“謝謝您。”

　　陳若星跟着“衛澈”上了車。

　　衛凜坐在副駕駛位上，陳若星坐在後面。

　　一路無話，車子上了高架。

　　陳若星打量着窗外，一切對她來說都是陌生的，她下意識地扣着自己的書包帶。

　　“陳小姐，車上有水。”

　　“謝謝，我不渴的。叔叔，叫我若星就好。”

　　話音一落，一旁的衛凜突然笑了。

　　陳若星微窘，不明白“衛澈”笑什麼。幸好，“衛澈”的手機響了。

　　“喂，我知道，她在車上呢。行了——我把電話給她，你和她說。”衛凜長臂一伸，“我媽。”

　　陳若星愣住了，畢恭畢敬地拿過手機。

　　“若星——”

　　“唐阿姨，您好。”

　　“本來阿澈準備去接你的，他突然有點事走不開。正好，衛凜今天也回來，便讓他在車站接你了。”衛母聲音愉悅，“好啦，一會兒到家，我們再聊。”

　　陳若星僵硬地掛了電話，目光直直地看着面前的人，心臟劇烈地跳動着，心裏重複着一個名字——衛凜。

　　“你不是衛澈。”她的聲音輕又啞。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是衛澈。”衛凜拿過手機，也不再看陳若星。

　　陳若星全身的神經都緊繃著，過了好久她輕輕呼了一口氣，原來他就是衛凜。

　　“你很想見我大哥？”衛凜的聲音不輕不重，似是無意。

　　陳若星眨了眨眼，睫毛一顫，略略沉思了數秒，實話實說道：“我以為他會來的。”

　　衛凜的心底猛地一堵，偏頭看向了窗外。

　　呵，真是白等了一個半小時。

# 第2章

　　司機楊師傅全程圍觀了這一幕，他忍着笑意。這麼多年，好像還是第一次見到衛凜吃癟。不可一世的小少爺也有被噎住的時候。

　　他善解人意地解釋道：“小衛總昨晚在海市有個會議沒能回來，若星小姐，小少爺已經在車站等了一個多小時了。”

　　“楊叔。”衛凜沉聲開口。

　　楊師傅笑着，小少爺不好意思了。“估摸着這會兒小衛總應該在回來的路上了，若星小姐晚上就可以見到小衛總了。”

　　陳若星完全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了。她看着衛凜，這會兒再說聲“謝謝”好像有點兒太刻意了，她有些心虛地不再說話。

　　這個話題在大家的默契中結束了。

　　四十分鐘后，車子到了衛家。

　　獨門獨院的別墅，院子里種了好幾種花草，打理的緊緊有條，庭院深深，清靜優雅。

　　院門口站着一位漂亮的婦人，氣質卓然。

　　陳若星主動開口，“唐阿姨，您好。”

　　“若星，你終於到了。”衛母握住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她，“比小時候更漂亮了，路上累不累？”

　　“還好。”

　　“肯定累了，你別瞞我。”衛母牽着她的手，滿眼的憐愛，“前幾天，嵐姨給我打電話，我真的太驚訝了。聽說你考上了江大。”

　　“媽，進去再說吧。”衛凜可不想在這裏聽他們聊天。

　　“瞧我高興的，衛凜把若星的行李箱放到二樓。”

　　陳若星看向衛凜，“我自己來吧。”

　　衛母拉住她，“不用，讓衛凜拿。”

　　陳若星看着衛凜拖着自己的行李箱，不由得眉心一蹙，總覺得不太好。

　　衛母心情激動，“沒想到，你阿婆會同意你來江城讀大學。”

　　“填志願的時候，阿婆沒有反對。”

　　“江大畢竟也是國內名校，你阿婆有數的。對了，你讀的什麼專業？”

　　“金融。”

　　“那真是太好了，和衛凜一個專業。”

　　陳若星面露驚訝。

　　“他還沒和你說啊。”

　　陳若星不由得往二樓看去，衛凜把她的行李箱搬上去后，一點動靜也沒有了。

　　“衛凜和你同屆，他比你大，二月生日。可惜你們這麼多年都沒有見過。若星，你還記得衛澈嗎？”

　　陳若星點點頭，“記得的。”她從來沒有忘記過。

　　衛母笑着，“你叫衛澈大哥，衛凜就稱呼名字吧。”

　　陳若星心想，衛凜比她大，剛剛在高鐵站她叫他一聲哥哥，也沒錯。

　　“我帶你去看房間吧。”

　　二樓有兩間卧室，一間是原本是書房。那天衛母接到若星阿婆的電話，便開始收拾這間書房了。

　　“若星，這是你的房間。”

　　打開門的那一瞬間，陳若星愣住了。

　　“我不知道你喜歡什麼風格。你看看哪裡不喜歡的，明天我去換。”衛母期待的看着她。

　　“阿姨，這裏很好。我只是住一晚，讓您費心了。”精緻的白色傢具，美觀又舒適。白色的窗紗像牛奶一般，床上鋪着淺粉色的床單，還有一個星星形狀的靠枕，她這個年紀大了女孩子都會喜歡的。

　　“這間房就是給你準備的，以後放假，你就到家裡來住。”

　　陳若星內心有些不安，大概是受寵若驚吧。

　　“你不知道，以前我就想布置這樣的女生房間，這回總算滿足我了。”衛母嘆口氣，“若星，你不要拘束，把我們家當成你的家。來，看看衣櫥。”

　　當衣櫥打開時，陳若星再次震驚了。滿滿一櫥的衣服，春夏秋冬，粉白藍黃……都是女孩子喜歡的顏色。

　　衛母笑意妍妍，“不知道你喜歡什麼，我就隨便買了一些。你挑你喜歡的穿，以後我再給你添置。”

　　陳若星收回目光，作為女孩子她對漂亮衣服也有過渴望，也有見到漂亮衣服走不開步的時候。她記得她五歲的那年，因為特別喜歡一條連衣裙，央求阿婆幫她買，阿婆沒同意。後來阿公幫她買回來了，她開心地換上，跑到阿婆面前，笑嘻嘻地問，阿婆，我漂亮嗎？阿婆的臉色當場就變了，勒令她換下連衣裙，當著她的面，把連衣裙剪了。“若星，你要記住，女孩子不要在意這些外表，衣服再漂亮都是虛假的，都是華而不實。”

　　她眼眶含着淚，“我知道了。”那以後她好像對一切漂亮的東西都免疫了，衣服大都是校服。

　　衛母拿着一件連衣裙在陳若星身前比劃，“若星，你皮膚白，穿這件肯定好看。你真像你媽媽，你媽媽皮膚也很白。”

　　“阿姨，你和我媽媽還有聯繫嗎？”

　　衛母突然覺得自己說多了，“啊，也有些時段沒聯繫了。”

　　“阿姨，我——”

　　“媽，你這是養真人版芭比娃娃呢。”不知何時，衛凜站在了門口，那雙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陳若星窘迫地握緊了十指。她身上穿的這件棉麻連衣裙已經有三年了，幸好，她本人瘦，骨架小，這兩年長了個子，裙子依舊合身，只是到底有些陳舊了。

　　衛母暗暗舒了一口氣，自己這是高興過頭了。她掃了衛凜一眼，“還不是怪你，誰讓我生了你，我都沒有發揮的空間。”

　　衛凜聳聳肩，轉身要下樓。

　　衛母：“你要出去？”

　　“嗯，尤理他們找我。”

　　衛母蹙着眉，“若星第一次到家裡來，你就不能多陪陪她。”

　　陳若星心想真的不用他陪！

　　衛凜看向陳若星，那雙漂亮的眸子微微一動，他扯了一下嘴角。

　　陳若星連連表示，“阿姨，我不用衛凜陪的。”

　　衛母只好放棄了，“你早點回來吃晚飯。”

　　“不用等我。”衛凜揮揮手，三步兩步已經下樓了。

　　衛母轉身，“不用管他，若星，你要是早點來我們家就好了。”

　　陳若星：“……”她也沒有機會再問衛母她媽媽的事了。

　　衛凜開車出門的。高考結束，他火速考了駕照。等到了清吧，大家都已經到了。

　　“衛凜，你不是說下午兩點就回江城了嗎？怎麼磨蹭到現在。”尤理抱怨道。

　　“幫我大哥在車站接人。”他擰了一瓶水，喝了幾口。

　　“衛凜，你暑假實習怎麼樣？”問話的人是對面一個女孩子，女孩子燙卷了頭髮，還化了妝，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優勢在哪。整個清吧，今晚就屬她最好看了。

　　“還不錯。”被他爸下放到隔壁市的公司，累是累了點，不過學到了很多東西。

　　“公司有美女吧？”尤理壞笑道。

　　衛凜抬抬眼皮，“有，你想去？”

　　“嘿，過幾天就去報名了，我們學校美女多，我不羡慕你。”

　　聊了一會兒，尤理趁着大家不注意，悄悄問了一句，“聽說阮靜向你表白了？”

　　“你聽誰說的？”

　　“她閨蜜。”

　　衛凜扯了一抹冷笑。

　　“你沒答應啊？”

　　衛凜抿着嘴，眸色淡淡的。“你們可真閑。”

　　“我去。阮靜這麼美，你都拒絕！你是不是男人啊？咱十八了，能談了。”

　　衛凜嫌他聒噪，半真半假地說道：“我有未婚妻。”

　　尤理石化了。

　　衛凜喝了一口水，手指輕輕摩挲着杯身。他六歲那年吧，母親不知道從來弄來一張女孩的照片，他就好奇多看了一眼。

　　母親問道：“你看她漂亮嗎？”

　　衛凜那時候雖然只是一個幼兒園小朋友，也有一點審美，知道照片中的女孩子比他們班女同學都好看。他回了一句：“漂亮。”

　　母親笑着抱着他，“她是陳阿姨的女兒。等你們長大了，就讓星星做你的媳婦吧。”

　　他回道：“我可不喜歡猩猩。”

　　想到這兒，衛凜微微出神。

　　這時候他的手機響起來，是他媽媽打來的，估計催他回家吃飯。他遲疑了幾秒接通電話。

　　“衛凜，你爸和你哥都回來了，你人在哪呢？”

　　“和同學在一起。”

　　“若星第一次到我們家，你不能太失禮了。趕緊回來！”

　　衛凜：“……嗯。媽，我馬上就回來。”連他爸都回來了，他看得明白，今晚他要是不回家，他媽肯定要念叨一陣子了。

　　他掛了電話，起身，“我走了。”

　　“別啊！怎麼就要走啊。”

　　“家裡有客人。”

　　“誰這麼有面子能讓咱們衛少回家應酬。”

　　衛凜拿起車鑰匙，玩笑道：“海邊來的小仙女。”

　　過了一會兒，那幾個人都回來了，見衛凜離開。

　　阮靜咬唇，“衛凜怎麼走了？”

　　“他媽給他打了電話。”

　　阮靜起身想要去追衛凜。

　　“對了，衛凜有未婚妻，這事你們知道嗎？”

　　“他這實習一個月就有未婚妻了？速度也太快了吧。實力羡慕！”

　　“不會是有什麼情況吧？未婚先孕？”

　　阮靜站在那兒板着臉，一言不發。

　　他們這幾個人高中一個班，阮靜對衛凜的心思，大家都知道。這會兒上了大學，再也不會有人管他們的早戀不早戀的事了。怕是家長也是樂見其成吧。

　　為了迎接陳若星的到來，衛母讓家中的阿姨準備了很多食材，她也親自下廚做了一條松鼠桂魚。

　　陳若星想幫她，衛母不允，正好衛澈回來了。

　　衛澈一身剪裁合體的西裝，身高一米八幾，氣質沉穩。 “若星，我是衛澈。”

　　陳若星剛剛冒出來的局促不安慢慢淡去，她注視着他，眼前的人和她記憶中的衛澈完全不一樣了，她一時反應不過來。

　　衛媽媽笑着，“剛剛還和若星說到你，你就回來了。”

　　陳若星的雙頰不自然地紅了，喊了一聲，“大哥。”

　　衛澈嘴角噙着笑意，“長高了不少。我上午臨時有個會議，便讓衛凜接你了。衛凜呢？”

　　衛母沒好氣的說道：“出去見他同學了。”

　　衛澈笑笑，又問陳若星，“你阿公阿婆還好嗎？”

　　陳若星：“挺好的。阿公讓我謝謝你，你給他寄的藥膏很管用。”

　　衛澈：“回頭我讓人再寄一些過去。”

　　過了一會兒，衛父也到家了。衛父是企業家，這個年紀，看着有些嚴肅，不過對若星，他難得地說話都溫柔了。

　　晚飯前，衛凜終於趕回來了。“大哥，你回來了啊。”

　　衛澈拍拍弟弟的肩頭，“聽說你這次在分公司表現不錯。”

　　衛凜笑着，“總不能丟爸爸和你的臉。”

　　衛澈知道衛凜雖然玩世不恭，不過能力還是有的。兄弟兩人又交流了這一下最近經濟動態。

　　陳若星在一旁聽得雲里霧裡。

　　衛母道：“阿澈、小凜，若星也讀的金融專業。”

　　衛凜挑眉，“這麼巧？”

　　陳若星如坐針氈。

　　衛母很開心，臉上的笑意一直不斷。“是啊。以後你們可要多幫幫若星。好了，先吃飯吧。”

　　飯桌上，衛家三個男人話並不多，不過都很照顧她。陳若星感覺到，衛家人是真心實意對她好的。

　　衛母五十歲的年紀，看着大概三十多歲，不光是保養的好，更和家庭有關係。丈夫事業有成，兩個兒子各方面都這麼優秀，她真的是人生贏家了。

　　衛澈作為兄長，要關心一下弟弟和新來的妹妹。“明天你們兩個開學，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衛凜：“我不住校，沒什麼東西要準備的。”

　　衛母：“明天我準備陪你們去報名。”

　　衛凜：“我不需要人陪。”

　　陳若星心裏也不想再耽誤衛家人的時間，“阿姨，我自己也可以的。”

　　衛澈道：“媽媽，你過去也拿不動東西。衛凜也不需要領被子，就讓衛凜幫若星拿一下吧。”

　　衛凜一臉問號。

　　陳若星：“……大哥，我……”

　　衛澈溫和地望着她，又看向衛凜，笑問道：“衛凜，沒問題吧？”

　　衛凜知道他大哥是典型的腹黑笑面虎，“嗯。”

　　陳若星：“……”

　　晚飯結束后，衛母陪着衛父去散步。

　　“若星這孩子可真乖，我喜歡。”

　　“少了些活潑，性子很穩重，善於察言觀色。”

　　“當年嵐姨和若星媽媽斷絕母女關係，連帶着和我也疏遠了。也沒想到這次嵐姨會主動給我打電話。”

　　衛父拍拍她的手，“看的出來老太太對這個外孫女還是很緊張的。”

　　“這些年她對若星管的太緊了，完全不準若星和男孩子交往。今天我看若星和衛凜單獨時，兩人都把對方當空氣，我真是好氣又好笑。我看若星對衛澈倒是親切幾分，你沒回來前，兩人一直在說話。可惜，衛澈比若星大六歲，若星才大一。”

　　“夫人，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衛母淺笑盈盈，話語中帶着幾分感慨，“若星身世可憐，我就想多照顧她一些。”

　　“你啊還是別指望你衛凜了，他那個性子怕是不會對若星怎麼照顧的。”

　　“我知道，沒指望他。你說衛澈和衛凜性格差異怎麼這麼大呢？”

　　衛父沉思了片刻，“老大是照書養大的。”

　　衛母：“老二也是按照養老大的經驗養的。”

　　衛父：“老二也只是性格冷了一些，其他都很好。這種的性格也是有女孩子喜歡的，你放心好了。”

　　衛母道：“我可沒擔心這個。”

　　衛父笑而不語。

　　陳若星回到房間，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高檔別墅區里一片安寧，比起潿舟的夜色，少了幾分人氣。

　　突然間，有人來敲門。

　　陳若星趕緊拿過自己的襯衫外套披上。

　　打開門，衛凜站在門口，他剛洗完澡，穿着一身運動的套裝，額頭的碎發還有干透，幾縷耷拉在額角。

　　陳若星莫名地有些緊張。

　　“看一下桌上有沒有一個白色的手機充電器？”

　　“喔，好。”她轉身來到書桌前，果然看到了。“給——”伸手遞給他。

　　衛凜隨手接過，指尖不小心滑過女孩子的掌心，軟軟的觸感，還有汗意。“你穿這麼多？”

　　陳若星下意識地握緊了手，她一緊張掌心就會冒汗。她咬咬唇，“這間房間是你的？”

　　“我原來的書房。”衛凜回答。

　　陳若星眉心略略一動。

　　衛凜：“明天早上九點出門。”

　　“好。”陳若星應聲。“衛凜——”

　　衛凜停下腳步，“還有事？”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謝——謝謝你。”因為緊張，她說話都有些不順暢了。

　　“謝我什麼？”他挑挑眉。

　　陳若星窘迫地站在那兒，腳趾都蜷縮起來。“謝謝你——來接我。”

　　衛凜直直地看着她，“那是我媽和我哥的命令。”

# 第3章

　　衛凜離開后，陳若星關上了門，無力地靠在牆上。她緊緊地攥着自己的十指，低下頭看着自己腳上的拖鞋，那雙眸子一點光彩都沒有。她還是控制不住自己，和同齡的男性說話，內心緊張不安，甚至手都在抖。

　　她是在高中發現自己有這個毛病的，後來才知道，這也屬於一種心理疾病。她這個情況也只有她的高中班主任知道。高考結束后，班主任還囑咐過她，到了大學要去看心理輔導老師。

　　她慢慢抬起雙手，指尖泛白，十指還在顫抖。過了好幾分鐘，陳若星終於恢復正常了。

　　儘管衛母為她換了新的床鋪，這張床應該是她有生以來睡得最昂貴的床了，不軟不硬的床墊，睡在上面，舒適的讓她喟嘆。

　　這一夜，陳若星睡都很淺。她夢到了很多光景，反反覆復，她夢到過很多次。

　　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站在走廊上。

　　阿婆手裡拿着一根竹棍，“以後還跟男孩子出去玩了嗎？！”

　　“阿婆——”

　　“伸手！”

　　話音一落，竹棍狠狠地抽在小女孩的手上，掌心一下子就紅了。

　　“還出去嗎？”

　　伴着責問，是一下又一下的抽打。

　　陳若星好像一個局外人，看着夢中的小女孩子，無聲的流着淚。

　　小女孩的掌心慢慢地流出血，顏色那麼的鮮艷。

　　“阿婆，疼！”

　　“記住我說的話了嗎？”

　　“我會聽話的，我再也不和他們出去玩了。”

　　再後來，她看到了阿公在為小女孩包紮傷口。阿公嘆息着，“若星，你阿婆是為了你好。不要怪阿婆。”

　　“我知道的。”小女孩的聲音軟軟甜甜的。“阿公，我的手已經不痛了。”

　　……

　　第二天，陳若星醒來的時候，眼睛又紅又腫。她趕緊去洗手間用冷水敷了一會兒。

　　下樓后，還是被衛母發現了。“若星，昨晚沒睡好嗎？是床不舒服？”

　　“不是的，是我有點想家。”

　　衛母憐愛地摸了一下她的頭，“好孩子，別擔心，你阿婆阿公會照顧好自己的。”

　　“我知道。等放假，我就回去看他們。”

　　衛母：“先來吃早飯。”

　　餐廳里，衛澈和衛凜都在。衛澈已經吃完了，他並沒有走，似乎在等她。

　　“大哥早上好。”陳若星喊道。

　　衛澈沖她微微一笑，“早，吃飯吧。”

　　陳若星觀察一下，衛凜就坐在餐桌外口，她想繞過去坐他的對面。

　　衛母從廚房拿過餐盤，直接放在了衛凜的右手邊。“若星，別站着了，坐這裏吧。”

　　陳若星身形一頓，乖乖地坐在了衛凜身旁。坐下來以後，她微微側首，輕輕地說道：“早。”

　　衛凜默了幾秒，吃完了煎蛋，他轉過頭，“我好像比你大，你怎麼不叫我？”

　　四目相對的那一瞬，陳若星感覺到心跳又加速了，空氣好像都靜止了。她抿着嘴巴，拿着筷子的手微微顫抖。

　　衛凜見她不說話，又用那種無辜又迷茫的眼神看着他，他聳聳肩轉過臉來繼續吃早餐。這傻乎乎的樣子看着也不聰明的樣子，到底怎麼考上江大經管學院的？

　　陳若星怔愣在那兒。

　　衛母看了眼小兒子，佯裝怒道：“你呀，別欺負若星，想讓若星喊你哥哥，你在學校就要好好照顧她。”

　　衛凜玩笑道：“我今天不是去做苦力嗎。”

　　衛澈：“別貧了，趕緊吃早飯。吃完了，我送你們去學校。”

　　衛凜：“那就辛苦大哥了。”

　　衛澈失笑。

　　早飯結束后，衛澈幫忙把陳若星的行李放到後備箱，他一拎才發現這個24寸的行李箱裏面的東西並不多。也是，到了大學都可以買。他並沒有在意。

　　衛母站在院門口，依依不舍地看着三個孩子出了門。“若星，有什麼事記得找衛凜幫忙。”

　　陳若星輕輕應了一聲。她知道衛母說的是真心話。

　　衛澈見母親一臉的不舍，對陳若星說道：“周末放假，讓楊叔接你回來。”

　　衛母連連點頭，“我給你做好吃的。”

　　陳若星不忍拒絕，何況她還有些事想問唐阿姨。“阿姨再見。”她再看一眼衛母，心裏莫名的有種不舍。衛母和她見面的機會屈指可數，衛母對她特別好。

　　衛澈開車，衛凜和陳若星坐在後座，各自沉默着。

　　半路上，衛澈接了一個電話，“我晚一點到公司，會議下午再開，讓各部門把策劃案都準備好。”衛澈大學創立了一家电子科技公司。衛父還指望着他到家裡的公司幫忙，見兒子對他那公司那麼上心，他也就沒有要求他回來。自此，衛父便把注意打在衛凜身上了，小兒子可得幫他。

　　陳若星猜想他是不是在和秘書說話，不由自主地看向他。衛澈今天換了一套西裝，窗外打進來的陽光勾勒着他俊美的輪廓。最重要的是，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她不會緊張、害怕。

　　衛凜不經意間看陳若星的目光，他扯了一下嘴角，笑容帶着一絲嘲諷。

　　一個小時不到，他們便到了H大。

　　“大哥，謝謝你。”陳若星真心道謝。

　　衛澈點點頭，拿出一張卡片，“這是我的私人號碼，有事打這個號碼。若星，不用覺得麻煩我們。”

　　衛凜站在一旁，不動聲色。

　　衛澈又拿出兩把鑰匙，“你和衛凜一人一把。”

　　衛凜臉色一變，“大哥，這是你在學校附近的那套房子？”

　　“房子已經打掃乾淨了，你們有時間可以過去看看。” 這套房子是衛澈當初自己賺錢買到的。

　　衛家有錢，可是對於兩個兒子，一點也不溺愛。當然若是衛凜是個女孩兒，那待遇肯定不一樣了。

　　陳若星有些猶豫，她並不想接。

　　衛澈瞭然，握住她的手，女孩子的手纖細柔軟，“拿着吧，或許會用到。”

　　衛凜剛想說什麼，目光落在她的臉上，話也咽下去了。

　　陳若星對着衛澈彎起了一抹笑意。“好。”

　　衛澈：“我也該回去了。”

　　陳若星望着衛澈的車消失在路口

　　衛凜涼涼地開口：“你準備一直在這裏曬太陽？”

　　陳若星收回目光，安靜地看向衛凜，也不說話。

　　衛凜只覺得無趣的很。

　　兩人去學院報道，衛凜走在前面，陳若星和他不一會兒就分散了。不過各大學院的標記都很明顯，陳若星來到經管學院報名處。這麼個漂亮的小師妹一出現，大二的學長熱情地接待了她。不一會兒，陳若星辦好了入學手續。

　　大二學長見她一個人，“還有生活用品，我陪你去拿吧。”

　　陳若星客氣道：“不——不用了，我自己去拿就可以了。”她說話的時候，眼睛並沒有直視着學長。

　　“不用客氣。我幫你提行李箱。”學長不經意間手碰到了陳若星，陳若星驚恐地往後一退，恰好撞到了後面的人，只聽後面的女生“哎呦”一聲。

　　“對不起！”陳若星立馬轉身，彎腰道歉。

　　“於鑫，你能不能紳士點！瞧你把我們小師妹嚇得花容失色的。”被撞的女孩子埋怨着。

　　四周的目光都定在陳若星身上。

　　於鑫也是一臉疑惑，他看着陳若星，禮貌地問道：“你是不是不舒服？中暑了？”

　　陳若星一手背在身後，手指都在發抖。

　　那邊衛凜也填好了資料，回頭看了一眼陳若星，也察覺到了陳若星的反常。

　　他把表格交給學姐，大步走了過來。目光掃了一眼陳若星，見她神色有些慌亂，“怎麼了？”

　　學長也覺得這位學妹有些奇怪。

　　衛凜淡淡地問了一句：“你好了沒？”

　　陳若星看他過來，緊張的心情稍稍鬆了一些。“好了。”

　　“那走吧。”

　　學長看着兩人，“你們一起的啊。”

　　衛凜笑笑，“我們一個班的。在哪拿生活用品，我幫她去拿。”

　　“在XX樓102室。”

　　“謝了。”衛凜說完看向陳若星，“走了。”

　　陳若星立馬拖着行李箱跟上他的腳步。

　　今天的校園真是熱鬧啊。

　　來到102室，陳若星簽字領到了被子，“我自己搬吧。”

　　“你能搬的動？”話音一落，他已經拎起了那個袋子。“你會看路標吧？”

　　陳若星點點頭。

　　“你看看怎麼去女生宿舍？”

　　陳若星恍然大悟，“好。”

　　衛凜呵了一聲，女孩子太安靜好像也挺無聊的。

　　從教室到女生宿舍樓有半個多小時的路程，衛凜算是明白為什麼那麼多家長會陪同了。

　　到了女生宿舍樓下，陳若星見他的臉頰滑下幾滴汗，她萬分過意不去。

　　“幾樓？”

　　“六樓。”陳若星小聲地回道。

　　“呵——”衛凜輕呼一聲。

　　“衛凜——”陳若星突然鄭重地叫他的名字，衛凜愣了一下。

　　“我自己搬吧，這裏人多。”她也怕別人誤會。高中時期，男女生在一起多了，也會被傳緋聞。這一路，不知道多少女生在看衛凜了。

　　陳若星自然知道衛凜這樣的男生肯定受女生的歡迎。

　　“不幫你搬上去，回去我怎麼和我媽交待？”

　　說著他已經提起袋子了。

　　一路他都沒停歇，直接來到608宿舍。

　　宿舍里已經有人來了，女孩子笑意妍妍，“你好，我是孫亦諾。”

　　“你好，我是陳若星。”

　　孫亦諾看着陳若星身後的衛凜，眼底一亮。

　　陳若星卻不知道該怎麼介紹衛凜。

　　衛凜也沒什麼熱情，“我走了。”

　　“喔，好，謝謝。”她舒了一口氣，那種無形的壓力瞬間釋放了一半。

　　孫亦諾笑着，“他是你男朋友？”

　　陳若星臉色瞬間變了，連忙解釋，“不是，他也是我們班的同學，幫我把東西拎上來。”

　　“我們的班啊？他叫什麼名啊？”

　　“衛凜。保衛的衛，凜冽的凜。”

　　“長得好帥啊。不知道有沒有女朋友？”

　　陳若星疑惑着看着室友。

　　孫亦諾笑着，“他要是沒女朋友，我就去追了。近水樓台先得月！”

　　陳若星皺了皺眉。

　　“怎麼了？”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感覺他不會輕易能被追上的。”

　　“你看吧，你和他也不熟吧，他能幫你搬東西上樓，據我觀察，衛凜這個人就是外冷內熱，只要打動他，做他的女朋友不成問題。”

# 第4章

　　陳若星沒想到新同學這麼的……開朗，一時之間她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孫亦諾突然笑起來，“逗你玩的。哈哈哈，你當真了啊？”

　　陳若星點了點頭。

　　孫亦諾笑容越笑越大，最後笑的肚子疼。“你先選床吧。”

　　陳若星選了靠陽台的一張床。

　　孫亦諾已經收拾好東西，便幫她擦擦桌子上的灰塵。兩人一邊幹活一邊聊天中，很快陳若星東西整理好了。

　　“我以為我的速度已經很快了，沒想到你比我還要快。”

　　陳若星笑着，“我東西不多。”

　　“我也發現了。你冬天的衣服竟然一件都沒有帶。”

　　“我們那兒東西也很暖和，等江城入冬了，我再買冬裝吧。”

　　“到時候我們一起。哎，不知道另外兩個人什麼時候到？”

　　陳若星淺淺笑着，“應該快了。”

　　孫亦諾瞅着她，“若星，你的皮膚真好。你怎麼這麼白？不是說西南那邊紫外線很強嗎？”

　　“我平時學校和家裡兩點一線，可能沒有怎麼曬過。”

　　“真羡慕你！”孫亦諾性格活潑，講話直接，這類型的人很容易交往。而陳若星在和女生交往上又很正常。

　　下午兩人一起辦好了一卡通，又去食堂轉了一圈。

　　孫亦諾：“聽說我們學校食堂的伙食很好，這四年我們有口福了。對了，若星，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好友。”

　　陳若星道：“我正準備去買手機。”

　　孫亦諾：“……啊，你還沒有……那我陪你去買。”

　　“好啊。”

　　孫亦諾是城裡長大的孩子，他們這代，小學時期就有手機了。不過，她也不好意思打探別人的隱私。她想等熟悉了，大家各自的情況都會說的。

　　那邊，衛凜回了一趟宿舍，雖然他不住校，不過床鋪還是領了。他和幾個室友打了招呼，便回了衛澈的那套公寓。

　　臨走前室友提醒道：“晚上七點開班會，衛凜，你記得啊。”

　　他點下頭。

　　衛澈的公寓的裝修簡潔，黑白灰的風格。

　　主卧的大床已經換上了乾淨的床套。看樣子，他大哥早就準備好了。他有種懷疑，大哥是為陳若星準備的。

　　衛凜想着改天要把他的東西都搬過來，他正思考着買什麼東西時，手機鈴聲突兀地響起來。拿起來一看，是他媽的電話。

　　“喂——”

　　“衛凜，你們吃過飯了嗎？”

　　你們——

　　衛凜嗤笑，“我吃過了。”

　　“若星呢？你們沒一起吃飯啊？”

　　“她在女生宿舍。”

　　“你這孩子，若星人生地不熟的，你怎麼就不會照顧人呢。”

　　衛凜聽着也不反駁。

　　“小凜，媽媽想到一個件事啊。”

　　“什麼？”

　　“若星只留了一個號碼給我，昨天一天她都在我身邊，我也沒有打過她的電話。剛剛我打了兩遍，怎麼都是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手機沒電了吧。”衛凜再一想，陳若星好像在他面前從來沒有用過手機。

　　“我就有點擔心。有些事我沒告訴你，若星的阿婆對若星管教的很嚴，我是怕若星不會與人溝通。”

　　衛凜應了一聲，“知道了。我一會兒去看看她。”有些人啊，明明那麼柔弱，偏偏那麼要強。她要是沒有手機說一聲，他媽、他哥肯定早就準備了。

　　也是誰能想到這個年代，年輕人沒有手機呢。

　　半個小時后，衛凜回到學校，來到女生宿舍樓下。想了想，還是上樓去找她算了。

　　他敲了幾下門，兩個陌生面孔的女生在裏面。

　　“你找誰？”

　　“陳若星她去哪兒了？”

　　“我們也是剛到。”

　　“她要是回來，告訴她有人找她。算了，有筆和紙嗎？”

　　“有的！稍等。”

　　衛凜寫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機號碼，“麻煩交給她。”

　　“沒問題。”

　　“謝了。”衛凜扯了一抹笑，不經意間目光微微掃了一眼一張鋪好的床鋪，底下的書桌放了一張照片，是陳若星和她阿公阿婆的合照。她穿着藍色校服，這校服的款式真是夠復古的。

　　他微微皺眉，床單不洗一下就鋪，怎麼睡得下去？

　　衛凜走了沒多久，陳若星和孫亦諾回來了。

　　後來的兩位舍友把剛剛衛凜來的事告訴了陳若星，兩人臉上都透着幾分期待。其中一位叫許落落的女孩子開口了，“我看到花名冊，原來衛凜是我們班的。你怎麼認識他的啊？”

　　陳若星剛剛已經把她和衛凜的關係告訴了孫亦諾，也不打算瞞着室友。“我阿婆和他們家人認識，我也是昨天第一次見到他。”

　　“原來是世交。”

　　“我聽說，衛凜是我們專業第一，高中時期，他獲得過很多獎，而且籃球打得很好。”說話的叫賈嘉，聲音甜美，一雙大眼睛讓她看着又軟又萌。

　　“你怎麼知道這些？”

　　“我表妹和他一所高中，比他低一屆。”

　　“有沒有別的消息？”

　　“喜歡他的女生很多，他身邊有個校花。傳說兩人是一對。最重要的是，這位校花上的是我們隔壁師大。”

　　“果然老天不公平。”孫亦諾感嘆。“外表好看，學習還好，女朋友還是校花！天選之人啊。”

　　陳若星被她的描述逗笑了。

　　“若星，你趕緊和他聯繫啊？”

　　“我沒手機。”

　　“用我的！”孫亦諾遞上了手機。

　　陳若星笑了一下，“不用了。晚上不是開班會嗎，到時候就見到了。”

　　傍晚六點多，天邊一團火紅火紅的餘暉，像一副畫卷。路上來來往往的年輕人，校園永遠都這般的生機勃勃。

　　教室里已經來了一半的人了，有的談天說笑，有的沉默安靜。

　　陳若星宿舍三人坐在後三排，三個人玩着手機，陳若星帶了一本經濟學書。

　　竊竊私語的教室突然安靜下來，陳若星以為班主任來了，她合上了書。一抬頭看到衛凜坐在她前面的空位。

　　孫亦諾壓着聲音在她耳邊說道：“他是來找你的。”

　　陳若星心裏正猶豫着要不要叫他。她的內心此刻正有兩個人小人在打架，叫還是不叫。

　　孫亦諾：“快問啊。”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剛剛抬手，想要拍拍衛凜的後背。

　　“衛凜——到這兒來。”另一邊後排的男生喊道。

　　衛凜起身，眼睛壓根就沒有看陳若星。

　　陳若星連忙縮回手，幸好！

　　衛凜和舍友們坐在一起，他一出現，那邊的氣氛瞬間燃起來。

　　“衛凜，聽說你籃球打的好，明晚我們來一場？”

　　“可以。”衛凜一個暑假沒打籃球了。說話間，他掃了一眼教室，終於在他剛剛那個位置附近找到了陳若星。

　　呵!裝作不認識啊。再一看，她和周圍同學在說話，嘴角上揚，挺開心的嘛。

　　他媽真是擔心過了頭。

　　六點五十，他們班班主任到了，是個年輕的女性，短捲髮。

　　“我數了一下人數，我們班人都到了。那我們開始吧。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姓柳，名秋。比你們高七屆。”

　　“哇，看不出來啊。”前排的男生說道。

　　“大家可以叫我師姐，也可以叫我秋姐。”

　　“師姐，你怎麼保養的啊？”有女生好奇道。

　　柳秋笑着，“工作後作息規律，拒絕熬夜，堅持跑步。”

　　底下一陣嘆息。不熬夜，難！堅持跑步，難！

　　“明天開始軍訓，我先選個臨時班長負責一下班級事務。我就按着老慣例，咱班學號一號的同學辛苦一下。”

　　“一號誰啊？”

　　“陳若星，哪位同學？”

　　陳若星被點到了名，臉色一滯，她緩緩站起來。

　　“師姐眼光真好，一挑挑了個大美女！”男生們小聲嘀咕着。

　　衛凜倚在後桌上，目光看向陳若星。她穿着一件灰麻色的連衣裙，背影單薄。

　　“大家好，我叫陳若星。”陳若星看着老師，語速平緩。

　　“沒問題吧？”柳秋看着這些文靜漂亮的小師妹，心裏微微有些擔心。

　　陳若星從來沒有做過班幹部，可她知道，現在她不能拒絕。“請大家多多關照。”從今天開始，她要努力做個正常的人，不再做“小怪物”。

　　“請坐。”柳秋又繼續道，“那選一位副班長吧，男女搭配幹活不累。有沒有男同學自薦啊？”

　　“師姐——”衛凜旁邊的男生站起來，他略有點靦腆，“我高中三年都是我們班班長，大學幾年，我也願意為大家服務。”

　　“好！”底下的男生拍起了掌聲。

　　“不錯！不過，同學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男生笑了笑，“章一辰，星辰的辰。”

　　“那軍訓這半個月，辛苦陳若星和章一辰兩位同學了。”柳秋又說了一些事情，發了一些表，讓大家填好交給班長。

　　四十分鐘后，班會結束。

　　大家陸陸續續地離開教室。

　　陳若星想着，她得立馬去買手機了，不能等到十一國慶活動了。

　　“亦諾——”

　　孫亦諾晃晃手機，“我剛和我一老鄉聯繫上，我們兩約着一會在圖書館碰頭。我先走啦。”

　　賈嘉說道：“若星，我和落落要去超市買點東西，一起去嗎？”

　　陳若星搖搖頭，正好章一辰來找她了。“你們去吧。”

　　章一辰個子很高，“陳若星，哎，我加一下你的微信，方便聯繫。”

　　陳若星的手不自覺地摳着書，後背一陣密密麻麻的汗，她慢吞吞地把書裝進包里。她努力想要抬頭，想禮貌地和新同學對視一下，可是她的腦袋似乎有千斤重，“18xxxxxx200。”她還是做不到。

　　章一辰笑着：“你也用學校發的那張電話卡啊，我的尾號是250。我加你了。”

　　“好。”陳若星僵硬地站着。

　　章一辰感覺陳若星有些清冷，以為她是不好意思，“那回頭聯繫。”

　　章一辰回去后，幾個男生都在打趣他。“呦，一辰，這麼快就去找你的星空了？”

　　章一辰：“別胡說。”

　　“副班長不好意思了。”

　　“走吧，回宿舍。”

　　……

　　衛凜還在座位上，漫不經心地看着手機。教室里的人漸漸都走了。

　　陳若星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也不知道想什麼。

　　衛凜起身，椅子發出一陣刺耳的摩擦聲。

　　陳若星被這陣響聲驚了一下，她下意識地回頭，看到了衛凜。

　　衛凜大步走向教室門口。

　　陳若星想着等他出了門，她再走。

　　過了一分鐘，她把教室的燈都關上，走出教室門，輕輕舒了一口氣。

　　“喂——”一個熟悉的男聲，倨傲中帶着幾分不安。

　　陳若星大腦里緊繃的神經瞬間綳的更緊了。

　　衛凜：“我媽說打不通你的電話，你手機壞了？”

# 第5章

　　陳若星抿着嘴巴沉默着。

　　衛凜邁開腿，走到她面前，“沒有手機？”

　　兩人靠的近，陳若星聞到了他身上特有的氣息，她的額角的汗珠慢慢流下來。

　　“喂——說話。”衛凜有些煩躁，陳若星又不看他，他怎麼知道她想什麼呢。

　　陳若星掐着掌心，呼吸變得急促。

　　衛凜又等了十來秒，“陳若星，你阿婆就這麼教你的，別人和你說話，你至少要看着對方吧？”

　　話音一落，陳若星猛地一般推開了他。

　　衛凜措手不及，連退了兩步才穩住。“你——”

　　陳若星加快腳步，咚咚咚地跑下了樓梯。

　　衛凜一臉疑惑，從小到大，他還是第一次被女生推打。他跟着下樓，一眨眼就不見不陳若星的蹤影了。

　　不會出什麼事吧？

　　衛凜沿着原路往回走，始終沒見到陳若星的身影。他越發覺得陳若星有些怪異。

　　幸好，他腿長。五分鐘后，在路邊，他看到了陳若星的身影。

　　灰麻色的連衣裙在夜色中真是不容易看清楚。

　　陳若星低着頭，一步一步往前走，像只蝸牛。衛凜的靠近讓她產生的抵觸，她才會出手推她的。

　　明天和他道歉吧。

　　陳若星抬首看着布滿星辰的夜空，她眨了眨眼。“衛凜，對不起。”她輕聲低喃。

　　路上靜悄悄的，樹影婆娑。

　　衛凜跟在她的後方，突然聽到這一句，他愣了一下，嘴角不自覺地彎了一抹孤獨。

　　知道錯了就好！

　　陳若星的情緒恢復正常以後，出了校門，來到了上午那家手機店。

　　衛凜站在門口觀察着裏面的動靜。

　　男老闆記得陳若星，“同學，考慮好了啊？”

　　陳若星點點頭，“我能再看一下這款手機嗎？”

　　“你相信我，這款手機真的不錯，拍照、遊戲都方便，1599，性價比又高，紫色又適合你們女孩子用。”

　　陳若星看看手機，“嗯，那我就要這款吧。”

　　“好！怎麼付款？”

　　“現金。”說著她已經拿出錢包了。

　　衛凜遠遠看到那款山寨機，眼見着陳若星要掏錢了。他忍無可忍，走了進去。

　　“等一下。”

　　陳若星僵住了，“你——”

　　老闆也愣住了，“怎麼了？”

　　衛凜冷着臉，“我回我大哥的公寓路過這家店，正好看到你。”

　　陳若星輕輕應了一聲。

　　“你要買手機？”

　　“嗯。”

　　“老闆，我再看看手機。”

　　老闆打量着他，一看就知道衛凜不好糊弄。

　　衛凜接過手機，笑了一聲。“現在的山寨機做的和原裝的真像。”

　　老闆：“……”

　　陳若星也是一臉茫然。

　　衛凜：“這種手機就能騙騙無知少女了。”

　　陳若星咬牙瞪着他，這人怎麼這麼聒噪。

　　老闆急了，“同學，你到底要不要？”

　　陳若星：“要。”

　　衛凜：“不要。”

　　老闆：“你們誰做主？”

　　衛凜指了旁邊另一款，“就那款。”

　　老闆：“行！”

　　陳若星一掃那價格“4999”，頓時頭大，“我不要！”

　　老闆：“小姑娘，你不懂手機。你聽你男朋友的，男生懂电子產品。”

　　陳若星：“他不是我男朋友。”

　　衛凜看着她臉頰紅的滴血了，存心逗她，“我是她家屬。”

　　陳若星側首獃滯了。

　　“我是她哥哥。”

　　老闆繼續推薦手機：“這款手機可是我們國產品牌，拍照像素顏色可比蘋果手機好看的很，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支持國產！”

　　衛凜正兒八經地說道：“好的手機你用三四年，你若買剛剛那款山寨機，半年就要換新的。你自己學經濟學的，你覺得這樣划算嗎？”

　　陳若星不懂电子產品，聽他這麼說就明白了。可她現在的經濟狀況，買個5000塊的手機於她而言太奢侈了。

　　“手機的錢可以報銷。”衛凜猜到了。

　　老闆：“你哥哥對你可真好。”

　　報銷？拿衛家的錢嗎？算了！

　　陳若星堅持：“幫我拿我同學推薦的那款吧。”2500，和4999的那款一個牌子，應該我不會差太多。

　　衛凜注視着她，看不出來，她挺倔的。他拿出手機，編輯了一段話。“老闆，你幫我看下我的手機。”

　　老闆心煩，看什麼看！再看到屏幕後，他笑了。“好。”他比劃了一個ok的手勢。

　　陳若星：“老闆，我付錢。”

　　“哎呦，我想起來了，這款4999手機現在有活動，可以返還2500。”

　　“這麼多？”

　　“商家活動，這手機是樣機，但是質量絕對沒問題。”

　　陳若星看着老闆，老闆胖乎乎的，看着也不像騙人。

　　衛凜氣定神閑地站在一旁，什麼話也不說了。

　　“那好吧。謝謝您。”

　　老闆終於露出了笑容，“應該的！”

　　買完手機，陳若星當場把手機卡插進去。

　　手機開機更新又是一段時間。

　　衛凜在旁邊，偶爾在她不會的時候，提點一下。

　　老闆賺了錢，心情好，和他們說著話。“看的出來你們感情挺好的。”

　　衛凜輕笑了一聲。

　　陳若星彎着嘴角：“手機好了，我走了。”

　　兩人出了店門，路邊食物香氣撲鼻。

　　陳若星不明白衛凜怎麼還不走，因為先前的事她心裏很抱歉。“我回宿舍了。”

　　“陳若星——”

　　她定住腳步。

　　“你剛剛那會發什麼瘋？”

　　風微微吹動，她的髮絲隨風飄揚。

　　陳若星望着前方，一對情侶手挽着手，臉上透着戀愛的喜悅。“就當我在發瘋吧。”她的聲音沙啞又無力。

　　說著她要走，衛凜快速地抓住了她的手。“看着我！”

　　陳若星低着頭。

　　“你在怕什麼？”他一字一頓問道。這两天時間，他們接觸的時間並不短，可是他慢慢回想，她總是在避開他的眼睛。

　　陳若星用力扯着自己的手。

　　“你——”衛凜驚住了。

　　她的手在抖，而且不是小幅度。

　　衛凜慢慢鬆開，“抱歉。”

　　陳若星把手背到背後，“衛凜，對不起。”她終於抬起了頭，那雙眸子水潤潤的。

　　衛凜動了動嘴角，“我沒怪你。你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媽，她挺關心你的。”

　　“我知道。”

　　“你手機軟件下載好了？”

　　“嗯。”

　　“微信註冊了嗎？”

　　陳若星搖搖頭。

　　“你先註冊，章一辰不是要加你好友嘛，趕緊加了。”

　　陳若星摸索了一下，很快搞定了。

　　衛凜掃了一眼，“星星？你小名？”

　　陳若星：“不是。”

　　“我也加你了。有什麼事你可以告訴我。”衛凜舔了舔嘴角。“你回去以後，主動加一下我媽的微信。”

　　陳若星看着他的眼睛，細看之下，才知道，他的眼睛真好看。

　　“行了，你先回去吧。”

　　“衛凜，謝謝你。”

　　衛凜看着她離去的背影，真覺得自己成老媽子了。他轉身又進店，把差價補給了老闆。

　　老闆笑嘻嘻的，“看出來了你這女同學挺難追的。”

　　衛凜皺眉。

　　“你別擔心，你們倆看着挺般配的。郎才女貌，你對她這麼好，遲早會打動她的。”

　　“錢轉好了。”

　　“收到了。加油啊！追到她以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買手機送她，她就不會拒絕你了。”

　　衛凜默了一下，“我從來不追女孩子。”

　　老闆：“……是嘛。哈哈哈……那麼漂亮的女同學肯定追她的人也很多吧。”

　　“呵——”衛凜冷冷淡淡地走人了。

　　回到公寓以後，衛凜又細細想了想陳若星這两天的表現，他揉了揉眉心，撥通了衛澈的電話。

　　衛澈今晚和江大校方領導有個飯局，公司準備和江大計科院合作。見是衛凜打來的電話，他起身去了外面。“怎麼了？”

　　“大哥，我感覺陳若星有社交恐懼症，而且非常嚴重。”

　　衛澈神色凝重，“昨晚傍晚她和我在一起時很正常。”

　　“今晚我只是問問她有沒有手機，她不回答我的問題，還推了我一把。”

　　“你們吵架了？”

　　“我怎麼和她吵架。大哥，陳若星和女生交往沒問題，但是她和陌生男性根本無法溝通。”

　　衛澈沉思一瞬，“你這些天多觀察她。這件事我會去調查的。家裡那邊暫時別說。”

　　“我知道，所以我找你商量。”

　　“我今晚定一款手機寄到你那裡，明天你帶給她。”

　　“不用了。她已經買了。”衛凜嘀咕了一聲。

　　“你們明天開始軍訓了吧？”

　　“是啊。”

　　“等軍訓完了，我去找你們，我要確認一下。衛凜，你多照顧一下她，她也不容易。”

　　“她家和我們家到底什麼關係啊？怎麼你們都這麼緊張她。”

　　衛澈失笑，總不能說，她是你未婚妻吧。“若星的阿婆和我們阿婆關係很好，她媽媽和我們媽媽從小就認識，若星的生父也是媽媽這邊的朋友。”

　　“什麼？”

　　“我想這也是若星回江城讀大學的原因。”

　　“她親生父母現在在江城？”

　　“是的。”

　　衛凜沉吟道：“沒想到她的小心思可真多。”

# 第6章

　　陳若星回到宿舍，許落落和賈嘉也回來了，兩個人桌上堆了滿滿一大包東西。

　　許落落先發現了她新買了手機，“咦，你去買手機啦？”

　　“嗯，在門口買的。”

　　賈嘉問道：“和我的一樣，你買多少錢啊？”

　　陳若星回道:“2499。”

　　賈嘉震驚了，一臉的痛心：“現在是有什麼活動嗎？怎麼價格掉的這麼快？比我的買時候便宜了三千多。”

　　“商家的活動，老闆優惠了2500。”

　　賈嘉拿過她的手機，仔細打量，“商家活動也不會便宜這麼多的。”

　　“難道是水貨？”許落落狐疑道。“若星，我沒別的意思，你看看手機是不是真的？也有可能店家拿二手手機當新的賣。”

　　賈嘉點點頭，“我也不太懂數碼產品，不過手機看着是新的。”

　　陳若星心裏微微起了一絲疑惑，價格便宜了一半，現在想起來是有貓膩的。只是衛凜當時也在，他是懂手機的，手機應該不是假的。

　　難道……

　　“若星，要不我們陪你去問問老闆？他要是騙人，我們打12315投訴。”

　　陳若星微微一笑，“現在時間也晚了，明天有時間再去吧。”

　　賈嘉仔細研究了一下手機，“我感覺這手機是真的，也是新的。”

　　陳若星越發肯定了她剛剛的想法，“可能老闆看我的可愛，給我便宜了。”

　　“噗！”賈嘉哈哈一笑，“真有可能。回頭讓你去做代言呢。”

　　許落落也樂了，“別想太多了。我們先加個微信，再建個微信群。”

　　“等亦諾回來就建。”

　　陳若星看着她們，心裏一陣溫暖。這麼多年，她從來沒有這麼開心了。第一次這麼自在的交朋友，真好。

　　晚上臨睡前，陳若星給衛凜發了一條信息。

　　手機的錢是你補的？

　　可惜，一直到她入睡，衛凜也沒有回復她這條信息。

　　第二天，陳若星第一個起床，她先看了眼手機。

　　凌晨兩點，衛凜回復她了：嗯。

　　陳若星立馬打了一行字：我把錢還給你。

　　一分鐘后，那邊也沒動靜。她想這個時候衛凜可能還沒有起床。

　　等陳若星洗漱好，那三個人陸陸續續也醒了。陳若星看着大家忙碌的樣子，她說道：“我去買早餐吧。”

　　“好啊。我要酸奶、雞蛋。辛苦啦！”

　　“我要雞蛋煎餅、豆漿。辛苦乖寶了！”

　　“我不挑，你買什麼我吃什麼。”

　　陳若星拿過她們的飯卡，“那在操場見。”

　　“愛你，比心。”孫亦諾笑嘻嘻的。

　　八點半整，大家都到操場集中了。

　　章一辰來到陳若星面前，笑容單純，“早啊，班長。”昨晚上，陳若星很晚才通過他的好友申請，他還擔心了好久，真是想太多了。

　　陳若星迎着太陽的方向，她微微眯着眼，“你好。”

　　“對了，今天我們得把班費收一下。”章一辰考慮了很多。

　　陳若星抿着嘴巴，神色緊繃。

　　“你有什麼想法嗎？這隻是我的個人意見而已。”

　　“沒，你想的挺好的。”

　　“嘿嘿，那就這麼決定了。你說先收多少？”

　　陳若星擰着眉，心跳又開始加速了。

　　“班長？”

　　十米外的衛凜早就注意到他倆的動靜了，他一直悄悄觀察着陳若星，她的行為確實太奇怪了，見她眼神慌亂，手也在抖。

　　他大步走過來，對着章一辰道：“教官來了，找你。”

　　章一辰一愣，“找我？”

　　“你不是副班長嗎？”其實教官找的是班長，衛凜看陳若星這樣，想想還是讓章一辰去和教官溝通吧。

　　陳若星不着痕迹地舒了一口氣，才看向衛凜。“謝謝。”她知道他過來幫她解圍的。

　　衛凜不動聲色。

　　陳若星咬咬牙，“那2500，我去取了錢就給你。”

　　“不用了。我不用現金。”

　　“那我給你轉賬。”

　　“別了！你要是早點說你沒手機，我媽肯定幫你買。”

　　“你們家沒有義務幫我買這些。”陳若星回道。

　　“分的這麼清？我媽要是聽到這話可要傷心了。”衛凜一手抄在褲子口袋裡，語調輕揚。

　　“你們家已經幫了我們家太多了。”她輕輕說道。

　　衛凜看着她，她微微皺着眉心，好像有什麼困擾似的。他家幫陳若星家也是正常的，他爸媽每年都會給山區學校捐款。不過他從小到大生活順風順水，哪裡能明白陳若星的想法。尤其是陳若星的成長只有阿婆阿公，少女的心思或多或少有些敏感，內心深處還是有一點不為人知的自卑。

　　他不甚在意地回道：“你別想太多。你要是缺什麼，和我說一聲。當然，你也可以找我大哥，你也有他的號碼。”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謝謝你，衛凜。”

　　衛凜看着她，現在這麼看，她又挺正常的。

　　陳若星眨眨眼，“怎麼了？”

　　衛凜聳肩，“你帽子戴歪了！”

　　陳若星連忙拿下帽子，一本正經地重新戴好。

　　衛凜笑了一下，笑容一閃而逝，真傻！別人說什麼她信什麼！難怪會被人騙！兩三百的破山寨機，她都被忽悠當真。

　　陳若星卻被他的笑容晃了一下。

　　軍訓的日子真的很煎熬，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動作，又累又苦不說，幾天下來大家都黑了一個度。私下里，女孩子們心痛不已。

　　不過，教官對女生還是照顧一些，休息的次數明顯比男生多一些。

　　這會兒女生們坐在操場一片樹蔭下，大家說說笑笑。

　　不遠處有個陌生女孩子，她已經開了半個小時了，見她們休息走了過來。

　　“你好，請問你們是衛凜班上的同學嗎？”阮靜的大學今天報名，她辦好手續后，立馬就到江大來了。

　　“對啊。”賈嘉問道，“你找衛凜？”

　　附近的幾個女生都打量着阮靜，心裏默默評價，又高又瘦，該胖的地方胖，身材真是讓人羡慕。

　　“我是他高中同學，我來看看他。”阮靜說話溫柔又可人，讓人無法拒絕她。

　　賈嘉：“男生還在訓練呢，他在第一排第二個。”

　　“還在訓練啊。”阮靜無奈地呼了一口氣。

　　賈嘉：“是啊，你要不要坐着休息一會兒。”

　　阮靜：“不用啦，我不累站着就好。”她也不再說話，眼睛一直注視着衛凜的位置，一秒都舍不得離開。

　　大家見阮靜手裡提了四瓶飲料，心裏都明白了，看來是給衛凜送喝的了。這兩人關係絕對不一般。

　　許落落壓着聲音在陳若星耳邊道：“她應該就是衛凜的女朋友。”

　　陳若星不由得看向阮靜，“她挺好看的，眼睛很漂亮，又大又黑。”

　　許落落撲哧一聲笑，“那是戴了美瞳。”

　　陳若星再認真一看，“美瞳是什麼？”

　　許落落覺得陳若星可愛極了，“也是一種隱形眼睛，不過有顏色的。你想讓眼球變綠色都可以。”

　　陳若星：“……這樣啊。”

　　許落落攬着她的肩頭，“乖寶，以後姐姐教你化妝。”

　　陳若星被她這麼一叫，雙頰不由自主的紅了。

　　許落落望着她，“若星，你比衛凜女朋友還要漂亮。”

　　陳若星沉默不語。

　　“怎麼了？”

　　“我阿婆說漂亮根本沒用，都是假的，她寧願我丑點。”

　　許落落震驚了，“怎麼會？no!no!no!完全不是這樣的。就我成長的經歷，大家都會喜歡長得好看的，不管男生還是女生。你長得好看，就是給人第一印象。”

　　這個說法和阿婆教她的完全不一樣。

　　“我得幫你洗腦了。就拿我來說吧，我屬於可愛掛的，從小在我們小區，鄰居見到我沒少給我吃的。後來上小學，文藝表演時老師都優先選我做領舞。”

　　陳若星在小鎮長大，表現的機會本就少，加上她平時不夠活躍，老師自然也看不到她。

　　許落落：“你想想這两天，是不是有好幾個男生給我們宿舍人送水？”

　　陳若星沒說話。

　　“現在大家還不太了解，他們給我們送水還不是因為我們長得好看嗎。”

　　陳若星也從來沒有見過能這麼坦然誇自己的人，她支支吾吾地應了一聲。

　　“所以啊，長得漂亮不是錯。你阿婆對你說那樣的話，肯定是有什麼故事，若星，你千萬不能這麼想，容貌是父母給的，你爸媽長得一定很好看。”

　　陳若星扯了一下嘴角，“我已經忘了我媽媽的長相了。”

　　許落落愣住了，“對不起啊。”

　　“沒事的。她有她的生活。”

　　許落落呼了一口氣，她還以為她媽媽不在世了。

　　風微微吹動，樹恭弘=叶 恭弘沙沙作響，不遠處一陣悠長的哨聲劃破天空。

　　教官厲聲說道：“男生解散，休息十分鐘。”

　　話音一落，幾個男生飛快地衝到了樹恭弘=叶 恭弘底下，開始猛喝水。

　　在迷彩服中，陳若星一眼就看到了衛凜，他正不緊不慢地走來。

　　有些人真的是天生耀眼。

　　“若星——”許落落叫了她一聲。

　　陳若星斂了斂神色，“我媽媽長得確實很好看，我聽說我長得很像她。我也只是在兩三歲的時候見過我媽媽一次，早就記不得她的樣子了。”

　　“你父母是離婚了？”她小心措辭。

　　“我媽媽大學時期愛上了我父親，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們並沒有在一起。我媽媽因為有了我又退學了。生下我以後，阿婆把我帶走，從此和我媽媽斷絕母女關係。”

　　許落落只覺得喉嚨乾澀，只想好好擁抱她，安慰她。“所以你阿婆就給你灌輸這樣的想法？”

　　“我有時候覺得阿婆說的也沒有錯。如果我媽媽長得普通，我父親就不會追她了，她就能安穩地過一輩子。”

　　“錯！那也是你父親的錯！”許落落定定的說道。“你媽媽沒有錯，你更沒有錯。”

　　陳若星眼睛一酸，她一直覺得自己的出生就是一個錯誤。

　　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告訴她，她沒有錯。

　　“謝謝你。”她啞聲回道。

　　那邊賈嘉坐過來，“你們快看！”

　　“什麼？”陳若星不着痕迹地揉揉眼睛。

　　“衛凜和他女朋友，東邊第二棵銀杏樹下。真是郎才女貌！你看這幅畫面像不像漫畫？”

　　陳若星回道：“我沒有看過漫畫。”

　　賈嘉眼角邊冒了一團黑線，“那你不覺得這畫面很——美嗎？”

　　陳若星看着前面，衛凜和阮家站在一起不知道在說什麼，阮家遞了一瓶水給他，他接過擰開了瓶蓋，微微仰着頭喝了幾口。

　　可能太熱了，喝完水，他又摘下了帽子。

　　就在那一瞬，阮靜抬手順了一下他的頭髮，動作親昵極了。

　　“哇——”這聲音是陳若星身後的女生髮出來的。

　　原來大家都在默默圍觀。

# 第7章

　　賈嘉回頭說道：“安靜吃瓜。”

　　大家心領神會，竊竊私語道：“衛凜的女朋友真好看。”

　　……

　　阮靜淺淺笑着，“你的頭髮被壓歪。”

　　衛凜擰了一下眉心，手裡拿着礦泉水，面色微冷，加上這幾天軍訓被曬的緣故，他的皮膚黑了一些，整個人看上去多了幾分陽剛之氣。“我不喜歡別人碰我的頭髮。如果有下次，提前告訴我一聲。”

　　阮靜一怔，臉色登時紅了。“對不起嘛，我只是下意識。”

　　衛凜掃了一眼後方，班上的人都看着他倆。“謝謝你的水，天這麼熱，你趕緊回去吧。”說著他把袋子中剩下的水朝着幾個臨近的男聲扔過去。

　　幾個男生接過，“謝了。”

　　衛凜轉身，“我不送你了。”

　　阮靜那張漂亮的臉蛋登時掛下來，“衛凜——”她埋怨的叫了他一聲。

　　衛凜的表現已經夠給她面子了，要不是顧忌三年同學的面前，他的少爺脾氣早就上來了。女孩子的小心思，他哪裡猜不到。阮靜故意在他班上同學面前和他表現的很親昵，不就是想別人誤會嗎。

　　“衛凜，你女朋友真漂亮。”男生們起鬨着，“你也不給我們介紹一下。”

　　衛凜扯了一下嘴角，“我可沒有女朋友。她是我高中同班同學。”

　　“啊——你同學這麼漂亮，你竟然不下手。”

　　衛凜懶懶地靠在欄杆上，“沒興趣。”

　　“那你幫我介紹一下唄。”

　　“你想追自己去。”

　　……

　　不一會兒，消息傳開了。

　　賈嘉喟嘆：“原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孫亦諾點頭，“若星同學說的對，衛凜不是一般人能追上的。”

　　賈嘉附和：“有點心疼他同學了。”

　　孫亦諾：“可不是。要我一輩子都不會理衛凜了。天涯何處無芳草！”

　　烈日當天，樹上的兩隻蟬比賽似的嘶叫，叫聲似乎有些憂傷。

　　陳若星心裏呼了一口氣，幸好，他們的婚約只是口頭玩笑而已。也幸好，阿婆不在江城。不然阿婆真要和衛家人提這事，依照衛凜今天的態度，她肯定要被退婚了，她肯定無顏面對衛家人了。

　　半個月後，江大大一新生軍訓結束，最後一天彙報表演，金融1班還拿到一等獎。這也是屬於他們班的第一個榮譽，男生們鬧着晚上要聚會，聯絡感情。

　　章一辰來找陳若星商量，“就在學校附近一家餐廳，我問了大二的學長，那家餐廳適合我們聚餐。”

　　陳若星不自覺地搓着手指，聲音不大，“大家都想去嗎？”

　　“大部分人都想去，不勉強的，想去就去，到時候餐費AA。”

　　軍訓這幾天，章一辰經常來找她，和她也熟了一些。陳若星話少，給人一種疏離感。不過相處久了，他也能感覺到她可能只是膽子小，他做了這麼多年班長，對新同學尤其是女生只好更加照顧了。“你別擔心，男生那邊我負責，女生你去通知一下。”

　　陳若星點點頭，“謝謝。”

　　“客氣什麼啊。”章一辰憨憨一笑，“咦——你頭上有——”說著他的手不自覺的要去拿陳若星頭上落下的恭弘=叶 恭弘子。

　　陳若星驚恐地看着他，猛地一下推開了他的手。

　　氣氛瞬間僵住了。

　　“對——對不起——”

　　章一辰的臉也紅了，“你頭上有片恭弘=叶 恭弘子。”

　　陳若星咬咬唇，低着頭嗡聲道：“我回去通知女生。”

　　章一辰失望地站在原地，她是不是誤會他了。

　　章一辰回了宿舍，在樓下碰到衛凜。“你怎麼不回家？”

　　衛凜聳聳肩：“晚上不是聚餐嗎？你們和餐廳定好了。”

　　章一辰：“我都忘了打電話了。我這就打。”

　　等他打完電話，他嘆了一口氣。

　　衛凜：“怎麼了？”

　　“就剛剛——”章一辰說話吞吞吐吐的，“我想幫陳若星拿一下她頭髮上的恭弘=叶 恭弘子，被她打了一下。”

　　衛凜噗嗤一聲笑。

　　“你別笑啊。你說她是不是誤會我了？”

　　“那可能真誤會你了。陳若星看着挺溫柔的，怎麼會打人呢？”

　　章一辰臉色焦急，“……”

　　衛凜斂了斂神色，安慰着厚道熱心的副班長，“和你開玩笑的。你別想太多了，陳若星肯定知道你的為人。”

　　“那就好。”章一辰擦擦額角的汗。

　　六點不到，班上的一大半同學都來參加聚餐了。十七八歲的男生女生，未來四年裡，他們都在這裏度過，也許人生另一半也在很快也會出現了。

　　吃吃鬧鬧中，大家也熟了幾分。

　　章一辰上台：“我受班長委託上來說幾句，未來四年，咱們相互間請多多關照。”

　　“那首先有請班長和副班長給我們來一首！”底下的男生鬧起來了。

　　章一辰：“我五音不全，你們不介意的話，讓我唱可以。”

　　“五音不全別了，萬一店裡的客人投訴怎麼辦，影響咱們班形象。”

　　“班長！班長！我們想聽班長唱歌。”

　　陳若星窘迫地坐在那兒，她一不會唱歌，二不會跳舞，從小到大唯一的才藝表演就是講故事。

　　許落落推推她，“上去吧。”

　　男生們整齊地喊道：“12345，我們等的好辛苦！”

　　陳若星臉色漸漸發白，她緩緩起身。

　　許落落覺得也就唱首歌，也沒什麼難度，“若星，加油！”

　　陳若星僵硬地走了幾步，突然間有人說道：“唱歌那是幼兒園小朋友的節目。”

　　“衛凜，那你有什麼注意？”

　　衛凜眯了眯眼，看着陳若星。

　　陳若星心頭更加緊張了。

　　“喝酒吧。”衛凜輕飄飄地說道，“服務員，每桌上兩箱啤酒。”

　　眾人：“……”

　　酒上來了，服務員拿來了啤酒杯。

　　剛剛還開心玩鬧的男生們安靜了，“醉酒被查到會被記過嗎？”

　　衛凜揚眉，“啤酒醉酒？又不是幼兒園小朋友。你們不是都沒喝過吧？那算了，撤了吧。”這話說的太囂張，太看不起人了！

　　男生們被他一激，喝起來了。

　　陳若星回到座位上，他們這一桌人人手裡都有一杯啤酒。

　　她看着年前的杯子，啤酒是什麼味，她真的不知道。阿婆說喝酒的女孩兒都不是好女孩兒。

　　可是酒到底有什麼魅力呢？

　　她望着衛凜的方向，他已經喝光了一杯了。

　　許落落低聲問道：“衛凜剛剛是在幫你解圍？”

　　陳若星搖搖頭，她並不知道。

　　許落落笑笑，這有意思了。她端起杯子，“來，我們也走一個。”

　　會喝的不會喝的都一杯喝光了。

　　陳若星靜靜沉思了十來秒，仰起頭喝光了那杯酒。

　　“好！”孫亦諾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

　　陳若星不好意思地看着大家，“這個味道不太好。”

　　“哈哈哈哈哈哈！”

　　那邊男生們不知不覺間喝了十幾瓶了，章一辰一臉擔心，怎麼就喝起酒來了。他拉着衛凜，“今晚喝的夠多了，真喝醉了，輔導員知道肯定要找談話！”

　　“我有數。”衛凜回道。

　　一個小時后，有人醉態暴露，開始唱歌！

　　大家哭笑不得，章一辰頭大，趕緊讓人把人送回宿舍了。

　　衛凜起身。

　　陳若星一直注意着他，以為他要回去了，立馬跟上他，見他去買單。

　　衛凜回頭看着她，“有事？”

　　陳若星從口袋裡拿出一疊紅色鈔票，“這是手機的錢。”

　　衛凜沒說話，徑直往前走。

　　陳若星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你——”

　　“我去洗手間！”衛凜挑眉，“你有意見？”

　　陳若星無措地看着他，“那你把錢收着。”

　　他不動，陳若星急得滿頭大汗，僵持了十幾秒，她轉身回去。

　　“陳若星——”

　　陳若星一喜，以為他想通了。“嗯。”

　　“聽說你打章一辰了？”衛凜舔了舔嘴角，“你這女孩子怎麼老打人？”

　　陳若星的臉色瞬間變了，她直直地看着衛凜，難堪、委屈一陣陣湧上心頭。從小到大，她還沒有接觸過這樣的人。

　　衛凜見她眼圈紅了，強忍着淚水，心頭一緊。“哎，我又沒說你什麼。章一辰也沒怪你，他只是覺得你有些太過激了。”

　　陳若星吸了一下鼻子。

　　走廊的燈暈黃暈黃的，兩個人的表情都不太清晰。

　　衛凜臉色沉了幾分，“陳若星，你是不是有恐男症？”

　　陳若星定在那兒，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大腦抽抽地疼。

　　衛凜看着她呆若的表情就知道他猜對了。“你這個情況多久了？”

　　陳若星根本不想和別人討論她的病情，感覺自己的外衣被人撕扯了，抬腿就要走。

　　衛凜眼疾手快，手一伸拉住她的手臂，“你這種情況不應該答應做班長的職務。”

　　陳若星習慣性地低着頭，露出雪白的後頸，髮絲擋住她半張臉，“可我也想像正常人一樣和大家相處。”

　　衛凜感覺喉嚨被堵住了，“你應該去看醫生。”

　　陳若星沉思了片刻，“衛凜，謝謝你的關心。我的事我能處理好。”

　　“你怎麼處理好？你這樣只會讓自己出醜。”衛凜覺得她真的太固執了。

　　陳若星無奈一笑，她又不是沒有出醜過。

　　“我讓大哥幫你聯繫心理醫生。”

　　“不用。”她堅定了語氣。

　　“心理疾病要及時根治。你看你現在和我說話，手都在抖，說話的聲音也不對。你以後怎麼工作？”

　　“這是我的事。”陳若星用力掙脫了他。

　　他的掌心那麼熱，而她和他完全不一樣，她的血液好像是冰的。

　　也許，她不想讓別人知道她有心理問題，尤其是衛凜。

　　她走了，他的掌心也空了。

　　陳若星回到座位上，再沒心思聊天談笑了，不一會兒，她找了一個“肚子不舒服”的理由先回宿舍了。

　　她一個人走着，心裏擔心的事很多。走着走着，突然被後面的人踩了一腳，涼鞋的一邊絆子徹底斷了。

　　後面的男士又高又壯，輕飄飄地說了一句“對不起”了事。

　　陳若星也沒看他，挪到一旁，檢查涼鞋。

　　這雙涼鞋，她穿了兩個夏天，這會兒終於穿不了。她只好趿着涼鞋慢慢走着，心情苦悶。

　　結果走了一段路，章一辰迎面而來，“陳若星，你回宿舍了？”

　　陳若星歉意地看着他，應了一聲。

　　“哎，那你注意安全。我得回去看看，怕他們喝多了。”章一辰抬腳。

　　“章一辰——”陳若星顫聲叫着他的名字。

　　章一辰愣住了，“什麼事？”

　　“那會我不是故意打你的。對不起。”陳若星緊緊地攥緊手，直視着他的眼睛。她的內心不斷的告訴自己，章一辰溫暖、負責，他是個很善良的人，她和他會成為朋友的。

　　章一辰臉都要紅了，“也是我不好，我應該先提醒你的。陳若星，這事我們都不要放心上。以後咱倆繼續配合，把班上的工作做好。你有什麼事找我就是了。”

　　陳若星點點頭，“對了，能否請你幫我個忙。”

　　“你說！”

　　陳若星拿出了錢，“前两天我買手機時，錢沒帶夠，衛凜幫我付了一些錢。請你一會兒幫我把這錢帶給他。”

　　“沒問題。”

　　“謝謝你了。”

　　“小事一樁。那我先過去了。”

　　章一辰再次回到餐廳，大家已經吃的差不多，還好啤酒都被撤了，剩下的人都沒醉。他來到衛凜身旁，“給。過來路上碰到陳若星，這是她讓我帶給你的。”

　　衛凜看着那一沓鈔票，一動不動。

　　章一辰把錢都放到他褲子口袋裡，“怎麼了？你也喝醉了。”

　　衛凜呵了一聲，“是啊。喝多了！”

　　章一辰笑：“我算是知道了，你是深藏不露。”

　　衛凜抿抿嘴角，“陳若星和你說什麼了？”

　　“啊——沒什麼啊。”章一辰嘴角的笑容就沒消失過。

　　衛凜目光如炬地看着他。

　　“哎，她向我道歉了，為打我的事。陳若星人真的挺好的。前两天我去幫忙整理檔案時，發現父母欄是空白的。突然覺得她真的挺不容易的，一個人從潿舟小鎮到江城，也沒個親人。”

　　衛凜挑眉，“誰說她一個人。”

　　“啊——”

　　衛凜懶得理他，“我先回去了，這裏交給你了。賬我已經結了。”

　　“那回頭讓大家把錢都轉給你。”

　　“不用，沒多少錢。”

　　衛凜回到公寓，洗完澡，在客廳看籃球轉播賽，看到一半時，手機響了。

　　他一看是他媽唐女士打來的。

　　“喂——”

　　“還沒休息吧？”

　　“嗯。”

　　“還以為你今晚會回家了。”

　　“晚上班上聚餐。”

　　“那若星參加了嗎？”

　　“嗯。”

　　“你怎麼有氣無力的。明天回家讓若星也到家裡來。”

　　“你給她打電話和她說下。”

　　“你和她是同學，你去叫她怎麼了？”

　　“我？她不聽我的。”

　　“行了，我一會兒給若星打電話，明天上午讓你楊叔去接你們。衛凜，你連女孩子都不會哄，你這情商真的夠低的！”

　　衛凜：“……”

　　第二天早晨，衛凜在樓下等家裡的車時，一開車門就看到陳若星坐在後座，懷裡抱着她那個半舊不新的帆布包。

　　他掃了她一眼，她坐在端正，小學生坐姿，也真夠難為她的。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司機楊師傅不久也發現問題了。“今天天氣真好，你們前幾天軍訓可真曬人。”

　　衛凜：“晒晒更健康。”

　　楊師傅：“女孩子可不經曬，你看若星都晒黑了。”

　　衛凜從鏡子里不着痕迹地看着她，她又穿着那件白色連衣裙，外面罩了一件淺黃色的針織衫，看看她的臉，好像確實黑了不少。再一看，脖子倒是還挺白的。

　　他撇開臉，閉上眼睛，假裝睡覺。

　　陳若星看衛凜睡覺后，她終於鬆了一口氣，拿出手機，翻着學校論壇上的信息。

　　這是孫亦諾教她的，論壇上五花八門什麼都有，還有招聘。她想在學校附近找份工作，一方面賺點零花錢，另一方面也想增加她和陌生人的接觸機會。從她這段時間在學校的消費來看，正常大家一個月的生活費都在1500多，這還建立在不能亂買護膚品、包包、衣服的情況下。陳若星算過了，她不挑食，加上其他的生活消費，她一個月800差不多夠了。不過江城冬天冷，她還得買些冬衣，這筆費用也不會少。因為手機費用超支，她得儘快找工作了。

　　今天路上的交通順暢，不知不覺就到了衛家。

　　衛父衛母還有衛澈都在家裡，看來是約好等他們回來的。

　　陳若星：“叔叔阿姨、大哥，好。”

　　“回來了。”衛母看着兩個孩子，“真是黑了不少，若星，是不是沒有搽防晒霜啊？”

　　陳若星點點頭，“我從來沒有搽過。”

　　衛母痛心疾首，“我應該給你準備的。沒事沒事，等到了冬天就能白回來了。”

　　“沒關係的，黑一點對我沒什麼影響。”

　　衛家的客廳敞亮，陽光照進來，一室光華。

　　衛澈笑道：“我看若星還好，只是沒有原來白而已。”他抬手揉了揉她的髮絲，動作緩慢，目光卻盯着她臉上的變化。“這段時間在學校還習慣嗎？”

　　陳若星一點過激反應都沒有，她淺淺笑着。“班上的同學都挺好的。”

　　“我聽說你是班長。”

　　“啊——是的。”陳若星臉上浮出一抹羞澀，心想衛澈怎麼也知道了，難道是衛凜說的。“我學號1號，老師安排的。”

　　衛澈點點頭，“當班長挺好的，可以鍛煉一下。”說話間他朝弟弟使了一個眼色。

　　衛凜心領神會，卻不想搭理他大哥了。“我回房有點事，你們聊。”

　　衛父：“……小凜心情不太好。”

　　衛母：“像是失戀了一樣。”

　　陳若星：“……”

# 第8章

　　陳若星和衛父衛母在客廳說著話，衛澈陪了她一會兒，也上樓了。

　　“一會兒有活動，我先上樓拿個東西。”

　　衛父喝了一杯茶，“今天有工作要談？”

　　衛澈道：“和周總他們約了打球。”

　　“年輕人多運動運動也挺好的，但是——”衛父話鋒一轉，“你的個人問題也該考慮了。衛澈，你也24了。不要因為工作耽誤了感情。”

　　陳若星僵住了，沒想到衛家人也不避諱她，當著她的面就催促衛澈。她如坐針氈，很想溜走。

　　衛澈輕輕一笑，“男人事業為先。”

　　衛母：“你小姑介紹的那個女孩子不是挺優秀的嗎？你哪裡不滿意啊？”

　　陳若星眨眨眼，有些驚訝，衛澈這樣的人也要相親嗎？

　　衛澈也是頭大，“爸媽，我會注意的，遇到合適的女孩子我會主動的。”說完，他趕緊上樓了。

　　二樓咖啡香氣濃郁，衛澈拿了運動包並不急着走，他來到衛凜房前，敲了兩下門。

　　“進——”

　　衛澈推開門，“這麼用功看什麼呢？”

　　衛凜隨意地把書放在一旁，“沒什麼。大哥，你要去運動？”

　　衛澈點了一下頭，“剛剛我試探了一下若星，她似乎很正常。”

　　“可能你對她來說是個例外。我碰她一下就被她推得老遠。”

　　“推得老遠？若星有那麼大力氣嗎？”衛澈玩笑道，餘光卻掃了一眼衛凜剛剛看的書，竟是心理學相關的書。“咖啡很香。”

　　“可惜你要走了，不然可以來一杯。”衛凜喜歡喝咖啡，想喝的時候便自己磨豆煮咖啡，倒也不嫌費事。

　　“下次吧。時間快到了，我先走了。”

　　衛凜揮揮手。

　　衛澈走了沒幾步，停下來，“你也要改改脾氣了，對女孩子溫柔一些、紳士一些。”

　　衛凜一口咖啡卡在喉嚨里，他哪裡表現的很粗暴嗎？

　　“對了，爸媽今晚要去臨安看望姑婆。”

　　“那他們還把陳若星叫到家裡？”

　　“不是有你嗎？到時候你帶若星出去吃飯。”

　　“呵——家裡不是有泡麵。”

　　“那也行啊。”

　　一直到吃午飯，衛凜才下樓。

　　衛母已經習慣了，她交代了一下晚上要去臨安的事，讓他在家裡照顧一下陳若星。

　　陳若星當即表示，“阿姨，我下午回校。”

　　衛母道：“在家休息两天，我已經和劉姐說了，她過來做飯的。”

　　陳若星想了想，等他們出門，她再離開也行的。

　　“你房間的電腦已經聯網了，你想玩就讓衛凜教你。”

　　“好。”

　　衛凜掃了她一眼，這會兒她倒是聽話的很。

　　下午三點，衛父衛母準備離開了。衛母趁着衛凜去廚房的間隙，和他說了幾句話。

　　“你怎麼讓若星自己買手機！”

　　“她不要我買。”

　　衛母氣死了，“衛凜，有件事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告訴你。”

　　衛凜抬眉。

　　“我和若星媽媽有過約定，你和若星是有婚約的。”

　　“媽，這麼都什麼年代了？你以為還在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若星漂亮聰明，你有什麼不滿啊。”

　　“我不喜歡她。”衛凜語氣直接果決。

　　衛母只覺得腦殼疼，“行了，我不和你說了。總之，你好好照顧她。等以後再和你說吧。”

　　衛凜到了一杯水。

　　陳若星原本也是要去廚房把她喝水的杯子洗了，結果聽到了他們母子的對話。她走路輕，裏面的人也沒有察覺。衛凜不會喜歡她，她也覺得正常，尤其他還知道她有心理問題。

　　下午，陳若星在書房摸索電腦。

　　潿舟高中硬件條件有限，平時的電腦課程，老師教的東西總是讓人云里霧裡的。她也不像別的學生下課去網吧，對於電腦她也只會一些。

　　軍訓這些天，她從圖書館借了幾本電腦書，晚自習每天都在看，倒也不用衛凜教。

　　衛家父母走後。兩個人各自待在房間里，倒也和諧。

　　陳若星把學校論壇上幾個合適的招聘廣告都記下本子上，準備晚上回去就打電話。

　　她舒了一口氣，把本子放到包里，又看了看手機。

　　宿舍那三個人今天去市中心逛街了，一個小時前，孫亦諾發了幾條信息。

　　若星，看看這件T恤好看嗎？

　　呼叫呼叫！

　　再不說話就不給你買了！我們三一人一件！［氣］

　　……

　　陳若星才看到，趕緊回復：很好看！

　　幾秒后，許落落回復：今天怎麼樣？和衛凜同學做什麼呢？

　　陳若星彎着嘴角：我過會回去。

　　許落落：不回答我的問題，有貓膩！可以多拍幾張衛凜的照片！

　　陳若星扯了一抹笑，她可不敢。

　　收好手機，她又看看下載的資料，結果資料包突然卡住了，明明還有5%就好了。

　　鼠標也動不了了。

　　陳若星按了幾下F5刷新鍵，電腦完全沒反應。

　　她咬咬牙，只好重新啟動了電腦。等了十幾秒，電腦藍屏，出現了一片白色代碼，她完全不懂。

　　陳若星急的額角冒汗，只好去微信群求助。

　　“電腦出現這種情況怎麼辦？”

　　許落落：“我電腦不好……”

　　孫亦諾：“重啟試試。”

　　陳若星：“已經重啟了。”

　　賈嘉：“你在衛凜家為什麼不去找衛凜幫忙啊？”

　　陳若星等了五分鐘，電腦依舊沒有成功開機。窗外的天已經暗下來，似乎在醞釀着一場大雨。天氣預報說今天有大雨，可早晨還出太陽的，她出門也沒有帶傘，現在她得回校了。

　　她看看電腦，在糾結中，陳若星來到衛凜的門口，徘徊了半分多鍾，她終於抬起手，輕之又輕地敲了下門。

　　裏面似乎沒動靜。

　　她閉上眼，又呼了一口氣，加重了一些力氣。

　　“咚——咚——”

　　五六秒后，裏面還是沒有反應。

　　陳若星失落落的，轉身準備回去，沒幾步，身後那扇門突然開了。

　　“什麼事？”衛凜睡眼惺忪。

　　“電——電腦開不了機了。”陳若星指了指她住的房間。

　　衛凜擰了一眉，一臉的起床氣。

　　陳若星如果知道他在睡覺，她肯定不會敲門的。“我——”

　　衛凜什麼話也沒說，卻走出了房間。來到他曾經的書房，椅子下鋪了一塊圓形的地毯，衛凜沒忍住連打了三個噴嚏。

　　“哎——這房間——”他真是受不了。

　　陳若星一臉緊張。

　　他轉開了話鋒，“電腦中毒了。”

　　陳若星：“怎麼會中毒呢？”

　　衛凜抿着嘴巴，似在沉思。他怎麼知道？

　　陳若星神色充滿了內疚。

　　衛凜起身，只聽一個弱弱的聲音，“電腦修不好了嗎？”

　　衛凜默了一下，“誰說的修不好的？”

　　話音一落，就見陳若星的眼睛瞬間亮了。

　　衛凜挑眉，“真要修不好，你要賠我啊？”

　　陳若星點了下頭。

　　衛凜：“賠就不必了，回頭有什麼事需要你幫忙，我再找你。”說著他回了趟自己的房間，拿了一個U盤。

　　陳若星就見他敲了幾下鍵盤，一分鐘不到，電腦成功開機了。

　　“好了嗎？”陳若星彎着腰，認真地看着屏幕。

　　“要殺毒。”衛凜開始查找病毒，“你下載了什麼東西？”

　　“學習資料，經濟學、統計學還有……”

　　衛凜呵了一聲，“還有人體藝術學！”

　　“什麼？”

　　衛凜笑而不語了。

　　陳若星不明所以，往前一步，想要再確認一下。

　　衛凜抬手捏住她的裙子後背一角，寬鬆的連衣服完全遮住了女孩子纖細的腰肢，衛凜這才發現她這麼瘦。

　　再一想她現在又晒黑了，不由得想到瘦瘦的黑猩猩。

　　“哎，電腦殺毒呢。往後站站。”

　　陳若星被他拉到後面，她依稀看到了一串亂碼，上面有兩個字母“AV”。

　　那是什麼？

　　房間里靜悄悄的，只有電腦主機工作發出的聲響。

　　陳若星目光一直看着他的手，他的十指修長，敲鍵盤如家常便飯一般，對比她要邊找邊敲，她真的太蠢了。

　　“電腦好了。”衛凜見她正看着他，眼裡還有隱隱的崇拜。“陳若星——”

　　“謝謝。”陳若星語氣真誠。

　　“嗯。”衛凜起身把位置讓給她，“你繼續吧。”

　　“不用了，我得回學校了。”

　　衛凜沒表態，也懶得再多什麼了。

　　陳若星關了電腦拿起包，下了樓。

　　衛凜也下樓了。

　　天色早就黑了，四點多的光景就像七點多的。雨噼里啪啦地下着，重重地打在玻璃上。

　　陳若星憂心忡忡，怎麼雨會下的這麼大？

　　衛凜悠哉地去倒了一杯水，依靠在廚房門口，欣賞着這大場大雨。

　　十分鐘后，雨還沒有沒有停下的趨勢。

　　衛凜的手機響起來，他接通電話，“喂——好的，我知道了。沒事，我自己解決。”

　　他走到沙發邊，“劉阿姨說，龍華路淹水封路了。”

　　陳若星低着頭，她知道現在回學校也不太現實，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很想回宿舍，就像想家一樣。“我不回去了。”

　　“雨下的太大，晚飯劉阿姨不過來做了。”衛凜見她情緒低沉，轉身上樓去了。

　　陳若星越發的想家，想阿公阿婆，索性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

　　阿婆接通了電話，“若星？”

　　“阿婆，你和阿公最近怎麼樣？”

　　“還和以前一樣。你在哪呢？”

　　“在黃阿姨家。”

　　“那就好。你黃阿姨人好，兩個兒子都很優秀，你要多向他們學習。”

　　“我知道。阿婆——”

　　“還有事？”

　　“沒有。”她只是覺得太孤單了。“阿婆，我很想你們。”她不由得說道。

　　老太太愣住了，若星小時候就不粘人，不會表達感情。“在學校還好嗎？錢夠嗎？”

　　“我很好。阿婆，錢的事你別擔心，老師說，我這種情況可以拿助學金的，以後我還可以拿獎學金。”

　　老太太應了一聲，她從來不會誇獎陳若星。

　　“阿婆，國慶我會回來的。”

　　“不用回來了，這麼遠的路程，來回折騰，又浪費機票錢。”

　　陳若星心裏澀澀的，“嗯。”

　　“好了，你忙你的吧。”老太太掛了電話。

　　陳若星抬手揉了揉眼睛，她久久未動，也不知道衛凜已經在樓梯口站了許久了。

# 第9章

　　衛凜真的餓了，他打開外賣軟件，上面显示派送時間至少要一個多小時。他清清嗓子，“晚上吃什麼？”

　　陳若星聲音低沉：“我不餓。”

　　衛凜：“……”難怪瘦的和猴子一樣。

　　衛凜去廚房轉了轉，衛家每頓都是現做，自然不會留上頓的剩菜。冰箱里還有阿姨早晨買的幾樣蔬菜，可惜衛凜根本什麼都不會做，有食材等於沒有。

　　陳若星見他在廚房，她想了想還是過去看看。

　　衛凜關上冰箱門，“還有兩個土豆，三個西紅柿。我是不會做飯，你會嗎？”

　　陳若星沒說話。

　　衛凜聳聳肩，“不會很正常。”他抬手打開上面的櫥門，拿出了兩桶方便面。“就吃這吧。”他遞了一桶給陳若星。

　　陳若星默聲接過，想說的話也咽下去了。她剛剛想說的是，她會做飯的。

　　衛凜已經倒開水泡麵了，見她還傻乎乎的站着，問道：“泡麵會吧？”

　　陳若星瞬間不想做飯了，“會。”

　　兩個人各自吃着方便面。方便面這東西，長時間不吃，突然吃上，味道也堪稱美味了。

　　餐廳里香味四溢，兩人面對面地坐着，氣氛安寧。可惜這種氣氛總會被打擾。

　　衛凜的手機響起來，是尤理打來的。“什麼事？”

　　“喂，這些天，你怎麼什麼消息都沒有？忙什麼呢？”

　　“軍訓。”

　　“你就吹吧，今天放假，晚上出來劇本殺，12街那邊新開的店，來了很多新本子。”

　　“我沒興趣。”

　　“我們缺人，衛少給個面子。我開車去接你。”

　　“我有事。”

　　“今天能有什麼事？”

　　“改天吧。家裡有客人。”

　　尤理知道沒戲了，“哎，問你啊，我要是去追阮靜，你不會有想法吧？”

　　“和我沒關係，你愛追誰追誰。”

　　“知道了，掛了。”

　　他掛了電話，陳若星坐立不安，不會因為她，他才不出去和同學玩的吧。她的頭埋得更低了，衛凜和同學的對話她一字不落地都聽進去了，她有些尷尬，只好認真地吃着麵條又喝了大半碗湯。

　　衛凜看了她一眼，“家裡還有方便面，不夠的話，自己去拿。”

　　陳若星猛地抬頭，“我夠了。”

　　衛凜：“我發現你很喜歡口是心非。”

　　陳若星一臉疑惑。

　　“剛剛說不餓，可是一桶泡麵吃的乾乾凈凈。”衛凜直說了，“女孩子是不是都這樣？喜歡說反話。”

　　陳若星窘迫，又有些生氣，“你不是有女同學嗎？你為什麼不問她們？”

　　衛凜沒想到陳若星會反駁他，她微微鼓着嘴巴，真是新奇。他愣了幾秒，“我和她們又不熟。”他端起泡麵桶，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哎——”

　　陳若星戒備地看着他。

　　水晶燈下，燈光明亮，他定定地看着她，嘴角上揚，“你——嘴巴上沾了油。”

　　陳若星臉瞬間紅的滴血了，瞪着他的背影。

　　這位同學真是一點也不紳士！

　　當天晚上，兩人各自待在房間，陳若星找了一部英國電影，那電影有3個小時，她從一開始就陷進劇情了，一直到12點，都還沒睡。

　　偌大的房子一片靜謐，樓下客廳隱約傳來有什麼聲音。

　　陳若星暫停了電影，貼在門口，再次確定了一下。她想可能是衛澈回來了，只是半天都沒有聽到他上樓的聲音，她有些擔心，於是下了樓。

　　衛澈和朋友喝了點酒，剛剛司機把她送回家，這會兒酒勁上來了，加上今天受了些涼，難受地靠在沙发上。

　　“大哥——”陳若星輕輕叫了一聲。

　　衛凜掀起眼皮，半眯着眼，“把你吵醒了，抱歉啊。”

　　“大哥，你哪裡難受？”陳若星見他臉色蒼白，有些擔心。

　　“沒事。你先去睡吧。我休息一下就好。”

　　陳若星站在那兒，片刻之後，她伸出手探探他的額角，有點低熱。她趕緊去倒了一杯溫水。

　　“大哥，喝點水。”

　　衛澈迷迷糊糊中喝了大半杯水，陳若星接過杯子。

　　他低喃道：“謝謝。”

　　陳若星安靜地站了一會兒，又去衛生間整了一條濕毛巾，她想讓衛澈自己擦擦臉，這樣他會舒服一些，可惜衛澈睡意上來，根本沒有反應。

　　陳若星抓着毛巾，“大哥——”她慢慢伸出手，輕輕拉了一下他的胳膊。

　　“別鬧——”衛澈聲音沙啞。

　　陳若星定在那兒，一瞬不瞬地看着他。他領口上面的兩顆紐扣都鬆開了，露出男性特有的象徵，這樣的衛澈性感又迷人。即使他身上有酒味，她也不覺得難聞。

　　衛凜聽到樓下的動靜，也下樓了，見陳若星也在，他有些詫異，“我大哥回來多久了？”

　　“二十多分鐘。”

　　“你怎麼不叫我？”

　　陳若星沉默着。

　　衛凜見他大哥醉的不輕，一手扶起衛澈，衛澈完完全全靠在他的身上。“大哥，你到底喝了多少酒！”

　　陳若星連忙上前扶着衛澈。

　　衛凜剛要開口說什麼，就看到陳若星穿着一件睡衣連衣裙，腳下連拖鞋都沒有穿，女孩子的腳小巧白皙，雙腿筆直纖細，再往上一看，她似乎沒有穿內衣。他的臉色瞬間一變，“你回房間去。”

　　陳若星嚇了一跳，卻不明所以，她又做錯了什麼嗎？

　　衛凜板着臉，見她還一副傻乎乎的樣子，說了四個字，“男女有別。”

　　陳若星恍然，她下來時，忘了加件外套了。也完全忘了，她現在穿着睡衣和兩個男人在一個屋檐下。

　　她不敢再看衛凜，抬腿咚咚地跑上樓了。

　　衛凜輕哼一聲，家裡有個女孩兒真是麻煩。

　　衛凜把他大哥送回房，替他脫了大衣，輕輕吁了一口氣，見衛澈睡熟睡后，他才回自己的房間，路過書房時，門縫漏出了光亮。他腳步一頓，抬手敲了下門。

　　過了一會兒，門開了。

　　陳若星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套，依舊那麼瘦弱。

　　“大哥睡了。”衛凜說道。

　　陳若星抿着嘴巴。

　　衛凜動了動嘴角，“你也早點休息。”

　　陳若星的目光定在前方，好像也沒有看他。

　　衛凜轉開眼，“我剛剛不是凶你，就是提醒你，以後在家記得多加件衣服再下樓。大哥是成年男人，和我們不一樣。”

# 第10章

　　陳若星不能完全認同衛凜說的話，但是她也知道她剛剛衣衫不整，確實太不應該了。如果讓阿婆知道，她是免不了一頓責罵，甚至是懲罰。

　　但是衛澈和他哪裡不一樣了？她的餘光不着痕迹地打量着他。

　　衛凜斂了斂神色，背脊挺拔，“不光在家裡，在外面更要注意。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

　　陳若星炯炯地看着他，半晌，她開口回復：“阿婆也是這麼和我說的。”

　　衛凜頓時心情有些複雜，感覺自己有點高中班主任的既視感，語重心長、婆口佛心。

　　“你知道就好。”衛凜丟下這一句，轉身回房了。

　　這一夜，衛凜睡得都不踏實，一直在做夢。迷迷糊糊中，他被夢驚醒，出了一身的汗！他坐了起來，打開了夜燈，看了眼時間，凌晨4點49分。

　　他靜默了一會兒，慢慢清醒。這做得什麼亂七八糟的夢！

　　荒誕！香艷！

　　衛凜擰着眉，起身去沖了個澡。

　　六點多，陳若星下樓來到廚房，淘米煮稀飯。她很小的時候就會做飯，沒人教她，等她慢慢大了，菜燒得也不錯。

　　等忙好以後，她來到院子的玻璃花房，裏面都是衛母種植的多肉，種類很多，鬱郁蔥蔥的很可愛，只是缺少了鮮花的點綴，總覺得花房少了一些顏色。潿舟的鮮花有上千種，便宜又好看。

　　“你是——若星吧？”一個婦人的聲音從她身後傳來。

　　陳若星望着她，已經猜出她的身份了。“劉阿姨，您好。”

　　“哎。”劉阿姨打量着她，沒想到小姑娘長得這麼好看。“這麼早就起床了啊？怎麼不多睡一會兒。”

　　“我不困了。”

　　“我買了早餐，你先吃吧。”

　　“我不餓，等他們下樓一起吃。”

　　“那也好。”劉阿姨笑着，“我去廚房看看。”

　　陳若星陪着她。

　　劉阿姨看了眼廚房，“在煮什麼呢？”

　　“粥。大哥昨晚喝多了，胃有點難受。”

　　劉阿姨沒想到這孩子這麼懂事，她身邊沒幾個孩子會煮飯的，還知道照顧別人。“挺好的。”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真是一點沒錯。

　　十分鐘后，衛凜和衛澈先後下樓。

　　劉阿姨把早餐端到桌上。

　　衛凜道：“今天有粥啊？聞着挺香的。”

　　陳若星拿着筷子的手一緊。

　　劉阿姨道：“若星一大早起來煮的，你大哥昨晚喝多了，早晨吃點粥正好，還是若星有心。”

　　衛凜抬眼看着陳若星，若有所思道：“真有心。”

　　陳若星安靜地喝粥。

　　不一會兒，衛澈下樓，他剛剛洗了澡，頭髮還沒有干，穿着一身休閑褲，英俊儒雅。“早——”

　　“大哥。”陳若星畢恭畢敬地喊道。

　　衛澈喝了一口粥，“今天的粥不錯。劉姨，辛苦你了。”

　　衛凜回道：“田螺姑娘做的。”

　　衛澈瞭然，“若星很能幹。”

　　陳若星被誇讚，心裏一陣溫暖，同時，她又有幾分尷尬。

　　劉阿姨繼續道：“煮粥也需要看功夫的。多一分水少一分水都不行。若星，這粥煮的真不錯。”

　　“我只會做些簡單的。”陳若星小聲道。

　　衛澈笑着，“比衛凜強多了，他只會泡麵。”

　　衛凜：“昨晚我們吃泡麵吃的也挺開心的。”

　　衛澈看着衛凜，見他今天似乎精神不太好，“昨晚沒睡好？”

　　衛凜的目光從陳若星身上掠過，冷冰冰的。他沒好氣地說道：“大哥，你昨晚和誰喝酒了？回來醉醺醺的，扶你上樓都費勁。幫你脫衣服，你還死活不配合！讓我滾呢。大哥，是不是平時有很多美女對你投懷送抱啊！”

　　陳若星眨巴着眼睛，驚訝地看着衛澈。

　　衛澈板着臉，“我看你是想搬回宿舍住了。”

　　“大哥，我開玩笑的。不過，你也該給我找個大嫂了。”

　　劉阿姨笑着多說了幾句：“這倒是。你媽媽前些天還託人想給你介紹對象呢。”她看了一眼陳若星，到了嘴邊的話也收回了。小姑娘真是不錯，就是年紀小了一點，家庭也……差了一些。

　　陳若星察覺到劉阿姨的打量，那雙眼眸里透露出來的惋惜，她也讀懂了。畢竟這種眼神她從小到大感受過太多次了。她一點也不在意。

　　她也聽過不少愛情故事，也知道什麼是門當戶對。她媽媽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她不會那麼傻的。

　　上午九點多，陳若星拿過自己的東西和衛澈告別，“大哥，我先回學校了。”她約了下去四點的面試。

　　衛澈沒有挽留，問道：“國慶回家嗎？”

　　陳若星搖搖頭。

　　“到時候和衛凜一起回來。”衛澈到底是公司領導，雖然年輕，但是說話口氣卻帶着幾分威嚴，讓人不敢直接拒絕。

　　陳若星一臉的猶豫，那時候她應該在工作。

　　衛澈道：“若星，你得學會適應，我們兩家原本關係就很好，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負擔。”

　　“嗯。”

　　衛澈點點頭，“小凜，你送一下若星。你也早點回那邊。”

　　衛凜：“……？”

　　“不——不用了。”陳若星已經不敢看衛凜了。

　　衛凜掃了一眼，“我回學校有點事。走吧。”

　　兩人走到門口，陳若星低下頭換回自己的帆布鞋，重新把鞋帶繫緊，還打了一個漂亮的蝴蝶結。

　　衛凜早她幾秒換好了鞋子，在一旁看着她，最後目光落在她的鞋子上。不是什麼牌子的帆布鞋，原來的藏青色已經淡了一些。她今天沒有再穿裙子，T恤配着修身的牛仔褲，雙腿筆直纖細。他想到了昨晚那個夢，立馬轉開了眼。

　　陳若星把拖鞋擺回原處，見衛凜的拖鞋隨意地擱在一旁，她順手也拿過來放在她穿的那雙拖鞋的旁邊。

　　衛凜輕笑，“走了。”

　　一路安靜。

　　越靠近學校時，陳若星卻有些不安。她不知道衛凜會不會把她送進學校？她怕被同學看到。

　　可是她又不敢問衛凜。

　　她在心裏默聲從1數到了60，終於開口，“衛凜——”

　　“怎麼了？”

　　“我——我想下車。”說完，她終於鬆了一口氣。

　　衛凜側首，“還有一會兒，到女生宿舍樓下也就十分鐘。”

　　陳若星臉色瞬間一變，突然提高了聲音，“不要！”

　　“什麼？”衛凜皺了皺眉，“你能不能把話說完整？”

　　“我想下車。”

　　“這裏不能停車。”

　　陳若星越來越急，她緊緊攥着手，臉色慘白。

　　衛凜也察覺到她的不對勁，也顧不了那麼多，把車靠邊。“你怎麼了？”他快速解開了她的安全帶，握住她的手。“鬆開，別掐了。”

　　陳若星咬着牙，目光毫無焦距地看着他。

　　衛凜二話沒說用力掰開了她的手指，他正想感慨她的力氣挺大的，低頭一看，她的掌心被她掐的通紅，還有幾處沒有複合的傷口。

　　陳若星冷靜下來，連忙抽出手藏在身旁。

　　衛凜：“陳若星你——”

　　他的話還沒說完，陳若星已經打開車門下車了。

　　衛凜沒有去追她，書上說這種心理疾病，也不能逼迫患者，給患者造成太大的壓力。他重新啟動車子回了公寓，順便在樓下藥房買了一支消炎藥膏。

　　哎！他總不能不管她吧。

　　陳若星回到宿舍，只有孫亦諾在宿舍，筆記本開着，她坐在書桌前，不知道在看什麼視頻。

　　“咦，你回來了？”

　　“嗯。”

　　“怎麼了？一臉生無可戀的樣子。”

　　“就是覺得自己好麻煩。”

　　孫亦諾關了電腦聲音，“誰說的？衛凜？”

　　“沒人說。”陳若星深深嘆了一口氣，其實衛凜幫了她很多。

　　“若星，你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還有為什麼你總是不開心呢？”孫亦諾喟嘆。

　　陳若星心裏酸苦難言，她很羡慕孫亦諾、賈嘉、許落落，她們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坦坦蕩蕩的。

　　她連正常的人際交往都不行。

　　“若星，明天我們去報名社團招新吧，多參加些活動，多認識些朋友，一切都會變得。”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好。”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她轉身去開了門，一個女生站在門口。

　　“陳若星在嗎？”

　　“我就是。”

　　“樓下有個男生讓我把這個交給你。”

　　陳若星接過盒子，“謝謝。”難道是衛凜買的？

　　女生笑了笑，“不客氣。”

　　陳若星怔在那兒，大腦短暫的失去了思考能力。他為什麼要對她這麼好呢？

　　倒是孫亦諾激動不已，“是不是衛凜啊？”

　　女生搖搖頭，“我不認識他。”

　　孫亦諾比劃着，“個子很高，一米八幾吧，長得很帥。”

　　“那應該是吧，你們班上的男生？”

　　“對啊。”

　　“陳若星，你男朋友可能還沒走遠。”

　　陳若星：“……”

# 第11章

　　陳若星到底沒有下樓，她實在不知道見面了該和衛凜說什麼？尤其是在兩人之間還被婚姻關係捆綁着。衛凜給她買藥膏也是同情她吧，加上還有黃阿姨的關係，他不得不多照顧她一些。

　　她想了又想，還是給衛凜發了一條微信。

　　“謝謝。”

　　發完信息后，她稍微鬆了一口氣。衛凜雖然挺高冷的，不過心腸挺好的。她攤開掌心，那些沒有癒合的傷口似乎在提醒着她，她該去看心理醫生了。

　　孫亦諾拍了一下她的肩頭，“信息發完了？他回了沒有？”

　　“沒有。”

　　“可能還沒有看到。不過，我覺得衛凜對你挺不錯的。”

　　陳若星沉默着。

　　“你對他沒感覺嗎？”

　　陳若星立馬搖頭，“我大學不準備談戀愛的，畢竟四年之後，誰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

　　“你太悲觀了。人生應該及時行樂。”

　　陳若星彎着嘴角，神色溫和又堅定，“我還有阿公阿婆要照顧。”

　　孫亦諾這才不說話了。他們從來沒有為生活擔憂過，有些話說得輕巧，陳若星畢竟和她們不一樣的。

　　陳若星看了看時間，“我要去圖書館了，你去嗎？”

　　孫亦諾：“等我幾分鐘，一起。”

　　十分鐘后，孫亦諾還是畫眉毛。

　　“若星，再等我五分鐘，五分鐘就好。”

　　“不急。”陳若星也是第一次看人化妝，她覺得真神奇。再看孫亦諾那個化妝包，裝的滿滿的，很多東西，她都不認識。

　　孫亦諾塗完口紅，抿了抿嘴角，“好了。”

　　陳若星打量着她，確實變化很大，五官好像都變了。

　　“怎麼樣？我的技術還是不錯的。”

　　“挺好看的。”

　　“那當然，我高中就開始自己化妝了。”

　　“你爸媽不說你嗎？”

　　“為什麼要說我？女孩子臭美不是天性嗎？再說，我學習成績也不差，偶爾捯飭一下自己，心情也好。”

　　這和陳若星所受的教育完完全全不一樣。

　　兩人邊走邊聊，在路上正好碰到了章一辰。

　　孫亦諾笑道：“副班長，這裏急去哪啊？”

　　章一辰：“碰到你們正好，輔導員讓我去拿問卷。”

　　“什麼問卷啊？”

　　“大學生心理健康調差表。你們有時間嗎？正好把女生的那份帶走。”

　　孫亦諾：“若星要去還書，我陪你去拿吧。”

　　章一辰看了一眼陳若星，“女生那邊，到時候你收一下。”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好。”

　　陳若星去圖書館還了書，又重新借了幾本心理學相關的書，她也想了解一下自己現在的情況。江大圖書館書籍豐富，陳若星愛極了這裏，翻翻看看，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

　　三點鐘，她不得不離開圖書館趕往咖啡館。

　　咖啡館就在姜大小西門東邊，走過去十分鐘就到。如果有自行車，出行會更加方便。陳若星按着地圖上的提示很快就找到了咖啡館——可可咖啡館 。

　　這是咖啡館的名字。

　　陳若星站在門口，乾淨的玻璃門清楚地倒映着她的身影。她深吸一口氣，推開了玻璃門。

　　門口一隻加菲貓見來人了慵懶地伸了一個懶腰又躺下了。

　　陳若星環視着室內，簡單溫馨的裝修，牆角四下擺着好幾種綠植，天堂鳥、虎皮蘭、琴恭弘=叶 恭弘榕，很舒心的地方。

　　“你好，想喝點什麼嗎？”前台的女孩子穿着工作服，應該是員工。

　　“你好，我是來面試的。”

　　“那你先坐一會兒，店長剛剛出去了一下，一會兒就回來。”

　　“好的。”

　　“你要喝點什麼嗎？”

　　陳若星望着牆上的價格表，看到了幾個紅色有標記的欄目，“桂花拿鐵。”

　　“這個季節喝很適合。”

　　陳若星拿出手機準備付款。

　　“不用了！到這裏來面試的，我們都會贈送一杯咖啡。”

　　陳若星愣了一下，“謝謝。”

　　等她喝了一半咖啡，老闆回來了。

　　“你好，我是代珂，這裏老闆。”代珂今年二十五歲，畢業后就開了這家咖啡廳。

　　“你好，我是陳若星。”

　　“坐吧。我看了你的資料，你是經管學院的，怎麼想到咖啡館來兼職？”

　　“我想多和同齡人接觸。”陳若星實話實說道。

　　代珂微微笑着，“我還以為你也喜歡喝咖啡呢。”

　　陳若星：“其實我不怎麼喝咖啡的。”一杯二三十的價格，不是她能消費起的。

　　“那你現在喝了覺得怎麼樣？”

　　陳若星：“我沒有喝慣。”

　　“哈哈。”代珂笑起來，“你太實誠了，你這樣我怎麼錄用你？”

　　陳若星坦然地看着她，“我想我不愛喝咖啡，應該不影響工作。”

　　“但你不了解咖啡啊。別以為咖啡只是飲品，別小看它，咖啡豆、咖啡機，等等都會影響一杯咖啡的味道。”代珂緩緩說道，“我看的出來，你想要這份工作。”

　　陳若星點頭。

　　“那就先來試試吧，給你兩周時間，兩周后，你做的咖啡如果我不滿意，那就證明你不適合這份工作。當然，這些天的工資，我也會結給你的。”

　　陳若星怔怔地看着她，“謝謝。”

　　“不用謝我。誰讓你長得好看，我偏偏是個顏控。”

　　陳若星有些不知所措。

　　“你把課表發給我，回頭我排一下班。我先加一下你的微信。”

　　“好。”

　　代珂說道：“你下午還事嗎？”

　　陳若星搖搖頭。

　　“那可以先在這裏待一會兒，讓小柔教教你。”

　　“好的。”

　　陳若星一直待到晚飯時間才走，幾個小時，讓她又打開了一個新的大門。她真的沒想到，店裡的一台咖啡機就要十來萬。在潿舟，十來萬可以買套小房子了。

　　她走後，代珂笑了笑，這個小師妹不僅僅有漂亮臉蛋，也是出奇的聰明，只要教一遍，她都很快記住了。未來可見，她這個咖啡館的生意會越來越好了。

　　陳若星回到學校已經過了晚飯點，食堂剩的菜也不多，她點了一碗米線，邊吃邊給舍友們發了條信息。

　　“你們在哪啊？”

　　“宿舍。”

　　“若星，趕緊回來填表。輔導員催了，就我們班沒交。”

　　“我馬上就回來。”

　　陳若星吃完米線，連湯汁都喝了大半，額角的汗都冒出來了。這時候她的手機亮了，提示有信息。原以為是代珂把她下周的工作時間發給她，她激動地打開，看到了衛凜的名字。

　　“你在不在宿舍？章一辰讓我把問卷交給你。”

　　陳若星擰着眉，“我馬上就回去。”她趕緊把餐盤收拾好，一路走的急切。

　　食堂到宿舍要走15分鐘，等她回到樓下，就看到衛凜騎着一輛自行車在那棵銀杏樹下。他一條腿撐在地上，大長腿的優勢萬全暴露。

　　陳若星走過去，氣息有些不穩。

　　衛凜遠遠地就看到她了，他又沒催她，她何必急成這樣。

　　他從書包拿出問卷，“我去宿舍拿的問卷時，章一辰讓我把男生填好的帶給你。”

　　陳若星：“其實不着急的，明天早上給我也可以。”

　　衛凜擰了一下眉，“我不喜歡拖延。”

　　片刻靜默之後，衛凜問道：“給你的藥膏你用了嗎？”

　　“還……沒。”

　　衛凜臉色一變。

　　“我準備晚上用的。”陳若星立馬說道。“謝謝。”

　　“你的問卷填好了嗎？”

　　“我上去就填。”

　　衛凜想了想，說道：“好好填。”江大的心理學在國內也是排的上前五的，她這個情況也可以找學校心理老師，只是他暫時不想和她說。

　　“知道。”

　　衛凜舔了一下唇角，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卡，快速地放到陳若星手邊。

　　“什麼？”陳若星不解，一旁的路燈光線昏暗，她看的不太清楚。

　　“商場購物卡。”他家購物卡多得很，開學前，他媽給了他十多張，讓他自己去買衣服，他手裡還剩一些。

　　陳若星頓時覺得拿着燙手的山芋。“我不需要。”她連忙把卡還給他。

　　“江城天氣和你們潿舟不一樣，下周有雨，你的鞋子不防水，你準備穿什麼？”她從軍訓就穿這雙鞋，也沒見她換過。

　　暗色中，陳若星的臉漲的通紅，目光不敢和他對視，“我有錢，我自己會買。”說這話時，她一點底氣也沒有。阿婆給她的兩萬塊，大概也是衛家人給的。

　　她有些難過。他的高高在上，而她卻要低到塵埃，明明他們一般大。

　　“你……們已經幫了我很多。我已經18歲了，以後的生活我自己也可以的。”

　　衛凜被陳若星堵得難受，騎着車轉身走了。他真是閑得慌了！大概是被他媽和他哥念叨煩了，他才會管她的事。

　　他騎了一半，接到尤理的電話。他今晚竟然來這裏，電話里傳來了歌聲，一個女生在唱歌。

　　“喂，你不會今天還沒時間吧？”

　　“把定位發給我，我馬上就來。”

　　“好嘞。一會兒見。”

　　衛凜停好車，一進去就看到尤理在台上表演。尤理從小就愛這些，彈吉他、滑冰，總之不愛學習。

　　衛凜站在一旁，一時沒有入座。

　　服務生走過來，“是要找人嗎？”

　　衛凜指了指尤理，“找他。”

　　“那請這邊，06號桌。”

　　衛凜跟着服務生走過去。

　　“衛凜，你來了啊。”阮靜起身，雙眸熠熠生輝。她身旁的女孩子立馬挪開了位置。

　　衛凜坐在她的一旁。

　　今晚是尤理約阮靜來玩的，阮靜帶了幾個同學。她幾個同學一看到衛凜，朝着阮家使了幾個眼色。

　　阮家介紹道：“這是衛凜，我高中同學。”

　　“你好！”對面三個漂亮女生臉上都掛着恰到好處的微笑。

　　衛凜點點頭，“你們好。”依舊是那麼冷漠的態度。

　　阮靜無奈一笑。

　　尤理唱完了幾步跑下台，“嘿，你終於來了。”

　　衛凜笑笑，“唱的不錯。”

　　尤理：“我前段時間剛寫的歌，早就想找你來聽了。”

　　衛凜倚在沙发上，姿態放鬆。

　　阮靜的一位同學問道：“衛凜，唱歌嗎？”

　　衛凜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有什麼歌推薦的？”

　　女同學臉頰熱熱的，“《只對你有感覺》。”

　　衛凜目光一轉，“我只會唱《一閃閃亮晶晶》。”

　　尤理呸了一聲，“你也好意思說！別理他，他五音不全！只會唱《兩隻老虎》。”

　　女同學拉着阮靜上去唱歌了，“你這個同學真是石頭心！你喜歡他什麼啊，就長得好看。”

　　阮靜：“他是我們高中高考成績第一。”

　　女同學：“……”

# 第12章

　　衛凜看着台上，阮靜聲音細膩，像一股清泉在流動，在台上落落大方，一點愜意都沒有，畢竟她一直以來都是學校文藝節目的主力軍。

　　“嘿——”尤理喊了他一聲，“你看阮靜做什麼？”

　　衛凜目光沉沉，“成長環境對一個人成長影響真的很大了。”

　　“那是當然啦。”

　　衛凜想到陳若星，她怎麼會患上恐男症的？可為什麼她對大哥就可以無條件的信任呢？

　　清吧的光線五顏六色變化着，衛凜一時陷入沉思中。

　　“你怎麼了？”尤理關切地問道。

　　“沒事。”

　　“是不是看上哪個女生了？說來，我給你分析分析。”

　　衛凜呵了一聲，“沒興趣。”

　　尤理端起杯子，“就你這個脾氣，以後也夠你老婆受的。”

　　衛凜冷冷地掃了他一眼。

　　尤理笑着：“你上次說的未婚妻怎麼樣了？”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衛凜道：“逗你們玩的。”這事找個機會，他得和陳若星說清楚。

　　幾個人一直玩到十一點，尤理把女生送回去，衛凜獨自回去。

　　阮靜回去之後，發了一條微博。

　　今晚很開心。

　　配圖是一張照片，角度只拍到男人的側影，不過可以看出來，男人很帥氣。

　　同去的同學看到她的微博，問道：“阮靜，你真夠執着的。”

　　阮靜輕笑：“畢竟我從高一就喜歡他了。我們一起主持過節目，一起參加過辯論賽，一起出去玩。”

　　“他就沒有談過？”

　　“沒有。”

　　“可惜你們不在一個學校，不然你的機會會大點。”

　　阮靜嘆了一口氣，“是啊。”

　　“不知道衛凜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

　　阮靜也不知道。

　　軍訓結束之後，大一新生正式開始上課。連着幾天的課程，大家的心思也漸漸投入到學習中。能考上江大，大家的成績都不差。

　　陳若星也發現自己和同學的差距。他們總是自信滿滿，對於老師提出的課堂問題，都能講出自己的看法。相比她只會死讀書，書本之外的東西對她而言一片空白。

　　尤其衛凜他都能和老師討論公司管理制度，他侃侃而談，聲音悅耳，全班人都不由得看着他。

　　老師眼底透着讚許的光芒，“講的很不錯，我是聽出來，你是有一定的實踐基礎。”

　　下課後，衛凜被同學圍着。

　　“衛凜，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我小時候調皮，我媽管不住我，我爸就把我帶到公司，我就看着他辦公，久而久之，也學了一點。”他的話語一點炫耀都沒有。

　　“難怪呢。”

　　陳若星就在他的不遠處，聽着他們的聊天。

　　孫亦諾叫了她一聲，“不走嗎？”

　　陳若星收拾書包，“我要去找柳師姐，不和你去圖書館了。”

　　“行吧。那中午二食堂見，我想吃糖醋排骨。”

　　陳若星起身，再看一眼衛凜的方向，她算是什麼叫“眾星拱月”了。

　　衛凜隨意地轉了一下頭，目光和陳若星交匯，而她很快的轉開，好像在怕什麼。

　　陳若星來到院里的老師辦公室，柳秋辦公桌放了疊材料。

　　“若星，我正想找你呢。”

　　“師姐——”

　　“找我有事？”

　　“師姐，我想辭去班長的職務。”

　　柳秋似乎沒有意外，“這大半個月你做的很好，大家也很喜歡你。”

　　“章一辰幫了我很多，沒有他，很多事我也做不好。”

　　“一辰他有經驗。若星，是不是遇到什麼困難了？”柳秋打量着她，她看過陳若星的資料，知道她的家庭有些特殊。不過她能考到江大，證明她還是很優秀的。

　　陳若星搖搖頭，“我只是覺得自己不太適合。”

　　柳秋溫和道：“我們出去說吧。”

　　兩人走出了大樓，漫步目的的沿路往前，過了一會兒，來到湖邊，湖邊平靜，兩岸的柳枝隨風擺動。

　　兩人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

　　“若星，前幾天你們填的問卷調差表，心理系那邊已經統計好了。”她頓了頓，“心理系的老師想和你談了一談。”

　　陳若星微微皺眉，“好的。”

　　柳秋側首，心裏微微有些難過。這麼漂亮的小師妹，安安靜靜的，這麼乖巧，怎麼看也不像心理有問題啊。一大早她接到心理系的司哲教授的電話時，她還沒有反應過來。去年，江大心理學系建了研究所，特意把這位年輕的教授請回來。

　　“司教授人很好的，他是哈佛畢業，你的問題他肯定能解決的。”

　　陳若星低下頭，走到這一步，好像也沒有什麼怕的了。

　　“若星，班長的職務暫時交給章一辰，你和司教授好好談談。”

　　“我知道。師姐，謝謝你。”

　　陳若星回去的路上，柳秋給章一辰打了電話。“一辰，陳若星因為有些事辭去班長職務，班長就交給你了。”

　　“什麼？”章一辰正在吃飯，雞腿都掉餐盤裡了。

　　“以後辛苦你了。”柳秋繼續說道。

　　“師姐，應該的。”章一辰支支吾吾了，終於問了，“陳若星怎麼了？”

　　“不是多大的問題。”

　　“好吧。”

　　掛了電話，章一辰也沒剛剛的好胃口了。

　　衛凜抬眉，“怎麼了？”

　　“陳若星辭去班長的職務了。”

　　這在衛凜的意料之中，能撐大半個月，她也是能忍了。

　　“師姐說陳若星身體有些不舒服，她怎麼了？”

　　衛凜愣在那兒，“你看着我，我怎麼知道。”

　　章一辰：“也是。你和她又沒什麼關係，怎麼會知道。”他真是病急亂投醫。

　　衛凜放下筷子。

　　章一辰：“下午上課，我問問去。”

　　衛凜沉吟道：“女生都有些自己的小秘密，你還是別去問了。”

　　章一辰認真思考了他的話，“你比我有經驗，算了，我還是不去問了。”

　　衛凜咂舌，什麼叫他比他有經驗？算了，懶得理他了。“哎——”

　　“怎麼了？”章一辰咬了一口雞腿肉，嘴巴鼓鼓的。

　　衛凜看着他，雲淡風輕地問了一句，“你喜歡陳若星？”

　　那個雞腿再次掉進了餐盤中。

　　章一辰艱難地咽下口中的食物，“你別亂說！陳若星要是知道，她面子薄，以後不理我了。”

　　“喜歡啊——”

　　“沒有！我就覺得她挺單純的，讓人特別有保護欲。”

　　衛凜聳聳肩，“我就隨便問問。你快吃你的雞腿。”

　　吃過飯，衛凜和章一辰一起回宿舍。

　　衛凜一進宿舍，就看到地上鞋子放的亂七八糟，他皺了一下眉。

　　章一辰：“下周檢查衛生，他們就會收拾了。”

　　衛凜那張床也被他們放了東西，他隨意地坐下來。

　　章一辰道：“你還如搬回來住呢？人多也熱鬧。”

　　衛凜不忍打擊新上任的班長同志，“再說吧。”

　　章一辰打開電腦，開始和他商量迎新生晚會表演的事。江大的傳統，迎新生晚會在國慶放假前一天舉辦，也就還有一周的時間了。

　　衛凜隨意地看了一下錶演名單，“陳若星也參加了？”

　　“對啊。她說她不會唱歌，和她們宿舍的許落落一起參加了跳舞！”

　　“什麼舞？”

　　“我也不清楚。”

　　“你也多問問，萬一跳砸了，丟的是我們班的臉。”

　　章一辰委屈，“我也是剛剛接手班長的工作。所以喊你幫我看看。要不今天晚上，你去看看他們跳的怎麼樣？”

　　衛凜擰着眉，“到時候再看吧。”

　　章一辰也是無奈，他現在忙得很，也只能拜託大少爺幫忙了。他想不知道，衛凜願不願意做副班長。

　　衛凜：“你這麼看着我做什麼？”

　　“你要不要做副班長啊？”

　　“不要！”

　　“有加分的。到時候評獎學金可以加分！”

　　“我的成績應該不需要什麼加分。”這話說的真是狂妄。不過也是他有資本。“你找別人吧。建議你找女生。”

　　“好吧。”

　　傍晚，衛凜來到女生練舞的教室。

　　許落落看到他，一臉驚訝，“衛凜，你怎麼來了？”

　　衛凜到：“章一辰讓我過來看看你們排練的情況。”

　　許落落：“我們這節目有點危險。”

　　衛凜：“怎麼？”

　　許落落壓着聲音：“若星和她的搭檔配合的不太好。她不讓男生碰她。”

　　衛凜臉色不變，“她人呢？”

　　許落落眸光漂移，“她去圖書館還書，一會兒就來。”

　　衛凜什麼人，一眼就看出來許落落在撒謊。他也不戳穿，反正他可以等。

　　結果一等就是半個小時。

　　陳若星下課後就去了見了司哲教授。

　　司哲的辦公室在心理學研究室，陳若星原以為教授至少四十多歲，沒想到司哲老師看着也就和柳秋差不多大。

　　“司教授，您好。我是陳若星。”

　　司哲穿着白襯衫，扣子像貓眼石一般精緻。他戴着一副眼鏡，清秀斯文。“我是司哲，坐吧。”

　　陳若星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沙發很軟，一坐上去，整個人都放鬆了。

　　司哲起身，轉身去飲水機那邊倒了一杯水。“喝點水。”

　　陳若星抬手接過，“謝謝。”她這才發現，司教授很高。

　　司哲走到窗前，拉開了百恭弘=叶 恭弘窗，殘留的夕陽餘暉灑了進來。

　　司哲站在那兒沒動，隔着不遠不近的距離，他問道：“你知道自己的情況嗎？”

　　陳若星心跳莫名加速，“知道。”

　　“什麼時候發現的？”司哲推了推眼鏡。

　　“初中。”陳若星咬牙，聲音弱弱的。

　　司哲快速地皺了一下眉，“家人知道嗎？”

　　陳若星搖搖頭。

　　“不要緊張。”司哲一步一步走進她，“柳秋說你是跟外公外婆生活的？”

　　陳若星點點頭，腳不自覺地往後縮去。

　　司哲見她情緒有些不對，“聽說你最近在排練節目？”

　　“嗯。”

　　“什麼節目？”

　　“舞蹈。”

　　“跳的怎麼樣？”

　　“不怎麼好。我和隔壁班的男同學搭檔，舞蹈的動作我都能記住，私下里練習，也沒有出錯，可是只要男生一牽我的手，我什麼都記不得了。”

　　司哲沒想到她會主動告訴他這些，“你太緊張了。”

　　陳若星把杯子放在一旁，她下意識地開始摳手。“司教授，我這種情況能治好嗎？”

　　安靜的氣氛中，她的手機突然響了一下，是微信信息的聲音。

　　司哲勾了一下嘴巴，“你先看微信。”

　　陳若星尷尬、自責，“對不起，司教授。”

　　司哲給了她一個安撫的眼神，“先看信息，可能找你有事。”

　　陳若星緊張兮兮地打開微信，看到衛凜發來的信息，她眉心直皺。

　　你去哪兒了？他們都在等你排練舞蹈。

# 第13章

　　陳若星看到衛凜的短信莫名地有些煩躁。

　　“有事的話先去忙吧。”司哲溫和地說道。

　　“我和同學要排練舞蹈。”陳若星看着他，大概知道司哲的身份，對他有種天然的信任感。

　　“多參加社交活動也挺好的。”司哲點點頭，“去吧。我們再約時間。”

　　陳若星從心理諮詢室出來，獨自待了五分鐘才離開。

　　司哲站在窗前，手裡端着一杯咖啡，目視着她離開的背影，他喝了一口咖啡。轉身回到桌前，拿起一本嶄新的筆記本，在右上角寫下了“陳若星”的名字，筆跡瀟洒。隨後他翻開了第一頁，洋洋洒洒寫了一頁紙。寫完以後，司哲合上筆記本，他靜坐着，回憶着剛剛那雙眼睛，乾淨的沒有一絲雜質，似曾相識。

　　陳若星走過去花了20分鐘，等到的時候，她瞄了一眼衛凜竟然還在，心裏想着，衛凜不會在等她吧。

　　“對不起，我來遲了。”

　　和她搭檔的男生叫關旭，“沒事！我們開始練吧。”

　　陳若星糾結地站着，“好。”

　　許落落和同伴一起走來，“若星，你沒找到書嗎？”

　　陳若星不明所以，卻見許落落對她使着眼色，“沒找到。”

　　許落落理了理頭髮， “我們已經練了三遍了，休息了。我去幫你們放音樂。”

　　關旭站在陳若星身旁，他伸出手，“你別緊張，我帶着你。”

　　陳若星逼迫自己看着關旭，目光落在他的手上。她慢慢伸出手，指尖在碰到他的掌心的一瞬，關旭握住她的手。

　　音樂緩緩響起。

　　“請——”關旭笑着，另一隻手搭在了陳若星的腰間。

　　陳若星這次倒是反應沒剛開始那麼大，她努力地想着舞步，動作僵硬。

　　衛凜坐在下方，他倚在那兒，一手抵着下巴，眯着眼看着台上。

　　許落落不知何時來到他的身後，“還是不行，她太緊張了。”

　　衛凜：“就她現在的水平完全不能參加表演。”

　　許落落驚詫的張着嘴巴，“你什麼意思？”

　　“換掉陳若星。”

　　“不行！她這麼努力練舞！”

　　“這是世界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結果。那麼多人為高考努力，還不是很多人沒考上。”

　　“這隻是一個晚會節目，你何必這麼苛求她。”

　　“你們上去不僅僅代表你們自己，還有我們班的臉面。你若是怕打擊她，那就把這個節目撤掉，誰也別上。”

　　“你！”許落落氣的面紅耳赤。

　　音樂聲還在繼續，陳若星的臉色越來越差，呼吸變得急促。她的耳邊不由得回蕩着阿婆的話。

　　“你才多大？就和男孩子出去玩？你還要不要臉？”

　　“若星，不要學你媽媽！那樣，阿婆也不會要你了！”

　　……

　　陳若星嘴巴哆嗦，突然之間猛的一把推開了關旭。

　　關旭猝不及防，咚的一聲跌坐在地上。“你干什麼？！”他憤怒道。

　　陳若星孤零零地站在那兒，整個人焦躁不安

　　誰也沒想到會發生這一幕。

　　衛凜皺了一下眉，起身一跳，離開了座位，來到舞台。他看了一眼陳若星，見她又開始掐手，他不着痕迹地擋在她前面，對着關旭說道：“她家裡出了點事。”說著伸手拉着關旭一把，“沒事吧？”

　　關旭一臉的不滿，被美女推倒在地，傳出去他也很沒面子。“換人吧。我不是針對她，要麼換我，要麼換她？”

　　氣氛僵持。

　　陳若星低着頭，不敢看向任何人。道歉的話卡在喉嚨里，她連開口的勇氣都沒有。

　　關旭站起來，屁股真的好痛。“哎，這是你們班節目，當初也是許落落來找我們的。”

　　許落落也是猝不及防，“真是抱歉！若星，她這幾天情緒不太好。”

　　關旭委屈：“可我也沒有怎麼著她啊。若是不想跳舞就不要參加嘛。

　　衛凜揚聲道：“行了。”他一開口，大家都看向他。“今晚就到這裏，明天給大家答覆。”

　　關旭輕哼一聲，“我先回去了。”他走路的姿勢都變了，大抵屁股真的撞疼了。

　　其餘人看看陳若星，竊竊私語，也收拾東西各自回去了。

　　許落落奇了怪了，怎麼大家就這麼聽衛凜的話。

　　人走的差不多了，衛凜看着陳若星，打了人了，這會兒也不敢抬頭了。“陳若星，你看這事怎麼處理？”

　　陳若星慢慢抬起頭，眼圈微紅，“我想再試試。”

　　衛凜一愣。

　　許落落也沒想到她會這麼堅持。

　　陳若星的聲音沙啞，大概是壓抑久了。“我一會兒就去向關旭道歉。”

　　“還有三天時間，你覺得來的及嗎？”衛凜直接問道。

　　陳若星咬牙。

　　“就算關旭原諒你，陪你練習，你覺得效果會怎麼樣？你能控制住自己不打人了？”

　　許落落拉了拉衛凜，示意他別說了。

　　衛凜沒理她，“陳若星，你應該正視你的問題，你要克服的是你的心理問題。你總是這麼固執，你以為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那這個世界還需要心理醫生做什麼？”

　　陳若星情緒崩潰，“可是，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衛凜被堵得臉色僵硬。

　　許落落也要崩潰了，這兩人怎麼就吵起來了呢？

　　衛凜輕呵一聲，“誰讓我媽讓我照顧你的。”他頓了頓，“換人吧。”

　　陳若星眼底一閃而逝的悲傷。這不是第一次了，初中時，她也被換過。後來上了高中，她自己選擇不參加表演。

　　許落落小聲嘀咕，“衛凜，你太過分了！”

　　衛凜看着陳若星，咬牙切齒，“我和你搭檔。”

　　“什麼？”許落落驚叫。

　　衛凜睨了她一眼，“你沒事的話可以就早點回去。”

　　許落落看看兩人，她留下來幹嘛啊。“我還有作業沒寫呢，我得先走了。衛凜，若星就拜託你了。”

　　陳若星動了動嘴角。

　　許落落：“有衛凜教你，那你安心和他學。”

　　陳若星一時無話，她不想和衛凜搭檔。

　　人都走光了，就剩下兩人。

　　衛凜雲淡風輕道：“開始吧，你先把舞步跳一遍給我看看。”

　　陳若星星眨眨眼，一動不動。

　　衛凜感覺自己在對着一塊木頭，“算了！伸手。”

　　陳若星看着他，瓮聲道：“我怕我會打你！”

　　衛凜嗤笑一聲，“行了！我們就做個動作，我不碰你。”他舉起手，示意她快點。

　　陳若星理解了他的意思，她也緩緩舉起手。

　　衛凜：“數拍子！”

　　陳若星：“我不會！”

　　衛凜：“學了這麼久了，連拍子都不會！”他是一臉嫌棄，說著他拿出手機，搜到音樂。

　　兩人跟着音樂，緩緩跳起來。

　　陳若星緊繃的情緒慢慢放鬆，兩人離得近，氣息不免碰撞了，周圍熱乎乎的。她的餘光不由得看向衛凜。

　　“看什麼？專心腳下。”

　　話音一落，陳若星就踩了他一腳，後面的舞步全亂了。

　　衛凜停了下來，“陳若星你故意的吧。”

　　“不——不是。”陳若星臉頰熱熱的，小聲道，“你突然說話……”嚇到我了。

　　得，他的錯了。

　　衛凜斂了斂臉色，“動作僵硬，你又不是機器人！”

　　陳若星乖乖地應了一聲。

　　衛凜頓時沒話說了，“記性倒是不錯。今天就到這裏吧。”

　　陳若星：“謝謝。”

　　“你以前跳過舞？”

　　“小時候學過一段時間，後來阿婆說跳舞沒用，就沒有再跳了。”

　　衛凜不禁想，她阿婆真是一個神奇的人物，教給陳若星的都什麼東西啊。他抿了抿嘴角，“周末一起回去，到時候我再陪你練。”

　　陳若星默了一下，沒答話。

　　“怎麼了？周末有事？”

　　“我要去咖啡廳。”

　　“什麼咖啡廳？做什麼？”他警惕地問道，別又做出什麼傻事來。

　　“小西門的可可咖啡廳，我找了一份兼職。”

　　衛凜先是一愣，再一聽，陳若星剛剛和他說話似乎順暢了許多。“缺錢了？”

　　陳若星想了想，“我想自己賺錢。”

　　衛凜舔了一下嘴角，“隨你。走吧。”

　　兩人一起出了教室。

　　月色朦朧，安靜的校園，路上不時有人穿梭而過。

　　陳若星跟在衛凜身旁，不靠近也不離的太遠。

　　衛凜的肩頭搭着包，一手推着自己的車，步履也比平常放緩了許多。“在學校有輛自行車會方便很多。”

　　陳若星喔了一聲。

　　這時候，一輛自行車從他們身旁穿過。男生騎着車，女孩子坐在後座，雙手抱着男生的腰，臉親昵地靠在男生的後背上。

　　陳若星若有所思。她不指望交男朋友了，能和同齡男生正常溝通，她就謝天謝地了。

　　衛凜看到她眼底流露出的羡慕之色，他清清嗓子，“上課會方便很多。”

　　陳若星：“我明白的。”可她覺得多走路也挺好的，買車還要花一筆錢呢。

　　衛凜似乎隨意地問道：“那個可可咖啡廳老闆男的女的？”

　　陳若星啊了一聲，“女的。”

　　“你在那邊，別人和你搭訕你還是要警惕一些。尤其是找男朋友，要好好觀察。”

　　陳若星一臉疑惑，他和她說這些做什麼。她只好回道：“我知道。”

　　衛凜一顆心突然更賭了。

# 第14章

　　看樣子，她是準備談戀愛交男朋友了。

　　衛凜想着自己這麼照顧她，她還把他當外人。給他大哥煮粥，和他在一起，壓根不提自己會下廚，寧願和他吃泡麵。

　　難道她不知道他是她名義上的未婚夫？

　　前面正好是十字路口，往前是回女生宿舍的路，往左是衛凜回公寓的路。

　　陳若星暗暗鬆了一口氣，終於快分開了。她雖然和衛凜相識也有段時間了，衛凜對她而言確實會比別的陌生男同學熟悉些，但是她和他說話還是會緊張。

　　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衛凜，想說再見，卻又不敢開口。

　　衛凜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一轉眼走到了路口，他也沒有停下步子。

　　陳若星卻停了下來。

　　衛凜難得迷糊地問道：“怎麼了？東西丟在教室了？”

　　陳若星咬咬牙，抬手指了指左邊，意思是那是你走的路。

　　衛凜恍然，“喔，沒注意。”她還不讓他送了是吧。

　　陳若星艱難地說了一句，“再見。”

　　衛凜應了一聲，“再見！”聲音冷冽自己猶然不知。他跨上自行車飛快騎着，一眨眼就消失在陳若星的視線里。

　　她想，以後坐在衛凜車后的女生一定會很幸福的。

　　陳若星一回宿舍，那三個人就圍上來。

　　“老實交代，你和衛凜到底怎麼回事？”孫亦諾一臉的想聽愛情故事的興趣。

　　陳若星搖搖頭，“應該是看在我們兩家關係的份上，他才幫我的。”

　　賈嘉：“我怎麼覺的不是這樣的呢。”

　　許落落聳聳肩，“我只是向他們客觀的描述一下。”

　　陳若星呼了一口氣，“你們不知道，市中心XX購物中心大廈就是衛凜家的。”她很有自知之明。

　　那三個人愣住了。“我的天！衛凜真的是衛少啊！”

　　“難怪他那麼傲了，人家有資本啊。”

　　“可是若星，你也別泄氣啊。你也很好，聰明、漂亮，家世只是外在。”

　　陳若星淺淺一笑，“衛凜不喜歡我這種類型。”

　　“那你喜歡什麼類型的？”

　　“比我大幾歲，能夠保護我。”

　　“我也喜歡比我大的，成熟穩定，就像薛教授那樣的。”

　　“你們都是叔控！我就喜歡小鮮肉！”

　　陳若星笑笑，不自覺地想到了衛澈。“好了，我還有點作業沒有寫完，先去寫了。”

　　當天晚上，陳若星推關旭的事就在男生宿舍傳來了。第二天兩個班上課的時候，陳若星沒進教室前，有些人也在討論這事，有些難以相信。

　　等陳若星進入教室，大家不由得看着她，不過出於教養，倒也沒有人說什麼。

　　陳若星低着頭找了一個座位，翻開書，複習着上節課的內容。

　　突然間，她的身後傳來一個聲音。“同學，筆記借我看下。”是個陌生男聲的聲音，男聲拍了一下她的肩頭。

　　陳若星身子一僵。

　　“同學，就借這個筆記，不至於吧？”

　　“哎，關旭，你認得她，幫我說一下唄。”

　　“我和她不熟。”

　　後面幾個男生鬨笑着。

　　陳若星死死地掐着掌心，書本上東西，她一個字都沒有看進去。

　　許落落她們三人來到晚，聽到幾個男生的嬉鬧。“喂，同學，你哪裡不會？”

　　關旭幾個舍友也是開玩笑的，對着幾個女生也不太好意思繼續捉弄陳若星了。

　　章一辰也走過來，神色鄭重而嚴肅，“這是我的筆記本。你們要是有不會的問題，我可以教你們。”

　　關旭看着陳若星的背影皺了皺眉，“行了，大家別開玩笑了。”

　　“關旭！昨晚可是你喊屁股疼！是我給你貼膏藥的啊！”

　　“別說了！”關旭尷尬不已。

　　許落落坐下來，拍拍陳若星的肩頭，“別理他們。”

　　陳若星側首，朝她勾了勾嘴角。

　　謝謝你，還有章一辰。

　　上午課程結束，陳若星想找關旭道歉，結果一下課，關旭人影早就沒了。她輕輕嘆了一口氣。

　　“若星，走了。”

　　“好。”

　　正是吃飯時間，大家一起趕往食堂。

　　章一辰和衛凜坐一桌，“真是小氣，欺負女生算什麼啊。”

　　衛凜心不在焉，“你說誰？”

　　“就2班的那幾個男生，你今天來的遲不知道。他們幾個找陳若星的茬。”

　　衛凜挑眉，“說完整一點。”

　　“關旭昨晚被陳若星推到摔倒屁股了，後來這事就傳來了。今早他們宿舍的人大概是想替關旭出氣吧，就坐在陳若星身後故意搗亂。”

　　“陳若星什麼反應？”

　　“沒反應。”章一辰嘆口氣，“我們班班花你知道的，就是溫室的花朵，哪有什麼脾氣啊。”

　　“她是班花？”衛凜問道。

　　“對啊。你不住宿舍都不知道，院花是3班的肖靜語。”

　　“長什麼樣？”

　　章一辰拿出手機翻出了肖靜語的照片，“喏——”

　　衛凜拿過手機看了一眼。

　　“其實論外表，陳若星更勝一籌的，但是肖靜語更陽光、可愛。主要是陳若星這張照片選的不太好，她都沒有笑。”

　　衛凜都沒見陳若星笑過幾次。

　　“你覺得肖靜語和陳若星誰更好看？”

　　衛凜把手機還給他，“我沒興趣。”

　　章一辰收起手機，抬眼看到陳若星和許落落端着餐盤正在找位置。他起身揮揮手，“我們這人有位置。”

　　許落落對陳若星說道：“我們過去坐吧。”

　　“班長，謝謝啊。”許落落坐在了章一辰旁邊的位置，陳若星只好坐在衛凜旁邊的位置了。

　　章一辰笑着，“不客氣。一般這個點人多沒位置。下回吃飯，我幫你們佔位置。咦，陳若星，你就吃這麼點？”

　　衛凜看着她的餐盤，兩個蔬菜，一小碗米飯，真是少的不能再少。青菜、胡蘿蔔，她當自己的兔子嗎？

　　陳若星道：“我吃的不多，而且拿多了吃不掉太浪費了。”

　　章一辰：“和你一對比，我就是飯桶了。”

　　許落落怕陳若星尷尬，“我們要保持身材容易嗎？”

　　章一辰：“可你們都很不胖啊！”

　　衛凜涼涼地補充了一句，“瘦的和竹竿一樣也不見得招人喜歡。”

　　許落落狠狠地咬了一口肉圓子，“我自己喜歡就行了。”

　　衛凜的目光掃了一眼陳若星，“跳舞也需要力氣的，你這两天多吃點。”

　　陳若星：“……”

　　章一辰笑着：“對了，下午我們班和2班籃球比賽，你們來不來看？”

　　許落落：“好啊。反正下午沒課。”

　　陳若星沒表態。

　　衛凜漫不經心地吃了一口菜。

　　陳若星想了想，“我下午要去咖啡廳兼職。”

　　衛凜放下了筷子。

　　章一辰：“你幾點去啊？”

　　陳若星：“4點。”

　　章一辰：“我們2點比賽，時間不衝突的。來給我們加油吧。”

　　陳若星糾結，“好，我去。”畢竟章一辰上午還幫了她的忙。

　　衛凜又拿起了筷子，繼續吃着他討厭的茄子。

　　雖然衛凜和陳若星都不怎麼說話，不過有章一辰在也不會冷場。他說著他們高中的事，“我們的教導主任非常嚴厲，抓學習、抓紀律，早自習遲到就罰跑，還有我們的課間操，動作特別妖嬈！”

　　“怎麼個妖嬈？你可以跳一下。”衛凜揚了揚嘴角。

　　陳若星都好奇地看着章一辰。

　　章一辰繃著臉，“我這一輩子都不想再跳了。你們呢？”

　　許落落感嘆：“看來每個高中都會有一個嚴厲的教導主任！我們也差不多吧，不過我們是女教導主任，私下里大家叫她滅絕師太！有一次班長有個同學喊漏嘴了，當面叫們主任‘滅絕師太’，後來被罰寫檢討。”

　　“真慘啊！”大家沒忍住笑意。

　　“若星，你們學校呢？”

　　陳若星：“我們是鎮上的高中，平時就是學校和家兩條線，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章一辰點點頭，“其實高中都一樣，衛凜呢？”

　　許落落也好奇着，“是不是有很多女生追你啊？給你寫信？送吃的？你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啊？”

　　陳若星的頭也微微轉了一點角度，想偏頭看他。

　　衛凜默了幾秒，“你怎麼這麼多問題？”

　　許落落：“好奇嘛。”

　　衛凜起身，端起了餐盤，“這些問題我只會告訴向我女朋友交代！走了！”

　　章一辰吐槽：“你女朋友在哪呢？”

　　許落落也笑出了聲。

# 第15章

　　下午2點，1班和2班舉行籃球比賽，算是院內第一場熱身賽。

　　不到比賽時間，室內籃球場已經來了上百人，一半女生。

　　“我們這屆的女同學這麼愛看籃球比賽啊？”

　　“呵，你想太多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哪是看球啊！”

　　1班的隊員都在更衣室換衣服，大家說說笑笑的。

　　這時候有人進來，大聲嚷道：“外面來了一大半女生！”

　　“我要戴好頭巾，像不像道明寺？”

　　“我呸！”

　　章一辰看大家的精神狀態這麼好，輕輕舒了一口氣。“走了。”

　　衛凜走在最後，一出場，看台上傳來了女生的尖叫聲。

　　“我去！都是衛凜的粉絲！”

　　“我看到衛凜的名字了，粉色牌子！”

　　衛凜淡淡地掃了一眼，沒看到陳若星。他開口道：“2班的9號以前是校籃球隊的，三分球投中率高到80%。一辰，你負責盯他！”

　　“好。上半場你就不要不上場了，劉宇靠你了。”

　　劉宇：“沒問題！”

　　“加油！”

　　比賽時間還沒有到，兩隊各自在休息區熱身。

　　章一辰轉身和身後的女同學說著話。

　　“班長，我們這次準備的不充分，等下場比賽，我們也去拉個橫幅。”

　　章一辰：“一會兒你們多喊幾聲加油就行了。”

　　劉宇：“別光喊衛凜的名字！不然我們可要當場吐血了！”

　　女生笑：“我們給你們加油，衛凜有別的班的女生加油呢！”

　　劉宇：“咱班女生就來你們幾個？”

　　女生：“陳若星她們幾個去給你們買水了，估計快到了。”

　　章一辰回頭對衛凜說道：“我就說陳若星會來的。”

　　衛凜扯了一下嘴角，“我沒問她。”

　　章一辰抓了抓頭髮，心想，難道他眼花看錯了？他剛剛不是在找陳若星？

　　兩分鐘后，陳若星宿舍四人提了一箱礦泉水來了。

　　其他男生趕緊去幫忙。“美女們，這種粗活叫我們去就好！”

　　籃球隊的幾個男生嗤之以鼻，“你們幾個好意思！坐着半天都不知道幫我們去拿水！”

　　“為美女服務我樂意！”

　　陳若星默默把水遞給大家，衛凜就在她前面三四米的距離，他坐在那兒也不和大家說話。陳若星糾結中，把水塞給了章一辰。

　　章一辰驚喜地笑着，“哎呀，我有水了，你剛剛給我了！”

　　陳若星：“給衛凜的。”

　　章一辰尷尬不已，拿着那瓶水立馬走了。“衛凜，陳若星給你的水！”

　　衛凜轉頭，陳若星已經回到看台了。他拿過水，擰開瓶蓋，喝了一兩口，還不錯，有點覺悟，知道關心他了。

　　陳若星和舍友們坐在第一排，周圍女生居多。大家不由得討論起場上的隊員，衛凜的名字出現頻率最高。

　　賈嘉壓着聲音，“我聽說衛凜以前打籃球，吸引一眾女生圍觀，後來他們教導主任都找他談話！”

　　陳若星問道：“為什麼？”

　　孫亦諾點評：“招蜂引蝶！老師恨得牙痒痒啊！”

　　這話形容還真貼切。

　　不一會兒比賽開始，兩個班分數一直緊咬着。衛凜分析的不錯，2班的9號真的很強，他被盯着連投了兩個三分球，1班暫時落後了五分。

　　1班的女生急得加油聲都高了不少。

　　陳若星還是第一次正兒八經地看籃球賽，不知道一場比賽可以讓大家這麼投入。

　　“衛凜怎麼還不上場啊？”

　　“1班想留着他下半場力挽狂瀾吧。”

　　“衛凜三分很準的，我和靜語前两天看過他打球。”

　　肖靜語看着衛凜的方向，“大家別急！最精彩的點估計都在下半場。”

　　“對了，靜語，我今天在食堂可是聽到衛凜和他們班班長說起你了。”

　　肖靜語微微一笑，“你聽錯了吧，我和他並不認識。”

　　“你可是我們院花，他怎麼可能不認識你！”

　　肖靜語笑笑，“看比賽吧。”

　　上半場結束，2班領先1班8分。

　　中場休息，許落落順手拉着陳若星下去，來到了衛凜前方。

　　陳若星一臉茫然。

　　衛凜正在和隊友商量下半場的策略，看到她，皺了皺眉，又問道：“還有沒有水了？”

　　陳若星：“……有！”

　　“我一會兒要喝。”

　　陳若星謹遵他的吩咐，立馬點點頭。

　　衛凜嘴角微微一動，隨手把手裡剩下的半瓶礦泉水塞到她手裡。他彎下腰，系著鞋帶。

　　場上不少目光都集中在兩人身上。

　　“那就是陳若星？”

　　“她和衛凜關係很好嘛！”

　　“陳若星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啊！”女生說完，趕緊補充道，“不過還是沒靜語好看。”

　　肖靜語很早就認出了陳若星，她見過好幾次陳若星的照片，上課的時候也碰到過她。她總是安安靜靜的，話很少，可是卻讓人忍不住去打量。她知道，這次院花評比，陳若星的投票一直很高，最終第投票數第二多。相比她開學作為新生代表發言，已經擁有一波好感，其實她似乎並沒有贏陳若星。

　　“衛凜上場了！”

　　大家的目光聚焦在衛凜身上，他作為1班的主心骨，大家拿到球以後自然而然地傳給他。衛凜一件進了三個球，瞬間讓場上的氣氛燃燒起來。

　　“衛凜加油！衛凜加油！”

　　賈嘉她們也跟着喊出來，“衛凜加油！衛凜加油！”

　　陳若星抿着嘴巴，一直沒動，內心卻情不自禁地有一個聲音：加油！

　　衛凜在場上奔跑着，举手投足間意氣風發。“一辰——”他喊了一聲，突然跳起來。

　　關旭一直盯着衛凜，眼睜睜地看着衛凜進球。這會兒他衛凜又要投球，他下意識地往前一撞。

　　衛凜原本就是假動作，他並不打算傳球，而且直接投球！

　　“又是三分球！”

　　籃球在空中劃出一個優美的線條，撲通一聲進入了框中。

　　與此同時，裁判的哨聲響起。“6號犯規！”

　　衛凜又獲得了罰球機會。只要這一分進了，1班就要反超了！

　　陳若星感覺到心都提到嗓子口了，她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了緊張。

　　“進！進！進！”賈嘉嘴裏嘰里咕嚕地念着。

　　衛凜輕輕拍了兩下球，抬起手輕輕一拋，球進了！

　　場上場下一陣沸騰。

　　那以後，2班開始全力嚴防衛凜，兩三個都在盯着他！

　　這也沒辦法。

　　看場的女生們急得不行。

　　就在這時，關旭在防守衛凜時突然沒控制住力道，直接把衛凜撞到在地。

　　比賽暫停了。

　　衛凜被扶起來。

　　1班的男生衝上去，“關旭你會不會打球！”

　　關旭剛站好，就被他們推了幾步。“如果我犯規，裁判會判。”

　　“輸不起就不要玩！”

　　衛凜開口：“是地上有汗水，他滑了一跤！”

　　章一辰問道：“你怎麼樣？”

　　衛凜知道他的右腳踝剛剛被撞的不輕。

　　劉宇檢查了一下，“是不是撞到右腳踝了？你不能繼續比賽了，得去醫院拍個片子。”

　　衛凜看了一眼比分。

　　“放心！我們會守住的。”幾個大男生相互抵抵拳頭。

　　衛凜笑了一笑，“加油。”

　　衛凜一下場，看比賽的女生更加擔心了。

　　“怎麼回事啊！關旭這是故意的吧？”許落落擔憂地說道。

　　“衛凜太強了，他們也不能這樣吧！”賈嘉吐槽。

　　“球場上受傷是人正常的事，姚明也受過傷！你們別含血噴人好嗎？”2班的女生一臉的氣憤！

　　“關旭之前就犯規過一次了，這次還不是故意啊！”

　　“他要是故意，裁判能不判嗎？你不懂比賽就別看。”

　　陳若星拉着賈嘉，沒想到賈嘉看着溫柔，這會兒說話的氣勢洶洶。“嘉嘉，冷靜一下。”

　　肖靜語也開口：“我相信這是意外，大家都不要因為一場比賽傷了感情。看看衛凜有沒有事吧？”

　　陳若星和肖靜語四目相視。

　　陳若星神色平靜，“嘉嘉，我得走了，我們一起出去吧。”

　　“就是！與其在這裏爭，還是去關心一下你們班衛凜吧。”

　　大家出來后，賈嘉一臉不高興，“2班的那幾個人越看越討厭！”

　　“好啦！肖靜語說的沒錯。我們去看看衛凜吧！”許落落說道。

　　陳若星看了看時間，“我得去咖啡廳了。”

　　“我們再和你聯繫。”

　　陳若星沖他們揮揮手，趕緊走人了。

　　咖啡廳今天客人不多，陳若星學會了做摩卡，還拉了一個愛心。她頓時很有成就感，臉上不由得浮出了一絲笑容。

　　代珂也不吝嗇誇讚，“做的很漂亮。”她這些天進步很大。

　　陳若星輕輕說道：“是啊。”

　　代珂笑着，“八點了，你也回去吧。”

　　陳若星拿起手機，看了看時間，順便看了下微信，發現群里信息显示數：100 。

　　她快速地瀏覽了一遍，才知道衛凜去醫院拍了片子，右腳踝扭傷！

　　陳若星原本計劃回圖書館看書的，可是她現在猶豫了，要不要關心一下衛凜？

　　她一路糾結，到了學校門口，終於給衛凜發了一條信息。

　　“保重！”

　　衛二少一個人孤零零在公寓里，看到這兩個字時心口一塞。陳若星就用這兩個字打發他啊！

　　他咬牙切齒，撥通了陳若星的電話。

　　陳若星一看到他的來電，站的筆直。“喂——”

　　“是我！”

　　“嗯。”

　　“我在家，你過來。”

　　回應他的是沉默。

　　“我晚飯還沒吃！你那不是有鑰匙嗎？”

# 第16章

　　陳若星一想他受傷了, 飯也沒吃，覺得挺他可憐的。再一想到了衛家對她的照顧，頓時那一點小猶豫瞬間消失了。“我……我過來。”

　　衛凜輕輕應了一聲, “星河花園2棟601。”

　　陳若星咬咬牙, “你想吃什麼？我可以在路上買。”

　　“白粥。”衛凜回道。

　　陳若星也是知道，扭傷摔傷應該喝骨頭湯才對。“好的。”

　　學校附近有家店，陳若星路過時進去買了一份白粥，又要了兩份小菜。十分鐘后, 她來到了星河花園。

　　小區門衛問了幾句, 又給衛凜打了電話, 才讓她進去。

　　“2棟就在前面！”

　　“好的，謝謝您。”

　　陳若星進了單元樓，進了電梯, 很快找到了衛澈的公寓。

　　衛凜已經為她打開了門, 明亮的光線從室內照出來。

　　陳若星暗吸了一口氣，抬手輕輕敲了兩下門。

　　“進來。”

　　陳若星走進去, 一時間手足無措。一眼望去，公寓寬敞，裝修簡單，卻十分的舒心。

　　衛凜換了一身灰色的休閑服，乾淨爽朗。他的衣服應該都是牌子的，衣服簡單, 胸口只有一個簡單的標誌。

　　陳若星不認識品牌, 不過也猜到是個很貴的牌子。

　　他倚靠在一邊牆角, 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陳若星悄悄瞥了他一眼，“我買了粥。”

　　衛凜神色微微一轉，“謝了。”

　　陳若星把粥放到餐桌上，她握了握手，“你的腳好些了嗎？”

　　衛凜涼涼地說道：“醫生說要休養一段時間，暫時不能走路。”

　　“那這幾天上課怎麼辦？”陳若星第一想到的就是這個，影響學習就不好了。

　　真是個愛學習的好學生！衛凜還以為她會擔心舞蹈節目呢。“找人來接我唄。”

　　陳若星想想也是。

　　這時候衛凜的手機響起來，他一看竟然他大哥打來的。

　　“喂，大哥——”

　　“你受傷了？腳怎麼樣了？”

　　“你怎麼知道？”

　　“我剛剛和若星通過電話，她說的。你的腳以前就受過傷，怎麼還這麼不小心！”

　　衛凜掃了一眼陳若星，“大哥，我知道了，你怎麼這麼啰嗦了。”

　　衛澈抬手揉了揉眉心，“我一會兒過來。”

　　“別！我真沒事！你過來就是折騰我！有陳若星在，我有什麼事讓她幫忙。”

　　衛澈輕笑了一下，“對若星好些，怎麼也是你名義上的未婚妻。”

　　要不是陳若星在現場，他肯定要懟衛澈的。

　　衛凜的臉倏地一熱，“掛了！”

　　掛了電話，他立馬看着陳若星，語氣緊繃繃的，“你把我受傷的事告訴大哥了？”

　　陳若星咬着唇，“嗯。”她也察覺到衛凜的不悅。

　　“以後我的事不用和他彙報。”他一字一字的交待。

　　陳若星低下頭，“對……對不起。”聲音弱弱的。

　　衛凜舔了一下嘴角，“你怎麼那麼相信我大哥？”

　　陳若星抿着嘴角沒說話。她知道自己多事了，心裏澀澀的，不由得紅了眼。

　　“哎，我又沒說你什麼？你……哭了？”衛凜察覺到她的不對勁，語氣也緊張了幾分。

　　陳若星轉身要走。

　　衛凜一把拉住她的手，她要跑了，兩人之間又說不清了。“我大哥不是讓你照顧我的嗎？我餓了。”

　　陳若星一動不動。

　　衛凜鬆開手，單腿跳了幾步，坐下來。他慢條斯理地打開了袋子，競全是白粥，他又翻了下，除了白粥什麼都沒有。

　　不對，還有兩袋小菜。

　　烏江榨菜！呵，真是有心了。

　　“廚房有碗，幫我拿個碗。”

　　餐廳一片安靜，過了三十多秒，陳若星終於動了。

　　衛凜輕輕吁了一口氣，女孩子的心思可真多，動不動就生氣！

　　陳若星從櫥櫃拿了碗和筷子，準備幫他盛粥時，衛凜突然也抬手了。他的手恰好抓住了她的手。

　　陳若星立馬縮回手。

　　女孩子的手軟軟的，她的手生的漂亮，纖細有度，指甲修剪的乾乾凈凈，還挺可愛的。衛凜也是尷尬不已，“謝謝，我自己盛。你去看電視吧。”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她是想回宿舍的。

　　“你要是想回去就回去吧，我也沒多大的事，就是不能走路而已。”衛凜喝了一口粥，真是難吃！米不好，熬的火熱也不夠。他吃了一口就沒胃口了。

　　偏偏陳若星正看着他，他只有繼續吃了。

　　陳若星思索了半天，決定再待一會兒。

　　等衛凜喝完了粥，已經是半個小時后了，她把餐桌收拾乾淨。

　　衛凜在一旁看着，“你在家也幫你阿婆做事？”

　　“不常，阿婆不讓。”

　　“我聽說，你阿婆和我阿婆以前是好姐妹。”所以兩人的媽媽才會認識。

　　陳若星點點頭，這些她也知道。“你知道我媽媽嗎？”

　　衛凜愣了一下，“不知道。”

　　陳若星臉上一閃而逝的失望。

　　“這些年你媽媽沒去過潿舟？”衛凜問道。

　　陳若星搖搖頭，“她在江城。上次，我問過大哥，讓大哥幫我找下我媽媽。”

　　“現在信息這麼發達，找個人很容易。”

　　陳若星眨眨眼，看來是媽媽可能不想見她吧，所以衛澈大哥才一直沒有回復她。

　　“行了，我幫你找。你媽媽叫什麼名字？”

　　“陳紫黎，紫色的紫，黎明的黎。”

　　“多大了？”

　　“36歲了。”

　　衛凜一愣，也就是說她媽媽18歲就生下她了。

　　陳若星赧然，她自然也猜到了衛凜的想法。

　　衛凜輕輕咳了一聲，胡扯了一句。“你媽媽很年輕，挺好。”

　　陳若星尷尬不安的情緒瞬間被他的話打消大半，未婚先孕，畢竟不是什麼好事，而且她還是父不詳。

　　這個晚上，好像是他們認識以來說的最多的一次。她不再那麼緊張，他也再那麼難以接近。

　　時間不知不覺到了十點，窗外依稀可見星星點點的光澤。天黑了，人也慢慢回家了。

　　每到這個時候，她總會很想念阿婆阿公。

　　衛凜起身，“走吧，我送你回去。”

　　陳若星有些不相信自己聽到的。“不用！你的腳……”

　　衛凜硬邦邦地說道：“送你下樓。”

　　陳若星覺得自己又不是小孩，可是看衛凜堅持的樣子，她也不好再說什麼。

　　兩人一起下樓，陳若星順便把垃圾丟了，衛凜在一旁。

　　這時候一對六七十歲的老夫妻走過來，“你們是新搬來的？”

　　衛凜看着老人點了一下頭。

　　老夫妻緩緩散步，老頭邊走邊搖搖頭，“現在的家長真是太縱容孩子了，這才多大，就同居了！江大的學生真是一屆不如一屆。”

　　陳若星走過來，聽到這句臉色頓時一變，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衛凜往前走過去，“老師傅，你誤會了！”

　　老太太一臉尷尬，“我家老頭就是這壞脾氣！一輩子改不了。”

　　衛凜看了一眼陳若星，“她是我妹，我腿扭了，她來給我送吃的。”

　　“哎呦，那你父母真是福氣，兒子女兒都這麼好看。”

　　衛凜輕笑了一聲，拉着陳若星一下。“走了！”

　　陳若星跟着衛凜出了小區院門，她低聲叫了一聲，“衛凜——”

　　衛凜回頭。

　　暗夜中，陳若星可以清晰地辨認出他的眉目。“我自己回去吧。”

　　衛凜看了她一眼，“到宿舍給我發條信息。”

　　陳若星一愣。

　　衛凜道：“快回去吧，女孩子大半夜不要在外面瞎晃。”

　　陳若星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你好像我阿公。”

　　衛凜：“什麼？”

　　陳若星：“再見！”

　　不是保重就是再見，說話硬邦邦的，就這性格，哪個男生會喜歡喔！

　　陳若星回到宿舍，許落落換上舞蹈服，正在練舞步。

　　那兩人一邊吃着薯片一邊看着。

　　賈嘉：“若星，你回來了啊。”

　　許落落：“快看這是我買的連衣裙到了，怎麼樣？”金色的露肩連衣裙，材質摸上去又滑又軟。許落落身形高挑，身材又好，穿上裙子就像公主一般。

　　陳若星這才擔心起來，衛凜受傷，她怕是也不能參加表演了。“很漂亮。”她真心實意的說道。

　　孫亦諾嘆口氣，“衛凜腳踝受傷，若星沒了舞伴，怎麼辦？”

　　賈嘉：“再找個男生呢？隨便跳跳。”

　　孫亦諾：“說的容易。也得兩人能配合好吧。”

　　許落落擔憂道：“若星你沒事吧？”

　　陳若星道：“沒事，以後還有機會參加節目。”說來她報名參加節目也是想逼迫自己多和同齡男性接觸，但是目前來看，收效甚微。

　　許落落問道：“你下午去見那位老師後來怎麼樣了？”其實大家都有些疑惑，為什麼她被安排去見心理學老師了。

　　陳若星思索着幾秒，她坦然地看着三位舍友，“有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們。”

　　那三人頓時神色緊張起來。

　　“我有社交恐懼症。”

　　“可你和我們在一起很好啊？”

　　陳若星無奈一笑，“我只對同齡的男性才會出現這種癥狀。”

　　“難怪！”這會兒大家都理解了，為什麼有時候陳若星會突然不自然，和男生說話也不看別人的眼睛。

　　“你去見老師，老師怎麼說？”

　　“其實主要是心理問題，只要我克服了，就可以正常和男生交流的。”

　　“若星，你別擔心，以後我們幫你。這沒什麼，我以前特別討厭上課举手發言，我就告訴自己這也沒什麼，不就是說話嗎？把同學當空氣。”賈嘉分享着自己的經驗。

　　“好，我會努力的。”

　　許落落沉思道：“可你和衛凜好像還是可以正常說話的啊？”

　　陳若星後知后覺，其實這段時間下來，她和衛凜之間確實好了很多。

　　許落落：“要不你找衛凜，你們多接觸一下，看看你的癥狀會不會好點？”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她實在不想麻煩衛凜了。

　　賈嘉道：“若星怕麻煩衛凜吧？”

　　陳若星立馬點點頭。

　　“也是。衛凜的女粉多，你要是和他在一起，估計大家都會關注你了。”

　　陳若星把東西放好，便去洗澡了。

　　等她洗漱好，又看了一會兒書，才拿過手機。

　　這一看，衛凜已經給她發了八條信息了。

　　10點12分：到宿舍給我發條信息。

　　10點18分：到了？

　　10點30分：？

　　10點40分：陳若星？

　　10點47分：你人呢？

　　10點50分：？？

　　10點55分：？？？

　　10點58分：陳若星，回信息！

　　陳若星一時間也慌了，飛快地回道：我剛剛看到信息，我到宿舍了！

　　幾秒過後，衛凜回復：呵，我以為你被狼叼走了！

　　陳若星：對不起，讓你擔心了。

　　衛凜沒再回復她，她輕輕嘆了一口氣，看着屏幕出神。

　　夜深了，學校也慢慢歸於寧靜。

　　空曠的小路上，一個高瘦的男生緩往回走着。

　　這麼長的時間，她都沒回復他。剛剛他真擔心陳若星路上出了什麼意外。

　　傻乎乎的悶葫蘆，萬一給人騙了，拐賣了怎麼辦？

# 第17章

　　第二天上午三節經濟學課, 陳若星早早地去佔了一个中間的位置。

　　她一邊吃着麵包，一邊翻着書。

　　大家陸陸續續地來到教室。

　　衛凜昨晚一夜沒睡好，胃疼的他根本無法入睡, 公寓里什麼葯都沒有。

　　一進教室, 他看到了陳若星的背影，他今天穿了一件黃色的針織衫，真像顆星星。他走過去，坐在了她的身後。

　　陳若星小口小口地吃着麵包, 眼睛就差黏在書上了。

　　衛凜從書包里拿出了書, 隨意地翻了翻, 頓時覺得無趣。

　　書本上的知識太過死板了。

　　也不知道陳若星怎麼看得進去的？

　　衛凜合上書，拿出手機，打開了股票。暑假的時候, 他就去開了戶, 玩了幾次，倒也小賺了一筆。

　　“衛凜, 你炒股了？”劉宇坐在他旁邊。

　　“隨便玩玩。”

　　“賺了多少？”

　　“十幾萬。”

　　“我去！你牛！今年股市跌得和狗屎一樣，你還能賺錢。”

　　幾個男生都圍過來，大家一起討論着最近股市。

　　陳若星旁邊的位置都人擠佔了，她的書也看不下去，麵包也吃不下了。她剛剛申請了國家助學金，因為經濟拮据, 衣服也不敢買太多。

　　“老師來了！回座位吧。”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 一眨眼, 人都散了。

　　許落落她們掐着點過來，坐好之後，發現衛凜坐她們後面。“咦，衛凜你來上課啦，你的腳怎麼樣了？”

　　“沒多大事。”

　　“那就好！”

　　陳若星從頭至尾都不知道關心一下他。

　　衛凜想，昨晚真是白擔心她了，白眼狼一隻。

　　陳·白眼狼坐的端正，正聚精會神地看着老師呢。

　　老師已經開始上課了，“上節課的作業，讓你們寫了一篇論文，分析了當今經濟形式。大家的論文我都看了，看的出來有些同學很關注經濟，分析的很透徹，也有自己的想法。衛凜的論文就寫得很好，課後發到班級郵箱，大家可以讀一下，相互學習。”

　　人比人真是氣死人。

　　和衛凜這類人一比較，他們確實在起跑線就輸了。

　　課間，學習委員把老師批改的論文發給大家，老師很認真，每個人都寫了評語。

　　陳若星翻開自己的，看到了評分和評語，她的臉色煞白煞白的。她從小學習好，第一次得到60分的評分。

　　“張老真是太嚴苛了，竟然打分。我70分！”

　　“落落多少？”

　　“85。”

　　陳若星煩躁地聽着大家報分數。

　　“衛凜99分啊！”

　　陳若星瞬間坐不住了，把論文折好藏在書里，起身走了出去。

第二節 課，老師講的什麼，她都聽不進去了。她想自己是不是選錯專業了，當初對這個行業一如所知，只是覺得將來可能好找工作，能賺錢，便選了。

　　“這個問題，我找位同學來回答。”老師看了看下面，“那就一號同學吧。”

　　一號同學……

　　陳若星還沒有反應過來，後背就被人推了一下。

　　她站了起來。

　　老師溫和地笑笑，“你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

　　衛凜皺了皺眉，上課走神，被老師當場逮到，也是她運氣不好了。偏偏這個問題，也沒有固定答案。

　　陳若星尷尬地站在那兒。

　　老師：“隨便說說。”

　　陳若星抿着嘴角，不禁搖搖頭。

　　老師也沒責怪她，“一號同學有點緊張。大學的課堂已經是暢所欲言，你們啊要學會改變自己。有沒有同學想說說看的？”

　　有人站起來，侃侃而談。

　　陳若星坐下來，一直埋着頭，心情跌落到谷底。

　　許落落安慰道：“沒事，我也不懂。”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我感覺我好像選錯專業了。”其實她更喜歡的是文科。

　　“別想太多，你現在只是還沒有適應大學生活。大學可能畢竟和高中課程不一樣的，很多需要自學。”

　　下課後，陳若星慢吞吞地收着書包。

　　衛凜也沒走，“今天晚上去練舞。”

　　陳若星轉過頭，“可你的腳不是……”

　　“我沒事！跳舞又不需要使勁。”衛凜看着她，“既然選擇了就不要輕易放棄。”

　　陳若星沒說話。如果有些事情明知道不可能，還是早點放棄吧，不然也是徒勞。

　　兩人一起出了教室。

　　衛凜走路有些慢，不過還沒到一瘸一拐的地步。“你要去哪？”

　　“去圖書館。”

　　“正好我也要去。”

　　兩人一起去圖書館，陳若星要去借心理學書，衛凜什麼話也沒說，跟着她走着。

　　到了三樓，陳若星突然腳步一頓。

　　衛凜問：“怎麼了？”

　　陳若星：“司教授。”

　　衛凜望過去，“他啊。”

　　陳若星：“你認識他？”

　　衛凜：“司哲，心理學教授。司哲的小姑父是我媽的同學。我們兩家有走動的。你怎麼也認識他？”

　　陳若星想了想，“學校安排了司教授給我做心理疏導。”

　　衛凜有些意外，陳若星竟然主動去看心理醫生來，而他竟然什麼都不知道。儼然，在不知不覺間，他已經把她划入了自己的領域。

　　司哲和同事說完話，看到兩人，朝他們走來。

　　“衛凜——”

　　“司教授。”衛凜恭恭敬敬地喊道。

　　司哲扯了一抹笑，“我記得你以前可是喊我名字的。”

　　“那你現在是我們學校最年輕的教授。我可不敢放肆。”

　　司哲看向陳若星，“來借書？”

　　陳若星點點頭，“司教授您好。”

　　司哲道：“對心理學有興趣？”

　　陳若星：“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的情況。”

　　司哲想了想：“《心靈，自我與社會》你查一下這本書還在不在管內。”

　　“好的。”

　　衛凜不動聲色，他倒是借了一本這書。

　　司哲點點頭，“我先走，這幾天我不在學校。有什麼事可以打我電話。”

　　“謝謝您，司教授。”

　　衛凜不以為然。

　　陳若星真的聽司哲的話，找了一圈也沒找到那本書。她在書架前，一本一本認真的看着。

　　衛凜在她的一旁，她神情專註，因為找不到書，不時咬咬嘴巴。夠不着書時，還踮起腳尖，努力往上看。

　　衛凜抬手，手輕輕地擱在最上面的書上。“上面沒有你要的書。”

　　陳若星失望，“應該就在這裏的。”

　　衛凜：“可能管理員還沒有把書放過來。看看別的書就是了。心理學家很多的，像弗洛伊德、榮格啊。”

　　陳若星沉思，“可是那是司教授推薦的。”

　　衛凜：“我說的都是心理學大師！”

　　陳若星沒找到那本書還是有些失落，她再次踮起腳尖，想要再確認一下。

　　衛凜懶得在這裏了，剛要走，陳若星腳下一歪，身子突然往右倒去。

　　衛凜長臂一伸，拉住她的肩頭，一把拉住她，陳若星整個人撞到了他的胸口。

　　時間好像靜止了一樣。

　　陳若星從來沒有和男孩子這麼靠近過，她的手緊緊地抓着衛凜的手臂，她的臉貼在衛凜的胸口，一陣溫暖的氣息，她並沒有排斥。

　　她定在那兒。

　　衛凜扯了扯嘴角，語氣玩味。“喂，你還想抱我多久？”

　　陳若星慌亂地退了兩步，“對不起！”她低下頭，白皙的皮膚似染了一片紅霞。

　　衛凜面色不改，喜歡他的女生不少，平時敢靠近他的可沒有幾個。“你還要不要找書了？”

　　陳若星連連搖頭。

　　衛凜輕笑，這會兒怎麼和小媳婦一樣了。

　　陳若星心跳還是很快，手也緊張的在顫動，她知道如果自己這會兒開口說話，聲音肯定也不對。

　　兩人一起出了圖書館，陳若星手裡抱着三四本專業書，衛凜肩頭背着他的黑色書包。

　　“你要找的書我有。”

　　陳若星終於抬頭了，她眨了眨眼，清澈的眸子瞬間有了光澤。

　　衛凜笑着，“在我家裡。周末給你。去吃飯吧。”

　　陳若星咬着牙，可她沒打算和他一起去吃飯。

　　衛凜：“我腳這樣，你讓我自己去打飯嗎？”

　　好像也是喔！可他這樣，為什麼要跟她去圖書館？

　　陳若星咽下去疑問，和他一起來到食堂，找了一個餐桌。

　　衛凜坐下來，“我想吃糖醋排骨，一個雞腿，你看着有什麼蔬菜，隨便來兩個。”說著他把飯卡遞給她。“辛苦了。”

　　陳若星：“……我有飯卡。”他把她當什麼人了？貼身丫頭？！

　　衛凜：“我從來不讓女生請客。”

　　陳若星嗯了一聲，轉身去打飯了。

　　衛凜看着她遠去的背影突然一陣頭疼。

　　不多說，有人過來。

　　“同學，這有人嗎？”女孩子柔聲問道。

　　“有人！”衛凜冷冷回道。

　　女孩子臉色一僵，“可你旁邊還有兩個位置。”

　　衛凜抬眼，輕輕扯了一下嘴角，那意思隨你便。

　　肖靜語拉了拉同學的手，“我們再去找別的位置吧。”

　　女同學很不甘心，衛凜怎麼這樣啊。別人巴不得和她們一起坐呢。

　　“肖靜語，我們這兒有位置。”隔壁桌的男同學招呼道。

　　肖靜語走到隔壁桌，“謝謝啊。”

　　不一會兒，陳若星打了飯回來，真是難為她了。

　　衛二少點了四個菜！食堂的菜量大，餐盤滿滿的。陳若星一手拿着一個餐盤，幸好她力氣有的，不然真不好拿。

　　衛凜沒想到她一次拿了兩個餐盤，也是服了她了。

　　“謝謝。”再一看她的餐盤，又是兩個素菜。

　　陳若星輕輕應了一聲，低着頭吃着飯。

　　衛凜想了想拿起筷子把盤裡的雞腿夾到她碗里。

　　陳若星抬首錯愕地望着他。

　　衛凜輕飄飄地說道：“我突然沒什麼胃口。”

　　陳若星一時沒動。

　　“你不喜歡吃雞腿？”衛凜問道。

　　陳若星搖搖頭，只是她不習慣。除了阿婆阿公，這是第一次有人主動給她夾雞腿。雖然她也知道，衛凜根本不是沒胃口。

　　旁邊一桌的人全程圍觀了這一幕。

　　“難怪不給我們坐那呢，原來兩人在一起了啊。”

# 第18章

　　面對隔壁桌的打量, 兩位當事人猶然未覺。

　　2班那幾個人都傻眼了，衛凜把雞腿夾給了陳若星，兩人之間什麼關係也是昭然了。

　　這也發展的太快了吧！難怪衛凜讓關旭走人, 自己陪陳若星跳舞呢！

　　衛凜這人也特雞賊了！

　　衛凜昨夜胃疼, 確實也沒有什麼胃口，也就吃了幾口菜。

　　陳若星不急不慢地吃着雞腿，回頭看見衛凜餐盤還剩下一半的菜，她的目光落在他的餐盤裡。

　　“怎麼了？”衛凜問道。

　　“你不吃了嗎？”

　　“不想吃了。”

　　陳若星皺了一下眉, 小時候, 她一開始也會剩菜剩飯, 不想吃。很奇怪，阿婆從來不會縱容她這些，第一次不吃打了她的掌心, 然後第二頓就不給她吃飯。幾次之後, 陳若星也學乖了，再也不敢剩菜剩飯了。

　　有一次, 她去同桌家裡玩，在同桌家吃飯。同桌不想吃了就和媽媽撒嬌。

　　同桌媽媽就說：“不想吃就不吃了，回頭再吃點水果。”

　　陳若星沒有和爸爸媽媽相處過，她也不知道正常家庭里父母怎麼對孩子的。有一段時間，她還想過離家出走，當然, 也只是想想。

　　衛凜見她不說話, “我再吃幾口。”她不會覺得他鋪張浪費吧。衛家雖然很有錢, 不過對兩個孩子的教育還是很嚴苛的，衛凜兩歲就會背《憫農》了。

　　陳若星突然開口：“不想吃就不要吃了。”

　　衛凜挺詫異的，這話能從她嘴裏說出來。他勉強吃了大半，和她一起把餐盤放好，各回各的地兒了。

　　過了两天，衛母給陳若星打來電話，讓她這周和衛凜一起回家，不然她就到學校來接她。

　　陳若星沒辦法推辭。

　　周五下午放學后，她收拾好書包，和許落落她們也說了一聲，這周末她去親戚家。

　　那三個人都一臉壞笑，“去吧去吧。”

　　陳若星回頭，已經不見衛凜的蹤影了。她看了看時間，唐阿姨說讓小楊叔叔五點到校門口接他們的。

　　這會兒還有半個小時，時間充裕，她不急不慢的走着。

　　衛凜早一步到了校門口，看到了自家的車。“楊叔——”

　　“怎麼就你一個人啊？”

　　“陳若星在後面吧。”

　　楊叔心想，衛凜真是不體貼，也不知道等等女孩子。

　　衛凜上了車，搖下車窗。

　　正是周五放學時間，不少學生今晚都出去活動了。這時候有人走到車前，“衛凜——”正是阮靜。

　　“你怎麼在這兒？”

　　阮靜知道他的課表，所以提早到他們學校來，剛準備給他打電話，就看到衛家的車了。高中時期，衛凜就常坐這輛車上學，所以她認得。

　　“我來找你啊。你要回家嗎？”

　　衛凜點點頭。

　　阮靜眸光一轉，“那算了，我也回家吧，能不能帶我一程啊？”

　　同學一場，衛凜自然沒有拒絕，阮靜準備拉後車門時，衛凜開口：“你坐前面吧。”

　　阮靜一愣，卻沒有問。

　　車子一直沒走。阮靜終於安耐不住了，“還要等誰嗎？”

　　衛凜揚眉，“我同學。”

　　楊師傅提醒道：“要不要打個電話給若星？”

　　衛凜道：“她認識我們家的車。”

　　楊師傅笑了一下，心裏腹誹，直男啊直男。

　　十分鐘后，那個清瘦的身影終於出現了，左右張望。

　　衛凜打開了車門，緩緩走下車。

　　隔着一條馬路，兩人各站在一端。

　　陳若星望着他，陽光的少年等待着她。她一步一步朝着他走過去。

　　等走近了，衛凜瞥了一下嘴角，“你怎麼這麼慢。”

　　陳若星看看時間，“還沒有到五點啊。”還有十五分鐘呢。

　　上了車，她才發現車內還有人。她很快想起來了，這是軍訓時來找衛凜的那個女孩子。

　　“你好，我是衛凜的高中同學，阮靜。”阮靜甜甜一笑，大方地打着招呼。

　　“你好，我叫陳若星。”她並沒有說她和衛凜的關係。

　　衛凜什麼話都沒有說，一旁的楊師傅啟動的車子，他的嘴角一直憋着笑。

　　半個小時后，就快到阮靜的家了。

　　阮靜回頭，輕快地說道：“我家快到了，下次我再約你們。衛凜謝謝你，楊叔叔辛苦啦。再見了，陳若星。”

　　陳若星點點頭，“再見。”

　　衛凜應了一聲。

　　阮靜下車，車內再次恢復了安靜。

　　陳若星又開始抱緊書包了，好像裏面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人家要搶似的。

　　衛凜放鬆身體靠在真皮椅上，突然開口，“楊叔，我大哥今晚回來嗎？”

　　“小衛總今晚要加班，他幫你媽媽訂了蛋糕。”

　　衛凜點點頭。

　　蛋糕？

　　陳若星心頭突然一緊，難道今晚是唐阿姨的生日？如果是的話，她沒有準備禮物。這樣空手過去，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她糾結了幾分鐘，“衛凜——”

　　衛凜以為自己出現幻覺了。

　　“衛凜——”

　　他坐直了身子，洗耳恭聽。

　　“今天是唐阿姨生日嗎？”

　　“你不知道？”

　　陳若星搖搖頭。

　　“我以為我媽和你說了。”

　　陳若星小聲道：“我沒有準備禮物。”

　　衛凜：“你人去了，比送我媽什麼禮物都開心。”

　　陳若星一臉的糾結，現在去買禮物也來不及了，而且她根本買不起什麼貴重的禮物。

　　衛凜一眼就看出她在想什麼。“我媽也不缺什麼，下回你再補吧。”

　　到了吃飯的餐廳，兩人在服務員的帶領下來到包廂。

　　包廂已經裝飾過了，牆上粘上了“happy birthday”的氣球，充滿了生日的氛圍。

　　唐韻的生日也沒有大辦，來了幾位長輩朋友。

　　衛凜和陳若星一進來，大家的目光都落在兩人身上，尤其是陳若星。

　　衛凜的表姑說道：“這就是若星吧，長得可真漂亮。”

　　衛凜的舅媽也說道：“剛剛他倆一進來，我還以為是衛凜帶着女朋友進來了。”

　　衛凜臉一黑。

　　唐韻笑着：“要是這樣就好了。若星坐我身邊來吧。”

　　陳若星走過去，“阿姨，生日快樂。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禮物下次我再補。”

　　唐韻握着她的手，輕輕拍了兩下，“傻孩子，你能來我就很開心了，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好的禮物。”

　　衛父開口道：“好了，衛太太，可以正式開始了嗎？”

　　唐韻睨了他一眼，她端起杯子，“又一年，謝謝大家的陪伴，大家隨意。”

　　長輩的生日宴，也沒有特別之處，大家一起吃吃飯聊聊家常。飯桌上還有兩個小孩，是衛凜的表弟表妹，七八歲，吃飽了就下了飯桌去玩手機了。

　　許是高興，不知不覺間，桌上的兩瓶紅酒就喝光了。

　　唐韻酒量一般，也喝了兩大杯。

　　等飯局結束，她也有些醉意了。

　　衛父和衛凜在門口送別親戚。

　　陳若星陪着唐韻在一旁休息。

　　“若星，我沒事，也沒醉，就是有點兒頭暈。”

　　陳若星不知道紅酒的後勁這麼大，這會兒衛母大半的力氣都靠在她身上了。她扶着她往一旁的休息區走去。

　　半路時，突然有個男人停下步子，“唐韻——”那人朝她們走來。

　　陳若星不由得看向男人，男子衣着精緻，一看就是事業有成的精英人士。

　　唐韻眯着眼，一時沒反應過來。

　　男子站到他們面前，“沒想到真是你！好久不見了。”確切的說他們之間有18年沒有見了。

　　“韓——”

　　韓銘望着陳若星，“你是唐韻的女兒吧。我是你媽媽的朋友，你媽媽真是一點沒變，這麼多年酒量都沒有變。”

　　陳若星動動嘴角，想解釋，卻被唐韻拉住了手，“星星，我頭疼，陪我去下洗手間。”

　　韓銘說道：“去吧。過幾天我再聯繫你媽媽。”說著，他拿出一張名片。“等你媽媽清醒了，幫我給你媽媽。”

　　陳若星接過，沒有細看，趕緊扶着唐韻去了洗手間。

　　韓銘看着陳若星，“你——”

　　唐韻擰着眉，很不舒服的樣子，抬腳急着往洗手間走去。

　　陳若星歉意地說道：“叔叔，抱歉。”她趕緊去追衛母了。

　　唐韻洗了一把臉，精緻的妝容盡去，人似乎老了幾歲。

　　“唐阿姨——”陳若星拿着紙巾擦着她臉上的水珠。唐韻勾了勾嘴巴，“好孩子，我沒事的。”

　　陳若星陪了她一會兒，直到她的手機鈴聲響了。她一看是衛凜打來的，連忙接通。

　　“你們去哪了？”

　　“我和阿姨在衛生間。”

　　衛凜邊走邊和她說話，“我媽怎麼樣了？”

　　“還好。”

　　衛凜唔了一聲，“我過來了。”

　　陳若星掛了電話。

　　唐韻問道：“是衛凜？”

　　陳若星點點頭。

　　唐韻笑了一下。“若星，你覺得衛凜怎麼樣？”

　　陳若星想了想，“他——人挺好的。”

　　“他啊，脾氣不太好，傲嬌的很，不過心不壞。你們相處久了就知道了。好了，我們出去吧。”

　　沒一分鐘，衛凜來了，“媽，怎麼了？”

　　“沒事，就是頭有點暈。”

　　“您這酒量，下回還是別喝了。”他扶着她的手臂，抬手理了理他母親額角的碎發。

　　“因為我開心啊。”唐韻眸光濕潤，“衛凜——”

　　“什麼事兒？”衛凜望着她媽。

　　衛母臉色鄭重，又看看陳若星。

　　陳若星心頭一顫。

　　衛母華語緩慢卻帶着不容拒絕的堅定，“我一直把若星的媽媽當做我的小妹妹。當年我們說過，如果她生下女孩，就給你做媳婦。”

　　“阿姨——”

　　“若星，別急，聽我說完。我一直希望你能做我們家兒媳婦。我沒忘記和你媽媽的約定。”衛母一字一頓，“衛凜，你要好好照顧若星呀。”

　　衛凜現在那兒，看向陳若星。

　　陳若星卻別開眼，沒有看他。

　　“衛凜——”衛母又叫了他一聲。

　　“知道了。”他語氣輕鬆，“我會照顧她的。”

　　陳若星的眼神迷茫，“阿姨，我——”她不需要未婚夫。

# 第19章

　　後面的話, 陳若星沒有說出口，她是個聽話的孩子，尤其是對她好的長輩, 她自然不會當場拒絕。一方面是性格使然, 另一方面，她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只是，衛母說出這件事後，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和衛凜相處了。

　　不一樣了。

　　當天晚上, 回到衛家, 大家各自休息。

　　陳若星待在房間, 無心做任何事，過了好一會兒，她才起身準備去洗澡, 換衣服時, 發現了口袋裡還裝着那張名片。

　　她仔細看了下名片上的內容，那個叔叔真的是公司的董事長啊。她把名片放好, 想着明天早上交給衛母。

　　等她洗好澡出來，擦頭髮的時候，手機響了。陳若星臉色一喜，“阿婆——”

　　“還沒有睡？”

　　“嗯。阿婆你怎麼這時候給我打電話啊？”陳若星心情突然好了，聲音也歡快了幾分。

　　“今天是唐韻的生日。”老太太記性很好。“我忘了和你說記得給她買份禮物。”

　　“我知道。晚上我和他們一家人一起吃飯的。”

　　老太太應了一聲，“若星, 前些天, 我和唐韻通過電話, 當年你媽媽和她約定過你和衛凜的婚事。”

　　“阿婆——”原來如此，難怪唐阿姨今晚會當著兩個人的面提這件事。她突然覺得呼吸困難，自尊被踩在地下的感覺，甚至不敢想明天該面對衛家人。

　　“既然衛家記着這件事，衛凜也沒有女朋友，你和衛凜好好相處，也是了了我一件心事。”

　　“阿婆，我不着急的。”

　　“等你們畢業結婚，時間也差不多了。”

　　陳若星不知道阿婆為什麼這麼堅持她和衛凜的婚事，“阿婆，我對衛凜沒有別的感情。”

　　“感情也是慢慢培養的，你也不要急。衛凜長得好看，各方面又不錯，你也要珍惜。”

　　“可我——”

　　“若星，你要聽話。你媽媽就是不聽我的話，才走了彎路。”老太太的語氣都變了。

　　陳若星沉默了。從小，阿婆就常對她說，要聽話。她一直很聽話，可是，她也有她的想法啊。她不是木偶。

　　“江城很大，很美，你不要迷失了自己。”老太太囑咐道。

　　“我知道了。”

　　掛了電話，陳若星抱着身子縮在床角。

　　樓下，唐韻洗漱之後，人也清醒了，她一言不發地坐在沙发上。

　　衛父倒了一杯水遞給她，“還不舒服？”

　　唐韻搖搖頭，“你知道我晚上遇到誰了嗎？”

　　衛父好奇，“誰啊？”

　　唐韻定定地說道：“韓銘。”

　　衛父：“他回來了？”

　　唐韻嗤笑，“是啊，回來了，十八年沒見。一見面，若星也在。”

　　衛父也愣住了，“看來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也是他們父女的緣分。”

　　唐韻冷哼，“什麼父女狗屁緣分！他想得美。”優雅的唐女士氣憤的說出了髒話，也是難得一回。

　　衛父笑了一下，“他也不知道有個女兒，這樣不怪他。”

　　“那你說怪誰？”唐韻咬了一下嘴角，“怪我。如果不是我，紫黎也不會認識韓銘了。”

　　衛父攬過她的肩頭，柔聲安慰道：“你又鑽牛角尖了。這事都過去十八年了。”

　　“我只是心疼若星，這麼多年，她沒有得到過一天的父愛母愛，老太太對她又嚴苛。”

　　“那以後等她嫁到我們家，你好好照顧她，彌補她。”

　　“以後的事誰說的准呢，總不能勉強兩個孩子吧，若是他們倆有感覺還好，沒有感情，勉強不來的。”

　　衛父也是無奈，你讓他談生意可以，這些兒女情長，他處理起來實在有些為難。“紫黎現在怎麼樣了？”

　　“她兒子上小學了，她現在也忙得很。”自然忘了她為那個她深愛的男人生下的女兒。人啊，有的別的事轉移一下，就忘了曾經的煩惱了。唐韻也不好說陳紫黎做得不對，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何況，當時陳紫黎也沒得選擇了。

　　衛父怕她又想太多，連忙轉移話題。“衛凜不用愁，倒是衛澈，這麼大了，到現在也沒見他身邊有什麼女孩子。”

　　唐韻想想也煩了，“你兒子眼光高，我也沒辦法。”

　　衛父失笑，“是我的錯。”

　　唐韻看着丈夫，終於露出了笑顏。“早點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陳若星和衛凜同時下樓，兩人在走廊口相遇，氣氛微微尷尬。

　　陳若星眸光閃躲，不自覺地加快了步伐。

　　“陳若星——”衛凜叫了她一聲。

　　陳若星警惕着。

　　“你的頭髮沒梳好，後面還留了一撮。”

　　陳若星立馬抬手摸了摸脖子，果然。她順手扯下來皮筋，一頭長發披在肩頭。她的頭髮有黑又軟，披下來的樣子讓人整個人多了幾分甜美。

　　衛凜一時愣住了，他咽了咽喉嚨，“你應該多吃點，才能長高。” 他比她高了大半個頭。

　　陳若星：“……”高了不起啊！再說了，她高不高，他管的着嗎？

　　衛凜見她不說話，“你不知道嗎？母親的身高對下一代影響很大嗎？我和大哥這麼高，就是因為我媽個子高。”

　　陳若星定定地看着他，又窘又氣，“我又不會嫁給你！”說完下了樓。

　　衛凜摸了一下下巴，這個未婚妻脾氣要改改。

　　吃早餐時，衛母問了幾句。

　　“你們今天有什麼安排嗎？”

　　陳若星沒說話。

　　衛母道：“那若星陪我去逛街吧，順便我也幫你添幾件秋衣。江城的秋天說來就來。”

　　陳若星沒意見，想着順便可以早點回學校。

　　衛凜不動聲色道：“我和她要練舞。”

　　衛母：“什麼舞？”

　　衛凜：“新生晚會的舞蹈。”他看着陳若星，“你不想參加了？”

　　陳若星自然不想放棄，可是現在讓她和衛凜一起跳舞，總覺得怪怪的。

　　衛母笑着：“那好啊，你們就在家練舞，我出去逛，順便幫你們倆買身衣服。”

　　陳若星只好留在衛家。“對了，阿姨，這是昨晚那個叔叔給你的名片。”

　　衛母接過來，“喔，以前的一個朋友，很多年沒見了。不要緊的。你們倆在家好好練習，我就不打擾你們了。”

　　陳若星點點頭。

　　等衛母走後，家裡恢復了安靜。

　　陳若星坐在一旁的沙發邊，臉色深沉，安靜的像一座雕像，不知道在想什麼。

　　衛凜調好音響，喊了她一聲。

　　陳若星抬眸，雙眸像蒙了一層霧。“衛凜——”她現在已經習慣叫他的名字了。

　　“音響好了。”

　　“衛凜，我們的婚事可以不作數嗎？”她的眉心糾結着，自從知道婚約之事，她就一直牽挂着。

　　衛凜起身，“怎麼？你不想？”

　　陳若星沉思了幾秒，點了一下頭。

　　衛凜輕笑，“你以為我想啊。”他的眸子已然沒有了溫度。

　　陳若星輕鬆地呼了一口氣，眸子漸漸清澈，她朝他彎了一抹笑。

# 第20章

　　衛凜這個態度, 陳若星心裏舒坦了。她也喜歡王子和公主的愛情故事，以衛凜這樣的家世條件肯定要找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孩。

　　自此，她看衛凜似乎沒有了負擔, 看他似乎也親切了一些。

　　上午, 兩人練了一會兒舞，雖然兩人形態各異，不過也沒有什麼狀況。陳若星也會關心衛凜，話雖然不多, 還是知道問問他的腳傷。

　　衛凜依舊高冷, “我沒事。晚會你別出狀況就好。”

　　陳若星連連點頭, “不會的。”

　　衛凜看了她一眼，“到時候我可是會真攬着你的腰。”

　　陳若星沉默了數秒，“司教授說, 我是心理問題, 他建議我用脫敏治療法，多和男同學接觸。”

　　衛凜也在書里看到過, 其實他倒是有點好奇，陳若星怎麼會患上這種“病”的。只是她不說，他也不會問了。

　　“那你應該趕緊找個男朋友，說不定就治好了。”

　　陳若星表情認真。

　　“有需要的話找我。”他懶懶地丟了一句，轉身上樓了。

　　午後，衛母滿載而歸, 提了十多個袋子。“你們兩個小孩應該和我一起去的, 店裡上秋裝了, 我給你們隨便買了兩套。衛凜，去試試你的燕尾服。”

　　衛凜皺着眉，“這和我柜子的里那套有區別嗎？”

　　衛母：“當然有區別，這套是印花，你仔細看看。”

　　衛凜不以為然：“就一個節目表演，有必要買嗎。”

　　“當然！你不懂！”衛母懶得理他，“若星，你看看這兩條裙子。”一件紫色，一件黑色，都很漂亮。“喜歡嗎？你看看晚會穿哪條合適？”

　　陳若星現在已經習慣了，“阿姨，謝謝您。”再看一看標價，她只覺得肉疼。

　　衛母笑：“到時候我也去看晚會吧。看到你們不知不覺就想到我們大學的舞會，我和衛凜爸爸就是在舞會上確定關係的。”

　　陳若星眨眨眼，“一定很浪漫。”

　　“對啊。我老是忘記舞步，後來衛凜爸爸過來教我，教着教着，我就成他女朋友了。他比我高兩屆，等我畢業，我們就結婚了。”唐韻是個幸福的女人，大半輩子一帆風順。

　　“我媽媽也是江大的學生。”陳若星突然說道。

　　衛母動作都僵住了。

　　“阿姨，我媽媽當年她在大學怎麼了？”

　　“若星——”

　　“我想見見她。”陳若星一字一頓道，“我知道她在江城。”

　　“是的，她在江城。”衛母咽了咽喉嚨。

　　“這件事是不是讓您很為難？衛澈大哥也說幫我找我媽媽的聯繫方式，卻一直沒有給我。我想他有他的難處。是我媽媽不想見我嗎？”

　　“若星，你媽媽不知道你也在江城。當年你阿婆答應讓你媽媽生下你，就讓你媽媽發誓，要她和你斷絕關係。”

　　陳若星也知道這些。“我只想見見她，並不要讓她認我。”

　　衛母嘆了一口氣，“好。我去聯繫。”

　　陳若星彎了彎腰，“麻煩您了。”

　　衛母摸摸她的臉頰，“若星，人生在世很多事都不能選擇，子女和父母之間也講究一個緣分。”

　　“唐阿姨，我只是想看看生我的人到底長什麼樣，我做夢夢到他們，總是看不清楚他們的臉。”陳若星輕輕說著。

　　衛母心裏揪着疼。

　　當天傍晚，陳若星要回學校。

　　衛母衝著衛凜使眼色，衛凜好像茫然不覺。“衛凜，你今天不回去嗎？”這傻兒子就不知道送送女孩子。

　　“我有點事，周一再回校。”

　　“你們倆不是要練舞的嗎？”

　　“上午練了一會兒，也不需要怎麼再練了。”

　　衛母心裏直嘆氣，自己怎麼生了兩個不省心的兒子。他爸追女生的優點怎麼一點沒有遺傳給他們兄弟倆呢。

　　陳若星離開之後，衛母上樓找衛凜談話。

　　“你和若星怎麼回事啊？怎麼突然這麼生疏了？吵架了？”

　　衛凜合上書，“媽，陳若星的媽媽和你到底怎麼回事？你欠她什麼？”

　　衛母愕然，“你怎麼這麼問？”

　　“不然你為什麼要答應我和陳若星的婚事。”

　　衛母臉色沉下來，“若星長得這麼漂亮，誰不喜歡啊。”

　　衛凜看出來母親的緊張，他笑笑，“你不說，那肯定是了。”

　　衛母知道瞞不過他，她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高大的銀杏樹，再過兩個月，銀杏樹恭弘=叶 恭弘的恭弘=叶 恭弘子就會變成金燦燦。“若星的生父是我同班同學，當年若星她媽媽因為我的關係，認識了她爸爸，兩人在一起了。後來發生了一些事，兩人又分手。”

　　“所以你內疚？”

　　“若星她很討人喜歡的。”

　　衛凜輕笑，他媽媽自然是有內疚成分在裏面。“媽，我和陳若星的婚事，以後別說了。”

　　衛母也知道自己是一廂情願。“兒子，對不起。”

　　衛凜不甚在意，“陳若星非常敏感，您不該提的。”這樣只會把她推得越來越遠。

　　衛母正色道：“我知道了。”

　　衛凜嘆了一口氣，“媽，少看一些愛情肥皂劇，您也不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了。”

　　衛母臉色瞬間變了，被打擊的太深了，“衛凜！你是說媽媽很老嗎？”

　　“大哥要是動作快點，您也可以做奶奶了。”衛凜覺得他媽媽就是無聊了，才會老想着他和陳若星的事。

　　衛母：“你自己也要加油！五十步笑百步。”

　　轉眼到了新生晚會，下午四點，院里負責的老師，學生會的那些人，還有表演節目的同學，大家早早的就過去了。

　　陳若星和許落落已經換好了衣服，賈嘉和孫亦諾正在幫兩人化妝梳頭髮。

　　“兩個小仙女，超好看。”賈嘉說道。

　　陳若星看着鏡中的自己，好像是她又好像不是她，賈嘉幫她編了幾縷辮子，優雅中又帶了點俏皮。

　　孫亦諾道：“若星，你這條裙子真好看，在哪兒買的？”

　　“我也不知道，是阿姨買的。”

　　賈嘉：“是C家的，這件要3000多。這位阿姨可真捨得。”

　　許落落：“這裙子是好看，若星穿着更好看了。今晚一定驚艷全場。”

　　賈嘉：“我們先拍幾張合照。軍訓的合照實在慘不忍睹！宿舍的照片得更新了。”

　　許落落看到章一辰正好在前方，“班長幫個忙。”

　　章一辰有些急躁，“怎麼了？”

　　“幫我們四人拍個照。”

　　章一辰接過他們的手機，拍了幾張。“你們看到衛凜沒有？”

　　許落落：“沒注意啊。”

　　章一辰：“下課之後就沒見到他人。”

　　許落落：“是不是有事啊？你給他打個電話。”

　　章一辰：“手機沒接。”

　　許落落道：“第三個節目就是我們的舞蹈，他不會不來吧。”

　　陳若星一直沒說話，“應該不會的。”

　　“章一辰——”那邊有老師喊章一辰。

　　章一辰匆匆離開，“我先過去了，你們聯繫一下他。”

　　許落落：“等吧。他要來肯定會來的。”

　　陳若星看看時間，還有半個小時，晚會就開始了。

　　禮堂里，大家已經陸陸續續進場。

　　還有十分鐘，衛凜還沒有出現。

　　陳若星拿出手機，撥通了他的號碼，可惜音樂響了很久，那邊也沒人接。

　　賈嘉：“還聯繫不上衛凜嗎？”

　　陳若星搖搖頭。

　　許落落：“別急，他那個人來的早不了。”說這話時，她心裏也沒底。

　　陳若星拿着銀色面具，這是衛凜的。當初他怕弄丟，就讓陳若星幫她保管。

　　七點鐘，晚會正式開始。

　　男女主持人聲音傳到後台，前幾個節目的同學都已經準備好了。

　　“怎麼回事？衛凜他來不來？”一個男生不高興的問道。

　　“他要是不來，我們這怎麼跳？”

　　有人提議：“要不要找關旭來幫忙？反正他也會啊。”大家不由得看向陳若星。

　　許落落皺着眉，“他還沒有消息嗎？”

　　陳若星搖搖頭，“我們這對不上場了。”

　　“哎，真是的。不想跳就不要報名啊。浪費時間。”

　　許落落拍拍她的肩頭，這時候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是空白的。“若星——”

　　陳若星勾了勾嘴角，“沒事的。你們快去準備吧。”

　　第一個節目結束了。

　　陳若星看看手機，什麼信息都沒有，她心裏已經有了答案，衛凜不會來了。

　　第二個節目開始了，男聲獨唱《梔子花開》，唱的很好聽。

　　時間一秒一秒走過，第三個節目的人已經站在舞台幕後。

　　來不及了，一切都塵埃落地。陳若星呼了一口氣，已經沒有她什麼事了。她走到禮堂的出口，晚風徐徐吹着，吹動着她的裙角，帶着說不出的憂傷。

　　熟悉的音樂響起，她倚在牆上，看着舞台。

　　男生穿着燕尾服，女生穿着長裙，隨着音樂輕盈的轉動，華爾茲的舞步，華麗典雅。

　　陳若星眯着眼，說不出什麼感覺。

　　她想着衛凜陪她練習的時光，明明就在前两天而已，他怎麼就不來了。

　　終於，音樂結束，這支舞也結束了。

　　場下掌聲陣陣。

　　陳若星一手提着裙子出了禮堂。

　　今晚的月亮又圓又亮，此刻的校園一片安靜。

　　她走了幾分鐘，突然聽見有人叫她。

　　“陳若星——”聲音隱約有些熟悉。

　　陳若星回頭，看到了司哲。“司老師——”

　　司哲打量着她，“新生晚會表演節目了？”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並沒有細說。

　　“這麼早就出來了？不再多看看。”司哲問道。

　　陳若星：“我並沒有表演節目。”

　　“怎麼了？”司哲柔聲問道。

　　陳若星深吸一口氣，“我的舞伴沒有來。”

　　司哲看到女孩子眼底藏着的失落，“大學里表演的機會還很多。你最近怎麼樣？”

　　“我感覺到了大學，比以前好多了。我敢和男同學講話，只是心裏還是會緊張。”陳若星輕輕說道，聲音悶悶的。

　　“別給自己太多的壓力。或者說，你以前的環境給你的壓力太大了。”

　　陳若星咬咬牙，“司老師，我和你聊天也算是治療嗎？”

　　司哲悶聲一笑，“你覺得呢？”

　　“我感覺和你說話，我一點心理負擔也沒有。司老師，今晚上我參加的是第三個節目《愛的華爾茲》，小時候我很喜歡跳舞，所以這一次我想試試，可是沒想到我最後我還是沒有機會。”陳若星嘆了一口氣，她低着頭，抬腳往前走。裙子尾部有些長，一個不留神，她就踩了一腳，差點被絆倒，幸好，司哲扶住了她的手臂。

　　司哲：“小心。”

　　“謝謝您，司老師。”陳若星重新站好。“司老師，您要去哪？”

　　“回家。”司哲說道。

　　陳若星赧然：“那您先回去吧。”

　　“我還沒有吃飯，你有沒有時間，陪我一起吃個飯。”

　　陳若星猶豫。

　　“老師請客。”司哲玩笑道。

　　“好啊。”

　　兩人來到學校門口一家餐館，餐館很普通，一種家常的味道。

　　司哲問道：“魚吃嗎？”

　　陳若星：“司老師，我不餓。”

　　司哲笑道：“簡單的吃一點，就當陪我。”說著他叫來了老闆，點了一條清蒸鱸魚，兩份蔬菜。“再來一份可樂吧。”

　　沒想到可樂是為陳若星點的。

　　“雖然我贊成喝這些，偶爾喝一點也是可以的。”

　　陳若星有些驚訝，“謝謝。”

　　店裡的客人不多，兩人吃的都不多。

　　“你在潿舟長大，那邊盛產海產品，你——”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陳若星的手機鈴聲響了。

　　陳若星一看屏幕显示着衛凜的名字，眉心就皺起來了。

　　“怎麼不接電話？”司哲問道。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按了接通鍵。

　　衛凜的聲音傳來，“你在哪兒？”

　　陳若星一聽到他的聲音，心裏的委屈湧上來，“衛凜，你為什麼沒來？”

# 第21章

　　衛凜沒有回答她的問題, “你在哪？”他再次問道。

　　陳若星側首看着窗外，雙眸一閃而逝的失望。“我在外面。”

　　“我過來找你。”衛凜站在禮堂後排，舞台上正是兩個男生在表演小品, 語言幽默風趣, 台下笑聲不斷。

　　“不用了。我和——司老師在外面。”陳若星緩緩說道。

　　衛凜愣了一下，“你在生我的氣？”

　　難道她不該生氣嗎？既然不能來，為什麼當初要陪她練舞！

　　“沒有！”陳若星咬咬牙，掛了電話。

　　衛凜聽着手機里傳來了嘟嘟的忙音, 他低叱了一聲。他轉身來到外面, 正好看到了他母親。

　　“衛凜, 你去哪了？”衛母特意過來幫兩人錄像的，結果華爾茲舞蹈里根本沒有兩人。

　　“遇到點事。”衛凜扯了一下領口，他穿着白襯衫, 黑色的西裝褲, 外套卻不見蹤影。

　　衛母生氣，“什麼事？”

　　衛凜沒說話。

　　衛母眼尖, 一把抓住他的手，“這裏——怎麼有血？你受傷了？”她擔憂地摸着他。

　　衛凜收回手，“媽，我沒事。”

　　“你不要嚇我，好幾處血。”兒子不是沒有分寸的人，答應了表演一定會來的。

　　“不是我的血！”

　　“那誰的？”

　　“阮靜。她出了一點小事故, 我送她去醫院了。”

　　衛母反應過來了, “所以你來晚了。衛凜啊, 你這回傷了若星的心了。”

　　衛凜道：“我會和她解釋的。”

　　解釋有什麼用？你為了別的女孩子放了若星的鴿子，這個心結哪個女孩子能過得去。

　　餐館里，陳若星和司哲面對面地坐着，兩人偶爾說幾句話，都是司哲起的話題。

　　飯後，司哲結了賬。“走吧，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這裏回宿舍也很近。”陳若星並不想麻煩別人。

　　司哲看着她，心裏感嘆。這個學生確實有些傻氣。她大概不知道，今晚的自己有多漂亮。繞是司哲平日見多了美女，在剛剛那一刻看到她時，還是驚艷了。

　　“雖然現在社會治安穩定，但是女孩子晚上一個人還是要注意安全。”

　　陳若星想起了阿公，她這些年都是阿公接她放學。雖然她沒有爸爸，但是阿公彌補了那份缺憾。

　　她沒有再堅持。

　　兩個人的步伐不快，像是飯後散步，又像是情侶約會。

　　走了一截路后，司哲停下來。

　　陳若星歪着頭，疑惑地看着他。

　　司哲把自己的西裝外套遞給她，“披着吧。”

　　“不——不用了。”陳若星怎麼敢披着老師的外套。

　　九月底的夜晚，氣溫微涼。她穿着長裙，手臂露在外面，晚風一起，還是有些絲絲涼意。

　　只是陳若星忍得住。

　　司哲抬手，直接將外套披在她的肩頭。

　　陳若星一動未動，他的衣服很大，她穿着就像小孩偷穿了大人的衣服。

　　一路安靜。

　　月亮已經挪了位置，周圍群星圍繞。

　　陳若星走在司哲的右手邊，她的手下意識握緊。不習慣又有些欣喜。

　　很快到了女生宿舍樓下。

　　司哲抬頭看看，“進去吧。不開心的事過去就過去了，凡事往前看。”

　　陳若星點點頭，“司老師，謝謝您。”

　　“國慶後有時間再來找我。”說完，他轉身離開了。

　　陳若星站在那兒久久未動，等她反應過來，衣服還沒有還給司哲時，她拿下外套，立馬加快了速度追了上去，可惜已經不見司哲身影了。

　　她嘆了一口氣，剛準備回去，突然看到對面馬路站着的身影。

　　是衛凜。

　　四目相視，衛凜一步一步朝着她走來。

　　直到兩個之間只隔一步距離。

　　衛凜發現她好像高了一點，為了配這件白色連衣裙，她第一次穿上高跟鞋。鞋子是小羊皮的，又軟又舒適。他媽的眼光確實不錯，丑小鴨變白天鵝了。

　　他來了有一會兒了，看着司哲送她回來，看着兩人話別。她的一言一行根本看不出來她有什麼問題。

　　司哲送學生回宿舍，什麼時候司教授這麼有空閑了。

　　“我找了你很久。”他說。

　　陳若星望着他，抿着嘴角沒說話。

　　“抱歉。那會我有點事，沒能及時過來。”

　　陳若星眨了眨眼，“沒事了。”

　　衛凜扯了扯嘴角，“我——”他的手機響了。

　　他拿出手機，陳若星看到了屏幕上的名字——阮靜。

　　衛凜接通了電話，“怎麼了？”

　　阮靜人已經清醒，卻沒有看到衛凜，心裏說不出的難過。“衛凜，你的衣服丟在這裏了。”

　　“不需要了，扔了吧。”燕尾服拿回來，他也不會穿了。“你好好休息。”

　　“今天謝謝你。”阮靜算算時間，估計他沒有趕上節目表演。

　　“嗯，掛了。”衛凜沒有多言。

　　陳若星卻聽的明白了，她猜想着是不是阮靜出了什麼事，衛凜才沒來的。不過，現在再糾結這些已經沒有意義了。

　　“我回去了。”陳若星交代了一句。

　　衛凜看着悶葫蘆冷冰冰的態度，他的眸光越發幽深，“陳若星，司哲並不是什麼善類。你看到的只是表象，就如你手中這件衣服，外表華麗而已。你還是少和他接觸。”

　　陳若星心裏悶悶的，剛剛那一會兒愉悅的心情瞬間蕩然無存，“司老師對我很好。”

　　“我們家對你就不好？”他反問道。

　　陳若星咬牙，“是，我欠你們家的，以後我會還的。”說完，她氣呼呼地走進院子。

　　衛凜也是鬱悶至極。

　　新生晚會結束，第二天的課程，班上已經有人悄悄回家了。一直到最後的十分鐘，老師突然開口，“今天的內容都是期中考試的重點。”

　　台下的人突然眸子一亮，堅持會有回報的。

　　老師：“沒來的同學，假期后交一篇論文給我。今天我們提前五分鐘下課。”

　　一下課，趕時間的同學立馬走了。賈嘉和孫亦諾都回家，許落落約了高中同學一起去隔壁市旅遊。陳若星要在咖啡廳上班，她提前和衛母說了這事，便沒有再去衛家。

　　衛母聽說她要兼職，心疼不已。

　　衛父倒是讚許道：“若星很懂事，大學生兼職也是正常的，兼職也沒有壞處。”

　　衛母嘆了一口氣，“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我們給她的錢，給她的壓力就那麼大嗎？”

　　國慶七天假期，陳若星在咖啡館過得還不錯，她現在做咖啡的技術嫻熟，對咖啡也越來越了解了，只是她還是不愛喝咖啡。

　　她覺得咖啡的味道太苦了。

　　大家聽她這麼說，還笑話她，開着玩笑說她沒有品位。

　　咖啡廳的時光悠閑，都是年輕的男女。陳若星慢慢地放開自己，雖然在和男生接觸上，她還是會手足無措，不過到底比之前的狀況好太多了。

　　大家都以為她是害羞，誰也沒有發現她的問題。

　　有時候，她也會想，衛凜到底是怎麼發現她的問題的？畢竟她已經隱藏了這麼多年。

　　不過也只是想想，那天晚上以後，她和衛凜再無聯繫。

　　前两天她聽說了，衛凜是因為送同學去醫院才錯過了表演。私下里，大家都說，阮靜是衛凜的女朋友。

　　阮靜在江大附近出了車禍，是衛凜趕過來，把她抱起來，送到醫院的，有人還拍下了照片。

　　倒也沒有人再怪衛凜錯過表演的事，畢竟和人命比起來，錯過節目表演根本不算什麼。

　　陳若星也看到了照片，衛凜的白襯衫上都被染了血，顏色鮮紅，觸目驚心。

　　她心裏說不出什麼感覺，只是靜靜地放下手機。

　　人活着，想得太多隻會增加煩惱。她擁有的本來就少，何必再貪戀原本就不該屬於自己的東西呢。

　　想開了，人也輕鬆了。

　　國慶之後，大學生活又恢復了正常。

　　陳若星除了在咖啡廳簡直，剩下的時間她都在圖書館學習。勤能補拙，確實說的不錯。她沒有電腦，便在學校機房操作，倒也方便。

　　整整一個月，陳若星都沒有去衛家。

　　衛母也感覺到了，給她打電話時，她都以要學習為由婉拒了。

　　那幾天，衛母頭疼不已。

　　衛澈回來的時，衛母把心理話都和衛澈說了，“阿澈，你說我怎麼辦？”

　　衛澈沉吟道：“那就讓若星和陳阿姨見一面。她已經十八歲了，有些事能處理好的。”

　　衛母：“可是韓銘那裡呢？”

　　衛澈思索了一會兒：“韓叔叔那裡不用管，他以前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他能做什麼？認回若星嗎？司家也不會同意的。”

　　衛母沉默，這也是她擔心的。司家人強勢，怕到時候受傷害的還是若星。

　　衛澈安慰着母親，“媽，你也別想太多了。其實，若星找我時，我就知道她的想法了，不然她怎麼會報考江大。”

　　衛母搖搖頭，“這是她的心思，其實，也是她阿婆的心思。”

　　“嗯？”

　　“她阿婆還是希望若星和衛凜能在一起的。”

　　衛澈也笑了，“感情的事最說不準的，這兩人才十八歲，陳家阿婆的想法也太老舊了，不過是你們當年的一句玩笑而已。若星和衛凜若是不想愛，總不能綁着兩人去結婚吧。”

　　衛母沒說話。

　　“媽，我明天下午去找若星談談。陳阿姨那裡，你聯繫一下。”

　　衛母點點頭，“好。”

　　衛澈：“衛凜呢？”

　　衛母揉揉眉心，“他啊，最近不知道在忙什麼？也沒怎麼回家。”

　　衛澈笑笑，“你也別擔心，衛凜有數的。江大和哈佛有交換生項目，他已經諮詢過了。”

　　兩個兒子各方面都很優秀，這點，她還是很驕傲的。

　　這天傍晚，陳若星正在圖書館自習，突然接到了衛澈的電話，她還是有些詫異。

　　“大哥——”

　　“若星，好久沒聯繫了，最近怎麼樣？”

　　“挺好的。”

　　衛澈直接說道：“若星，上回你問我關於你媽媽的事——”

　　陳若星心一擰。

　　“我已經和你媽媽聯繫過了，這個周末你們可以見一面。”

　　等待了這麼多年，這一刻聽到這樣的話，她一點興奮感都沒有。“大哥，謝謝你。”

　　“周末我來接你。”

　　“不用了，大哥，你告訴我地址，我自己坐車過去就可以了。”她不想再依附衛家了。

　　“好。”

　　掛了電話，陳若星站在走廊上一直未動。

　　她不知道她的媽媽長什麼樣？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她願意生下她，媽媽應該是愛她的。

　　一轉身，她看到了不遠處的兩個人。

　　衛凜和阮靜，兩人站在一起真是好看。

　　陳若星徑直地往前走去，她也不想和兩人打招呼。

　　“若星——”阮靜叫住了她的名字，“我剛剛看背影像你，衛凜還說不是！你看我是對的吧。”

　　衛凜沒說話。

　　阮靜笑眯眯的，“若星下周是我生日，我想請你參加我的生日會，可不可以啊？”

　　“抱歉，我沒有時間。”

　　阮靜看向衛凜，“衛凜，你和若星熟，你幫我和若星說一說好不好？”

# 第22章

　　衛凜掃了一眼陳若星, 淡淡開口：“她和你又不熟。”這話卻是對阮靜說的。

　　阮靜一愣，乾乾一笑，“都是年輕人, 一起玩玩也挺好的。若星——”

　　陳若星歉意地看着她, “抱歉，我平時空閑的時間不多。”而且她也不習慣參加聚會。

　　“這樣啊。那以後我再找你。”阮靜甜甜一笑，“衛凜，我們走吧。”

　　衛凜沒說話, 抬腳往前走去。

　　阮靜匆匆和陳若星告別, 追了上去。“衛凜, 你等等我。”

　　兩人來到三樓。

　　衛凜說道：“你找的書在這間。”

　　昨天阮靜給衛凜打了電話，她想來江大圖書館借幾本書，請他幫忙。“你要走了嗎？”

　　衛凜點頭, “我還有事。這是我同學的卡, 你借完以後，把卡放到門衛那邊, 我晚上回去順便拿走。”

　　阮靜咬着牙，“衛凜——”

　　“還有事？”衛凜問道。

　　阮靜一副要哭的表情，“我——麻煩你了。”這裏並不是說話的好地方，等過两天再說吧。

　　衛凜很快走了。

　　他來到自習室，找到了章一辰。

　　章一辰把一旁的書拿開，讓出了位置。“你同學走了？”

　　“沒有, 讓她自己去找書了。”

　　章一辰一臉驚訝, 心裏真的是大寫的服氣。

　　“怎麼了？”衛凜見他看着自己不說話。

　　“難怪你到現在沒有女朋友, 就你這態度，哪個女生願意和你談對象喔。”章一辰玩笑道。

　　衛凜不以為然，“女生事也多。”

　　章一辰：“那你喜歡男生啊？”

　　衛凜掃了他一眼，“你要不要寫論文了？”

　　章一辰趕緊拿過自己的初稿，“你幫我看看。”

　　七八頁紙的論文，衛凜兩三分鐘就看完了。“這上面的數據怎麼來的？”

　　“百度啊。”

　　“數據你再核實一下。”他拿着筆快速地圈圈改改，“還行吧。論文的語言要簡潔明了。”

　　章一辰一看，“你這也太快了。”

　　衛凜抬起頭，“差不多了，你再看看。”

　　章一辰再仔細一看，心裏不由地佩服衛凜。“難怪老師都表揚你，有理有據。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衛凜笑笑，“如果你有一個各方面都非常優秀的大哥，你也會加油的。”

　　章一辰理解了，“看來你壓力不小。”

　　衛凜拿過手機，隨意翻看着。

　　章一辰改了一半，伸了一個懶腰，突然看到了前方那桌。“陳若星——”他低聲念道。

　　衛凜抬頭，“哪呢？”

　　章一辰指了指前方，“她旁邊那個男生誰啊？”

　　“和你我一樣上自習的人。”衛凜回道。

　　章一辰皺着眉，“我看不像。”他咬着筆頭，“醉翁之意不在酒！”

　　衛凜眯着眼，“你想什麼呢。”

　　“你不知道嗎？追陳若星的男士很多。”

　　衛凜真不知道，他硬邦邦地說道：“什麼情況？”

　　章一辰有些鄙視他，不過想到他不住宿舍，不知道也正常。“陳若星在門口那家可可咖啡廳兼職，有人把她的照片放到學校論壇上了，她的代號是“coffee girl”。”

　　“coffee girl？就她？”

　　章一辰不滿他的語氣，“我給你找找照片。”章一辰很快翻到了照片，“你看這帖子的關注度很高，大家已經知道她的班級和專業了。你看照片拍的不錯吧。”

　　那家咖啡廳衛凜也有所耳聞。照片中陳若星穿着店裡的工作制服，正在做咖啡，神情專註，她的氣質本就清純素凈，側顏的效果更加動人了。

　　“怎麼樣？這張照片可以秒殺咱們學校校花了吧。”

　　“就這樣吧。”他淡淡回復道。

　　章一辰嗤之以鼻，“您眼光真高！您是要找個天仙啊，我等着。”

　　衛凜沒有在意他的嘲諷，目光看着前方。

　　那個男生不知道和陳若星說了什麼，陳若星竟然回應了陌生男生。她的恐男症好了？

　　男生突然張開手臂，慢慢靠近陳若星的身旁，一手搭在了陳若星的椅子上。

　　章一辰都傻眼了，“不要臉！”

　　衛凜擰着眉。

　　章一辰慢吞吞地說道：“衛凜，你說他們是在談戀愛嗎？”

　　衛凜突然起身，椅子劃在地板上，一陣刺耳的聲響。

　　周圍學習的同學都抬手看着他，甚至有些人皺起了眉頭！

　　章一辰：“衛凜，你小聲一點。”

　　那端陳若星趁着這個動靜，收拾書包要走人了，她在心裏暗暗吐槽，旁邊座的男生話真多。

　　她回了宿舍，大家見她這麼早回來，有些驚訝。“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

　　陳若星皺了皺眉，“旁邊的男生話好多。”

　　賈嘉道：“有些人就是不自覺，到自習室說話影響別人學習。你應該提醒他，讓他去走廊說話。”

　　陳若星默了一下，沒好意思說，那個男生一直找她說話。

　　許落落輕笑：“怕是人家想和若星說話吧。”

　　陳若星赧然。

　　賈嘉反應過來，也大笑起來。

　　陳若星：“好了，別笑了。”

　　許落落：“話說，你們咖啡店這幾天客人還多嗎？”

　　陳若星點點頭。

　　“你們老闆應該給你加工資。”

　　老闆確實說過，不過陳若星並不太在意。一開始她並不知道，自己的照片被人發到論壇上，後來越來越多的人來咖啡廳，尤其是晚上。她還納悶地問過代珂，“晚上來喝咖啡，他們難道不怕失眠嗎？”

　　代珂當時愣了好幾秒，笑着說了句，“傻氣。”

　　陳若星沒想過，這些人是來看她的。從小，她就是半生最不起眼的一個。

　　許落落道：“看來我們宿舍第一個脫單的應該是若星了。”

　　陳若星笑了一下，“不會的。”

　　賈嘉：“那我們賭一下，我押十塊錢！若星第一個有男朋友！”

　　許落落：“我也是。”

　　陳若星：“我也押十塊錢，賭不是我。”

　　許落落：“等亦喏回來問問她吧。”

　　賈嘉：“我很期待喔。誰贏了請客啊。”

　　三人的臉上都堆着笑容。只是誰也沒有想到，陳若星不是第一個交男朋友的，而是直接訂婚。

　　轉眼到了周末，陳若星和代珂請了假，今天不去咖啡廳。她一大早出門，坐着公交車，一個多小時后她來到了和平廣場。

　　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她坐在廣場一角的木椅上，心不在焉地望着前方。這個周末，雖然氣溫比之前冷了一些，不過今天的太陽溫暖，出來的人很多。

　　陳若星拿出手機，翻出了衛澈給她的信息，上面有她媽媽的手機號碼。

　　這個號碼，她早已背熟了，只是這幾天，她並沒有打這個號碼。原諒她並沒有那麼勇敢。

　　不遠處，衛凜和衛澈坐在車裡。

　　衛澈看了看時間，“還有半個小時。”

　　衛凜沉吟道：“我下去轉轉，大哥你先走吧。陳若星認識你的車。”

　　衛澈：“不礙事。陳阿姨也快到了。”

　　衛凜拉開車門，索性走人。他們也來了很久了，等人實在太乏味了。

　　時間一秒一秒地走過，陳若星也坐了半個多小時。室外的氣溫有些高，她穿着白色套頭衛衣，這會兒漸漸感覺到有些熱。

　　這時候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籃球跑過來，大概是跑累了，他坐在了陳若星的旁邊。

　　陳若星歪過頭看着他，小男孩長得十分漂亮，皮膚白皙，眉目清秀的，衣着又很考究，讓人一眼就很喜歡的孩子。

　　小男孩也看着她，“姐姐，你在曬太陽嗎？”

　　陳若星道：“我在等人。”

　　小男孩笑了，“你在約會嗎？”

　　陳若星眨眨眼，現在的孩子怎麼知道那麼多事？她搖搖頭，“我在等我媽媽。”

　　“喔。”小男孩看看四周，“我媽媽跑得太慢了。”

　　陳若星看着他額角流淌下來的汗珠，下意識地從包里拿出了面紙，想要幫小男孩擦擦汗。

　　“辰辰——”一個女人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小男孩笑着，“媽媽，你好慢喔。”

　　女人穿着一件淺咖色的風衣，身形優雅，打扮的時尚又精緻，看樣子也不過三十多歲而已。“又調皮了！媽媽不是說了嗎，不能亂跑。”

　　“我又不是小孩子。”

　　女人拉過兒子的手，小心翼翼地擦着他額角的汗，又把他的外套解開。“走吧。時間快到了。”

　　小男孩回頭沖陳若星無聲地揮揮手。

　　陳若星慢慢站起來，看着他們離去的背影，她淺淺一笑，這對母子可真好看啊。

　　衛凜在一旁看着這一幕，他瞬間想到了什麼，立馬回去找他大哥。

　　“大哥，你剛剛看到了嗎？”

　　衛澈點點頭，“是的，沒錯。”

　　陳若星已經見到她媽媽了，可惜，她們誰也沒有認出誰。

　　一會兒見面，陳若星怕是要受打擊了。

　　衛凜咽了咽喉嚨，“我過去看看。”

　　衛澈呼了一口氣，“你什麼時候這麼不淡定了。”

　　衛凜無語，索性坐回車上。

　　衛澈揉了揉眉眼，“她總要面對的，而且，若星比我們想象的要堅強。陳家阿婆費心費力養育出來的。”陳阿姨是嬌花，陳若星完全不是。

　　衛凜扯了一下嘴角，“大哥，你真是什麼時候都這麼淡定。”他很期待，到底什麼事能讓他大哥不着急呢。

　　離約定時間還有十分鐘時，陳若星走進了茶社。

　　茶社在廣場四樓，鬧中取靜。陳若星第一次來這樣的地方，出電梯后，差點找不到方向。

　　服務員問道：“您好，請問幾位？”

　　陳若星：“兩位，有預定，姓陳的女士。”

　　服務員瞭然，“請跟我來。”

　　陳若星暗暗吸了一口氣，跟上了服務員的腳步。忽然之間，她看到了剛剛那位母子。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她的心裏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

　　她望着那個女人，她的心緊張地撲通撲通的亂跳着。

　　服務員停下了腳步，“這裏！您請坐，有什麼需要按鈴就好。”

　　陳若星僵在那兒。

　　小男孩倒是驚訝了，“姐姐，是你啊！”

# 第23章

　　陳若星想過很多次, 她和母親見面的情景，媽媽會溫柔地抱着她。可能會哭泣，會難過, 也會激動吧。可她唯一沒有想過自己會這麼平靜。甚至就在剛剛不久前, 她們已經相遇了，可誰也不認識誰。

　　她們是母女，卻如這座城市大多數陌生人一樣。

　　陳紫黎站起來，也有些失措, “若星——”

　　小男孩看看媽媽, 又看看陳若星。“媽媽, 你認識這個姐姐？”

　　陳若星動動嘴角，終於找回了聲音。“你好。”現在她連喊一聲“媽媽”的勇氣都沒有了。

　　陳紫黎指着對面的座位，“坐吧。”

　　陳若星机械地坐下來, 她沉默着, 目光看着對面的母子倆。

　　陳紫黎解釋道：“這是辰辰，你弟弟。”

　　陳若星下意思地問了一句, “是星辰的辰的嗎？”

　　“對。我叫崔睿宸。”清脆朗朗的童聲讓人心情莫名的舒心。

　　“我叫陳若星。”陳若星輕聲說道。“我們的名字連在一起是星辰啊。”

　　陳紫黎給她倒了一杯茶水，“喝點水。”

　　“謝謝。”

　　“我聽說你來江大念書，都還好嗎？”

　　陳若星端過茶杯，“挺好的。”

　　“阿公阿婆他們呢？”

　　“阿公前幾年做了手術，這兩年調養的還不錯。阿婆還是一樣。”她一一說道。

　　陳紫黎眼圈紅了，“對不起。”

　　陳若星抿了抿嘴角, “我們都挺好的。”

　　“若星——”

　　“我想見你, 只是想滿足一下我童年的遺憾, 我也不會打擾你現在的生活。” 她感覺到身上有什麼在咬她，渾身的骨頭，從內到外都在疼。

　　“怎麼會打擾呢。既然我們見面了，以後……”陳紫黎的話卡住了，她有了新的家庭，又有了兒子，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麼不顧後果了。

　　陳若星並不在意。

　　崔睿辰開口道：“這個茶不好喝，苦苦的，我的舌頭麻了。我有點想喝奶茶。”

　　陳紫黎笑了，“奶茶都是小姐姐喝的，男孩子不能喝。”

　　崔睿辰皺了皺漂亮的眉頭，“為什麼？”

　　陳紫黎詞窮。

　　陳若星說道：“就像女生穿裙子，男生不穿裙子一樣。”

　　崔睿辰嘆口氣，“那我覺得當男生好可憐啊。”

　　陳若星突然就笑了。這大概就是血緣的奇妙，她和這個孩子第一次見面，他們之間就存在着一種熟悉感。

　　“又胡說了。”陳紫黎雖是責怪，卻掩不住寵溺。

　　陳若星看的出來她是個好媽媽，溫柔漂亮，滿足了她童年對“媽媽”的一切想象。

　　她喝光了一杯茶水，“我得回去了。”

　　陳紫黎詫異，“這麼早？”

　　陳若星站起身，拿過書包。“下午我還有工作。”

　　工作？

　　陳紫黎一時間也不好問太多。“若星，等一下。”她從包里拿出了一張卡，“這是給你準備的，密碼在卡上。”

　　陳若星愣住了，“不——不用了。”

　　陳紫黎一臉堅持，“我沒什麼能給你的。”

　　陳若星一陣尷尬以後，心裏五味雜陳。“我見你並不是要錢。”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陳紫黎緊張不已，“若星，我欠你的太多了。”

　　陳若星瞭然，大概她拿了這張卡，她的心裏才會少受些吧。她伸手接過銀行卡。“謝謝。”

　　陳紫黎咬着唇角，“若是有事可以打我電話，或者找唐韻也可以。”

　　陳若星點點頭。

　　崔睿辰知道她要走了，“姐姐，你剛剛不是在等你媽媽嗎？她還沒來嗎？”

　　陳紫黎臉色煞白。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她來了。我走啦，再見。”

　　“再見。”

　　陳紫黎失魂落魄地坐下來。

　　崔睿辰拉了拉她的手，“媽媽，不是說要帶我去看電影的嗎？”

　　陳紫黎呼了一口氣，“辰辰，等一下，媽媽頭有點痛，讓我先休息一下。”

　　“要不要給爸爸打電話？”

　　“不用了。”陳紫黎喝光了那杯已經沒有溫度的茶水，心也慢慢冷靜下了。當年她只有女兒這麼大，為了愛情，什麼都不管不顧，像入了魔。

　　後來，她休學產女，都不曾後悔。

　　“媽媽——你怎麼哭了？”崔睿辰緊張地擦着媽媽的淚。

　　“媽媽對不起你。”陳紫黎哭泣着，雙手捂住了臉。

　　崔睿辰拍拍她的肩頭，“好啦，我原諒你啦。一會兒幫我買杯奶茶就可以了。”

　　陳若星出了茶社，眼淚不自覺地湧出來。她一邊擦，眼淚卻止不住了一般。

　　電梯里的人打量着她，她全然不顧，甚至都沒有發現同在電梯里的衛凜。

　　衛凜也是頭疼，他媽耳提面命讓他今天一定要過來。大哥剛剛已經回去了，他自然走不了。

　　陳若星一路往前走，邊走邊哭。

　　衛凜跟在她的身後，隔着四五米的距離。他現在終於明白了，為什麼說女人是水做的。

　　陳若星已經哭了半個小時了。

　　衛凜正想着上去攔住她，見她已經來到十字路口，而前面正是紅燈。

　　車來車往，陳若星還繼續往前走着。

　　“陳若星——”衛凜幾個箭步上前，一把把她拉到一邊。“你不要命了！”

　　陳若星一臉淚，眼睛紅的和兔子一樣，也不說話。

　　衛凜緊緊抓住她的手臂，擰着眉，“哭完了嗎？”

　　陳若星咬着唇。

　　衛凜心想算了，自己和她較什麼勁。他摸了摸口袋，發現自己也沒有帶紙巾。又看着陳若星哭的慘兮兮的，抬手用袖口在她臉上擦了兩下。

　　“你多大的人了，還哭鼻子？這一路都被監控攝像錄下來了，說不定今晚就上電視了。”

　　陳若星愣在那兒，看着他笨拙地給自己擦眼淚。“疼——”他的袖扣滑過她的臉頰。

　　“我這衣服第一次穿。”一千多的衣服就給她擦眼淚了。

　　陳若星抬手要推開他。

　　衛凜反應很快，“陳若星，你要再打我，我可不會對你手下留情了。”

　　陳若星慢慢冷靜下來，“你怎麼在這裏？”

　　衛凜輕哼一聲，“你說呢。”

　　肯定是唐阿姨擔心她，讓他過來的。她從包里拿出了面紙，擦乾淨了眼淚，又遞了一張給衛凜。

　　衛凜：“我又沒哭。”

　　“擦一下你的衣服吧。”

　　衛凜：“你以為能擦乾淨了，回頭你不幫我洗一下。”說完，他也後悔了。

　　陳若星倒是很認真，“好。”

　　衛凜撇撇嘴，“算了吧。”他的衣服都有洗衣機洗。

　　陳若星也明白了，女生幫男生洗衣服，也只有親密關係才可以。

　　衛凜道：“你現在去哪？”

　　陳若星：“回學校。”

　　衛凜：“回學校也不是這條路。”

　　陳若星：“……”

　　衛凜：“先過馬路吧。”

　　陳若星乖乖地跟在他後面，來到對面馬路，她看到一家奶茶店，表情留戀。突然想到了崔睿辰剛剛念叨要喝奶茶的樣子。

　　衛凜回頭，“怎麼了？”他順着她的目光望過去，“你想喝奶茶？”

　　陳若星搖搖頭。

　　衛凜覺得她真無趣，想喝就喝唄。他走了兩步，突然又停下來。“你在這裏別亂跑。”

　　陳若星還沒反應過來，衛凜就走人了，她看着他去了奶茶店。

　　店門的隊伍已經排了十多個人，且都是女生。衛凜看了一下，還要微信掃碼，真是折騰。

　　他問道：“要等多久？”

　　服務員道：“半個小時。”

　　對他來說，為了一杯奶茶要等半個小時簡直是瘋了。

　　“您要喝什麼可以微信掃碼下單。”

　　衛凜輕呵一聲，算了，點吧。“哪種好喝？”

　　服務員：“我們家的都挺好喝的，要看個人喜好了。”

　　衛凜一臉的不耐煩：“女生一般愛喝什麼？”

　　服務員也很無奈啊。

　　衛凜抬手指了指不遠處，“就她想喝，你看什麼口味適合。”

　　一旁的女孩子撲哧一聲笑，買了這麼多年奶茶，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買了兩杯，這杯送給你吧。”

　　衛凜微訝。

　　女孩子道：“這杯是芋圓芋泥，很好喝的。”

　　衛凜也不客氣，“我把錢轉錢。”

　　女孩子搖搖頭，“不用了。”她是因為有券，買一贈一。索性贈送給這個“可愛”的男生吧。

　　“謝了。”

　　“你對你女朋友真好，祝你們幸福。”

　　衛凜懶得解釋了，他接過奶茶，朝陳若星走過去。“喝吧。”

　　陳若星難以相信，他就這樣拿到一杯奶茶了。“謝——謝。”奶茶還熱乎乎的，她捧在手裡，一瞬間也感覺到熱度。

　　“衛凜，謝謝你。”她低頭喝了一口。

　　奶茶很甜，帶走了她心頭那片苦澀。

　　衛凜側首，看着她低頭吸着奶茶，安靜乖巧。

　　她喝了大半杯，精神也恢復了，只是眼睛又紅又腫，一時也恢復不了。

　　兩人來到站台邊上，衛凜正要打車，陳若星突然開口，“公交車來了。”

　　衛凜：“我沒零錢。”

　　陳若星：“我有公交卡的。”

　　衛凜：“……”

　　兩人一前一後上了公交車，這會兒車上人很多，也沒有位置。一路停停走走，至少一個小時才能回學校。

　　衛凜覺得自己是瘋了才會上車。

　　站了半個小時后，車上的人下去了一半。

　　陳若星手扶着欄杆，大概還在想她媽媽。“我有個弟弟。”

　　“嗯？”衛凜沒聽清楚。

　　“我媽媽生了一個兒子，七八歲，他長得很可愛。”

　　衛凜沒想到她能這麼淡定講出來，“他長大了可以保護你。”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

　　他的名字叫辰。

　　是不是意味着，媽媽這些年並沒有忘記她？

　　車子突然拐彎，陳若星也跟着往後倒去，整個人都撞到了衛凜的懷裡。

　　衛凜一手攬住了她的腰，下巴和她的腦袋撞了一下。

　　陳若星抬首望着他，眼底一閃而逝的驚慌，很快，她轉開眼，不再看他。

　　心卻加快了跳動的頻率。

# 第24章

　　衛凜聲音平靜：“站好了。”

　　陳若星唔了一聲。

　　等她站穩后, 衛凜鬆開了手。

　　風從窗外吹進來，衛凜覺得渾身燥熱。十月底，氣溫還這麼高, 今年的天氣正是反常。

　　過了一分鐘，車子到站，又下去了一波人。陳若星旁邊的位置空下來，她挪了一步，“你坐吧。”她都忘了衛凜出行都有車, 讓他和她一起擠公交車, 她有些過意不去。

　　衛凜掃了他一眼, “這是老弱病殘的位置，你覺得我是佔了這是四個字的哪個？”

　　陳若星連連搖頭。

　　衛凜不由地揚了揚嘴巴, 真是個悶葫蘆。

　　兩人一起回到學校，陳若星要回咖啡廳上班。

　　衛凜板着臉，“大學最重要的自我學習, 不要因為上班耽誤自己。”

　　學霸在指導她了，陳若星弱弱地回道：“我在咖啡廳沒事的時候，也看書的。”

　　衛凜輕輕應了一聲, “你一個人女孩子要注意安全,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陳若星眨眨眼。

　　“尤其是陌生人問你要手機號碼，加你微信，不要加。”

　　“好。”

　　衛凜似乎想到了什麼, “上回的論文你——”

　　一提到這個陳若星就尷尬。“我最近有在學習。”

　　衛凜輕飄飄地說道：“我建議你有這個時間去咖啡廳打工, 不如去公司實習。”

　　陳若星眨眨眼, “可是我才大一，一般公司都不會接收的。”

　　衛凜真心覺得她有點傻，家裡的資源，她就不會用嗎？“去我爸那兒，或者大哥那。”

　　陳若星咬牙，“我會考慮的。”

　　衛凜聽明白了，她是不願意去。

　　陳若星拿出手機，“我要遲到了。”

　　衛凜：“……”跑得挺快的。

　　衛凜的任務完成了，給他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彙報今天的情況。

　　衛母聽完，重重的嘆了一口氣。紫黎也有她的難處，若是讓她的婆家知道她曾經的過往，她在婆家也不會好過的。“若星真是可憐。”

　　“我看她挺好的。”哭了一場，回來也挺正常的。

　　“總之，你平時也多多照顧她些。”

　　衛凜應了一聲，“您都說了多少遍了。我總覺得我和陳若星是不是抱錯了，她才是你親生的。”

　　“就知道貧嘴。你和若星和好了？”

　　衛凜臉色尷尬。

　　“不是我說你，若是你有了女朋友，你這麼放鴿子，你女朋友鐵定和你分手。”

　　衛凜：“……媽，我手機快沒電了，先掛了，再見。”

　　衛母咯咯地笑着。

　　這個下午，陳若星在咖啡廳忙忙碌碌，精神很好。

　　代珂看着她，“若星，你休息一會兒，讓小柔替你。”

　　“我不累。”

　　代珂覺得她有些奇怪，也說不出來。

　　當天夜裡，陳若星突然發起燒，說起胡話。

　　許落落從睡夢中清醒，“若星，你怎麼了？”

　　陳若星沒有反應，孫亦諾也醒了。“怎麼了？”

　　許落落爬下床，走到陳若星的床沿。“若星——”她踮起腳，伸手摸了摸陳若星的額角。“若星發燒了，很燙。”

　　孫亦諾打開了燈，賈嘉也醒了。

　　陳若星一直在做夢，夢裡她終於看清楚她的媽媽，可是媽媽要走，她追在後面跑啊，怎麼也追不上。“媽媽——媽媽——”

　　賈嘉有點迷糊，打了一個哈欠，問道：“她在叫媽媽？”

　　許落落：“這麼燒下去也不是辦法，送她去醫院吧。”

　　孫亦諾：“我和你去吧，賈嘉體質差，先休息。”

　　許落落點點頭，“收拾一下。”

　　賈嘉：“我也去。我一個人在宿舍害怕。”

　　陳若星根本叫不醒，三個人好不容易才把她從床上弄下來。女孩子本就沒有什麼力氣，這會兒想想，從六樓到一樓，這三人估計也難下去。

　　賈嘉：“打電話吧。看看我們班男生能不能來幫忙？”

　　許落落：“我贊成。打給班長。”

　　賈嘉打過去，半天也沒人。“肯定睡着了。”

　　許落落：“再試試別人，衛凜呢？”

　　賈嘉：“我沒有衛凜電話啊。”

　　孫亦諾：“班級通訊里有，我找找。但我感覺衛凜不會接，他就是沒睡覺，看到也會當成騷擾電話吧。”

　　賈嘉：“試試吧。”

　　大家也沒有抱什麼希望。

　　宿舍里靜悄悄的，音樂聲響了一段。

　　許落落嘆了一口氣。

　　“喂——”電話接了。

　　“衛凜——”

　　“誰？”衛凜被吵醒，聲音冷冽，帶着幾分沙啞，莫名的有些性感。

　　“我是陳若星的室友。”孫亦諾說著。

　　許落落撲哧一聲笑。

　　孫亦諾：“我是孫亦諾。”

　　“我知道。什麼事？”衛凜坐起來。

　　孫亦諾屏住呼吸，“若星突然發燒說胡話，我們準備送她去醫院，你能來幫個忙嗎？”

　　衛凜瞬間清醒了，他掀了被子，走下床，瞄了一眼柜子上的時鐘。“凌晨1點12分。我馬上過來，你們等一下。”

　　“好。太好了！”孫亦諾掛了電話，“我有點緊張。”

　　“看出來，陳若星室友！”

　　孫亦諾：“說讓衛凜平時那麼冷傲，我和他都沒說過什麼話。”

　　衛凜快速換好衣服，拿着書包就走出門。

　　大半夜裡，江城一片寧靜。

　　他邊走邊叫了一輛車，運氣好不錯，車子很快來了。“師傅，先去江大。”

　　衛凜和門房說了一下，車子直接開到女生宿舍樓下。

　　舍管阿姨也被他叫醒，“這是怎麼了？”

　　“我們班同學發燒，讓我過來幫忙。”

　　“哪個宿舍的？”

　　“628。”

　　舍管阿姨和他一起上了樓。

　　628的宿舍門沒有關嚴，光線從門縫傳來，衛凜依稀聽到裏面說話的聲音。

　　舍管阿姨敲了兩下門。

　　孫亦諾立馬跑過去，拉開了門。“衛凜你來了啊？”

　　舍管阿姨嚇了一跳，“是我。”

　　“阿姨？”

　　“誰發燒了？人怎麼樣了？”

　　衛凜跟着走進去，陳若星靠在椅子上，一點意識都沒有。“陳若星——”衛凜叫了她兩聲。

　　許落落說道：“一直叫不醒。”

　　舍管阿姨：“燒的不輕，趕緊送醫院。”

　　衛凜道：“你們把她的東西收一下，我背她下樓。”說著他蹲下身子，舍管阿姨幫忙把陳若星扶到他的背上。

　　“小心點。”

　　衛凜站起來，“車在樓下，我們走吧。”

　　那三人都要走。

　　許落落道：“我去吧。你們兩個先休息。”

　　孫亦諾點點頭。“有什麼事打我們電話。”

　　好在江大附近有一家三甲醫院，到了醫院之後，掛了急診。

　　一番檢查，陳若星已經燒到39度了，最快的辦法就是掛水了。

　　等一切忙完，衛凜站在病床邊，問道：“她怎麼突然發燒？”

　　許落落又累又困，“不知道。晚上回來還好好的。這會兒安靜了，在宿舍那時候她一直做夢，夢裡在叫媽媽。”

　　衛凜皺了一下眉。

　　“衛凜，要不你回去休息吧？”

　　衛凜看了一眼沉睡的陳若星，“我不困。”

　　許落落拉過一旁的凳子，“那你會吧。”

　　一個多小時后，許落落趴在床沿睡着了。

　　病房裡安靜的只有呼吸聲，隔壁床的老太太時不時咳嗽一兩聲。

　　陳若星渾身難受，身子沉沉的，她想動卻連手都抬不了，她煩躁地哼了幾聲。

　　衛凜來到床頭，“陳若星，你想幹嘛？”他輕輕摸了摸她的額頭，溫度還是沒有下去。

　　陳若星迷迷糊糊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她有些貪戀，張了張嘴巴，“大哥——”

　　衛凜微微彎腰，靠近她，想要聽她在說什麼。

　　“大哥——”陳若星低喃着，“大哥，我難受。”

　　衛凜臉色一變，他抬手按了一下床頭的燈。

　　不一會兒護士來了。“16床怎麼了？”

　　衛凜：“她不舒服，一直在說胡話。”

　　護士幫她量了一□□溫，看了看正在掛的水，調了一下速度。最後摸了一下陳若星的後頸。“衣服濕了，幫她換身衣服，她可能會舒服些。”

　　衛凜定在那兒。

　　護士可能見慣了，以為他們是男女朋友。“跟我到護士站拿一下，最好幫她用熱水擦一下身體。”

　　衛凜臉色緊繃，“知道了。”他想，明早就請個護工。

　　第二天清晨，陳若星迷迷糊糊地睜開眼，大腦暈乎暈乎的。她一動，感覺到手背一陣刺痛。

　　“別動。”衛凜抓住她的手，“手上有留置針。”

　　“我——”

　　“昨晚你突然發燒了。許落落把你送到醫院的。”衛凜說道。

　　“落落呢？”

　　“她回宿舍了。”

　　陳若星轉了轉眼珠，“你——怎麼在這裏？”

　　“她們背不動你，給我打了電話。”

　　那麼就是他陪了她一晚上了。陳若星看着他，他身上的衣服有些皺，臉色也有些疲憊。“謝謝。”

　　衛凜起身，“你既然醒了，我就回去了。給你請了護工阿姨。”

　　陳若星：“不用，我已經好多了。”

　　“醫生讓你留院觀察一天。”他拿過書包，“我大哥估計一會兒會來。”

　　“大哥？”

　　“我告訴他的。”他語氣硬邦邦的。

　　陳若星眨眨眼，“不用麻煩大哥的。”

　　“那你叫他別來。”他拿出手機。

　　陳若星動作僵硬，一雙漂亮的杏眼疑惑地看着他。

　　衛凜又拿回手機，“算了。大哥也不怕跑這一趟。你有沒有想吃的，我讓他給你帶。”

　　陳若星搖搖頭。

　　衛凜抿了一下嘴巴，“要不要通知你——媽媽？”

　　陳若星低下頭，平靜地回道：“不用。不用告訴她。誰也不用告訴，也不用告訴唐阿姨。”

　　衛凜咽了咽喉嚨，“好。你先休息吧。”

　　他走後，護士過來了。“你男朋友走了？”

　　陳若星輕輕應了一聲。

　　護士和他說了幾句，“他昨晚一夜沒睡，小伙子人挺不錯的。”

　　陳若星默了半晌，說了兩個字，“是啊。”

# 第25章

　　衛凜離開沒多久, 賈嘉和孫亦諾買了早飯過來。“若星, 你好好休息吧。”

　　陳若星心裏過意不去, “辛苦你們了。”

　　賈嘉：“還好啦。你把身體養好，下周就要期中考試了。”

　　孫亦諾好奇道：“衛凜走了？”

　　“嗯。我醒了沒一會兒, 他就走了。”

　　“昨晚多虧了他，沒想到他人挺好的，雖然看着挺高冷的, 說話不溫柔，不過人還是不錯。”

　　“衛凜就是外冷內熱。這種人呢, 悶騷型的。”

　　陳若星正喝着粥，差點把粥噴出來。

　　八點多，衛澈來到醫院, 一身高檔西裝，氣質卓然。病房裡的人一瞬間安靜下來, 不由得看着他。

　　“大哥——”陳若星叫了一聲, 她半坐在床上，真的太尷尬了。

　　“你坐着就好。”衛澈說道, “好些了嗎？”

　　“好多了。”陳若星扣着手，自己現在這邋遢樣, 她不想見任何人。

　　“燒退了？”

　　“還有一點。”

　　“好好休息幾天, 把身體養好再去學校。”衛澈安慰道。

　　“大哥, 你去忙吧。我真的沒事。老是麻煩你們。”

　　衛澈揚了揚嘴角, “我來看看你也放心了。”說著他看向孫亦諾和賈嘉, “辛苦你們照顧她了。”

　　“應該的。”孫亦諾道。

　　衛澈點點頭, “等若星身體好了，下回有時間我請你們吃飯。”

　　“好啊。”賈嘉不客氣地說道。

　　陳若星眨眨眼，她的舍友啊，真的不會客氣的，尤其是帥哥面前。

　　“好。”衛澈笑着，“若星，你好好休息，過两天我再來看你。”

　　陳若星知道過两天，他肯定會來看她的。她唯有點點頭。這段時間相處下來，她也看清楚了衛澈的性格，他決定的事一般是不會改變的。

　　衛澈走後，賈嘉和孫亦諾再也不像剛剛那麼文靜了。

　　“他是誰啊？我的天，我以為是在拍電視劇，男一號走錯病房了。”賈嘉一臉的花痴。“太帥了！關鍵是氣場啊。”

　　陳若星失笑，“你們不覺得他有些面熟嗎？”

　　孫亦諾暗吸一口氣，“衛凜的大哥？”

　　“是的。”陳若星笑了一下。

　　“難怪我覺得剛剛看到他就有些眼熟呢。”

　　“我的天！他們家基因也太好了吧。”

　　陳若星難得喟嘆一句，“不是一般的好。”

　　護工阿姨拿了一套乾淨的衣服過來，“若星，你先換套衣服，一會兒我陪你下樓走走，晒晒太陽。”

　　陳若星苦惱不已，“阿姨，我沒事。”她真的不需要護工。

　　護工阿姨拿了錢自然要做事，加上性格本就熱情，對陳若星好的不得了。

　　陳若星實在沒辦法，打了衛凜的電話。

　　衛凜正在家中補覺，被電話聲吵醒。“喂——”

　　“是我，陳若星。”

　　“我知道，我存了你的號碼。什麼事？”

　　“你能不能讓護工阿姨走啊？我真的不需要。”

　　衛凜默了一下，“你自己和她說吧。”

　　“她不聽我的。”陳若星小聲地回道。

　　“阿姨的工錢我已經付了。”衛凜道，“就讓她陪着你吧。”

　　陳若星：“……”

　　“難道你讓舍友陪你？馬上期中考試了，你不是不知道。”

　　“好。”陳若星想想算了。

　　當天中午，章一辰和衛凜打完球，幾個男生說著晚上去吃飯。

　　章一辰喝了一口水，“我下午得去醫院看一下陳若星。”

　　“陳若星怎麼了？”

　　“發高燒住院了，昨晚衛凜送她去醫院的。”

　　大家都看向衛凜。

　　衛凜擦了擦汗，“醫生說沒多大事。”

　　“衛凜夠意思啊！大半夜去？那你不是從你家又回學校？”

　　“有情況啊？說是不是你也喜歡陳若星啊？”

　　衛凜呵了一聲，“一辰，你怎麼不說他們先找你，你沒接電話？”

　　章一辰：“我昨晚太困了。我一會過去，從班費里拿200塊錢，代表大家慰問一下。大家沒意見吧。”

　　“有意見！”

　　“你還意見？”章一辰拿着籃球砸過去！

　　“我們也想去，不想你代表！”

　　“就是啊！班長，你是以公謀私！”

　　章一辰臉都紅了，“你們別胡說啊。”

　　衛凜開口道：“生病的人需要休息，再說了，她是女生，你們這麼多男生去，也不方便。”

　　“還是衛凜說的對。班長你要把我們的祝福帶到。”

　　章一辰：“不帶！堅決不提。”

　　衛凜扯了一下嘴角。

　　幾個人一起出了體育館，章一辰正在開車鎖，衛凜道：“你多給陳若星800塊，我把錢轉你。”

　　“啊？”章一辰不解。

　　“她家的情況你也不是不知道。”

　　“可是你為什麼不直接給她。”

　　“她不要面子啊，回頭又要還我，也是白給。”

　　章一辰想了想，突然笑了，笑容真誠，“你喜歡她吧。”

　　刺眼的陽光下，衛凜瞳孔幽深，“我答應我媽要照顧她。”

　　章一辰一臉壞笑，“我懂了，別解釋。走吧。”

　　衛凜的手握着車把，“不去了。”

　　“你什麼意思？”

　　“我昨晚幾乎沒睡，在醫院坐了一夜腰疼。錢的事別讓她知道。”

　　“放心。”

　　衛凜知道章一辰是個熱情善良的老實人，老實人辦事他放心。以陳若星那個脾氣，他墊的3000塊，她肯定是要還的。

　　陳若星在醫院住了两天，高燒一直反反覆復，她急的不行。各項檢查之後，也沒有什麼問題。

　　她堅持出院，阿姨勸她，“總得等燒完全退了才行吧。”

　　“馬上考試了，我不能再住院了。而且我也沒有多大的事。”

　　“天天夜裡發燒，我也是沒有見過。”

　　“阿姨，這幾天辛苦你了。”

　　“我也不辛苦什麼，你這孩子太客氣了。”也怪可憐的，一個人在外面。“平時多吃點飯，身體好了，就不會生病了。”

　　“我知道了。”

　　陳若星去結賬時，醫院還退了她小一千塊。她這才知道，他們幫她墊了三千塊押金。

　　許落落來接她時，陳若星問了這事。

　　“不是我，是衛凜墊的。你知道，我花錢大手大腳，我媽都是一個月給我打一次錢。”

　　陳若星擰着眉，嘀咕了一句，“又欠他錢了。”

　　許落落知道她的想法，“回頭再還他。不過，我覺得你應該請他吃頓飯，好好謝謝他。”

　　“吃飯？”

　　“對啊。人家大晚上的跑來，很辛苦的。”

　　陳若星：“我原本打算買一份禮物的。”

　　“禮物也挺好的。不過禮物要花些錢了。”

　　是啊，她現在缺錢。這次生病雖然有醫保，自己也要花一些的。

　　“落落，你幫我想想，送什麼好？”

　　“我們邊走變想吧。”

　　回去的路上，許落落推薦了兩份禮物，圍巾、杯子。其實還有別的禮物，只是不在陳若星的經濟範圍內。

　　“杯子的話，你可以去做。”

　　“自己做？”

　　“對。”她拿出手機，很快就在網上搜到了一家店。“有時間可以去這家看看。”

　　陳若星記下店名，“謝謝你。”

　　“客氣什麼。不過——”許落落故意頓了頓。

　　“你想說什麼？”

　　“衛凜這两天怎麼都沒有來看你啊？”

　　陳若星也疑惑着。不過，衛凜已經為她做了很多了。她也不過是故人的外孫女而已。

　　期中考試那幾天，每個人都認真起來，畢竟考試成績關係到很多東西，學校獎學金、國家獎學金等等。

　　那幾天圖書館的自習室座無虛席。連周邊的幾家咖啡館位置都緊張起來。

　　點一杯咖啡，坐一個晚上，餓了再點一份蛋糕，對於女生來說，咖啡館是個不錯的選擇。

　　陳若星也把書帶到咖啡館來，不忙的時候，她就前台看書。

　　代珂從不苛刻他們，反而很鼓勵他們認真讀書。這個世界總有這樣一些人存在，不經意間溫暖了別人。

　　陳若星小聲地背書。

　　“你好，兩杯卡布，再來一份紅絲絨蛋糕。”

　　“稍等。”陳若星放下書，她站起來，起身冰櫃拿蛋糕，又包裝好。“一共88塊。有會員卡嗎？”

　　“陳若星，是你啊。”阮靜聲音輕快，似乎帶着幾分喜悅。

　　陳若星望着她和她的同學，她微微一笑。

　　“你在這裏兼職？”

　　陳若星點點頭，“是的。需要辦會員卡嗎？”

　　“那我辦一張。”阮靜對同學說道，“你先過去坐。我一會兒找你。”

　　陳若星幫阮靜辦好了會員卡。

　　“真沒想到你在這裏兼職，我上次來也沒看到你。”

　　“我不是天天都來。”

　　“那我以後等你上班我來喝咖啡。”阮靜笑起來的樣子很好看，甜甜的，很討人喜歡。

　　陳若星嘴角的笑容微微一僵，“好。我先幫你做咖啡。”

　　阮靜：“謝謝啊。我先過去，一會兒找你。”

　　她一走，陳若星輕輕呼了一口氣。

　　代珂問道：“你同學？”

　　陳若星搖搖頭，目光收回來，“是我同學的高中同學。”

　　代珂聽出什麼來了，“這個女孩子很漂亮，而且看着很精明的樣子。”

　　陳若星好奇：“你怎麼知道？”

　　代珂輕笑，“見多了，有些人啊，什麼都寫在臉上。比如你，你並不太喜歡她，是不是？”

　　陳若星一愣，又是尷尬又是不好意思。

　　“不喜歡別人又沒有什麼的，我也有不喜歡的人，甚至討厭他們，這是正常的。我也不要求人人都喜歡我啊。只是不要因為別人的想法影響自己就好了。”

　　陳若星點點頭。

　　“好了，你看書吧。若是想回去就回去吧。”代珂想了什麼，拿出一個信封，“對了，這是這個月的工資，3000塊。”

　　陳若星把信封推給她，“太多了，沒有這麼多的。”

　　代珂笑了，“小師妹，你不知道你為我這家咖啡廳增加多少收益了嗎？你是學經濟的，要學會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啊。這是該你的，拿着吧。”她鄭重放到她的手中。

　　“謝謝。”陳若星眼眶一熱。

　　今晚，音樂也關了，咖啡館安靜，大家各自複習着。

　　阮靜和同學坐在那兒說著話。

　　“那是以前同學？江大的？”

　　“不是。是衛凜的同班同學。”阮靜喝了一口咖啡，她不知道陳若星和衛家什麼關係，能和衛凜一起回家，關係應該不錯吧。

　　“衛凜女朋友？”

　　阮靜臉色也沉下來，“不知道啊。”

　　“那你可要加油了。我剛剛搜了一下，她的人氣很高啊。Coffee girl!男生都喜歡這種清純掛的。”

　　拿了工資，陳若星自然要還衛凜錢了。

　　她想了想，給衛凜發了一條微信：“你在公寓嗎？”

　　發完，她的目光落在一旁的盒子，那裡面放了一個杯子，是她在學校附近的店買的，找了很久，才選了這款。

# 第26章

　　衛凜看到時間已經是十點后了, 他洗完澡, 翻出手機, 看到幾條信息。

　　高中群里的大家約着周末去霞山看楓恭弘=叶 恭弘，順便露營一晚, 他沒興趣。他正準備丟下手機時，目光往下看到了陳若星的名字。

　　這人換了頭像，一顆金燦燦帶着笑臉的星星, 連微信名都改成了本名。

　　這點兩人倒是一樣，衛凜的微信名也是本名。

　　他向來不太喜歡發信息, 再一看，陳若星是一個小時前發的信息。衛凜直接撥了她的電話。

　　音樂響了一段時間，也沒有人接, 他皺了皺，不會又出事了吧？

　　陳若星正在洗澡, 許落落拿着她的電話倚在門口。“若星, 你的電話。”

　　“我等會再接吧。”

　　“衛凜的喔。”

　　陳若星一想到少爺的脾氣，“你先幫我接一下, 告訴他我一會兒就給他回電話。”

　　“好嘞。”

　　許落落得了指示，立馬對賈嘉說道, “別說話啊。”

　　她開了免提, 接通了電話, 她故意先不說話。

　　衛凜皺了皺眉, “是我, 剛看到你發的微信, 什麼事？”

　　許落落咽了咽喉嚨，“你是手機本人的朋友嗎？”

　　衛凜：“你是誰？怎麼拿着陳若星的手機？”

　　許落落：“我剛剛在路上撿到了這個手機。”

　　衛凜無語了，“你報個地址，我過去拿。”

　　許落落忍着笑意，“你不是手機本人，我怎麼能把手機給你。你是她什麼人？”

　　衛凜：“我是她家人！你在哪兒？”

　　許落落表情詫異，“你得感謝我一下。”

　　衛凜：“你要多少錢？說吧。”

　　許落落和賈嘉對視一眼：“520吧。”

　　衛凜：“你到底什麼人？”

　　賈嘉沒忍住撲哧一聲笑。

　　陳若星已經從浴室出來了，“怎麼了？”

　　許落落也蹦不住了，“衛凜，不好意思啊，開個玩笑。陳若星剛剛在洗澡，她現在出來了。你們說吧？”

　　衛凜咬牙，這都是什麼人？

　　陳若星接過電話，完全不知道他們剛剛說了什麼。“喂——”她的聲音又軟又輕。

　　衛凜：“你找我什麼事兒？”

　　陳若星見身後兩人都盯着她，她有些不好意思，走到了陽台。“我住院的錢，還沒有還你。”

　　衛凜喔了一聲。

　　“我今天發工資了。”

　　“你現在就要給我錢？”衛凜繃著聲音，這人是等不及要和他算的乾乾凈凈了。“明天考試結束。”

　　“沒事的，我已經複習結束了。我現在可以出來——”說著她打了一個噴嚏。

　　衛凜想着她剛剛洗完澡，“行了，半個小時后，我到你們宿舍樓下。”

　　“我——”陳若星想着在宿舍樓下，她也不好意思把禮物送給他。

　　“還有什麼？”

　　“小西門門口也可以的。”

　　“行。我這就過去。”

　　掛了電話，陳若星呼了一口氣，回到裏面。

　　許落落和賈嘉可不會輕易放過她，“說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陳若星猶豫道：“我去還衛凜的錢。”

　　“還錢啊——”賈嘉一臉壞笑，“我還以為是談情說愛呢。”

　　許落落也配合著，“我們若星剛剛可是一臉小媳婦的樣子。”

　　陳若星臉熱熱的，“我得過去了。”

　　“你頭髮不吹啦？”

　　“一會兒就幹了。”陳若星趕緊換上衣服，動作迅速。

　　那兩人看的目瞪口呆。許落落不禁搖頭，“這孩子怕是被衛凜吃的死死的。”

　　陳若星苦笑，“我很快回來。”

　　賈嘉：“如果你能把衛凜拿下，不回來也沒關係。”

　　陳若星：“……”這個宿舍的尺度，她已經慢慢接受了。

　　環境對人的影響真的很大，開學后的這段時間，陳若星也在慢慢改變着。

　　從宿舍走到小四門十多分鐘的路程，陳若星一路都在醞釀着一會兒該說的話。

　　路燈明亮，這時候路上還人來人往。路邊還有做生意的小販，有的還是江大的學生，利用平時的時間做些小生意。

　　夜色微冷，陳若星只穿了T恤外面搭了一件毛衣外套，出來才知道毛衣外套漏風。真冷！

　　幾分鐘后，衛凜騎着車過來了，車子停在她面前，他也沒下車。

　　陳若星看着他，他身上穿的一件新的外套，很暖和的樣子。“這是3000塊。”陳若星把信封遞給他。“謝謝。”

　　衛凜看了她一眼，兩個多月，她的頭髮好像長長了不少。他接過來，“沒別的事了？”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略略緊張的把盒子遞給他。

　　“什麼東西？”

　　“杯——子。”她的聲音微微顫抖。

　　衛凜沉默了幾秒，“送我的？”邊說他邊接過來。

　　“嗯。”陳若星見他接了，心裏舒了一口氣。

　　衛凜挑眉，語氣頑劣，“幹嘛送我杯子？”

　　陳若星咬着嘴巴，“謝謝你。”

　　衛凜從車上下來，把盒子放到車框里。他居高臨下地看着她，“那就謝謝了。”

　　陳若星鬆了一口氣，“那、那我——先回去了。”

　　“哎，你說話怎麼結巴了？司哲那邊不靠譜嗎？”

　　“不是！”陳若星連連搖頭，她也不好說自己緊張吧。“我穿的少，有點冷。”

　　衛凜皺了一下眉，隨手解了自己的運動衣。“給你穿吧。”

　　“不用不用！”

　　“馬上期末考試，回頭你再生病，你準備缺考？”衛凜直接把外套罩她身上，頭碰到她的頭髮，一陣潮濕。他下意識的抓了一縷頭髮，“你頭髮都沒吹乾？”

　　陳若星：“我習慣了，在潿舟洗頭髮從來不吹。吹風機有輻射，會變笨的。”

　　衛凜嗤笑，“陳若星，你運氣不是一般的好。”

　　“嗯？”她不解。

　　“我真不知道，你怎麼考上江大的。行了，你趕緊回去吧。”衛凜真是頭大，一點生活常識都沒有，也不知道怎麼長大的。

　　衛凜回到家，就拆了盒子。

　　薄荷綠色的馬克杯，上面印着一隻小黑貓，看着還不錯。他把咖啡杯洗了一下，放到了杯架上。

　　轉眼期中考試結束了，課程依舊繼續。

　　成績沒出來的那幾天，大家倒是安分的很，到底還是在意成績的。

　　周五下課後，章一辰來找陳若星，“老師讓我找兩個同學幫忙登記一下成績，你有時間嗎？”

　　陳若星點點頭。

　　章一辰笑起來，“太好了。那我請你吃飯。”

　　陳若星：“不用了。你也幫了我很多。再說這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章一辰愣了一下，“你剛剛和我說了好多話。”他憨憨一笑，“你每次和我們說話，都是幾個字。”

　　陳若星也沒有反應過來，她每周都會去見司教授，下周去的時候，她再問一下教授吧。“走吧。”

　　兩人一起去了辦公室，每個班都來了幾個學生。

　　關旭和肖靜語也在。

　　自從上次表演，陳若星和關旭再無聯繫了。偶爾上課也碰到過幾次，不過彼此都沒有打招呼。

　　兩人相視一眼，關旭看了她一眼，繼續幹活。

　　章一辰道：“陳若星，你用這台電腦吧。我把分數用U盤考給你。”

　　陳若星：“好。”

　　章一辰在包里翻來翻去，半天沒找到U盤。

　　“怎麼了？”

　　“U盤不見了。”

　　“是不是忘在宿舍了？”

　　章一辰仔細一想，緩了一口氣，“在衛凜那邊，我給他打電話，讓他送過來。”

　　陳若星輕輕應了一聲。

　　章一辰撥通了電話，“衛凜，你在哪？”

　　“在薛教授這邊。”

　　“太好了，我的U盤在你那呢，你能不能送過來啊？”

　　衛凜呵了一聲。

　　章一辰：“你要是沒空也沒關係，我讓陳若星去你那兒拿。”

　　“她和你在一起？”

　　“對啊。我們一起統計成績。”

　　“算了，我現在過來。”他掛了電話，對薛教授說道，“教授，同學U盤在我這裏，我去送一下。”

　　薛教授看了他一眼，“去吧。我發給你的材料，回去好好看看。有什麼不懂的，問問你師兄師姐他們。”他所說的師兄可是他帶的研究生。

　　衛凜點了一下頭，“沒問題。”

　　薛教授對這位大一師弟的偏愛，大家都看出來。

　　十來分鐘后，衛凜來了。大家看看他，各忙各的。只有關旭和肖靜語表情有些異樣。

　　章一辰激動，“辛苦啦。”

　　衛凜轉了轉眸子，見陳若星坐在一旁，整個人都被電腦屏幕給擋住了，小小的一隻躲在那裡。他問道：“分數都出來了？”

　　章一辰：“對啊。我先把文件拷到電腦上。”

　　衛凜也跟過去。

　　章一辰回頭，“你去忙吧，我和陳若星統計就好了。”

　　衛凜抽了一下嘴角，老實人真會過河拆橋啊。

　　章一辰搞好之後，對陳若星說道：“有什麼問題找我。”

　　陳若星點點頭，餘光不由得看了一眼衛凜，很快又收回來了。

　　章一辰見衛凜還沒有，“你不回去嗎？”

　　衛凜冷冷看着他，“我等名次。”

　　陳若星有些不敢相信的耳朵，他會在意名次？

　　衛凜走到陳若星旁邊，“多久能好？”

　　陳若星連忙加塊速度，“一個小時吧。我爭取快點。”

　　章一辰：“陳若星，你就找你正常速度，該休息休息。”

　　衛凜：“我也不急，你慢慢來吧。”

　　可是他在她的旁邊，她好像也無法安心工作啊。

　　衛凜見她打字的樣子，頭一抬一低，笨拙又有些可愛。

　　陳若星擰了一下眉，她停了下來。“衛凜——”

　　“什麼事？”衛凜坐直了身子，正視着她。

　　“你可不可以坐別的地方去？”她已經不敢看他了。

　　衛凜的臉色頓時沉下來。剛剛她還以為她有什麼問題要問他，結果就讓他去別處。

　　陳若星小聲道，“你在我旁邊我會分心。”

　　衛凜失笑，“我又沒說話怎麼讓你分心了。”

　　陳若星說不過他，只要繼續幹活了。

　　衛凜也不再看她，安靜地坐在一旁。

　　大家各忙各的，偶爾說幾句話，辦公室里安靜又不乏熱鬧。

　　“要不要喝點東西，我來叫。”隔壁班的班長開口道。

　　肖靜語淺笑道：“看來朱班長這次考得很好啊。”

　　“初步合了一下分數，我們專業我排第八。”不好也不太差。

　　“1班排名出來了嗎？”

　　大家期待地看着陳若星。

　　陳若星不比他們，打電腦的速度要慢一些。“還沒有。”

　　章一辰忙完了手裡的工作，走過來看了看，“還有多少？”

　　陳若星：“十多個人。”

# 章一辰：“第一是誰？”

　　陳若星滑動鼠標，大家都過來了。

　　“衛凜啊！”肖靜語念出了名字。

　　衛凜不甚在意。

　　“第二名呢？”

　　大家再往下一看，看了的卻是陳若星的名字。

# 章一辰有些激動，“陳若星，你考的很好啊，第二名呢！”

　　這麼一說，大家看向電腦，似在確認什麼。雖然大家專業不一樣，不過1班第一名總分比其他班都要高。

　　“只比衛凜低兩分。”

　　“沒想到你這麼厲害。”

　　大家都有些驚訝，畢竟陳若星平時真的很不起眼。原以為是個花瓶呢，結果大家都被打臉了！

　　陳若星不習慣被大家圍觀，“我……我繼續了。”

　　大家繼續去點喝的。

　　陳若星舒了一口氣。

　　衛凜輕笑一聲，“還不錯。”

　　“第一名很厲害了。”陳若星順着他的話說道。小時候她每次都努力考第一次，她想這樣阿婆會不會就會開心呢。可好像阿婆對她的學習並不太在意。

　　“我說你考的還不錯。”衛凜嘴角微微上揚。

　　陳若星睫毛顫動，臉熱熱的，大概是被他表揚關係。

　　肖靜語坐在一旁的位置上，一時間也安靜下來，她這次考試班級排名在第三十名。

　　外賣來之前，陳若星做完了統計，又看了一下賈嘉她們的排名，都比預期的排名好些。大家的努力都沒有白費。

　　不一會兒，外賣送來了。

　　肖靜語拿了兩杯奶茶過來，“關旭請客，你喝什麼口味的？”

　　“謝謝，我不喝了。”陳若星臉色溫和。

　　“你是怕胖嗎？”肖靜語見她身形苗條，估摸着她在飲食上面控制的很厲害。

　　陳若星搖搖頭，江城物價高，一杯奶茶十多塊，貴的甚至30，抵得上一頓飯錢了。

　　肖靜語聳了一下肩膀，“好吧。”

　　陳若星拿起書包，“我得走了。”

　　“你要去圖書館？”

　　“不。我今晚有兼職。”

　　肖靜語啞然，“那再見了。”

　　陳若星看了一眼衛凜，也不知道他走不走。

　　衛凜捕捉到她的目光，跟了上來。

　　兩人剛走出了大門，就被後面的叫住了。“陳若星——”

　　她停下來，見是關旭。

　　關旭看看她，又看看衛凜，眸光里一閃而逝的失望。他似是鼓足勇氣一般把奶茶遞給她，“每人一杯，給個面子。”

　　陳若星的眼底閃過一絲詫異。

　　衛凜大步往前，先一步離開了。

　　關旭的臉色有些不自在，“晚會那事，我很抱歉。”

　　“該抱歉的人是我，是我的問題。”

　　“我也太小氣了。不過，被女生推到我也很沒面子。奶茶請你喝的，這事就過去啦。”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接過來，“謝謝你。不過，我得走了。”

　　“那個——”

　　“怎麼了？”

　　“你這周末有空嗎？我們社團組織去XX公司交流學習。對我們金融專業的學生來說，能去見識一下也挺不錯的。”

　　陳若星想了想，“好，謝謝你。”

　　關旭笑了，“回頭我安排發給你。”

　　陳若星趕時間，“我先走了。”

　　她到樓梯口，看到衛凜站在那兒。剛剛還以為他已經走人了呢。

　　衛凜回頭，掃到她手裡的奶茶。

　　兩人一時沒話，下樓以後。

　　衛凜突然問道：“關旭找你有事？”

　　“他說他們社團周末組織去XX公司，問我去不去？”

　　“那你去不去？”

　　“去啊，機會挺難得的，我也想去看看。”

　　衛凜輕笑，“走個場子而已，你以為能看到什麼。”這些社團組織的活動多半都是一個空架子，走個過場而已。

　　陳若星受到打擊，“至少我去見識過了。”

　　衛凜撇撇嘴角，“寒假去我爸公司實習，去不去？”

　　陳若星默了一下，“寒假我得回潿舟。”

　　衛凜不再說什麼了，“你就這麼喜歡喝奶茶？”

　　陳若星小心翼翼地拿着，“還好吧。”

　　衛凜咂舌。

　　陳若星輕輕道：“關旭請我的，拒絕也太不好。司教授和我說，人和人交往不能老拒絕別人。”

　　衛凜反問道：“那你怎麼老拒絕我？”

　　陳若星低着頭，看着自己的鞋尖。這雙鞋子，她穿的久了，鞋面留下了的印跡她怎麼洗也洗不掉了。良久，她開口：“那不一樣。一杯奶茶和幾千塊錢是不一樣的。而且我以後也可以再請關旭啊。”她和他之間本就有很大的差距，陳若星內心的自卑，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不想欠衛凜太多，好像這樣她們之間就平等一些了。

　　其實，她知道目前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

　　衛凜瞭然，問道：“你現在去咖啡館？”

　　“我先把奶茶送給賈嘉，她喜歡喝這家的奶茶。”陳若星解釋道，“那天我喝了奶茶，幾乎一個晚上沒睡。”好奇怪，奶茶怎麼比咖啡還提神？

　　衛凜沒忍住笑意，他清清嗓子，“所以這東西要少喝。”

　　陽光下，兩人邊走邊說著話，俊美的背影像是一副畫卷。

# 第27章

　　期中考試過後, 日子如常。

　　陳若星每周去心理諮詢室見司哲一次。

　　司哲打量着她, 對比她近期的記錄, “你的情況已經好轉了很多，自己有感覺嗎？”

　　陳若星點點頭, “現在和熟悉的男同學說話多了一些。”

　　司哲笑了一下，“再過一段時間情況會更好的，平時有時間可以多參加些社團活動。”

　　“我會的。這周末就去参觀XX公司？”

　　“XX公司？”司哲難得問了一句。

　　“嗯。2班的同學聯繫了很久, 那邊才答應這次参觀學習。”

　　司哲喝了一口咖啡，點評道：“不錯的機會。”

　　陳若星聞着熟悉的咖啡味道, 她問道：“司老師你也喜歡喝咖啡嗎？”

　　司哲：“我不挑。一位老同學去馬來西亞帶回來的咖啡，速溶的，喝起來味道還不錯。”

　　陳若星脫口而出, “您若是喜歡，下回我請你。”

　　司哲神色溫柔, “好啊。下次有機會我, 我去你工作的咖啡館看看。”

　　陳若星又覺得自己的話有些唐突，“司老師, 我先回去了。”

　　司哲默了幾秒開口道：“你的情況以後好了很多，以後半個月來一次就可以了。”

　　陳若星愣了幾秒反應過來, “好的。麻煩您了！”

　　司哲抬手揉了揉自己眉心, 他拿過陳若星的檔案本, 上面是她每次來訪的記錄。這孩子確實進步很大。不過心理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今後她不再受刺激, 確實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過了一會兒, 司哲的手機響起來。“喂, 大姐——”

　　“還在忙嗎？”

　　“還有一會兒。”

　　“爸媽剛剛問，你什麼時候過來？”

　　“六點一定到。”

　　“路上注意安全。”

　　司哲看看時間，“晚上見。”

　　今晚上是司家老太太70歲生日，司家大女兒司珊堅持為老太太半個生日宴，定了十來桌，司家也許久沒有這麼熱鬧了。

　　司哲到的時候，賓客來了一半。

　　司哲手裡拿着一束紅玫瑰，“媽，生日快樂。”

　　老太太看着這書玫瑰，哭笑不得。“這孩子真是！我都多大年紀了。”

　　司哲抱抱母親，“也就18歲！”

　　眾人大笑。

　　司哲回頭，“大姐，姐夫還沒來？”

　　司珊回道：“剛剛打過電話，我去外面看看，估摸着他人也快到了。”

　　司珊一走，司家幾個親戚開口了。“珊珊和韓銘現在就這樣了？”

　　老太太開口：“我看兩人也挺好的。”

　　“等他們年紀大了，沒個孩子也冷清啊。”

　　老太太看着自己的姐妹，“珊珊不想要孩子，也沒辦法。”

　　司哲開口：“大姨、小姨，你們不用擔心，等我們老了，養老院各種設施會非常齊全，完全不用擔心，而且那時候還有機器人，我們不會覺得孤單的。”

　　幾個老太太不禁搖搖頭，“司哲你也該加加油了，也快30了吧，趕緊談女朋友吧。”

　　司教授也無話可說了。

　　司珊來到酒店大堂，正好看到了韓銘和衛家人。她走過來，“衛總、衛太太，你們好。”

　　衛父和唐韻朝着她點點頭，“好久不見。”

　　司珊穿着素雅的旗袍，身材纖瘦，整個人的氣質有些冷傲，她的目光看向衛凜。“這是你們家老二吧？”

　　唐韻回道：“是啊。”

　　衛凜禮貌地喊了一聲，“伯母您好。”

　　司珊看着他，面露幾分憐愛。“你小時候，我們家芸芸還和你一起玩過，你們倆拍過照片，一眨眼，你都這麼大了。”

　　話音一落，眾人臉色一變。

　　衛凜倒是沒有什麼印象了。他小時候的玩伴很多，也不記得“芸芸”這個小夥伴了。

　　韓銘牽過妻子的手，“我們進去再聊吧。”

　　他們走在前面，衛凜悄悄問道，“媽，剛剛怎麼了？”

　　唐韻停下步子，“韓家女兒十歲的時候去世了。你不用管，聽着就是。”

　　衛凜明白。只是他不明白，為什麼今晚母親要帶他來參加一個生日宴。反正也來了，他也沒什麼損失。

　　進去之後，他就見到了司家人。

　　衛家和司家也相識多年，老太太見到衛凜，也心生感慨。“我記得芸芸小時候可喜歡小衛凜了，那時候我們還開過玩笑，要讓衛凜做我們家外孫女婿呢。”

　　韓銘望着唐韻，時間久了，他都不記得唐韻二胎是兒子還是女兒了。上次他見到唐韻身邊的女孩子看來並不是唐韻的女兒了。只是唐韻並沒說，大概還未放下那些往事。

　　晚上的宴席也就是大家坐下來吃吃飯。

　　期間，唐韻去了一趟洗手間，回來的路上，正好碰到韓銘。

　　韓銘：“唐韻——”他叫住了她。

　　唐韻語氣冷冽：“什麼事？”

　　韓銘：“這麼多年了，你真是一點沒變。”

　　唐韻：“不比有些人，心如石頭硬。”

　　韓銘：“你還在怨我，我和紫黎的事，只是最後我和她並不適合。”

　　唐韻譏笑，“那你當初招惹她幹嘛？紫黎性格孩子氣，你當初可是很寵愛紫黎的。”

　　韓銘臉色一白，“她現在可好？”

　　唐韻：“韓師兄，你還有臉問她？既然當初你已經和她分手，她的事就不勞你關心了。”

　　韓銘：“我知道我欠了紫黎。”

　　唐韻走過他的身邊，“韓師兄，你何止欠紫黎的，你欠的一輩子都還不清了。”

　　韓銘愕然，“你什麼意思？”他跟上去抓了唐韻的手臂，“唐韻——”

　　“放手！”

　　衛凜已經來了有一會兒了，看到媽媽和那位韓叔叔說著話，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媽媽這麼對人的。

　　“媽，韓叔叔——”

　　韓銘鬆開手，“衛凜啊，我和你媽媽談些往事。”

　　衛凜扯了扯嘴角，“韓叔叔，我先接我媽媽回去了。”

　　韓銘點點頭，“好。你帶你媽媽回去休息吧。”

　　衛凜扶着母親來到外面，“媽，你怎麼和韓叔叔在爭執？”

　　唐韻呼了一口氣，“我看他不順眼。”

　　衛凜失笑，“媽，您又在哄我了。”

　　唐韻似在思索，“衛凜，你有沒有覺得若星和韓銘有些像？”

　　“像？”衛凜瞬間明白了什麼，她媽媽是故意帶他來參加這個生日宴的。“他是陳若星的生父？”

　　唐韻點點頭。

　　“韓叔叔不知道陳若星的存在？”

　　“以前不知道。但是江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司哲也在江大。若星又一心要查自己的身世，我看他們父女見面相認也是遲早的事。”

　　“我看陳若星不見得相認。”

　　“韓銘沒有孩子，若是知道若星是他女兒，你覺得他會無動於衷嗎？”唐韻也考慮了很久。

　　衛凜默了一下，“媽，你把這事告訴我做什麼？”

　　唐韻笑了，“你又不是外人。”

　　衛凜咬牙。

　　“好啦，我也是不放心。司家人也不是省油的燈。上次我聽說若星在司哲那裡接受心理治療，我心裏就有些不安。”

　　“我也說了，陳若星不聽我的，對這個司教授信任的很。”

　　唐韻輕笑，“我怎麼聞過一股子酸味了。”

　　兩人走到車前，衛父開了車窗，聽到他們的話。“什麼酸味？”

　　衛凜：“我媽說她想吃檸檬。”

　　衛父：“又看了什麼美容秘笈的嗎？我聽到檸檬牙就酸。”

　　唐韻心情大好，“回家吧。“”

　　車子開到半路，衛凜突然想起什麼，“韓叔叔的公司是不是叫xx？”

　　“好像是的。怎麼了？”

　　衛凜皺眉，“陳若星這個星期要去XX参觀？”

　　唐韻：“你讓我想想。”

　　衛父搖搖頭，“既來之則安之。這事你們誰也別管。”

　　唐韻：“怎麼可能不管？讓她去吧。衛凜你去不去？”

　　衛凜搖搖頭，“我沒興趣。”

　　唐韻：“那你回頭問問若星，有情況再說吧。”

　　衛父：“你們啊也別想太多，這事對若星來說不算壞事。韓銘有錢，若星和韓銘相認，至少以後生活無聊了。”

　　唐韻：“你忘了若星阿婆了嗎？”

　　一句話就讓衛父沒了聲音。

　　轉眼到了周末，參加活動的同學都在校門口集中了。

　　陳若星和孫亦諾到的早，關旭見到她，走了過來，“你來了啊。”

　　陳若星：“謝謝你。”

　　關旭：“客氣了，大家都是同學。”

　　孫亦諾問道：“關旭，你們怎麼聯繫上XX公司的？”

　　關旭：“肖靜語的姑父是這家公司的副總，都是她聯繫的。”

　　孫亦諾：“那真厲害啊。”

　　一會兒上了大巴車，大家依次坐好。

　　肖靜語坐在陳若星前面，周圍幾個人都在和肖靜語說話。

　　“靜語，那你可以找你姑父幫幫忙，寒暑假可以到XX公司實習啊？”

　　肖靜語：“姑父之前是提過。不過，我想大一大二還是以學習為主，不然我也擔心，自己知識不夠，去實習丟人。”

　　“畢竟XX公司是大企業。”

　　“我可聽說了，XX公司的董事長沒有孩子，那以後他的家產給誰啊？”

　　“不是吧，這麼大一個公司沒孩子？”

　　“我也是聽說，好像是孩子生病去世了吧。”

　　“那可以再生一個啊。”

　　“靜語，你有沒有聽說過？”

　　“哎，這是別人的事，我不太關注這些。”

　　陳若星一直沒說話，她在做英語聽力，英語四級也快了。照理能上江大的，成績不會差，她聽說，分數高的話以後面試也會加分的。

　　肖靜語看看她，也不再說話了。她和陳若星不一樣的，讀書對陳若星來說是唯一的出路，而她還有家庭的後盾。

　　陳若星聽了兩道題，手機微信響了。她打開一看，是衛凜發來的信息。

　　“到XX了？”

　　“沒有。”

　　她狐疑着，衛凜是不是無聊？他不是對他們這次活動很不屑的嗎？

　　又過了十幾分鐘，衛凜再次發來了信息。

　　“XX公司怎麼樣？”

　　陳若星一道題聽了一半，她回了過去，“堵車在路上呢。你要是想過來，我把地址發給你。”

　　衛凜看着屏幕，不由得笑出了聲。他幹嘛要去？

　　她看着聊天頁面，半天也沒有收到衛凜的回復，這個人到底什麼意思啊？她正要放下手機，一旁的孫亦諾問道：“若星，你是不是和衛凜談戀愛了？”

　　“沒有！”陳若星差點嗆到。

　　“嘻嘻，我看到你在給他發信息了。”

　　“真的沒有！”陳若星表情認真，“我發誓。”

　　孫亦諾彎着嘴角，“其實我覺得你們就是在一起了也沒關係啊。你看這次考試，他是第一，你是第二。你們兩家又是世交，多般配啊。你現在和男生接觸也比之前好多了。”

　　陳若星手指絞着耳機線。

　　“其實，我覺得吧，你的恐男症有個辦法可以刺激一下？”

　　“什麼辦法？”

　　“kiss！親密接觸！”

# 第28章

　　一行人到了XX公司, 公司一位蔣經理接待了他們。大家跟着蔣經理後面参觀了公司的發展史、榮譽室, 半個小時后，行程幾乎可以結束了。

　　幾個女孩子感嘆, “XX公司真好。”

　　陳若星卻覺得這一趟, 似乎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走馬觀花大概如此。

　　孫亦諾也有這樣的感覺, 和她竊竊私語。“這些網上都可以搜到的。”

　　陳若星點點頭。

　　肖靜語道：“蔣經理, 麻煩您了。我們今天學到了很多，希望將來我們也有機會到公司實習、工作。”

　　“期待你們的加入。中午大家到食堂用個簡餐吧。”

　　“您太客氣了。”

　　蔣經理道：“朱副總和我說了，讓我好好招待你們。”

　　肖靜語微微笑着, “那麻煩您了。”

　　陳若星看着孫亦諾, 人和人的差別不是一般大。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像肖靜語這樣落落大方。

　　一行人到了食堂。

　　食堂寬敞乾淨，各式吃的都有，比江大的食堂還要好。

　　孫亦諾：“果然財大氣粗, 這食堂不比附近的餐廳差。”

　　肖靜語道：“因為他們老總也會在這裏吃飯。我聽我姑父說, 董事長回來之前, 公司特意把食堂裝修升級了。”

　　陳若星打了一碗米粉，滿滿一大碗，她端着往餐桌走去。

　　這時候，外面有幾個人走進來。

　　陳若星一眼就看到了那晚那個男人, 唐阿姨的朋友, 她瞬間想起了那張名片。

　　韓銘就是XX公司的董事長。

　　韓銘和幾位副總邊走邊說著話, 餘光突然看到了陳若星, 他話語一頓。“那幾個學生是來實習的還是怎麼回事？”

　　朱副總回道：“是江大的學生, 來我們公司参觀學習。”

　　韓銘默了一下，朝着陳若星那桌走過去。

　　“韓總，您——”

　　幾位副總也跟着過去，大家都有些不解。董事長怎麼對幾個學生突然關注起來。

　　肖靜語看到他們，立馬站起來。

　　朱副總沖她使了一個眼眼色，讓她不要說話。

　　蔣經理看到了大boss，有些激動。“董事長好。”

　　韓銘開口，“我剛剛聽說今天江大的學生來参觀，怎麼樣了？”

　　“挺好的。”蔣經理一一彙報。

　　韓銘點點頭，對着學生們說道：“算起來，我也你們的老學長了。”

　　諸位學生一臉的興奮。

　　關旭道語氣不卑不亢，“韓董事長，我們老師上課也提過您。”

　　“喔？不會是提我掛科的事吧？”

　　韓銘親切的態度瞬間讓學生們不再緊張了。他回頭對幾位副總說道：“你們也去吃飯吧，今天我就陪陪這些小朋友們。”

　　朱副總道：“那讓廚師給你做點什麼？”

　　韓銘看了一眼大家面前的餐盤，最後目光落在陳若星的碗里，“米線的味道如何？”他看着陳若星，笑容和藹。

　　陳若星表情不變，“還行。”

　　韓銘輕笑，“那看來我們的大廚手藝需要提高了。”

　　“不是的，師傅做得很好。”陳若星語氣有些急切。只是和阿婆做得還是差點什麼。

　　“好。給我也來一碗米線，我嘗嘗就知道了。”

　　一頓飯吃下來，陳若星也聽到一些信息。這位董事長比唐阿姨高一屆。她咬着筷子，那麼算起來他也是她媽媽的學長了。

　　陳若星埋下頭，又喝了幾口湯。她滿足的神情，讓韓銘微微怔愣了片刻。

　　陳若星見韓銘在看她，以為是自己吃多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道：“這個湯挺好喝的。”

　　韓銘覺得剛剛那一幕好像回到了二十前，那個姑娘喝光了餛飩湯，嘴巴上還沾了點辣油。“這個湯挺好喝的。”

　　他下意識地抽了一張面紙遞給了陳若星，“擦擦嘴巴。”

　　陳若星愣住了，別人也愣住了。

　　孫亦諾推了她一下，“接——”

　　陳若星伸手接過，右手的一根鏈子晃動着。“謝謝您。”

　　韓銘突然抓住了她的手，“你這手鏈哪裡來的？”

　　陳若星扯了一下手，“別人送我的。”

　　韓銘臉色沉下來，“誰送你的？”

　　陳若星：“我阿姨。”

　　韓銘：“唐韻？”

　　陳若星點點頭。

　　韓銘鬆開手，“抱歉。這條手鏈很像我朋友曾經佩戴的一款。很多年了，乍一看，我就想到了二十年的時光。”

　　陳若星應了一聲。

　　韓銘斂了斂神色，“那歡迎你們到我們的食堂來蹭飯。”

　　“韓董，我們會努力的，三年後，我們要來XX工作。”

　　“好的。我等着你們。”

　　用餐結束，韓銘先行離開了。他一走，大家都深深嘆了一口氣。

　　“我剛剛好緊張啊！”

　　“是啊！感覺就是打遊戲見到了終結大boss!”

　　“韓董事長人好親切，長得很帥氣啊，年輕的時候一定是校草級的人物。”

　　……

　　肖靜語一直沒有說話，她看着陳若星，默了一會兒終於開口，“陳若星，你認識韓董？”

　　陳若星想了想，“不算認識，之前見過一次。”

　　“啊？你認識韓董？難怪韓董注意你呢。”

　　“下次我們再要到XX公司來参觀，陳若星可以找韓董了。”肖靜語笑着說道。

　　陳若星端起餐盤，“抱歉，我和他不熟，幫不上什麼忙。”

　　眾人沒想到她江話這麼直接，一時間氣氛有些不對勁。就在這時，蔣經理再次回來。

　　“嗨，你們呀真是運氣好。”蔣經理抱着十幾個禮盒過來。

　　“蔣經理這是什麼？”

　　“董事長送給你們的禮物。”蔣經理把禮物一一分給大家。“這是鋼筆，我們請Waterman鋼筆。”

　　肖靜語彎着眼睛，“禮物太貴重了。”

　　“韓董事長說了，祝大家學業有成。想謝謝他，以後當面謝他。”

　　“好嘞。那你們回去路上小心。”蔣經理走到肖靜語旁邊，“靜語，你把這次你們參加活動的名單發到我郵箱，我要做一份備案。”

　　“好的，蔣叔叔，我回去就發給您。”

　　眾人拿着禮物回到大巴車上。

　　“你們打開筆看了沒？”

　　“怎麼了？”

　　“鋼筆的筆尖是18k的。”

　　“真假？”

　　“這筆價值3000多元。”

　　“我的天！XX真的財大氣粗。我們這趟值了！”

　　陳若星閉着眼睛假寐，她的手不自覺地摸索着手鏈。韓董事長和唐阿姨認識，所以他認出了手鏈。那麼這條手鏈是不是和韓董事長有什麼關係？可為什麼唐阿姨要把這條手鏈送給她呢。

　　她心裏充滿了疑惑。

　　下午三點，回到學校之後，大家在校門口各自離去。

　　陳若星和孫亦諾一起走的，兩人邊走邊說著話。剛到校門口，突然有個聲音傳來。“姐姐——姐姐——”

　　孫亦諾拉住陳若星，“有個小孩在叫我們？”

　　陳若星回頭就看到了崔睿辰。

　　崔睿辰跑過來，臉上帶着笑，露着一口小白牙。“姐姐，你去哪裡了啊？我等你很久了。”

　　陳若星不敢相信，“你來找我的？”

　　“對啊。”崔睿辰背着書包，身上穿着英倫風衣，腳下配着某牌子的板鞋，貴氣十足。她一眼就看出了這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氣質都不一樣。

　　孫亦諾道：“若星這小孩誰啊？”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是——一個阿姨家的。”

　　崔睿辰鼓了鼓嘴巴，“姐姐，我等你很久了，我都餓扁了。”

　　陳若星：“那我帶你去吃點東西。亦諾，你先回去吧。”

　　孫亦諾對着小正太揮揮手，“拜拜啦，小帥哥。”

　　“再見，小姐姐。”崔睿辰做了一個飛吻的手勢。

　　孫亦諾：“……”現在的小孩撩妹手段太強了。

　　陳若星想了想帶着崔睿辰來到對面一條街，“你想吃什麼？”

　　“什麼都可以的。”崔睿辰烏溜溜的大眼睛瞅着街上的店，“姐姐——”他突然拉住了陳若星的手。

　　陳若星感覺自己的手都在顫抖。

　　“你們學校怎麼這麼多吃的店？串串、烤雞、烤玉米，四家奶茶店呢。”小朋友的聲音滿是羡慕。

　　陳若星卻沒有說話。

　　崔睿辰邊走邊跳，激動極了。“我什麼時候才能上大學啊？”長大了他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了。

　　“再過十年吧。”她像他這麼大的時候，也期盼着快點長大。可長大了她才發現，童年的時光才是最美好的。

　　“那是什麼？”他的小手指着前方。

　　“是烤山芋。”陳若星回道。

　　崔睿辰還是第一次見，有些好奇，又不太好意思直接說想吃。

　　陳若星笑了一下，“你想吃的話，我們去買。”

　　“姐姐也想吃嗎？那我們就吃這個吧。”

　　一根烤山芋十塊錢，她掰了兩半，吹了吹，才得給崔睿辰。“小心燙。”

　　崔睿辰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好香，好甜。”

　　老闆聽了笑了，“你們是姐弟吧？”

　　陳若星沒說話。

　　老闆繼續道：“你們倆長得可真像。”

　　陳若星看着崔睿辰，尋思着，他們像嗎？

　　崔睿辰吃了一半，“姐姐，我想喝水。當然如果是奶茶就更好了。”

　　陳若星被他的天真逗樂了，她拉住他的手，去了對面一家奶茶店。

　　點了一杯奶茶之後，兩個人坐在一旁。

　　崔睿辰吃的滿足，嘴巴一鼓一鼓的。

　　陳若星問道：“你怎麼到江大來了？”

　　“我來找你啊。”崔睿辰一口奶茶一口山芋，開心極了。

　　“你知道我在江大讀書？”

　　“我看到你的校徽了。我也來過江大，陽陽哥哥常帶我來江大踢足球。”

　　“那你怎麼知道在校門口等我？”

　　崔睿辰抿着嘴巴，“我就想來看看你嘛。”

　　陳若星：“這樣很危險的。”

　　崔睿辰：“我沒有那麼笨的。”

　　“你要是見不到我呢？”

　　崔睿辰搖搖頭，拿出了自己的手機，“我可以打你手機啊。”

　　陳若星：“……”為什麼這麼大的小孩就有手機。

　　崔睿辰喝了大半杯奶茶飽了，秀氣的打了一個嗝。“哎，紳士不該在女孩子面前打嗝的。”

　　陳若星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你趕緊回家吧，你爸爸媽媽要是發現你不見了會擔心的。”

　　崔睿辰一手托着下巴，“姐姐，為什麼我媽媽見了你以後會哭的那麼傷心？”

　　陳若星沉默着。“你媽媽只是見到一個老朋友的女兒她有些激動罷了。”

　　崔睿辰思考着她的話，“你不是我媽媽的女兒嗎？”

　　陳若星笑了笑，“你該回家了，你家住哪裡？我送你回家？”

　　崔睿辰轉了轉眼珠，“可我不想回家，我離家出走了。”

　　陳若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兩人相互看着。過了半晌，陳若星只好求助衛凜了。

　　衛凜接通了電話，聲音愉悅，“回來了？”

　　“衛凜，崔睿辰來找我了。他現在不肯回家，你知道他家在哪裡嗎？”

　　“誰？”

　　陳若星舔了舔嘴角，“我弟弟。”

　　衛凜反應過來了，“他怎麼會來找你？”

　　“我也不知道。”陳若星滿是疑惑。

　　“你們在哪？”

　　“小甜心奶茶屋。”

　　衛凜失笑，“我知道了，我馬上過來。”

　　“謝謝你。”

# 第29章

　　衛凜趕到奶茶店時就看到陳若星和一個小學生坐牆角的那桌。遠遠一看, 姐弟兩倒是有幾分相似。小男孩喝着奶茶吃着烤山芋, 十足的小吃貨。

　　他走過去，站在邊上。

　　陳若星趕緊站起來，“你來了！”

　　衛凜應了一聲，“活動結束了？”

　　“嗯。”陳若星點了一下頭，看向崔睿辰。

　　崔睿辰也打量着衛凜，黑白分明的眼睛似乎在探究什麼。

　　衛凜道：“你想怎麼辦？”

　　“送他回家吧。”

　　衛凜揚揚眉毛，“小朋友，你家住哪？”

　　崔睿辰舔了一下嘴巴，“我不能隨便告訴陌生人。”

　　衛凜一看這小子還挺聰明的, “你不說那我就給你爸爸打電話讓他來接你。”

　　崔睿辰彎着嘴巴, “你又不認識我爸爸。”

　　衛凜輕笑：“崔知鴻，知識知, 鴻雁的鴻。”

　　崔睿辰微微有些緊張。“你又沒我爸手機號碼？”

　　“138××××××××。”

　　“你認識我爸爸？”要是讓他爸爸知道，他回去肯定要被打屁股的。

　　“不認識。”

　　崔睿辰呼了一口氣, 可憐兮兮的看着陳若星。“姐姐，你不喜歡我嗎？”

　　陳若星：“……”

　　衛凜道：“這和喜歡不喜歡你沒關係，你亂跑出來，被拐跑了怎麼辦？”

　　崔睿辰仰着小下巴，“我才沒那麼笨。我打車過來的。”說著從口袋裡拿出幾張鈔票。

　　衛凜抬手揉了揉他的腦袋，“走吧。”

　　“哎——你幹嘛啊？”崔睿辰突然蹦下椅子，衝到陳若星腿邊, 小手緊緊拉着陳若星的手, “姐姐——救我——”

　　陳若星沒想到小學生這麼大, “睿辰——”

　　衛凜皺了一下眉，“崔睿辰你過來——”

　　“不要！”說著他拉着陳若星就要跑。

　　陳若星又擔心碰到崔睿辰，一心都在孩子身上。

　　衛凜自然抬手拉住了陳若星另一隻手，他微微使力。她突然就被他帶回來，頭剛剛歪過去，身體卻控制不住，整個人都朝衛凜身上貼上去。

　　最後，嘴巴親在了衛凜的唇角邊。

　　三個人都愣住了。

　　連着店裡買奶茶的人都看的目瞪口呆。

　　陳若星睫毛快速地眨動，衛凜望着她，他清晰地看到了她臉上的小絨毛，喉嚨上下滾了滾。

　　崔睿辰張着嘴巴，小手快速地捂住了眼睛，又慢慢分開了手指，從指縫裡看着兩人。

　　等陳若星反應過來，立馬往後退了一步。

　　衛凜動了動嘴巴，“先出去。”

　　他走在了前面，陳若星和崔睿辰聽話地跟在後面。

　　三個人各有所思，一直走到這條街的盡頭。衛凜轉身，對着崔睿辰說道：“你有什麼想法？”

　　崔睿辰仰着頭，“我想和姐姐多呆一會兒。”

　　衛凜看了看陳若星，她的臉頰微紅，“你怎麼想？”

　　陳若星還無法從那個吻中脫離出來，眼睛也不敢直接對視着衛凜。她看向崔睿辰，“你家人會擔心你的。”

　　“我和他們說了，我去同學家玩了。”

　　陳若星臉色沉了沉，“你不應該說謊的。”

　　崔睿辰皺了皺小眉頭，可憐巴巴道：“那我自己回家吧。”

　　陳若星抓住他的手，“我送你回去。”

　　崔睿辰眸子一亮，“我家在XX苑12棟。”

　　衛凜掃了他一眼，血緣這東西真是神奇，這小子對陳若星可是信任的很。

　　“姐姐，我們去打車。”說著他抬手就要攔出租車。

　　陳若星終於看衛凜了，“我送他回去，你——”

　　衛凜瞥了她一眼，轉身道：“我陪你一起。”

　　崔睿辰看看他，“大哥哥是姐姐的男朋友嗎？”

　　話音一落，衛凜和陳若星臉色尷尬不已，半天沒有聲音。

　　衛凜輕呵一聲，“你懂什麼？！”

　　“我當然知道，我就是花花的男朋友。”崔睿辰聲音響亮。

　　陳若星：“花花是你的玩伴吧，這個不能算男女朋友的。”

　　“不是啊。我們約好了，長大后我們要結婚的。”

　　衛凜沒忍住笑意。

　　陳若星也笑了。

　　幸好出租車來了，三個人上了車。

　　衛凜坐在副駕位置，陳若星和崔睿辰坐在後面。崔睿辰說著家裡的事，他的家人，他家房子，還有他家的狗。

　　衛凜嘆口氣，他想小話癆的語文成績應該不會太差。

　　陳若星一臉溫柔，拿出紙巾幫他擦擦汗。“睿辰，你知道阿公阿婆嗎？”

　　“姐姐，你叫我小名辰辰就好啦。”

　　“好吧，辰辰。”

　　“我媽媽說我阿公阿婆不在江城，等我長大了帶我去見他們。”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

　　“可是——”崔睿辰猶猶豫豫，“我偷偷聽到我奶奶說的，我媽媽和她媽媽關係不好斷絕母女關係了。”

　　陳若星嘴裏一片苦澀。她的媽媽若是年輕的時候沒有愛錯人，或許也不會有這些波折了。

　　“姐姐——”

　　“那是大人的事。”陳若星岔開話題，又問他最近在學了什麼。

　　“奧數、畫畫、寫毛筆字，和外教學英語，對了，每周我還要去游泳，我游泳也拿過一等獎的。”他竭力在姐姐面前把自己優點展示出來，他媽媽讓他向陳若星學習，在他面前誇過陳若星。

　　“那你很厲害啊！”

　　“姐姐會游泳嗎？我可以教你？”

　　“好啊。”

　　衛凜突然開口，“游泳是江大的必修課，你最好提前學一下。”

　　陳若星在海邊長大，雖然被阿婆長期關在家裡，她倒是在潿舟學會了游泳。

　　“姐姐那我教你！我不收你學費。”

　　陳若星笑了，“好呀。”

　　衛凜：“還是找個專業的教練。”

　　崔睿辰板着臉，“我很專業的。不信，你過來看看。”

　　“行啊。”

　　四十分鐘后，他們到了崔家住的小區，下車后，崔睿辰拉着陳若星要進去。

　　陳若星定在原地，“辰辰，姐姐今天的作業還沒有做完，就不去你家了。”

　　崔睿辰泄氣道：“大學還有這麼多作業？”

　　衛凜回道：“那當然！我們還要考研考博，自然要寫作業。你快回家吧，下回想出來別騙人了。”

　　“那我怎麼去見姐姐？”

　　“回頭我想到方法告訴你。”

　　崔睿辰信了他的話，“那我等你們。”

　　陳若星看着小傢伙進了小區，她望着遠處，崔家住的這片都是獨棟別墅，還在市區，可見崔家條件不錯。

　　“你這弟弟思想比你還成熟。”

　　陳若星想了想，“你認識辰辰的爸爸？”

　　“不認識。我大哥認識，打聽了一下。你想知道他的消息？”

　　陳若星沒說話。

　　“崔知鴻是X院的副院長，和你媽媽是工作認識的，一見鍾情。”

　　陳若星想了想，“他知道我媽媽以前的事嗎？”

　　“這個我不清楚。知道又怎樣不知道又怎麼樣，那是你媽媽過去的事。”

　　陳若星默了半晌，聲音微涼，“畢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這樣的污點。”

　　“我想你媽媽堅持生下你，並不會認為你是她的人生污點。”衛凜沉聲道，“如果她不愛你父親，不愛你，她應該不會生下你。”

　　陳若星眼眶通紅，“謝謝你。”

　　“該回去了。你們今天活動怎麼樣？”

　　陳若星實誠道：“只是簡單的了解一下企業發展史，我想還是應該去工作才會有收穫。不過我們見到公司的董事長了。”

　　“韓銘？”

　　“你認識他？”

　　“他是我媽的師兄。他和你們說話了？”

　　“在食堂遇到的，他很親切，知道我們是江大的，便和我們一起吃飯了。”

　　衛凜沉思一下，“後來呢？”

　　“走的時候送了我們每人一份禮物。”

　　“什麼禮物？”

　　陳若星從包里拿出了禮盒。

　　衛凜一眼就認出來了，“鋼筆？”

　　陳若星把盒子遞給他。

　　衛凜道：“確實大手筆了，3000的鋼筆，一下子送了20來份。這位董事長真是出手闊綽。”

　　“是啊。禮物太貴重了。”

　　衛凜怕她心裏有負擔，用着輕鬆的口氣說道：“這禮物對他來說不算什麼，而且又不是單獨送你的。留着吧。”

　　陳若星覺得奇怪，他怎麼就知道自己為這份禮物苦惱。阿婆從不讓她收別人的禮物，一塊糖都不行。何況這樣貴重的鋼筆呢。

　　兩人一起回了學校，正好到了飯點。陳若星主動提了一句，“我請你吃飯吧。”畢竟是她把他叫來的。

　　“行吧。去吃火鍋吧。”衛凜道。

　　“食堂沒有火鍋。”

　　“我住的小區樓下來了一家。”

　　陳若星想了想，是她請客，他提了要求她也不好說說什麼。

　　衛凜說的火鍋是單人份的，一人一個鍋，葷菜蔬菜都有，她還是第一次見到。

　　衛凜點了一份辣鍋，陳若星不吃辣，在服務員的推薦下，她點了一份沙茶鍋底。

　　火鍋的味道很好，她吃的滿足，漸漸額角都冒汗了。

　　衛凜說道：“味道怎麼樣？”

　　“挺好的，很香。”

　　衛凜輕笑，“學校附近好些網紅店。下次帶你去別家。”

　　陳若星愣了一下，沒說話。

　　吃完火鍋，兩人到了正門頭，衛凜直接掃碼付款了。

　　陳若星擰着眉，“說好我請你的。”

　　“下次吧。”衛凜回道。

　　陳若星一想，好像兩人認識以來都是他請客付錢，而她只送了一個杯子給他而已。

　　衛凜玩笑道：“聽說你現在做咖啡的手藝還不錯，下回可以幫我做杯。”

　　“可以。你到我們店裡來，我做給你。”

　　“不用。家裡就有咖啡機，回頭你過來時，可以試試。”

　　陳若星想起來，衛凜愛喝咖啡，衛家確實有一套咖啡機。現在想想，他那套咖啡機絕不便宜。真是奢侈！

　　“我回去了。”他衝著她揮揮手。

　　陳若星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街頭。

　　星期一的英語課，還有十多分鐘就要上課了，大家陸陸續續走進教室。

　　衛凜停好車，往教學樓走去，路上遇到了章一辰他們幾個。

　　“咦，衛凜，两天不見，你這嘴巴怎麼回事？”

　　幾個男生都好奇地盯着他。

　　衛凜扯了一下嘴巴，“上火。”

　　“我看不像，像被咬破的。你們看是不是？”

　　“像！”

　　幾個人一路八卦到教室，還在鬧。

　　“衛凜，你實話實說，你這嘴巴是不是周末被女朋友親的？”

　　“親是達不到這個程度的！”

　　“得咬！嗷嗚——”

　　衛凜往椅子上一坐，抬手摸了一下嘴巴。昨天他是被親了，蜻蜓點水的吻，就感覺一陣溫熱而已。

　　“哎呦喂，衛凜你這表情在回味啊！”

　　這邊的熱鬧，惹得前面的人也回望過來。

　　許落落問道：“後面說什麼呢？大家開心的。”

　　孫亦諾好奇道：“衛凜嘴破了，大家說他被女朋友咬的。”

　　陳若星正在背單詞，一瞬間臉紅耳赤。

　　“衛凜，問一句哈，你初吻還在不在？”

　　衛凜從包里拿出了英語書，目光看着前兩排，陳若星低着頭在看書。他慢吞吞地回道：“不在了。”

　　等他一回完，後面一陣歡呼。

　　“初夜呢？”

　　“夠了吧！你們！”

　　章一辰跟着吃瓜，這會兒也出來說話了，“快上課了，大家的尺度有點大。有些話我們可以回男生宿舍討論。”

　　衛凜斜了他一眼，沖他笑了一下。

　　章一辰拍拍他的肩，突然彎下腰，仔細看看他的嘴巴，“你自己咬的嗎？”

　　衛凜一把推開他，無語了。

　　課間時，衛凜從洗手間出來，正好和陳若星遇上。

　　陳若星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他的嘴巴上。

　　衛凜皺了一下眉，“昨晚喝水咬的。怎麼大家一個個都這麼看着我。”

　　陳若星雙手緊緊抱着她的玻璃水杯，“可以塗一下金黴素軟膏。”

　　“什麼？”衛凜沒聽清楚。

　　陳若星一手伸進口袋裡，快速的拿出一支藥膏，放到了衛凜手裡。“這是新的。”說完，她就進教室了。

　　衛凜攤開掌心，看着藥膏，突然一笑。

　　陳·白眼狼還挺有愛的。

　　陳若星坐在座位上，心跳加速。昨天的那個意外之吻，她並沒有太大的反應。難道她的心理問題徹底好了？

第二節 英語課，Peter提醒大家要準備一下四六級考試，不要掉以輕心！

　　大家原本的一顆平常心瞬間被他說的有些緊張不安了。

　　大一上學期，隨着四六級考試的結束，很快迎來了期末考。

　　那段時間，學校學習氛圍空前高漲。據說每天五點半就有人到圖書館排隊了搶位置了。

　　圖書館的位置真的是一位難求。

　　陳若星倒不用去搶位置，唐韻特意給她打了電話，讓她去衛澈的公寓複習。

　　陳若星拒絕了，她可以去咖啡館，代珂給她留了位置。咖啡館安靜又有暖氣，她每天晚上一直到打烊才回宿舍。

　　唐韻也沒了辦法，在衛父面前說了幾次。

　　“你就別擔心了，若星這孩子自己會照顧好自己的。”

　　“這不是許姐也過去照顧衛凜了嗎，兩個人也是照顧。這期末複習費神啊，我怕若星吃不好。”

　　衛父笑：“你真是自尋煩惱！對了，韓銘給我打了電話，約我吃飯。”

　　“你和他吃什麼飯？”

　　“無事不登三寶殿。他見過若星，應該察覺到了。”

　　唐韻冷下臉，“知道又怎樣？他有臉去見若星嗎。我倒要看看他想做什麼？”

　　“別動氣。這事我們靜觀其變，若星那裡讓衛凜照看着點。”

　　“我和他說過了。今年準備讓他陪若星回潿舟。”

　　“什麼？”

　　“這麼驚訝做什麼？若星阿婆和我聯繫，問了幾次衛凜的情況，我想着讓衛凜過去一趟，把我們的禮物也帶過去。”

　　“就這樣？”

　　“他想在那邊過年的話也是可以的。”

　　“你呀！”衛父嘆口氣，“不要期待太多，這兩孩子的事隨便他們發展。”

　　“校園戀多動人啊。”

　　衛父說不過妻子，誰讓他們當初沒生個女兒呢。

　　期末考試結束后，陳若星就接到了衛母的電話。“若星，考的怎麼樣？”

　　“應該還可以。”

　　“肯定沒問題！明天小楊去接你們，你晚上把要帶回去的東西收收。”

　　“阿姨，我的車票買好了，後天回潿舟。”

　　“後天就走？”

　　“是的，我想阿公阿婆了，想早點回去看看他們。”

　　“那等明天見面我們再說吧。”唐韻已經買好了兩張機票。

　　考試結束，陳若星和三個室友約着吃飯慶祝一下，也算是離別前的聚餐了。

　　四個人出發前，陳若星接到了一個陌生號碼。她以為是廣告電話，猶豫着接通了。

　　“喂——”

　　“若星，我是XX公司的韓銘，你還記得嗎？”

　　“韓董事長？你怎麼會打我電話？”

　　韓銘看着他面前的一張紙，上面清清楚楚寫着陳若星的出生證明。

　　“期末考試結束了吧？”

　　“是的。”陳若星直接問道，“韓董事長，您有什麼事嗎？”

　　韓銘揉了揉眉心，“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到我們公司來實習？”

　　“實習？寒假嗎？”

　　“可以。”他的語氣似乎充滿了期待。

　　陳若星舒了一口氣，“抱歉。後天我得回老家了。”

　　“這樣啊。那等明年夏天暑期實習。”韓銘說道。

　　“若星，走啦！”許落落喊道。

　　手機那端韓銘也聽到了，“你現在有事？”

　　“要和同學去吃飯。”

　　“嗯。那祝你和同學吃飯愉快。”

　　“謝謝您！”

　　韓銘掛了電話，仰着頭靠在椅子上。

　　“韓董，我們還進去嗎？”助理等了許久終於開口問道。

　　“回瀾園。”韓銘聲音沙啞，“今天的事不要告訴太太。”

　　“您放心。”助理又說道，“司教授哪裡呢？若星小姐一直在他那裡治療，他是不是知道什麼？”

　　“這件事我會和他談一談。他不會在江大待多久。”

　　“司教授是不是知道若星小姐的身份了？”

　　這一點韓銘也是有所懷疑的，只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還有個女兒，司哲怎麼會知道？何況司哲這幾年一直在國外，怕是碰巧吧。

　　韓銘克制着自己的心情，對他來說，陳若星的出現無疑是喜從天降。他失去過一個女兒，這麼多年，妻子不願再生，他也漸漸沒了心思。他在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暫時不和陳若星父女相認。不過既然知道了她是他的女兒，他肯定要為陳若星安排好一切。

　　想到陳若星這些年過的日子，加上她的心理問題，韓銘確確實實心疼了，甚至眼圈都紅了。

　　“小劉，查一下陳紫黎的近況。”

　　“好的。”

　　陳若星心裏也滿是疑惑，韓董事長怎麼會給她打電話？她想不明白！

　　“若星，你怎麼不吃？”

　　陳若星夾了一個丸子，“想家了。”

　　“你要習慣！以後工作結婚總得離開他們的。”

　　陳若星笑了笑，“那還早呢。”

　　孫亦諾嘆口氣，“我現在就愁統計學，我不會掛科吧。早知道學經濟這麼難，我就學別的專業了。”

　　“別杞人憂天，等成績出來，不行的話重修。”

　　孫亦諾看着陳若星，“若星，你現在還想不想轉專業了？”

　　“我問過老師了，我打算輔修心理學本科學位。”

　　“我的天！在下佩服佩服！”

　　“若星，你還要打工，再輔修第二學位，會不會太累了？”

　　“我們學校拿雙學位的人不少，對我來說，學習是唯一的出路。以後也好找工作。年輕的時候不拼一下，怕以後後悔。”

　　“也是！我還幻想過，我不是我爸媽親生的，有一天我親爸親媽來找我，他們超有錢，住豪宅，開名車，出門都有私人飛機！”

　　“天上掉餡餅啊！白日做夢！”

　　“你們不想嗎？若星你呢？你就沒想過你爸爸媽媽來找你？”孫亦諾問完，許落落就在桌下踢了她一腳。

　　陳若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果汁，“想過，不過後來不想了。過完年，我十九歲，十九年了。”她眨眨眼，“我已經過了需要父愛的年紀。”

　　“吃菜吧，吃完趕緊回去收拾東西。”

　　“若星，對不起。”

　　“沒事。”陳若星確實不在意。即使將來她的親生父親出現，她大概也就是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叔叔，見了面，打一聲招呼，就如同她和她媽媽現在的關係一樣。

　　彼此知道，卻不再打擾。

　　第二天，衛凜準時來到女生宿舍樓下。

　　江城的冬天，是那種刺骨的陰冷。他在室外等了十來分鐘，鼻頭冷冰冰的。他看了看時間，是他早到了。

　　五分鐘后，陳若星拖了一個行李箱出現了。她穿着黑色的羽絨服，帶着帽子，露出巴掌大的臉。

　　衛凜：“有這麼多東西要帶回家嗎？”

　　陳若星赧然：“給阿公阿婆買了禮物。”

　　衛凜順手拉過她的行李箱，看到她手套也沒戴，手指凍得通紅。“你的手套呢？”

　　“忘了。不要緊，我不冷。到了潿舟也不需要戴手套的。”大概是要回家了，她的話語也輕快了。

　　可惜衛凜也沒有戴手套。“對了，我媽讓我明天陪你一起回去。”

　　陳若星停下了腳步，一臉錯愕。

　　“聽說是你阿婆想見我。”衛凜漫不經心地說道。

# 第30章

　　衛凜沒有錯過陳若星的表情, 她似乎很驚訝，又有些驚慌。“你不希望我去？”

　　陳若星望着他的眼睛, “我怕你過去不太習慣。”

　　衛凜輕笑, “我正好沒去過，倒是可以看看。潿舟有什麼好玩的？”

　　陳若星攥緊了手，“潿舟的冬天很舒適。因為消費不高, 很多老人現在會去那邊過冬。”

　　“那倒是不錯。回頭我讓我爸媽也去潿舟做些投資。”衛凜見她有些緊張，也不在逗她了, “走吧。楊叔在校門口了。”

　　陳若星卻怎麼也平靜不下來了。阿婆要見衛凜，會不會提婚約的事？哎！不知道能不能說服衛凜讓他不要去潿舟了。

　　這一路, 陳若星滿是心事，回家的雀躍心情一點一點被壓制了。

　　到了衛家，衛母和她提了衛凜去潿舟的事, “若星, 機票我已經幫你們買好了。”

　　陳若星咬咬牙, “阿姨，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讓衛凜跑這麼遠, 太累了。”

　　“不用擔心。本來我們也想過去看看兩位老人家的, 不過你衛伯伯年底工作多走不開, 就讓衛凜代表我們過去見見你阿公阿婆。”

　　“阿姨，不是我阿婆讓衛凜過去的嗎？”

　　衛母咯咯一笑, “衛凜和你這麼說的？他逗你玩的。過年回家的人多, 我也是不放心你一個人回去, 和他提了一下送你回去他沒反對。”

　　陳若星以後她再說什麼都沒有用了。“那就辛苦他了。”

　　當晚，衛澈也回家吃飯了，他依舊是老樣子。聽說衛凜明天和陳若星一起回去，他點點頭，“應該的。潿舟很漂亮，正好你也沒去過，可以多待些日子。”

　　衛母附和一笑，“你若是想在若星家過年，我們也沒意見。初二以後我和你爸準備去普吉島。”

　　衛澈：“我和朋友也有約了。”

　　衛凜呵了一聲，“我習慣做留守兒童了。”

　　衛父掃了他一眼，“你和薛教授做學問，什麼時候學會貧嘴了？”

　　“我這不是遺傳嗎。”

　　“是嗎？”衛父沉聲道，“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大家對我的評價可是公認的穩重老實。”

　　“那您怎麼追到我媽媽的？靠着您的穩重老實？”

　　衛父輕咳一聲，“食不言寢不語。你要多和若星學習。”

　　陳若星莫名地點名，只好坐的更端正了。

　　“大哥先開口的。”

　　衛澈搖搖頭，“我的錯。”說著他拿了兩個紅包。“我雖然不在家過年，給你們的紅包還是準備的。”

　　陳若星：“大哥我已經成年了。”

　　衛凜接過，“謝謝大哥。”

　　衛母笑着對陳若星說道：“拿着吧。你大哥今年賺了不少錢，不用替他省錢。”

　　陳若星在眾人的期待中接過衛澈的紅包。“謝謝大哥。”

　　“不用客氣。明年暑假可以考慮到我們公司實習，不過我們公司的實習工資比較低。”

　　陳若星抿着嘴角，“好的。”

　　衛凜：“萬惡的資本家，說的沒錯。”

　　衛澈彎着嘴角，“我自然沒有衛二少體貼。若星，你覺得呢？”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一時間詞窮了。

　　衛母搖搖頭，“你們就別為難若星了，吃飯吧。”

　　晚上，大家都休息了，夜深人靜。陳若星睡不着，可能是明天就要回家的關係，她身體里的興奮點被點燃了。

　　她下樓倒水，碰到了衛澈。“大哥，你還沒睡？”

　　衛澈點點頭，掃了一眼她手中的杯子，“要喝水？”

　　陳若星接了水，喝了幾口，人也舒服了很多。

　　衛澈倚在櫥櫃，姿態優雅，“前两天我遇到你媽媽了。我和她說了，衛凜會陪你回潿舟。”

　　“為什麼？”陳若星不解。

　　“你媽媽似乎也沒有忘記當年那個婚約。”衛澈摸了摸下巴，他若是沒有看錯的話，陳紫黎好像看中了他。

　　陳若星尷尬不已。

　　“你弟弟見過衛凜？”

　　“是的。辰辰來我們學校找過我，我請衛凜幫我送他回去。”

　　衛澈笑，“難怪了！你弟弟說你有男朋友了。”

　　“我和衛凜不是……”陳若星急着解釋。

　　衛澈不緊不慢地喝了一口水潤潤嗓子。“你不喜歡衛凜？”

　　陳若星沉默很久。

　　“不用急着回答這個問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阿婆、你媽媽，還有我媽媽都干預不了。你想喜歡誰都可以。”

　　陳若星心裏有些奇怪，為什麼衛澈要和她說這些。

　　“喝完這杯水，早點休息吧。”衛澈放下杯子，轉身上了樓。

　　第二天早上，衛凜和陳若星出發去了機場。衛家準備了滿滿一行李箱的禮品。

　　衛凜直皺眉，卻也沒說什麼。

　　所謂的禮輕情意重，何況，衛家給的都是很好養身的上好禮品。

　　陳若星第一次坐飛機，幸好有衛凜在，她確實省了很多事。

　　衛母給他倆買的商務艙，衛凜把靠窗的位置讓給她。等飛機起飛了，陳若星好奇地看向窗外，嘴角不自覺的溢出笑容。

　　衛凜閉着眼休息着。

　　半個小時后，他突然感覺到陳若星有些不對勁。“怎麼了？不舒服？”

　　陳若星悶悶地回道：“有些耳鳴。”

　　“喝點水。”

　　“我試過了，沒有用。”

　　“你先閉着眼睡一會兒。第一次坐飛機都會有這樣情況的。”

　　陳若星聽話地照做。

　　十分鐘后。

　　衛凜問道：“好了沒有？”

　　陳若星搖搖頭，又按了按耳朵。

　　衛凜見她耳朵通紅，“忍一忍吧。以後多坐坐飛機就適應了。”

　　他說的輕鬆。陳若星心裏想着早知道這樣，真不去坐高鐵呢。

　　一直到飛機還有半個小時降落前，她的耳鳴情況才好了。

　　衛凜輕笑。

　　等下了飛機，他笑不出來了。

　　從機場到潿舟又是兩三個小時，陳若星因為是回家精神奕奕，衛凜只覺得渾身的骨頭都疼。

　　等到了潿舟鎮上，車子開到陳家小樓前，衛凜下車，整個人才總算活過來。

　　“這就是你家？”他問道。

　　陳若星應了一聲，走上前，拍了拍木門，“阿婆阿公——”

　　老爺子在院子里曬太陽，“我好像聽到若星的聲音了。”

　　老太太拍着被子，“沒這麼快，得到傍晚才到。”

　　“阿婆——”

　　老太太動作一愣，轉過頭，就看到木門吱的一聲開了。

　　“若星？”老太太的聲音蒼老中帶着幾分不容覺察的喜悅。

　　陳若星加快腳步走進去，“阿公阿婆，我回來了！”

　　“若星——”老爺子激動不已，他拉着外孫女的手，“我還以為我聽錯了。瘦了！”

　　“哪有？我胖了兩斤！但是我長高了！”她站起來又轉了一圈。

　　老爺子眼圈微潤，“給你阿婆看看去。”

　　“哎。”陳若星走到老太太面前，“阿婆——”

　　老太太斂了斂神色，“收拾一下東西，休息一會兒。”

　　陳若星扯了一下嘴角，突然想起來，“阿婆，衛凜也來了。”

　　“他怎麼來了？人呢？”老太太一驚。

　　“在門口。”

　　老太太趕緊出去了。

　　衛凜一手拿着羽絨衣，身邊兩個行李箱。

　　“衛凜——”陳若星叫了他一聲。“我阿婆來了。”

　　衛凜嘴角上揚，“阿婆，您好。我是衛凜，唐韻的小兒子。我代表我爸媽來看看您。”

　　“好孩子。”老太太握着他的手，“這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潿舟很美。”

　　老太太笑着，“你很像你媽媽。”

　　衛凜回道：“我媽和我說過，她小時候您很照顧她。”

　　“我們進屋說吧。”

　　衛凜和陳若星把行李箱搬進去。

　　衛凜拿出禮品，“阿公阿婆，這是給你們準備的。”

　　老太太嘆了一口氣：“阿韻費心了。”

　　衛凜來了以後，這個安靜的小院終於有了笑語。

　　陳若星這才相信，衛凜那天說的話是在逗他。這個人真的太壞了，害得她一夜都沒睡好。不過，她覺得新奇，阿婆平日冷冰冰的，怎麼對衛凜就這麼喜歡？

　　“若星，去買瓶醬油吧。”老太太為了歡迎衛凜堅持要多加菜。

　　衛凜：“阿婆，我正好想出去看看，我陪若星去吧。”

　　老太太彎着嘴角，“好。若星你帶衛凜轉轉吧。”

　　兩人沿着青石板路走着。

　　衛凜道：“超市在哪？”

　　陳若星：“前面的路口。”

　　衛凜看着兩旁的街道，潿舟鎮很安靜，車輛並不太多。快要過年的關係，街上的家家戶戶都貼上了大紅色的福字。

　　“若星回來了啊——”旁邊一家商店的大姐走出來。

　　“周姨！”陳若星甜甜地叫了她一聲，“今天剛回來。”

　　那位大姐拿了一瓶罐頭給她，“正好，我腌好的水果罐頭，你帶過去。”

　　“謝謝周姨。”

　　大姐看着衛凜，“這麼快就把男朋友帶回家啦。眼光不錯！”

　　衛凜禮貌道：“阿姨，您好！”

　　陳若星頓時臉紅耳赤，“他是我一位阿姨的兒子，來潿舟看看我阿婆阿公。”

　　“喔喔！我曉得了。”大姐笑着。

　　陳若星側首對衛凜道：“超市就在前面，我們過去吧。”

　　衛凜一臉的淡然，走了幾步，他開口問道：“這邊去海邊方便嗎？”

　　陳若星看着地磚，“騎車過去四十多分鐘。”

　　“明天陪我去看看。”

　　陳若星咬咬牙，“你明天不回去嗎？”

　　衛凜輕笑，“幹嘛回去！江城又濕又冷，潿舟這麼舒服，我倒是挺喜歡這裏的，開學前再回去也可以。”

　　陳若星眨眨眼，“衛凜你在開玩笑嗎？”

　　“我像是開玩笑嗎？怎麼你不歡迎我？”他挑眉，一臉戲謔。

　　陳若星漲紅了臉，“衛凜！”

　　衛凜微微傾身，壓着聲音道：“阿婆可是很歡迎我的。”

　　陳若星咬牙，“你明天就回去。”她真擔心阿婆會不會當年提兩人婚約的事。

　　“我千里迢迢送你回家，你這這麼把我打發回去啊？”

　　“那你要什麼？”陳若星仰着頭看着他。

　　“要你——幫我做些吃的！”衛凜緩緩道。

# 第31章

　　陳若星回道：“我不太會做菜。”這話有幾分謙虛，其實, 她的手藝還不錯。

　　衛凜撇撇嘴角, “我的要求也不高。”

　　陳若星心想他的要求還不高, 挑嘴的很, 連阿姨私下都說過他。“到了。”

　　衛凜抬頭一看, 這哪是超市啊, 就是一個百貨店。

　　陳若星看出他的嫌棄, 解釋道：“這裏東西最齊全。”

　　衛凜什麼也沒說, 跟着陳若星走進去。百貨店地方不大，一共四個貨架, 走道逼仄，兩人相匯時，還要錯開一下才好走。

　　陳若星熟悉地找到了醬油，“你還有什麼想要的？”

　　衛凜搖搖頭，到了這裏他確實一點購買的慾望都沒有了，面前的瓶瓶罐罐上面都浮了一層灰。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那你到外面等我吧。”

　　“你還要買什麼？”不就是一瓶醬油嗎。

　　陳若星支支吾吾，“牙膏。”

　　衛凜喔了一聲, “我去外面等你。”

　　陳若星趕緊去一旁的貨架, 拿了兩包衛生用品。衛凜在，她是在不好意思買。她加快速度去結賬。

　　“大媽媽，結賬了。”

　　“若星放假回來了啊？越來越漂亮了。”老闆娘誇讚着。

　　陳若星笑笑。

　　老闆娘隨手又拿了一瓶酸奶給她, “若星, 有時間幫我們家大妞補補課, 這孩子期末考試成績掉了不少。”

　　“好嘞。”

　　衛凜看到她在和人聊天，他走過來。“買好了？”

　　陳若星連忙把東西塞到包里，就見她一手拿着醬油，另一手拎着個草莓袋，裏面看不出來裝什麼。

　　“我來拎吧。”

　　“不重。我自己拎着就好了。”

　　衛凜直接去拿她的草莓袋，陳若星連忙避開。

　　衛凜狐疑地看着她，“你買了什麼這麼防着我？”

　　“沒什麼。”陳若星把醬油塞給他，“你拿這個。”

　　衛凜挑眉，故意逗他，“難道給我買的禮物？”

　　陳若星咬牙，“我自己的，女生的私人物品。”

　　衛凜臉色尷尬，大步往前走去。

　　一到家，老太太看到衛凜拿着醬油，不由得微微一笑。“回來了啊。覺得潿舟怎麼樣？”

　　衛凜笑着：“這裏的人很和善，難怪您在潿舟住了這麼多年。”

　　“是啊。民風純補，氣候又好。不過啊，到底不太適合年輕人。”老太太感慨道。

　　陳若星說道：“阿婆，我先上樓放下東西。”

　　老太太點點頭，“你們倆去幫吧。若星，你幫忙把衛凜的床鋪一下。”

　　陳若星：“好。”

　　衛凜：“我自己來吧。”他跟上去，“我住哪間？”

　　陳若星：“我帶你去看看。”

　　陳家二樓有兩間房加一個廳，裝修的很簡單，寬敞明亮，也並沒有什麼傢具。

　　“這間。”陳若星打開門，“你先坐一下，我去拿點東西。”

　　衛凜環視一周，這房間只有一張床、一張原木色柜子，再無別的東西了。估摸着平時也沒有什麼住，不過倒也乾淨。牆角有幾處發霉的跡象。潿舟靠海，空氣潮濕，牆體發霉也正常。

　　不一會兒，陳若星回來了，手裡拿了一套新的床套。“家裡沒有新的了，這是洗過的，很乾凈。”

　　淺藍色的床單、被套、枕套。

　　衛凜下意識就想到了什麼，“你的？”

　　陳若星神情尷尬，嗯了一聲，彎腰鋪着床單。

　　衛凜也有些不自然，“我幫你。”

　　兩人一起鋪好了床，安靜的卧室里，透着幾分怪異。

　　“家裡沒有裝空調，我一會兒拿個油汀給你。”

　　“不用了，我不怕冷。”

　　等忙完以後，陳若星趕緊回自己的房間。“你——你先休息，等晚飯好了，我叫你。”

　　衛凜倚在床上，鼻息間浮着淡淡的馨香。這輩子還是第一次睡這麼可愛的床單，還不錯吧。

　　他拿出手機，看到微信上的信息。大學班級群、高中班級群，信息已經有上千條了，不知道現在怎麼這麼多話癆的人。再看尤理也給他發了幾條信息，約他寒假出來玩。

　　“我在外地。”

　　沒想到他發完，尤理就回復他了。“你跑哪裡了？”

　　衛凜猶豫了一下，回了兩個字，“潿舟。”

　　尤理：“你怎麼跑哪裡去了？”

　　衛凜：“送人回家。聚會我就不參加了。”

　　尤理：“哎，衛凜，我就說你上了大學怎麼變得神神秘秘的。”

　　衛凜：“等我回來再約你。”

　　他關了微信，無所事事，索性下樓了。

　　陳若星和她阿公都在院子里，老爺子的身體不好，這些年都靠着輪椅出行。陳若星正在幫老爺子按摩腿腳。

　　“好了，你去玩吧。我現在好得很。”

　　“我多久沒見您了，就想陪着您。”

　　“去陪陪衛凜啊，他是客人。”

　　陳若星沒說話。

　　“怎麼了？不喜歡他？”老爺子問道。“人家千里迢迢送你回來，我看衛凜還不錯。”

　　“阿公才見他幾面，就這麼相信他。”

　　“衛凜欺負你了？”

　　“沒有。他這個人就是傲慢了些，人還不錯。”陳若星實話實說道。“他很聰明，學習很好，懂得很多。這麼一對比，我就學渣了。”

　　“我家星星也很棒，學習從小就不用我們操心，心底又善良、懂事。”

　　陳若星撲哧一聲笑，“我也是這麼覺得的。”

　　衛凜不禁一笑，轉身去了廚房。“阿婆，需要我幫忙嗎？”

　　老太太轉身，“不用了，你陪我說會話吧。”

　　“好。”衛凜拖了板凳坐在一旁。“阿婆，你想說什麼？”

　　廚房裡的這套油煙灶具已經用了很多年了，上面的油漬也擦不幹凈了。砂鍋里燉着雞湯，香味四溢。

　　老太太因為操勞，臉上的皺紋一道一道的，看着比實際年齡還要大上十來歲。衛凜聽說過，老太太也曾是官家小姐，母親的外公就是老太太父親的部下。誰曾想，老太太半生如此呢。

　　“若星在江城多虧了你們照顧了。”

　　“您客氣了。”

　　“因為我們搬離江城，和你們家疏遠了。阿韻人好，記着我們。這些年，也一直給我們打錢。”

　　衛凜看着砂鍋上方冒着的熱氣，“我們家也承受過阿婆家的照顧。”

　　“那是多遠的事了。”老太太微微一笑，“若星這孩子是我帶大的，這孩子和她媽媽不一樣，乖巧聽話，如果在正常家庭，她的未來，我也沒什麼擔心的。”

　　“阿婆，您想多了。”

　　“衛凜，我很高興，你這次能過來。你是個好孩子。”老太太輕輕說道。“若星將來若是——”

　　“阿婆——”陳若星突然進來，“雞湯好了嗎？”

　　老太太斂了斂神色，“怎麼咋咋呼呼的！禮貌都不知道了嗎？”

　　陳若星垂下臉。

　　老太太對陳若星冷淡，倒是讓他有些錯愕。他剛想開口，卻聽陳若星說道，“我來煎魚的。”

　　老太太看了衛凜一眼，“好，你弄吧。我出去透透氣。”

　　陳若星緊握的手慢慢鬆開，她走到灶台前。

　　衛凜站起來。

　　四目相對，兩人心裏各有所思。

　　陳若星道：“我要煎魚了。”

　　衛凜失笑：“需要我幫忙？”

　　“煙大，你還是出去吧。”陳若星熟練地把油倒進鍋里，等油熱了，把腌好的魚放進鍋里。她拿着筷子不時幫魚翻身，有模有樣，有幾分小媳婦的樣子。

　　不一會兒，四條小黃魚就煎好了。

　　衛凜評價道：“挺不錯的。”

　　陳若星關了火，又把油倒進碗里。

　　“還要做什麼菜？”衛凜問道。

　　陳若星沒有繼續動作，她抬首望着他，“衛凜，如果我阿婆讓你娶我，你會答應嗎？”

　　衛凜愣住了，“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男不早於22周歲，女不早於20周歲，我和你目前都不符合規定。”

　　陳若星扯了一抹笑，“你會這麼回我阿婆？”

　　衛凜笑，目光對着她的眸子，“對她，我自然會答應的。”

　　陳若星神色一緊，心條加速。“難怪我阿婆喜歡你，你真會討人歡心。”

　　衛凜反問道：“那你呢？你阿婆若是讓你嫁給我，你怎麼辦？”

　　陳若星轉過頭，拿過菜筐的青菜，準備再炒個耗油青菜。“我也會答應她的。你知道，我是她們養大的，我不會違逆她們的要求。”

　　“那正好。”衛凜回道，態度不明。

　　陳若星有些拿不准他的意思了。

　　算了，反正他們現在都還沒有大學畢業，長輩們再急也不會現在逼着他們結婚的。

　　衛凜在潿舟待了一個星期，他得回去了。薛教授那邊有講座，讓他去幫忙，正好他的論文也要改了。

　　老太太知道他要走，還有有些失落。

　　衛凜道：“阿婆，有時間我會再過來的。”

　　老太太笑了一下，“未來的事誰也說不準的。”她望着衛凜，慢慢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衛凜啊，若星，我就交給你了。”話語嚴肅。

　　衛凜微怔，“您放心。”

　　“我虧欠若星太多了。她一出生，我不讓她見她媽媽，是我自私，我希望我女兒能放下過去，能夠重新開始。”

　　衛凜萬萬沒想到老太太當初是這樣的心思。

　　“她阿公說我自私，可我有什麼辦法。那是我的女兒。衛凜，有件事還是要拜託你。”

　　“您說。”

　　“若是若星的親生父親來找她，不要讓他們父女相認。”

　　衛凜擰着眉。

　　“這事回去替我轉到你媽媽就好。我也幫不了若星什麼了，唯一能幫她的，就是舔着臉讓你們衛家照顧她了。”老太太嘆了一口氣，字字鏗鏘有力，“我希望你們衛家能履行承諾。”

　　衛凜定在那兒，一動不動。

　　“我知道我這個要求有些強人所難。衛凜，今晚我和你說的話，不要告訴若星。那孩子心思重。”

　　“我知道，我答應您。”衛凜回道。

　　“好孩子。我沒有看錯。”老太太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早點休息吧。”

　　兩人從院子上去，卻不知道陳若星就站在走廊的暗處，她緊緊掐着掌心。月亮掛在夜空中，潿舟的這個冬天，比往年都要冷。

　　第二天早晨，一切如常。

　　陳若星按照阿婆的意思把衛凜送到機場，儘管衛凜一再表示，他一個人就可以了。可惜阿婆說什麼，陳若星就照着做。

　　到了機場，離登機時間也就半個小時。

　　衛凜看着陳若星，“回去之後發條信息給我。”

　　陳若星點點頭。

　　“我走了。”衛凜轉身。

　　“衛凜——”陳若星突然叫住他。

　　“還有事？”

　　陳若星抿了抿嘴角，“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衛凜回了一句，頓了頓，“年後回來，我——讓楊叔去接你。”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謝謝你。”

　　謝謝你！

# 第32章

　　總覺得過了高中后, 時間過得特別特別快。大學一年又一年, 一眨眼, 兩年就過去了。

　　這一年, 陳若星20歲。大二最後一節課結束，衛凜和她一起走出教室。這個暑假, 她決定去XX公司實習。這兩年，她和韓銘接觸不多，但是看得出來, 每次韓銘見到她, 對她都很照顧。陳若星覺得這是看在衛家人的面子。

　　衛凜聽說她要去XX公司實習，言語間總是有些不樂意。

　　陳若星回懟他，“我是靠着自己的實力去的, 如果去你家公司，在別人眼裡我就是走關係。”

　　這兩年，在司哲的心理輔導下, 以及她自己努力加強社交，她的社恐幾乎治好了。衛凜覺得陳若星現在的口才越來越好了，簡直和他第一次見她判若兩人。“走關係？你和我家什麼關係？別人又不知道你是衛家未來兒媳婦。”當然, 論口才，陳若星始終比不上衛凜。

　　陳若星望着他, “你怎麼那麼不喜歡XX公司？你們家和XX有什麼過節嗎？”

　　衛凜輕笑。

　　“還是說，韓董事長追過唐阿姨。”

　　“不得不說, 女生在這方面的想象力很豐富。”

　　陳若星見衛凜不說, 她也不問了。

　　“暑假不回潿舟看你阿公阿婆嗎？”

　　“等八月底再回去。”她想攢些錢, 不管以後怎麼樣，現在身上多存些錢總是沒錯的。

　　“你暑假打算住哪兒？”

　　“學校宿舍，我已經申請好了。”陳若星頓了頓，“阿姨那裡，麻煩你幫我說一下。”

　　衛凜涼涼地看着她，“你為什麼自己不和她說。”

　　“我怕看到阿姨失望的眼神。”

　　“敢情壞人都讓我做啊。陳若星，你這兩年真是越來越會使喚我了。”

　　陳若星默了下，從包里拿出一個盒子。“送給你的。”

　　“小費？”衛凜輕飄飄地說道。

　　陳若星咬牙，“你的生日禮物。”

　　衛凜愣了一下，“都過了四個月了。”

　　陳若星有些尷尬，“二月份正好過年在家，當時我也沒有多少錢。”去年六月，唐阿姨幫她過了生日，大家都給她送了禮物。

　　“什麼禮物？”衛凜邊說邊打開了盒子。

　　陳若星赧然，“香水。”許落落陪她去商場買的，一小瓶花了她800多。B家的，有着清新的薄荷味，還有淡淡的木香。許落落說這款非常大氣，送人也好看，陳若星咬牙買了。

　　衛凜望着她，眸色溫柔，“謝了。”陳·白眼狼的心意，他可要收下。她現在每學期都有獎學金，加上咖啡廳兼職的工資，經濟比大一那會好多了。去年韓銘專門給金融專業的學生設立了“上進獎學金”，陳若星是一等獎獲得者，有2萬的獎金。

　　陳若星看了看時間，“我得去見一下司教授。”

　　“他不是要回美國了嗎？怎麼沒有走？”衛凜語氣硬邦邦的。

　　“下周二的飛機。”陳若星回道。

　　“你要去送他？”衛凜挑眉。

　　陳若星沉吟道：“司老師人很好，幫了我很多。我能恢復都虧了他。”

　　“那是他的工作，他不是用你的案例做素材，發表了論文了嗎？”衛凜不喜司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陳若星觀察着他的臉色，小聲道：“為什麼你對司老師有這麼深的意見？”

　　衛凜嘆了一口氣，估計陳小傻子被人賣了也不知道。“我對他沒有成見，只是不喜他。就像你不喜歡肖靜語一樣。”

　　陳若星大窘，“我沒有不喜歡她。”

　　衛凜似笑非笑，“你還不走？”

　　陳若星一看自己晚了五分鐘，她趕緊離去。

　　司哲已經整理好自己的東西了，未來不久，這間諮詢室會迎來新的老師，他也將徹底告別江大。

　　桌上的那盆仙人球是去年教師節，陳若星送他的。這一年，仙人球大小几乎沒有變化。當初她認真的告訴他，仙人球明年會開花的。

　　司哲輕輕一笑，陳若星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咚咚咚——”

　　“進來吧。”他望着木門，只見那個熟悉的面孔，那雙眸子再也不見當初的怯生生。

　　“司老師——”陳若星禮貌地喊了他一聲。

　　司哲點點頭。

　　一時間兩人都沒有說話，離別在即，有很多話要說，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暑假有什麼計劃嗎？”司哲問道。

　　“明天就去XX報道，實習一個半月。”陳若星言語里透着幾分雀躍的。

　　“XX？”司哲玩味道，“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開始要大二的實習生了。”

　　陳若星微愣。

　　“別緊張，你的簡歷去XX實習也是夠的。”司哲見她緊張的摳手，“若星，有沒有考慮過以後？”

　　“以後？”她不解。

　　“大學畢業工作還是繼續讀書？如果工作，你準備去哪？還有——”他頓了頓，“你曾和我說過你有長輩定下的婚約？準備履行嗎？”

　　他一下問了這麼多問題，陳若星沉思了片刻，“我想工作。”

　　“別著急做決定，大三一年，好好想想。”司哲笑着，“若星，送我一程吧，幫我拿一下仙人球。”

　　“您要把它帶走嗎？”

　　“當然！這是你送我的。”司哲抱着面前的盒子，“我得走了。”

　　兩人來到停車場。

　　司哲把東西放到後備箱，走到她的面前。“兩年真快。”說著他像變戲法一樣拿出一個盒子，“你的生日在八月份，吃不到你的生日蛋糕了。提前說一聲，生日快樂！”

　　陳若星怔怔地看着他，“司老師——”

　　“從現在起我不再是你的老師了。”

　　“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陳若星改了一下。

　　“看看禮物。”

　　陳若星打開了盒子，是一條項鏈，星星的吊墜，可愛又精緻。“太貴重了。”

　　“三月法國出差，路過一家店，看到了。大概是眼緣，總覺得它很適合你。”司哲抬手，揉了一下她的發頂，動作親昵。

　　陳若星卻猶然不覺，“司老師，謝謝您。”

　　司哲收回手，嘴角扯了一抹笑，“好了，你也回去吧。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和我溝通。”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

　　司哲上了車，沒多久，車子就走遠了。

　　她的生命中來來往往那麼多人，而特別的人，也寥寥無幾，司哲算是其中一個。

　　不遠處，肖靜語和兩個女生看着這一幕。

　　“我就說嘛，陳若星怎麼年年都拿一等獎學金，國家獎學金。原來是有人啊！”

　　“難怪她能去XX實習，肯定是司教授幫的忙。”

　　肖靜語倒是沒有發表評論。

　　“靜語，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你都沒能去XX實習呢？”

　　肖靜語：“我暫時不想實習，我又不差錢。”

　　“對喔。”

　　“不過，這樣挺不公平的。院里的好事都給陳若星了。輔導員也偏心她，有什麼活動都讓她去。”

　　肖靜語笑了笑，“走吧！不是要去吃過燒烤嗎，再不過去，就要排隊等位置了。”

　　第二天，陳若星就開始了實習的日子，她和同去的大三師兄分在一組，主管是於，四十多歲，頭髮已經禿頂了。

　　大三師兄私下里也和陳若星吐槽了一下，擔心自己也會這樣。

　　陳若星倒是很實在，“可以戴假髮，或者去植髮，以後的植髮技術會越來越好的。”

　　大三師兄苦悶，“那都是假的！”

　　陳若星：“……”

　　於主管對實習生從來不手軟，安排的工作滿滿噹噹。陳若星每天最早來，最晚走，一周下來，瘦了兩斤。

　　周末她回衛家時，唐韻看到她，心疼不已，給她做了一桌菜。“實習就這麼忙嗎？XX的工作時間也快趕上996了。”

　　“其實也還好，不太累，確實實習才明白學校學的和真正要用的是不一樣的。”

　　“哎，身體是關鍵啊。”唐韻猶豫了一下，“你在公司碰到過韓銘嗎？”

　　“沒有。我只是普通的實習生，哪能遇到大boss。”她開着玩笑。

　　唐韻笑了笑，韓銘這個人心思也夠深的，兩年都沒有行動，他在等什麼呢？

　　“阿姨——”

　　“對了，你阿婆前两天和我聯繫了。”

　　陳若星神色一緊，“她說了什麼嗎？”

　　老太太的意思想讓兩個孩子先訂婚。

　　唐韻：“你阿公最近身體有些不太好，你阿婆想讓你——和衛凜一起回一趟潿舟。”

　　“阿公身體怎麼了？”她前两天和阿婆打過電話，阿婆並沒有提這事。

　　“應該沒事吧。你下周一和公司請五天假，周二晚上，和衛凜回潿舟。”

　　“好。”陳若星突然感覺到胸口悶悶的。

　　晚上，她如常在衛家住下了，那間卧室，漸漸的也留下了她的痕迹，像她在江城的一個家。

　　她看了會書，拿起手機，看到司哲發來的信息，問她實習如何？

　　陳若星如實告知，也說出了自己面臨的問題。

　　司哲安慰她，過段時間一切就好。

　　兩人簡單的聊了十多句就結束了話題。

　　司哲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對面的英國男士笑了，“想你的小女朋友了？”

　　旁邊的女士開口道：“司教授，和自己的患者談戀愛，是不是違反職業道德了？”

　　司哲輕笑，“你們想太多了。”

　　陳若星看着聊天頁面，這時候門外響了幾下敲門聲。“是我——”

　　陳若星走到門口，打開了門。

　　衛凜見她拿着手機，問道：“在忙？”

　　“沒。你找我有事？”

　　“周二晚上八點飛機，你記得早點從公司出發。就這樣。”

　　“衛凜——”陳若星眸子轉了轉，“你去美國留學的事定下來了嗎？”

　　“九月份過去。”他回道。“怎麼了？你也考慮出去？”

　　陳若星搖搖頭，“我去不了。”

　　衛凜輕笑，“也不一定，早點休息。”

　　陳若星關上門，以後的生活，她能改變嗎？她無法違背阿婆的期望。

# 第33章

　　周一上午晨會結束后, 陳若星上前找到主管, 提出了請假的事。

　　於主管皺皺眉, “你剛到公司才一周就要請假？實習機會難得, 不能克服一下嗎？”

　　“抱歉。也是我家裡的突發情況。”

　　“非得這時候回去嗎？公司最近有事，你表現好了，對你以後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知道, 謝謝您的提醒。但是我外公對於而言很重要。”

　　“外公？那讓你父母親去照顧呀, 你還是學生能幫什麼忙。”

　　“我是我外公外婆養大的。”陳若星依舊堅持着。

　　於主管也不再勸她了, “隨你吧。假我批了，後面有什麼後果, 你自己承擔。”

　　“好。”實習剛開始請假確實不好，人家後面不要你來都是可以的。

　　陳若星回到辦公室, 繼續忙自己手頭的工作，她得把工作交接好。

　　大三師兄走過來，“你要在這時候請三天假？”

　　“沒辦法，家裡有急事。師兄，東西都在U盤裡, 我把U盤丟在桌上了。”

　　“好。有什麼需要我再和你聯繫。”

　　陳若星點點頭。

　　第二天傍晚, 陳若星提着行李箱從公司大樓下來。

　　正值下班高峰期, 等他們出電梯時, 恰好在樓下大廳遇到了韓銘一行人。看樣子, 是在接待什麼領導, 韓銘親自來接迎接了。

　　陳若星匆匆一瞥, 那邊韓銘也看到了她。他面色依舊, 和那些人往另一邊走去。

　　辦公室的一個同事說道：“韓董的形象絲毫不比娛樂圈的一些大叔差。”

　　“是啊。五十歲看着像三十多歲，一點啤酒肚都沒有。”

　　“這麼看，若星和韓董還有幾分像呢。”

　　陳若星失笑。

　　大家都看向她，“是有些呢，鼻子最像。”

　　陳若星下意識地摸摸鼻子，許落落說過她的鼻子像劉亦菲的鼻子，她看過劉亦菲的照片，才知道自己的鼻子叫駝峰鼻。她和同事們揮手告別，“各位，我先走了。”

　　陳若星出了大廈，看到了衛家的車。

　　這次小楊沒有過來，衛凜開的車。

　　陳若星把行李箱放到後備箱，來到副駕座，“開車過去，那車到時候怎麼辦？”

　　“停在停車場，等我們回來再開回來。”衛凜側首看了她一眼，“我剛剛看到韓銘了，XX今天有領導過來視察？”

　　“好像是的。”

　　衛凜沉思了片刻，“你覺得韓銘這個人如何？”

　　“工作能力方面自然不用說了。我看過他的採訪，他是個好丈夫，他的女兒去世后，他和妻子就沒有再要過孩子，每年還會捐助貧困山區的學生。這麼看，他是個好人。”

　　衛凜開着車，漫不經心地附和道：“你這麼看，他確實。”

　　陳若星並不太在意他的話。在她看來，成功男士能做到韓銘這樣的，確實少有。她想，韓銘一定很愛他的女兒。

　　等兩人登上飛機，天已經完全黑了。

　　陳若星忙了一天，午休也沒有休息，這會兒在飛機上睡意上來，眼皮越來越沉，頭慢慢地向右歪着，最後靠在了衛凜的肩頭。

　　衛凜微微轉頭，目光落在她的臉上。這兩年來，她的五官長開了，退卻了青澀，整個人的氣質都變了。不過這麼看，她還是像爸爸多些。

　　空姐走過，衛凜抬手，“麻煩給我一條毛毯。”

　　他輕輕把毛毯披在她的身上，她一點感覺都沒有。衛凜也不再看書，身子向她的方向傾斜着。

　　等飛機下降時，陳若星醒了。她揉揉眼，“快到了嗎？”發現以後一直靠着衛凜的肩頭，“對不起——我太困了。”

　　衛凜動了動肩頭，“要不你幫我揉揉？”

　　陳若星咬牙，握着拳頭。

　　衛凜：“又想打我啊？陳若星，你真的有暴力傾向。”

　　陳若星：“我剛剛就想給你捶捶。算了！”

　　衛凜靠過來，“來來來，我候着呢。”

　　她看到他嘴角的笑意慢慢加深，就知道他在逗她。

　　一旁的大叔看着兩人，一臉笑意。

　　陳若星尷尬不已，臉頰漸漸變紅，她推了一下衛凜。

　　大叔笑着說道：“沒事。我也年輕過。你們繼續！”

　　陳若星撇過臉，看向了窗外。

　　窗外的星空像海一樣，繁星點點，安寧美好。

　　她不知道她的名字是誰取的。若星，是希望她的人生像星星一般燦爛嗎？

　　兩人一下飛機，衛凜的手機信息就一條接着一條，他掃了一眼，看到了一行字：

　　若星的阿公八點十分走了。

　　衛凜眨了眨眼，像要確定自己沒有眼花。這是他大哥發來的信息。

　　陳若星打開手機，“我先給打個電話。”

　　“別了。”衛凜攔住她。

　　“怎麼了？”

　　“我們回去還要兩三個小時，別讓阿公阿婆擔心了。”

　　陳若星想了想，“也是。”

　　這是衛凜第二次來潿舟，從機場去潿舟的路上，他一直在思考怎麼告訴陳若星阿公去世的消息，大哥真是給他出了一個難題。

　　陳若星漸漸也發現了衛凜的異常，“你怎麼了？暈車？”

　　衛凜沒說話。

　　“身體不舒服嗎？”陳念星擔憂地問道，“是不是中暑了？”

　　司機：“那我開慢點。”

　　衛凜：“不用管我，你開快些。”

　　陳若星拿了一瓶水，“你先喝點水吧。”

　　衛凜机械地喝了幾口水，“我剛剛收到大哥發來的信息——”

　　陳若星望着他，“大哥說了什麼嗎？”

　　衛凜只覺得喉嚨乾澀，明明剛剛他才喝了水。“你阿公去了。”

　　陳若星一動不動，“怎麼可能？！不可能的！我阿公他怎麼可能走了！我在飛機上還夢到他了。”

　　衛凜握住她的手，“是真的。我們剛上飛機的時候。”

　　陳若星眼睛里淚慢慢溢出來，“衛凜你在騙我對不對？”她哆嗦着拿出手機，撥打着家裡的電話。漫長的嘟嘟聲以後，終於通了，一個桑老的男聲。

　　“阿公——”

　　“若星啊。”

　　“伯伯——我阿公呢？”

　　“哎，你阿公晚上去了。你在哪呢？”

　　陳若星嘴角哆嗦，臉色煞白曬白的。

　　衛凜拿過她的手機，“我們在回來的路上了。好的，您放心，麻煩您和阿婆說一下。”

　　掛了電話，衛凜拉過她。“你阿公肯定也不想看到你這樣。”

　　陳若星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她喃喃低語道：“可我還沒有報答他呢。她終於明白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苦澀與無奈了。

　　司機師傅也寬慰道：“丫頭啊，長輩們並不要你們報答他們，你們平安快樂，他們就沒有遺憾了。”

　　衛凜抓住她的手，她的手一片冰冷，一直在抖。“陳若星，你阿婆還指望你呢。”

　　陳若星一路哭到潿舟的，眼睛腫的像雞蛋一樣。

　　今夜，那棟小樓燈火通明，鄰居都來幫忙了，老爺子的靈堂已經搭好。

　　陳若星一路跑進去，阿公安詳地躺在那兒，她跪了下來。“阿公，我回來了，對不起，我回來晚了。”

　　她整個人哭的不能自已，幫人拉着她。

　　“對不起——”她一句一句地重複着。

　　“若星阿婆，你勸勸孩子吧。”

　　老太太擦擦眼角，“讓她哭吧。”

　　衛凜一步一步走進來，腳步沉重，每一步都走的艱難。屋裡的人都打量着他，私下竊竊私語。

　　他跪在不老爺子身前，深深咳了三個頭。“阿公，我是衛凜，我來送您了。”他紅着眼圈，走到了老太太面前。

　　“阿婆，節哀。”

　　老太太握緊他的手，“好孩子，你來了啊。”

　　衛凜看着阿婆，一夕之間，她好像就老了十多歲。“我爸媽明天上午到。”

　　老太太點點頭，轉頭叫道：“若星，你過來。”

　　陳若星站起來，“阿婆，阿公怎麼突然就走了？”

　　“人老了，對他來說，也是一種解脫，這些年他也累了。”老太太抬手擦着她的眼角，“你阿公最後一刻都在叫着你的名字。”

　　陳若星哽咽。

　　“明天你阿公就會去火葬。”

　　陳若星搖着頭，“不要——不要——”太快了，她還想多陪陪阿公。

　　“若星、衛凜，你阿公還有一個心愿。”老太太閉上眼，深吸一口氣，“他想到們你們成家，可惜了……”

　　陳若星慌亂無措着，“阿婆——”

　　老太太定定地看向衛凜，“衛凜，你願意娶我們家若星為妻嗎？”

　　屋內靜謐，連蟲子都停止了鳴叫。

　　衛凜的聲音低沉堅定，“我願意。”簡單的三個字帶着迴音一般，久久回蕩在屋內。

　　眾人望着他倆，眼裡也慢慢透着幾分欣慰。

　　老爺子安心了。

　　老太太彎起了嘴角，“好！好！好！你們一起給阿公磕三個頭。”

　　衛凜抬手握住了陳若星的手，兩人什麼話都沒有，恭敬地向老爺子磕了三個頭。

　　從今以後，他就是陳家的外孫女婿了。

# 第34章

　　當天夜裡, 陳若星要守靈, 衛凜陪她。

　　隔壁大嬸扶着老太太回屋休息，“您也放寬心, 千萬保重自己, 可不能倒下了。”

　　老太太咬着牙，昏暗的光影也遮不住她臉上的哀傷。她這一生年少和父母別離，中年和唯一的女兒分離, 也只有丈夫對她不離不棄。結果他還是早她一步走了。

　　“真是麻煩你們了。”

　　“說的哪裡話, 都是左右鄰居。您早點休息吧。”大嬸輕輕帶上了門，不忍在留下。

　　陳若星跪在那兒, 背脊挺直。

　　衛凜找來了一個墊子，“跪這上面吧。”他跪了半天，膝蓋確實吃不消。

　　陳若星一動不動。

　　衛凜拉了她一下，“你的膝蓋不要了。”

　　陳若星換了墊子，目光混沌，“衛凜，你說人死後是不是就會輪迴轉世？”

　　“我對佛學不太了解。不過, 阿公人這麼好, 佛祖肯定會優待他老人家的。”

　　陳若星默了片刻，“一定會的。”那麼請佛祖保佑, 讓阿公的下一世健康幸福。

　　衛凜應了一聲。

　　“衛凜, 謝謝你。”陳若星輕聲說道。

　　衛凜轉頭看着她的側臉, 他動了動嘴角, 有些話卻始終沒有說出口。

　　這個晚上, 兩人相守着過了一夜，安寧祥和。

　　第二天，天微微涼，木門被推開了。

　　衛凜扶着陳若星站起來，“可能是我爸媽他們到了。”

　　兩人一起走來，遠遠地看到一個女人的身影。

　　陳若星木着臉，沒有什麼表情。

　　衛凜也認出了來人。

　　陳紫黎坐的夜裡的航班，不知道是趕路的關係，她的臉色很差。“若星，我收到消息了。怎麼會這麼突然？”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你去看他一眼吧。”

　　陳紫黎咬着唇角，“好。”

　　陳若星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很快她轉過臉，目光落在院中的那幾株玫瑰，玫瑰花開，嬌艷動人，那是阿公為她種下的。等花開了，剪下幾支，放在她房間的玻璃瓶里，她可以開心好些天。可惜為她種花剪花的人不在了。

　　衛凜問道：“你不進去？”

　　陳若星搖搖頭，“她能來，就讓阿公和她單獨呆一會兒。”

　　陳紫黎沒有流淚，眼淚流不出來了。大概她也沒有想到，當年一別，再見竟是死別。她第一次後悔當初的決定。

　　“磕完頭上過香，走吧。”老太太突然從房子走出來。

　　“媽——”陳紫黎顫聲道。

　　老太太的目光已經轉到別處了，“若星，你和我一起做早飯。”

　　“媽，這麼多年，您還是不肯原諒我嗎？”

　　老太太似乎沒有聽到她的話，繼續往前走着。

　　陳紫黎伸出手，又縮了回來，她再也沒有當年的勇氣了。

　　陳若星陪着老太太去了廚房。

　　一切如常，鍋里的熱水滾了，老太太把餛飩下鍋，“沒什麼想問的嗎？”

　　陳若星搖搖頭。

　　老太太搖搖頭，“你在江城見過你媽媽了？”

　　“阿婆——”

　　“不用緊張。見過就見過吧。是不是覺得我對她太心狠了？”

　　陳若星沒有說話。

　　“人生就是一條路，這條路上會有很多人與你同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離開了，突然間又有人加入了這條路，可能走着走着又不見了。親情、友情、愛情都一樣，想開了就不要在意那麼多。”老太太嘆了一口氣，“餛飩熟了，你盛一碗給衛凜。”

　　“嗯。”

　　陳若星端了一碗餛飩來到院子里。

　　衛凜坐在小石桌邊上，看着熱氣騰騰的餛飩，他雖然餓，卻一點食慾都沒有。“你的呢？”

　　“在廚房裡，你先吃吧。”她情緒低落，根本沒有心情吃東西。

　　衛凜拿着調羹攪動着碗里的湯，“去拿個碗分你一半，我吃不掉這麼多。”

　　陳若星望着他，“這不多。”

　　“沒胃口。”

　　陳若星起身去廚房拿碗，見阿婆盛了一碗餛飩，還在燒水。“阿婆，別煮了。衛凜沒有什麼胃口。”

　　老太太關了火，“你去堂屋裡讓她走吧。”

　　“不讓她送阿公最後一程嗎？”

　　“不需要。人都走了，送不送都沒什麼意思了。”老太太彎着腰，收拾着灶台，背影落寞。

　　“好。”

　　衛凜見她從廚房出來后臉色更差了，問道：“怎麼了？”

　　“阿婆讓她走。”

　　對於老太太的安排，衛凜不能說什麼。現在他理解陳若星怎麼會有社恐了，老太太的做法有時候確實讓人無奈。

　　“你別管了，這是她們之間的事，我們靜觀其變吧。”衛凜只能這麼說。

　　陳若星抿着嘴巴，“我怕阿婆難受。”

　　“一會兒我爸媽就到了。阿婆的注意力也不會在你媽媽身上。”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

　　那天上午，如衛凜所說，衛家人來了以後，老太太也無暇顧及陳紫黎了。她對陳家人而言就像一個遠房親戚來奔喪一般。

　　在衛家人的陪同下，老爺子火葬以後，安葬在了附近的墓園。

　　老太太嘆息一聲，“你好好休息吧，等我。”

　　唐韻道：“嵐姨，您別想太多了，還有若星呢。”

　　老太太看了一眼陳若星，“她長大了也不需要我陪了。”

　　“阿婆，您和我一起去江城吧，我會好好孝敬您的。”陳若星蹙起了眉頭，“您一個人在潿舟，我不放心。”

　　“你阿公在這，我哪也不去。”老太太擺擺手。

　　唐韻道：“衛凜和若星的訂婚，您總要出現去看一下吧。”

　　一旁的陳紫黎驚訝地看着陳若星。

　　陳若星低了下頭。

　　老太太嘆息一聲，“等過完頭七，我再過去。”

　　眾人都舒了一口氣。

　　回去的路上，衛父和衛凜走在最後。“你自己的事想清楚了。婚姻是一輩子的事，不要受別人影響，同情是一回事。”

　　衛凜扯了一抹笑，“我知道。我會對自己的選擇負責的。”

　　“那就好。”衛父輕輕呼了一口氣，“若星也是個好孩子。”

　　衛凜抬眼看着前方，沒說話。

　　老爺子的喪事結束后，大家一起出發回江城。原本陳若星還想留下來陪老太太幾天，老太太沒讓。臨走前，老太太拿出了一對戒指送給了衛凜和陳若星。

　　“這戒指是你阿公送我的，我現在送給你們。”

　　衛凜接過，“謝謝阿婆。”金戒指時間久了，顏色也暗沉了。

　　陳若星拿過來，沒說話，她細細摩挲着。

　　“你們收好吧。”老太太看着兩人，不由一笑，“我和你阿公結婚的時候，也就是19歲。家裡的事情都是你阿公做，白天他還要去工廠上班……”

　　“阿婆——”

　　“好了，你們去休息吧。”

　　兩人走出來。

　　衛凜開口，“這戒指你拿着吧。”

　　“你不要？”

　　“是你阿公的東西。”

　　“阿婆給你就是給你了。你若是不想要還給阿婆。”說完，她轉身上了樓。

　　回去的路上，衛凜和陳若星依舊坐在一起。陳若星心情低沉，一路無話，大腦脹脹的，卻怎麼也睡不着。

　　等下了飛機，她和唐韻說了一聲，回一趟學校。

　　唐韻微訝，“正在放假，你回學校也不方便，冷冷清清的。”

　　衛凜道：“媽，我送她回去吧。”

　　唐韻想了想，“那好吧。你們小心一點。”

　　陳紫黎叫住陳若星，“若星，過两天我來找你，有些事想和你談一談。”

　　陳若星點點頭，“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和來的時候一樣，衛凜開着車，她坐在副駕，無精打采靠着椅子上。

　　一個小時后，車子停在了公寓樓下。

　　“到了。”衛凜開口。

　　陳若星恍惚地打開車門，才發現這不是學校。“我回學校。”

　　“你想要一個人靜靜，上面也可以。”衛凜說完也下車了，他打開後備箱，拿出兩個人的行李箱。“走了！”

　　陳若星乖乖跟在他的後面。

　　到家以後，衛凜說道：“右邊第二間房間，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謝謝。”

　　衛凜點了一下頭，回了主卧。等他洗完澡，換了乾淨的衣服，出來后，隔壁的房門緊關着，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坐在客廳沙发上，處理着薛教授交給他的任務。四個小時后，陳若星也沒有從房裡出來。他想了想走過去了，敲了幾下門，裏面一點反應都沒有。“陳若星——陳若星——”隨即他打開了門鎖。

　　屋內一片黑暗，窗帘被她拉的嚴嚴實實的，一些光亮都沒有透進來。

　　衛凜摸到開關，開了燈。

　　陳若星蜷縮在床上，嬰兒般的姿勢，睡得很沉。

　　衛凜呼了一口氣，輕輕走到床沿。“你是豬嗎？”他低喃了一句，微微傾身，拉過一旁的薄被蓋在她的身上，眸光掃過她的臉頰時發現她的眉心一直緊蹙着。他的指腹不由得撫上去，輕輕滑過。

　　陳若星突然間抓住他的手。

　　“你醒了？”衛凜問道。

　　陳若星沒有回答他，“阿公——阿公——”她低語着，身子不安的抽搐。

　　“陳若星——”衛凜按住她的手臂。“醒醒——”

　　陳若星被吵醒，被迫睜開眼，“讓我再睡一會兒。”

　　衛凜起身，拉開了窗帘，又打開窗戶，熱氣一瞬間竄進來。

　　“衛凜，你不是說不管我，讓我自己靜靜的嗎？”

　　“你已經睡了四個小時了。”衛凜沉聲道，“陳若星，人死不能復生。”

　　“說的輕鬆。”

　　“那你準備逃避到什麼時候？傷心多久？你阿公也回不來了。”

　　“衛凜！你住口！”

　　衛凜一步一步走到她的面前。

　　陳若星呼吸急促。

　　“我以為你很勇敢。”

　　“和你有什麼關係？你憑什麼管我？”陳若星紅着眼圈，眼底一片黑暗，肩頭無助的顫抖，像只被人遺棄的小松鼠。她心裏積壓了太多太多，整個人都要垮了。

　　“憑什麼？”衛凜輕笑，一字一頓，“憑我是你的未婚夫，這個關係還不夠？”

　　她的眸子慢慢有了一絲神采。

　　“起來！把臉洗洗，髒的和樓下的小灰一樣。”衛凜撇開眼。

　　“小灰是誰？”她悶悶地問道。

　　衛凜往門口走去，他漫不經心地回道：“小區的一隻流浪狗。”

# 第35章

　　陳若星洗完臉走出來的時候, 看到餐桌上還有幾個外賣盒子。

　　“叫的外賣, 你一天沒吃東西。”衛凜說道。

　　“謝謝。”

　　“剛剛我媽打電話來問你的情況，過會兒，你給她回個電話。”

　　陳若星點點頭。

　　衛凜看着她, “周一還去上班嗎？”

　　“嗯。”

　　“你是機器人嗎？”

　　陳若星瞪着他。

　　“還有情緒，比機器人好些。”衛凜聳聳肩。

　　陳若星默默坐下來，喝了大半碗皮蛋瘦肉粥, 精神也慢慢好了一些。吃完后, 她把桌子收拾好，打開行李箱。她知道這會兒再回宿舍也是矯情, 反正她在衛家也住過很多晚了, 何況也不是第一次和衛凜單獨住在家裡。

　　在她心裏，她已經把衛家人當成了她的家人。

　　陳若星洗了一個澡, 把自己的衣物洗了晾在陽台上。忙完了, 閑下來, 大腦不自覺地又開始想阿公了。

　　她趴在窗邊, 藉著風吹着濕漉漉的長發。

　　不知道過了多久, 她的手機響起來。陳若星趕緊去客廳翻出手機，竟是於主管的電話。

　　“喂，主管？”

　　“陳若星，我剛剛知道你家的事, 你外公喪事辦完了？”

　　“已經安葬了。”

　　“那你多休息幾天。”

　　“謝謝您的關心, 我已經回江城了, 下周一我就回來上班了。”

　　“不急的。公司也很講究人情味的, 你多休息幾天吧。我很能理解。你也不要太傷心了。”

　　“好的，謝謝您。”

　　“那好，我就不打擾你休息了。”於主管掛了電話，看着對面的人，“董事長，陳若星她已經回來了。”

　　“她的狀態怎麼樣？”韓銘沉聲問道。

　　“我聽着——還好，還挺好的。陳若星性格獨立又堅強，一定會挺過來的。”

　　韓銘點點頭，“你下班吧。”

　　“好的。那董事長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董事長，您還有什麼吩咐？”

　　“你和財務提一下，拿2000塊給她，就說是公司的福利。”

　　“好的。”於主管連連點頭。

　　“這事不必聲張。”

　　“您放心，我一定會好好照顧陳若星的。”

　　“你還是像之前那樣就好。”

　　“明白明白。”

　　韓銘揮揮手。

　　“董事長，您有什麼事吩咐我就行。”於主管出了辦公室，抬手猛地擦汗。

　　這陳若星到底是什麼人啊？還好，他對陳若星總得來說還不錯的。

　　韓銘把助理叫進來，“打聽到了？”

　　“若星小姐沒有回學校。”

　　“去衛家了？”

　　“算是。在江大附近的星河花園。”

　　“嗯？”韓銘擰着眉。

　　“是衛澈的房產，不過這兩年一直是弟弟衛凜住。聽說，這次葬禮，若星小姐和衛凜訂婚了。”

　　“訂婚？”

　　“是陳家老太太提出來的。”

　　韓銘嘆了一口氣。他雖然沒有和老太太正面接觸過，不過從她和陳紫黎斷絕母女關係這事能看出來，老太太的性格非常強勢。

　　“先生，您要和若星小姐談了談嗎？”

　　“她和衛凜是男女朋友嗎？”

　　“這個……我不知道。衛家對若星小姐一直很照顧。”

　　韓銘抬手揉了揉眉心，過了半晌，他拿過面前的文件夾，上面都是陳若星從大一到大二的考試名次。“若星能有今天的成績不容易啊。等她回來上班，我要和她談一談了。”他也不能坐視不管了。

　　第二天上午八點多，陳若星接到陳紫黎的電話約她出去見一面。她和衛凜說了一聲。

　　衛凜看着她，“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嗎？”

　　陳若星搖搖頭，“我和她之前也沒有什麼能談的，估計很快結束。”

　　衛凜點了一下頭，“別忘了中午去我家。”他看了一眼時間，“十點我去接你。”

　　陳若星應了一聲。

　　陳紫黎一夜都沒有睡好，她的先生崔知鴻也察覺到了，“紫黎，你到底遇到什麼事了？”

　　陳紫黎看着丈夫，結婚十多年了，他寵愛她，關心她，包容她的一切，可她從來沒有說過她的曾經。“是遇到了一些事，等我處理好了，回來我們談談。”

　　崔知鴻輕輕抱了一下她，“你今天好好休息，我去送辰辰去輔導班吧。”

　　“不用了，你出差剛剛回來，我送他去吧。”

　　“那就辛苦你了。”

　　陳紫黎眼眶一酸，“和我說什麼客氣話。”

　　“客氣話還是要說的，那晚上我們一家人去吃日料？”

　　“好。”陳紫黎眨了眨眼，忍住了眼淚。

　　不一會兒，她便開車出門了，崔睿辰坐在後面，玩着手機遊戲。

　　“辰辰，今天我們不去上課了，一會兒我幫你請假。”

　　“媽，你要帶我逃課啊？爸爸要是知道，可是要罰我的。”

　　“你不是想見若星姐姐嗎？我帶你去見她。”

　　“你不是不給我去見她嗎？”崔睿辰放下手機，湊到前面好奇地問道。

　　“你先坐好。我一會兒再和你說。”

　　“好吧。”

　　車子開到了江大附近，陳紫黎停好了車，帶着崔睿辰來到附近一家咖啡廳。

　　“可可咖啡館，媽，你看這照片上的人像不像——若星姐姐？”

　　陳紫黎一眼就認出來，是陳若星沒錯。

　　代珂看着眼前這對漂亮的母子，解釋道：“照片里的女孩是我們的店員，你們認識她？”

　　陳紫黎點點頭，“她在你們這裏兼職？”

　　“是的。”

　　“多久了？”

　　“快兩年了。”

　　陳紫黎臉色恍惚了一下，“這麼久了。”

　　“你是來找她的？”

　　“我約了她。”

　　代珂笑了笑，“那好。你們先找個位置坐吧。”

　　陳紫黎帶着崔睿辰找了一個安靜又私密的角落。

　　不一會兒，店員上了兩杯溫水。

　　陳紫黎道了一聲謝。

　　崔睿辰見他媽媽和平時不太一樣，拉了拉她的手，“媽，你帶我來見若星姐姐做什麼？”

　　陳紫黎怔愣了片刻，她轉頭，看着兒子，“辰辰，有件事，媽媽一直沒有勇氣告訴你。”

　　崔睿辰仰着臉，“需要我給你勇氣嗎？”

　　陳紫黎微微彎了彎嘴角，“媽媽，現在有勇氣了。”

　　“那你說吧，我聽着。”

　　陳紫黎呼了一口氣，“若星也是媽媽的孩子，是媽媽生的。”

　　崔睿辰睜大了眼睛，“你們把若星姐姐丟到垃圾桶了？”

　　“不是的。”

　　“那是若星姐姐被人販子拐走了？ ”

　　“不是的。”陳紫黎咬着唇，“若星不是你爸爸的女兒。這個事和你說起來有些複雜。你只要知道若星是你的親姐姐，別的事等你長大了就明白了。”

　　崔睿辰拍拍她媽媽的手臂，“媽媽，我知道了。我喜歡若星姐姐，我會對她好的。”

　　陳紫黎強忍在眼眶里的淚水，啪嗒一下滑落了。她快速地擦乾了眼淚，“辰辰是個好孩子。”

　　陳若星到了咖啡館，代珂就拉住她，“你外公的後事都忙好了嗎？”

　　“嗯。衛凜父母過去幫忙了。”

　　“那就好。你也別難受。”

　　“謝謝。我沒事了。”

　　“東邊那一桌，來了半個小時了，一直在等你。”

　　陳若星看了一眼，“我知道了，回頭我再和你說。”

　　“去吧。”代珂這些年每日和人打交道，其實她已經把這個故事猜的七七八八了。

　　陳若星剛走過去，對面的崔睿辰舉着小手，揮舞了兩下，“hi，姐姐。”

　　陳若星衝著他笑了笑，“好久不見。”

　　崔睿辰望着她，“姐姐，剛剛媽媽告訴我你是我親姐姐，這樣太好了，我一直就想要個哥哥或者姐姐的。”

　　陳若星愣住了，她看向陳紫黎。

　　陳紫黎眼圈紅紅的，“辰辰也該知道了。”

　　陳若星默了一下，她不想干預陳紫黎的做法。

　　崔睿辰有些激動，他姐姐這麼漂亮，又這麼聰明，他現在一點也不嫉妒她了。“姐，下周我游泳比賽，你能來看我比賽嗎？”

　　“我要上班，可能去不了。”

　　崔睿辰有些失望，“就半天。真的不能來嗎？”

　　陳紫黎道：“在周末比賽。”

　　陳若星看着他那張臉，猶豫了一下，“好吧。”

　　崔睿辰的小臉立馬變了有了生氣，“對了，那你把衛凜哥哥叫上。”

　　“他？”

　　“對啊。衛凜哥哥不是說他游泳很厲害嗎？我可以和他比比。我回去之後再邀請他吧。”

　　“你和他有聯繫？”陳若星驚訝了。

　　“對啊。我生日他來給我發紅包呢。”

　　陳若星一臉驚訝。

　　陳紫黎也並不知道這些事，“辰辰，你怎麼沒告訴媽媽？”

　　崔睿辰道：“這是我們男人間的秘密。”

　　“那你不能收別人的錢啊。”

　　“我準備下次見到衛凜哥哥請他吃飯，可惜，我都沒機會見到姐姐和他。”

　　陳紫黎想說他幾句，想了想又算了。“好吧，你自己去那邊看看書，我和姐姐說會兒話。”

　　“好。”

　　陳紫黎看着陳若星，“若星，你現在和衛凜是什麼關係？”

　　陳若星沒想到她關心這事。“你想說什麼？”

　　“你阿婆讓你和衛凜訂婚，你的想法呢？”

　　“這樣不是很好，衛家有錢，衛凜各方面條件都不錯，我能嫁給他不是很好嗎？何況這不是你的當初的希望嗎？”

　　“婚姻是一輩子的大事，我希望你能找個你自己喜歡的人。”

　　陳若星低下頭，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你不用為了滿足你阿婆的想法委屈自己。”

　　“你傷了阿婆的心，讓我再來傷她一次嗎？”陳若星顫聲說道，“她受的傷已經夠多了。”

　　陳紫黎心口鈍痛，“若星，我也是希望你能幸福。”

　　“那麼當初你為什麼要堅持生下我？”沒有生，也就不會有後面的糾結了。“想要對方娶你？還是要對方給你錢？”

　　陳紫黎搖搖頭，“不是的。我愛你爸爸……”

　　陳若星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因為愛，我才舍不得不要你。”她壓着聲音，“那時候年輕，我想等我把你生下來，他會喜歡的。可是我還沒有告訴他，他就走了。”

　　“走了？”

　　陳紫黎點點頭，“出國了。”和他現在的太太出國了。

　　“如果你沒生下我，你和阿公阿婆的關係也不至於這樣，你就不後悔嗎？”

　　陳紫黎笑了一下，“哪裡會想那麼多。看到你現在的樣子，我一點也不後悔當初的決定，甚至我有些後悔，我應該早點將你帶到身邊的。”她不是一個好母親，自私懦弱，為了自己的幸福狠心地不去想她。

　　人啊，總是充滿了矛盾。

　　陳若星輕輕吁了一口氣，“我的事我自己會處理好的。你給我了生命，我不恨你。阿婆把我養大成人，既是她的心愿，我不會違背。”

　　“若星——”

　　“阿婆讓我不要見你，以後我也不會再單獨見你了。你現在也有新的家庭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說完，陳若星站起來，“我走了。”

　　陳紫黎怔怔坐在那兒，她知道一切都遲了。

　　若星需要她的時候，她從來沒有出現過。如今她長大成人，再也不需要她了。

　　陳若星走到書架旁，“辰辰——”

　　崔睿辰來到她身旁，親切地拉着她的手。

　　“在看什麼書？”

　　“十萬個為什麼。”

　　陳若星笑了笑。

　　“姐姐，你要走了？”

　　“我還有事，我們下次再見。”陳若星摸摸他的頭，他好像長高了不少。“對了，遊戲少玩一點。”

　　“哎，你怎麼和媽媽說一樣的話啊。”

　　陳若星笑笑，“我走了。”

　　崔睿辰揮揮手，“路上注意安全，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知道了。”

　　陳若星走到前台，和代珂相視一笑。

　　代珂：“事情談妥了？”

　　陳若星神態和剛進來那一會兒相比輕鬆不少。“結束了。”

　　“人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謝謝。”能遇到他們，她很幸運。沒有他們，也就沒有現在的她。

　　“好吧，你回去吧。等你來上班，我們再慢慢聊。”

　　只是兩人都知道，以後，陳若星來這裏兼職的時間只會越來越少了。

　　“對了，你的照片，我還可以繼續放在店裡嗎？”

　　“當然。”陳若星笑了。

　　代珂沖她眨眨眼，“會有好運的喔。”

　　陳若星出了咖啡廳，給衛凜打了一個電話。她坐在路邊的木椅上等他，不一會兒，衛凜開車來了。

　　陳若星上車。

　　“談完了？”衛凜問道，一邊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她。

　　“嗯。”陳若星應了一聲。

　　衛凜沒有立即開車，“你們談了什麼？”他難得好奇。

　　“我和辰辰姐弟相認。衛凜，你為什麼要給辰辰紅包？”

　　衛凜扯了一抹笑，“給小孩子紅包有什麼關係？你想要我也可以給你。”

　　“我的意思是他還是個孩子，他對錢也沒有概念，你這樣會讓他誤解的。”

　　“誤解什麼？”

　　陳若星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總之，你以後別給他發紅包了。”

　　衛凜扯了一抹笑。

　　“你笑什麼？”

　　他啟動車子，“你是以什麼身份管我？未婚妻？”

　　“衛凜！”陳若星不禁提高了聲音叫着他的名字。

　　“我知道我叫什麼名字。陳若星，我聽你的，以後不給你弟發微信紅包。”衛凜笑的狡黠。

　　陳若星臉色漲得通紅，她撇過臉，不再看他。

　　衛凜嘴角上揚，心情似乎還不錯。

　　到了衛家，唐韻上上下下看着陳若星。

　　衛凜看不下去了，“媽，你也就16個小時沒看到陳若星而已。”

　　唐韻睨了他一眼，“你懂什麼。瘦了穿禮服撐不起來。”

　　衛凜：“什麼禮服？”

　　唐韻笑：“你們倆的訂婚儀式啊。”她看着陳若星，“你阿公剛去世，我們不大辦，就請了家裡的親戚簡單的搞一個小儀式。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衛凜看着她。

　　陳若星抿着嘴角，沒說話。

　　“那我來聯繫酒店，你們倆抽個時間去試下衣服。”

　　衛凜應了一聲，“你白天要去實習，我們晚上去試吧。”

　　陳若星點點頭。

　　唐韻將一切看在眼裡，“真是太好了。”

　　“什麼太好了？”衛澈正好進來。

　　“大哥。”陳若星和衛凜異口同聲地喊道。

　　衛澈笑：“你們倆什麼時候喊人都一致了。”顯然他也知道兩人要訂婚的事了。

　　“大哥，我看到新聞，你前两天去慈善拍賣會，拍下了一條項鏈。網上說你把項鏈送給了女星趙離。”衛凜拋出了一個炸彈。

　　唐韻、陳若星都震驚地看着衛澈。

　　衛澈輕輕一笑，“網上的八卦你也信，虧你還是江大的高材生。”

　　唐韻：“衛凜啊，是我知道的那個趙離嗎？”

　　衛凜點頭，“是她，當紅小花。”

　　唐韻：“衛澈，真的假的？”

　　衛澈不禁搖頭，“她是我們公司的代言人，剛剛簽下的。”他看了一眼衛凜，現在可以不能隨意開他的玩笑了。

　　唐韻嘆了一口氣，“你這個做哥哥還沒有弟弟成熟，弟弟都要訂婚了，你呢？連個女朋友都沒有。衛澈，你得加油了。回頭衛凜的孩子都打醬油了，你還單着，太丟人了。”

　　衛澈瞬間看向了衛凜，一臉佩服地點了下頭。

# 第36章

　　當晚的晚餐, 衛家人其樂融融。

　　唐韻和衛父商量着訂婚的一些事宜，那三人話不多, 尤其是陳若星全程沒有說什麼。她以為自己會排斥, 沒想到真到這一步，除了尷尬, 好像她接受了, 也許是她的性格順從慣了。

　　晚飯吃的差不多時, 衛澈慢條斯理地喝着湯, 狀似無意地說了一句，“衛凜你去美國的事準備的怎麼樣了？”

　　衛凜放下筷子, “薛教授已經幫我寫好推薦信了。”

　　“住宿呢？”

　　“聯繫了在哥大的師兄, 宿舍請他幫忙找好了。”

　　“人緣還不錯。”衛澈點評道, “不過你這一走，若星怎麼辦？”

　　陳若星抬手看着衛澈, 不知道該說什麼。

　　唐韻問道： “若星也可以申請吧，江大還有沒有名額了？”

　　陳若星輕聲回道：“阿姨，江大的也挺好的, 我暫時也不想出國。”

　　唐韻嘆口氣，“我就是想啊，你們剛訂婚就要兩地分居, 也太不容易了。”

　　陳若星的臉瞬間都熱熱的, 饒是衛凜他都覺得有些不自在。“媽, 您想的太多了。”

　　衛澈笑的輕鬆, “確實。美國而已, 衛凜有時間多回來就是了，機票錢我報銷。”

　　衛凜腹誹，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

　　陳若星餘光悄悄向右看了他一眼，恰好衛凜也轉頭，兩人目光短暫的交匯了一下，連忙各自轉開。

　　晚飯後，衛父和衛母照常去散步，衛澈也走了，他現在一個人在外面，一個月也就回來幾次。

　　三人一走，陳若星也坐立難安了。

　　她拿過遙控器，準備關了上樓。

　　衛凜坐在左邊的沙发上，“陳若星，你剛剛看我做什麼？”

　　陳若星差點手滑，遙控器都要掉了。

　　衛凜望着她，慢悠悠地道：“難道你也舍不得出國了？”

　　陳若星被他一激，“沒有！”

　　衛凜輕笑，“放心，我很快就回來。”

　　陳若星緊張的喉嚨上下滾了滾，“衛凜，你是認真的嗎？”

　　“什麼？”

　　“我們訂婚的事？”

　　“你現在不想訂婚？”

　　陳若星咬着唇角，望着他的眼睛。她搖搖頭，“我答應我外婆了。只是你呢？”總覺得他們家強忍所難，束縛着他。

　　衛凜扯了一下嘴角，“我既然答應了就不會反悔。”

　　“若是你以後遇到喜歡的女孩子呢？”陳若星終於將壓制在心裏的問題說出來了。

　　衛凜雙眸沉如大海，“你為什麼不這麼想，萬一我們相愛了呢？”

　　陳若星心跳如鼓，什麼話都卡在了喉嚨里。

　　“當然我在美國這兩年，你要是遇到喜歡的人了，可以告訴我。”衛凜輕飄飄地說著。

　　陳若星雙眸看着他，“不會的。”

　　衛凜緊繃的神色慢慢放鬆，他轉身，“大四你也可以申請來美國的。”

　　“我不會去的。”陳若星回道，“大四我想實習，畢業后工作。”阿公突然離世，讓她下定決心早點工作。

　　“對了，司老師也在美國——”陳若星說完就後悔了。

　　“你和他還有聯繫？”衛凜眯着眼。

　　“只是偶爾會聯繫一下。”

　　“他那個人沒什麼好心的。我和你說了多少遍了。”衛凜語氣硬邦邦的，“你現在是我未婚妻，就別再和他聯繫了。”

　　陳若星震驚地看着他。

　　衛凜不自然地說道：“和其他男生也要保持距離。”

　　陳若星舌頭像打結了一般，“你你——”

　　衛凜舔了一下嘴角，“訂婚戒指你喜歡什麼樣的？”

　　陳若星覺得自己好像走進了一個圈套里。

　　“算了。你也不懂，明天我們去商場看一下。”衛凜隨口就決定了。

　　“衛凜，我們還是學生。”她覺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

　　衛凜挑眉，“我們又不是小學生。”見她臉更紅了，“還有，別這麼叫我的名字。”

　　“不叫你名字叫你什麼？”

　　衛凜笑而不語。

　　陳若星轉念一想，抬手就想打他。

　　衛凜一把扯住她的手，“你暴力狂啊！”

　　陳若星瞪着他，“衛凜，你這個人太不正經了！”

　　兩人靠的近，他的鼻尖滿是她的氣息，帶着淡淡的蘋果味。

　　就在這時，大門突然開了。

　　唐韻“哎呦”一聲，“媽媽回來的不是時候，對不住了。我和你爸再去轉一圈。”

　　“媽——”衛凜鬆開了陳若星的手，“我和若星正在商量明天去買戒指的事。”

　　陳若星歪着頭盯着他，對他搖搖頭。

　　“對對！我都忘了。阿婆給的戒指你們留作念想就好。”唐韻笑着，“衛凜，你奶奶你的那塊玉葫蘆呢？”

　　“不知道放哪了。”

　　“那是你奶奶送給她未來孫媳婦的，你找到交給若星。”

　　衛凜應了一聲，“知道了。”

　　唐韻又問了一句，“訂婚要邀請你們同學、老師嗎？”

　　陳若星：“阿姨，不用了。我和衛凜還是學生，這樣可能在學校影響也不好。”

　　“那也好。等你們結婚，再把同學、老師都叫上。那你們忙吧。”唐韻做了一個“你們繼續”的手勢，立馬回卧室了。

　　“我回房了。”陳若星匆匆丟了一句也上樓了。

　　衛凜看着她的背影，慢慢回憶着，他那個葫蘆放哪了？好像在他奶奶家。

　　周一，陳若星回到公司，於主管一番安慰，讓她有些不適應，又有些感動。

　　“謝謝您。”

　　於主管望着她，“有什麼困難就告訴我。”

　　“好的。”

　　於主管拿住了一個信封，“這是公司的福利。”

　　“我只是實習生怎麼能拿？”陳若星把信封推過去。

　　“實習生也是公司的一員。我們公司是很有人情味的，是誰家裡出了事，公司都會給這筆錢。”於主任把信封放到她的桌面上。“你忙吧。”

　　“好。”

　　一上午，陳若星一直在忙手裡的工作，直到飯點，大家都去吃飯，她還在電腦面前。

　　辦公室里一片安寧，突然間她桌上的電話響了。她下意識地拿起來，“您好——”

　　“我是韓銘。”

　　“董事長？您好！”陳若星的大腦瞬間清醒了。

　　“現在有時間嗎？”

　　“有的。”

　　“那到我的辦公室來一趟。”

　　陳若星默了一下，“好的。”

　　“一會兒見。”韓銘放下電話，他輕輕鬆了松領口。

　　助理說道：“我去門外等一下若星小姐。”

　　韓銘點點頭。

　　不一會兒，陳若星上來了。這是她第一次到這層樓，心裏莫名的有些緊張。

　　出了電梯，她就看到了張助理。

　　張助理對她微微一笑，笑容很職業化。“韓董在裏面。”

　　“他找我有什麼事嗎？”陳若星到底只是年輕，好奇中又有幾分不安。

　　“董事長會和你說的。若星小姐，裏面請。”

　　若星小姐？

　　陳若星詫異地看着張助理，這個於主管他們都竭力想要討好巴結的人，竟然叫她若星小姐，莫不是真把她當做衛家的人了？

　　陳若星走進去，辦公室大概有七八十平大，一組真皮沙發，還有實木的傢具，一眼看上去就很奢華。

　　韓銘站在落地窗前，背對着她。

　　陳若星走到他的辦公桌前，輕聲喊道：“韓董事長，您找我——”

　　韓銘轉身，目光落在她的身上，親切溫和。“你來了，坐吧。”

　　陳若星自然沒有坐下，“董事長，您找我是有什麼事嗎？”

　　快兩年了，他一直默默地看着她，學習努力、工作認真，周圍人沒有不喜歡她的。韓銘心裏有一種無法言喻的驕傲。

　　“若星，坐吧。”他先了下來，又拍拍一旁的位置。“不用緊張，我們說會兒話。”

　　陳若星這才坐下。

　　“這幾天辛苦了，我都知道了。”韓銘心頭，一個女孩子這個年紀經歷了太多超負荷的事了。“若星，很抱歉，爸爸來晚了。”

　　陳若星僵住了，眼睛里的光瞬間消失了。

# 第37章

　　陳若星有種自己出現幻聽的感覺。她望着眼前的男人, 見過這麼多次面，除了陌生還是陌生, 她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人會是她的親生父親。難怪同事會說她和韓董事長像？原來, 她真的是他的女兒。

　　這太荒謬了。

　　她感覺自己的身體在抖，說不清楚什麼情緒。所有人都不和她說她父親的事。每次她問外婆, 外婆總會生氣、會暴躁地責罵她。她問唐阿姨, 唐阿姨也言辭閃爍。

　　原來她的生父真的是身份了得。

　　“若星, 很抱歉。你十七歲前，我並不知道你的存在。”韓銘語氣真誠，帶着無奈。“以後，爸爸會好好照顧你的。”

　　照顧她？

　　她又不是幾歲的孩子了。

　　“若星, 我欠你的太多了。”

　　“你不欠我，你欠她。”陳若星終於找回了聲音，沒有親人相見的激動。自始至終, 他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她。

　　他忘了陳紫黎了嗎？

　　“我和你媽媽分手因為我們之間並不合適，即使當時在一起, 以後也會分手。”韓銘並沒有隱瞞。

　　“如果當時你知道我的存在，你會怎麼做？”陳若星突然問道。

　　韓銘愣了一下, “這個如果不存在。”

　　陳若星淺淺地勾了一下嘴角, “你會讓她打了孩子。”

　　韓銘眉心一皺。是的, 如果當年他知道，他會這麼做。

　　“我猜的不錯吧。”她的眼圈慢慢紅了, “她沒有告訴你我的存在, 也是怕這個。”陳紫黎為愛瘋狂, 可是老太太將什麼都看的明白。韓銘是什麼樣的人，陳紫黎當時並沒有看清楚，老太太卻清楚。在韓銘眼裡，愛情、女人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業才是他心中的第一位。他的妻子必須能輔佐他的事業、家庭，而陳紫黎並不是適合他的伴侶。

　　韓銘吁了一口氣，“若星，你還小，有些事你不懂。”

　　“我都懂。”陳若星站起身來，她竭力控制着自己，“因為你，我阿婆把我帶到潿舟，你想要重新開始，她也想讓我媽媽重新開始，而我的存在根本不能讓人知道。”

　　“若星，你是我的女兒，我會公開的。”

　　“我姓陳，這輩子我都姓陳。”

　　韓銘聽了她的話一點也不生氣，“你先冷靜一下。”

　　“你什麼時候認出我的？”陳若星問道。

　　“第一次見到你，我以為你是唐韻的小女兒。後來看到你戴的那條手鏈，我心裏有了疑惑。”

　　“手鏈？”陳若星下意識地摸了摸手腕。

　　“那條手鏈是我送給你媽媽的禮物。”

　　“那是唐阿姨送我的。”

　　韓銘點點頭，“我想是你媽媽丟在唐韻那裡的，你媽媽和唐韻的關係很好。”

　　那麼唐阿姨為什麼要把那條項鏈送給她呢？

　　“我想唐韻也是希望我們父女相認的。”

　　陳若星搖搖頭，“不是的。唐阿姨並不希望你我相認。她只是覺得所有人都因為我的存在痛苦了十幾年，憑什麼你安然地享受着你的生活。”

　　韓銘蹙了蹙眉，“若星，我知道你暫時接受不了。”

　　陳若星抬手捂着胸口，“韓董事長，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我高攀不起您這樣的親人。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先出去了。”

　　“你也不要想太多。我和你相認，也只是想要照顧你。”

　　說的真是好聽。

　　陳若星看到了他書柜上的相框，一家三口，照片中的女孩子穿着粉色的公主裙，長發披肩，爸爸抱着女兒，媽媽站在一旁，都幸福的一家人啊。

　　韓銘順着她的目光望過去，“那是芸芸，比你小兩歲，八歲就去世了。”

　　陳若星喉嚨乾澀，“所以你想找個人來替補你女兒的身份？”

　　“若星，你不是替補，你就是我韓銘的女兒。”韓銘走過去，剛伸出手，陳若星猛地躲開了。

　　韓銘抽回手，“我聽說你要和衛家小兒子訂婚，你才十九歲，太小了，訂婚太早。她們太急切了。”

　　陳若星冷着臉，“她也是十九歲生下我的。”

　　韓銘臉色一僵，“好了，你先回去工作，改日我們再談。”

　　她想，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可以談的。

　　一直到下班，陳若星都有些心不在焉。晚上，衛凜來接她去試禮服。

　　禮服店是唐韻約的，兩人到了報了名字，店員帶着兩人進去看衣服。

　　“你們喜歡什麼樣的衣服？我們的款式很多。”

　　陳若星還在想着中午的事，衛凜碰碰她的手臂，“想什麼呢？”

　　陳若星恍然，“連衣裙就好了。”

　　“好的，兩位稍等一下。我先去拿衣服。”

　　店員一走，衛凜問道：“公司遇到事了？”

　　“你怎麼知道？”陳若星驚訝。

　　“你臉上都寫着了。”衛凜看着她，“同事欺負你了？”

　　陳若星搖搖頭，“不是。我只是在想我到底怎麼能到XX實習的？”

　　衛凜眸子一轉，“當然是你的能力夠格。”

　　陳若星嗤笑，“和大三的師兄相比，我還是差了一些的。”

　　店員拿來了七八條連衣裙，“都是今年的新款，看看喜歡哪款？”

　　陳若星隨手拿了一條薄荷綠色的裙子，“這條吧。”

　　店員：“好，我幫你。”

　　陳若星：“不用了，我自己去換就好。”

　　店員：“可是這條連衣裙後背需要拉帶子，你可能拉不到。要不讓你老公幫你吧？”

　　衛凜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需要幫忙嗎？”

　　陳若星頓時放下了連衣裙，“太麻煩了，我試這條吧。”

　　陳若星進去換衣服，衛凜拿出手機，給衛澈打了一個電話。“大哥——”

　　“咦，你不是陪若星去試禮服了嗎？怎麼需要我幫你們參考？”衛澈打趣道。

　　“大哥，我懷疑陳若星知道她和韓叔叔的關係了。”

　　衛澈沉吟道：“也該知道了，人家忍了兩年不認女兒，也不容易。”

　　“大哥，你是說韓叔叔找過她了？”

　　“怕是知道你們要訂婚的消息，他坐不住了。好了，你也別擔心，你和若星的婚事不會有問題的。”

　　“誰擔心這個。”

　　“哇！好漂亮！”店員一聲驚呼。

　　衛凜轉身，就看到了陳若星雙手提着裙擺，從試衣間走出來。白色抹胸連衣裙，露出了漂亮白皙的肩頭。

　　店員幫她系好身後的蝴蝶結，“你的腰真細。你穿這件真的太好看了。”

　　陳若星看着鏡中的自己，她已經有些認不出來了。難怪人家說人靠衣裝了。裙子雖然款式簡單，但是上身確實漂亮。

　　衛凜一直看着她，卻一言不發。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你不覺得冷嗎？”衛凜眨了眨眼，視線移到她的臉上。

　　“冷？”陳若星不解。

　　“脖子還有肩這塊。”衛凜漫不經心地提醒道。

　　店員：“怎麼會冷呢？我聽衛太太說你們是這周六訂婚，高溫天氣，熱得很。”

　　衛凜：“再試試別的吧。”

　　陳若星並倒是覺得挺好的，“不用了，就這件吧。對了，有披肩嗎？”

　　衛凜失笑。

　　店員瞬間也不知道說什麼了，“這裙子配披肩不好看，仙氣就沒了。你要是覺得脖子空，可以配條項鏈。”

　　陳若星小聲道：“我覺得露的有點多。”

　　店員：“沒事的，現在大家都這麼穿。你習慣了就好。你身材這麼好，皮膚又白，真的不用擔心。”

　　最後店員還是幫她賠了一件淺色的披肩。

　　陳若星定好了衣服，便陪衛凜去男裝區選衣服。

　　衛凜眼光好，店員拿來的禮服都沒有入他的眼。“有沒有別的款了？”

　　“沒有了。衛少，現在定製也來不及了。”店員也沒有辦法。

　　陳若星指了指黑色那套，“這套不好看？”

　　衛凜挑眉，“一般般。”

　　陳若星不知道男的竟然對服裝要求也這麼高，她暗暗撇撇嘴角。

　　“算了，就這套黑的禮服吧。”衛凜終於鬆口了。

　　店員喜笑顏開，“好的。明天我們送到您家裡。”

　　“謝謝。”衛凜說著看了一眼陳若星，“去看看你的鞋。”

　　兩人剛走到門口，迎面來了兩位氣質優雅的婦人。

　　“衛凜——”其中一個叫了衛凜的名字。

　　衛凜停下腳步，“司阿姨，您好。”

　　司珊看看他，又看看陳若星，她微微笑着，“這位是？”

　　“我未婚妻，若星，這是司阿姨，司教授的姐姐。”衛凜介紹道。

　　陳若星先是被他那句“未婚妻”震驚了，再一聽，眼前人竟是司哲的姐姐，兩人年紀似乎差的有點大。

　　“阿姨，您好。”陳若星輕輕叫道。

　　司珊笑着：“你們這是準備訂婚還是結婚？”

　　“訂婚。”

　　“那我先恭喜了！什麼時候？”

　　“這周六。”

　　“這麼快！”司珊不禁搖搖頭，“你媽媽一點消息都沒有透露，上回我還想着幫你介紹女朋友呢。好啦，我就不耽誤你們了，去忙吧。”

　　“好的，那我們先走了。”

　　衛凜拉過陳若星的手，“走吧。”

　　陳若星點點頭，鬼使神差地同他走了出去。

　　“你有什麼想問的？”

　　“她是司老師的姐姐？”

　　“是的，親姐姐。”衛凜心裏想着，下次見面，不知道司家人能不能再對陳若星笑了。

# 第38章

　　陳若星嘀咕了一句, “他們的年齡相差挺大的。”

　　“十多歲，並不算太大。”衛凜不着痕迹地鬆開了手。“司哲和他姐姐關係很好。”

　　陳若星點點頭，“有這樣出色的弟弟, 每一個做姐姐的都會喜歡的。”

　　“你在暗指你自己嗎？你好像很喜歡崔睿辰。”

　　“他很可愛。”在他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小時候缺少的很多東西，童真、可愛，還有父母的愛。

　　衛凜點點頭, “他確實討人喜歡。”可惜年齡有點大了, 不然做花童挺適合的。

　　轉眼到了周六, 時間倉促，但是在衛母的精心準備下，兩人訂婚酒店的現場布置的比人家婚禮還要精緻。

　　滿天星點綴着整個大廳，漂亮的像一個童話世界。

　　衛家親戚笑着打趣，“這和婚禮也差不多了。”

　　衛家的長輩都來了, 衛凜的外婆一直和陳老太太在一起。兩人多年未見，一見面就掉了不少眼淚。

　　老太太：“若星以後就麻煩你們照顧了。”

　　衛凜外婆： “阿嵐, 你放心好了, 衛凜要是敢欺負星星，我打他。”

　　休息室里，化妝師已經幫陳若星梳好了髮型，“年輕真好, 一點妝不化, 都比劃了妝還好看, 你和你老公是我遇到過的最漂亮的一對。”

　　陳若星彎了一下嘴角, 衛凜今天穿的黑色的燕尾服，她一直知道他長得好看。見慣了衛澈穿正裝的樣子，沒想到衛凜穿正裝一點也不比衛澈差。

　　門外響了幾下敲門聲，衛凜打開門，走了進來，問道：“好了嗎？”

　　陳若星臉上有幾分赧然，她輕輕應了一聲。

　　“走吧。大家都來了。”衛凜一派的沉穩。

　　“好。”

　　衛凜伸手出。

　　陳若星微愣了一下，慢慢伸出手。

　　兩人一起出來，眾人的目光齊齊落在兩人身上。

　　衛凜側首輕聲道：“不要慌。”話音低沉。

　　陳若星確實緊張，心臟撲通撲通地跳動着，連掌心都開始冒汗了。奇怪的是，他的這句話讓她莫名地靜下來。她看到了阿婆，衛父、衛母，還有衛澈，大家的嘴角都掛着笑。

　　她情不自禁地轉頭想看一看衛凜此刻的表情。

　　兩人似有默契一般，同時轉頭，四目相視的那一瞬，陳若星呼吸都亂了。

　　衛凜也竭力地控制自己，表面上維持着一貫的瀟洒。

　　偏偏這一幕還是被攝影師拍下來了。

　　訂婚儀式簡單，卻代表了衛家的態度，從此以後，陳若星便是衛家人了。

　　老太太看着外孫女，眼淚不禁落下來。若星，從此以後阿婆就放心了。

　　晚宴熱鬧，衛凜的幾個表兄弟約好了似的，對衛凜猛灌酒。

　　這樣的場合，長輩們自然不會插手，由着他們去了。

　　“衛凜，你這樣讓我們幾個哥哥壓力太大了。”本來大家都不想來參加衛凜的訂婚儀式的，偏偏家裡的長輩下了命令，一定得來！

　　衛凜笑：“你們有什麼壓力？不是還有大哥頂着嗎？”

　　衛澈端起酒杯，“那我們就一起敬今晚的男主角。”

　　衛凜：“大哥，你怎麼胳膊往外了。”

　　衛澈：“我不是為了你嗎？”

　　大表哥壓着聲音道：“喝醉了，你和若星說不定有進一步發展了。說不定明年這時候就要抱兒子了。”

　　衛凜耳紅，卻不好發作。

　　等晚宴結束，衛凜被他們灌得七八分醉。

　　“表弟妹，真是不好意思。今晚我們真的太高興了，讓衛凜喝多了。”

　　陳若星：“……”

　　“那以後我們再聚。”幾個表兄弟立馬撤了。

　　唐韻也撒手不管，“若星啊，就辛苦你照顧衛凜了。”

　　陳若星：“好的。”

　　“你阿婆那邊你放心我，我們會照顧好她的。”

　　陳若星看着她阿婆，“阿婆，明天我再來陪你。”

　　“不用管我，你忙你的。”老太太對着她笑了一下。

　　夜色深沉，繁星耀眼。

　　陳若星打到車，她扶着衛凜上了車。

　　衛凜乖乖地倚在座位上，似乎是睡着了。

　　夜晚的路況很好，一路暢通，十多分鐘后，車子拐彎上了高架。衛凜的身子也順勢歪倒在陳若星這邊了。

　　陳若星動了動肩頭。

　　“別動。”衛凜聲音暗啞，嘟囔了一句，“我頭痛。”

　　“沒有酒量就不要喝那麼多。”

　　衛凜動了動身子，換了一個舒服的身子。“我不喝這麼多，他們找你喝怎麼辦？”

　　“怎麼會？幾位表哥看着不是那樣的人。”

　　“呵——”他明顯不滿。“我再睡一下，到了叫我。”

　　“好。”

　　衛凜完全靠在她的肩頭。

　　陳若星輕輕呼了一口氣，幸好，司機不認識他們。

　　“陳若星，現在我是不是你的男朋友了？”

　　陳若星僵住了，“理論上是的。”

　　“喔。”衛凜輕笑了一聲。

　　車子開到樓下，陳若星扶着半醉的衛凜上了樓，大門已經換了密碼鎖。衛凜已經把密碼告訴她了，0826。

　　衛凜躺在大床上，陳若星把空調打開，又幫他解了襯衫扣。

　　衛凜唔了一聲，“我想喝水。”

　　陳若星轉身去拿了一瓶礦泉水給他。

　　衛凜喝了幾口水，他眯着眼看着她。

　　陳若星問道：“要不要先去洗個澡？”

　　衛凜一動不動。

　　陳若星想了想算了，一個晚上不洗澡也沒事。她把衛凜推到，“你先睡一會兒。”抬手關了燈。

　　屋內只留了一盞壁燈。

　　她剛要走，床上的人突然坐起來了。

　　“衛凜——”

　　衛凜已經衝進了洗手間，對着馬桶吐了出來，他彎着腰，另一隻手對身後的陳若星擺擺手，讓她別過來。

　　陳若星聞到了空氣彌散的酒味，有些刺鼻。

　　衛凜吐完了，按了抽水馬桶。

　　陳若星擰了一條濕毛巾給他，“你先擦擦手。”

　　衛凜眸光水潤潤的，“你去休息吧，我要洗澡了。”

　　陳若星：“……你自己可以嗎？”

　　衛凜扯了一下嘴角，“你想留下來幫我？”

　　陳若星轉身就出去了。

　　衛凜慢慢靠在牆上，一手抵着胃，胃裡焦灼的疼。大腦暈暈的，他低頭解着皮帶，怎麼也解不開。算了，他只要重新回到房間。

　　陳若星洗完了澡，吹乾了頭髮，心裏還是有些擔心衛凜。想了想，她還是過來看一看。

　　結果發現，衛凜還穿着之前那身衣服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根本沒有洗澡。

　　“衛凜——衛凜——你不是說要洗澡的嗎？”

　　衛凜迷迷糊糊，“陳若星，我的皮帶壞了。你去拿個剪刀幫我把皮帶剪了。”說著他的手還在試着解皮帶。

　　陳若星深吸一口氣，顫着手伸向他的腰間。她的手停在了他的腰帶上，幾下嘗試，腰帶解開了。

　　“好了。”她收回手，後背的汗把睡衣都快打濕了。

　　衛凜唔了一聲，卻沒有了動作。

　　陳若星傾身一看，發現他睡着了。她猶豫了一下，幫他脫了襯衫。

　　衛凜感覺到有人在他身旁，他慢慢睜開眼皮，“你干什麼？”

　　“幫你把襯衫脫了。”陳若星回了一句。

　　衛凜一把抓住她的手，微微一個用力，陳若星撲到在了他的胸口。

　　他擁着她，像抱着一個軟軟的娃娃。

# 第39章

　　女孩子的身上帶着特有的香氣, 是他也常用的洗髮水和沐浴液的味道，熟悉又安心。

　　“衛凜——”陳若星緊張地喊着他的名字。

　　“怎麼話這麼多？好吵！”話音一落，他往前突然吻住了她的嘴巴。他的手停在她的腰間，她可真瘦啊。

　　與上次輕輕相碰的那個吻完全不一樣。

　　陳若星第一次終於明白了什麼叫“接吻”。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終於反應過來，用力推開了他。

　　衛凜重新躺在床上, 悶哼了一聲, 大概是醉了，他也沒有什麼動靜。

　　陳若星連忙出了房間, 她靠在牆上喘着氣, 全身的力氣像被抽光了一般。

　　室內一片安靜。

　　衛凜慢慢睜開眼, 雖然頭痛, 但是他的意識還是清晰的。他親了陳若星, 剛剛像被催眠了一般, 思維和行動都不受控制，大概是酒精的作用。他慢慢坐起身來，低頭看着自己，真是衣衫不整。

　　他起身來到浴室洗一個澡，擦頭髮的時候，他看了一眼鏡中的自己, 下意識地抿了抿嘴角。喝酒真的容易讓人衝動，在他吻到她時, 他已經清醒了。

　　這一夜, 衛凜都沒有怎麼睡, 睡不着。後半夜，他索性來到客廳，一個人坐在沙发上，這一坐就到了天亮。

　　陳若星醒來時，看到衛凜坐在客廳，嚇了一跳。“你——你怎麼起的這麼早？”她雙手抱着胸口，原以為他沒醒，她也沒有加個外套，身上還穿着睡裙。

　　衛凜看着她，她赤着腳，腳丫子圓潤可愛。“去穿上拖鞋。”

　　陳若星縮了縮腳趾頭，轉身回了房間，立馬換上了衣服。

　　等她出來時，衛凜還坐在沙发上，維持着剛剛的姿勢。

　　“你怎麼了？是不是還不舒服？”

　　衛凜應了一聲，“昨晚我醒來發現衣服都——”

　　陳若星眸子左右轉了轉，“你好像醉的有些厲害，我就幫你解了扣子。”

　　衛凜嘴角微微一動，“謝謝。昨晚的事我都記得。”

　　陳若星瞬間定住了。

　　衛凜起身，“收拾一下，我們去看阿婆吧。”

　　陳若星一臉懵懵的表情，“衛凜，你昨晚裝醉？”

　　衛凜停下腳步，“真醉了，不過還是有意識的。”

　　陳若星咬牙，“你——你——”

　　他挑了挑眉，“別讓阿婆等太久了。”

　　陳若星只好忍住了。

　　出門前，兩人在鞋櫃門口換鞋。

　　衛凜先換好了，他倚在門口，看着她。

　　陳若星半蹲着身子，正在系鞋帶。這雙鞋，衛凜有印象，她經常穿。其實他媽媽給她買了不少衣服鞋子，她只會在去他家時才會換上。真是懂事又體貼。難怪他媽媽這麼喜歡她。

　　“陳若星——”

　　“我馬上就好了。”她低着頭回復道。

　　“我是認真的。”

　　陳若星手上的動作一愣。

　　“既然我們已經訂婚了，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陳若星打好了蝴蝶結，她慢慢起身，一瞬不瞬地望着他，目光沉靜。

　　衛凜揚了揚嘴角，“畢竟親也親了，我總得負責吧。”他沒有給陳若星說話的機會，抬手揉了揉她的頭髮。女孩子的頭髮軟軟的，聽說頭髮軟，脾氣也軟。

　　兩人到了酒店，老太太正在酒店的書吧看書，手邊擺放着一杯。

　　陳若星：“阿婆——”

　　老太太笑着，“你們來了啊？”

　　衛凜拉着老太太的手，“阿婆，您在看什麼書？”

　　老太太：“是南懷瑾老先生的，年輕的時候看過他的書。”

　　“我聽若星說，您讀書時是班上的才女。”

　　老太太搖搖頭，“什麼才女，那會養父養母對我好，我一心都在學習上。”

　　“難怪若星學習也好，這點是遺傳了您。”

　　陳若星在一旁，簡直難以相信，衛凜真的太會說話了。難怪阿婆喜歡他。衛家的長輩也偏心他，原以為是他小的關係，這麼看來，也不是的。陳若星覺得自己還是對衛凜了解太少了。

　　“衛凜昨晚沒休息好嗎？”老太太關切地問道。

　　衛凜摸了一下臉，“酒喝多了，胃難受。”

　　“以後還是少喝點酒。”

　　“我知道的。阿婆，這两天我正好放假，我陪你走走吧。您有沒有想去的地方？”

　　老太太感激地看着衛凜，“不用，你們忙你們的。我一個人去走走。”

　　“阿婆，你想去哪裡？”

　　“我想去老房子看看。”

　　衛凜道：“阿婆，你們以前住哪？”

　　“燕南路9號，劉家故居。”

　　“劉家故居？”

　　“是的，那是我生父住過的地方。我走的時候，已經把那房子給政府了。”老太太見衛凜似乎有興趣，打開了往事的匣子，慢慢講述着。

　　一個上午就這樣過去了，下午，唐韻讓小楊過來接走了老太太。

　　衛凜問了一句，“楊叔，我媽就沒問問我們倆？”

　　小楊輕輕一笑：“夫人說以後她不管你了，你把若星照顧好就行了。”

　　陳若星悶聲笑了一下。

　　小楊：“那我先走了。”

　　衛凜轉頭看着陳若星：“你有什麼計劃？”

　　陳若星想了想：“我要回宿舍。”

　　衛凜眉心微皺，“你們宿舍的空調不是壞了嗎？回去怎麼住？”

　　“落落讓我幫她的多肉澆水，還有亦諾養的金魚和烏龜也得換水了。”陳若星小聲道。

　　“你們宿舍養了這麼多東西？舍管老師也不管嗎？”

　　陳若星：“……管的。檢查的時候，我們都收起來。”

　　衛凜：“……走吧。我送你過去。”

　　衛凜開着車來到學校，車子不能開進去，他把車停在校門口。

　　江城的夏天就像火爐一樣，走在室外，渾身熱的冒汗。

　　兩人走了十多分鐘，陽光曬的人眼花繚亂。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從包里摸出了一把傘，她撐開小黃傘，慢慢舉高，也幫衛凜擋了炙熱的陽光。

　　衛凜覺得這個畫面實在好笑，卻不動聲色。

　　沿路走過的人看到兩人，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去！這讓女生撐傘？”

　　衛凜突然停下腳步，陳若星也停下來，她不解地問道：“怎麼了？”

　　衛凜抬手拿過傘，“我來撐。”

　　“就快到了。”陳若星倒也沒有想太多。

　　衛凜嘆了一口氣，“你見過女生為男生撐傘嗎？”

　　陳若星坦然道：“見過。我同學經常和她弟弟一起撐傘。”

　　“我不是你弟弟，是你男朋友。”衛凜咬牙。

　　“那你撐吧。”

　　衛凜哭笑不得。

　　一把小黃傘也不能完全遮住兩人的。

　　“你這傘真迷你。”

　　“放在包里備用的。”

　　衛凜側首，掃了一眼她剛剛被曬紅的臉頰。他快速地換成了左手舉傘，右手握住了陳若星的手，將他拉近自己的身旁。

　　陳若星忽然愣了一下。

　　他望着前方，“怕你被晒成黑猩猩。”

　　陳若星看到了他臉色一閃而逝的不自然。

　　衛凜得了舍管阿姨的允許可以上樓，女生宿舍他又不是進去。

　　小烏龜幾天沒換水臭的要死，金魚也死了一條。

　　陳若星趕緊去換水。

　　衛凜看了看陽台上的多肉，“需要我做什麼？”

　　“幫落落的花澆點水。”

　　衛凜掃了一眼陽台，這裏面的東西擺放的亂七八糟，鞋子、襪子，還有薯片罐，他皺了皺眉。“水壺在哪？”

　　“燙陽台沒有嗎？”

　　“沒有。”

　　陳若星隨手拿了自己喝水的杯子，“用我的杯子吧。”

　　衛凜去洗臉台接水，突然發現這杯子有點眼熟。再一想和陳若星當初送他的那個杯子似乎一模一樣。那個杯子他一直沒用過。

　　這麼說來，陳若星當初買的是一對。

　　衛凜來來回回接了幾杯水，把那盆多肉澆了一個透。

　　陳若星正在和落落語音電話，“你的多肉，我剛剛看了，都還好。好，一會兒我拍幾張照片。”

　　“陳若星，花澆好了。”

　　許落落：“衛凜陪你回來的？”

　　陳若星根本來不及堵住話筒。

　　“陳若星，你好了沒有？”

　　許落落咯咯地笑着，“看來這個暑假髮生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了。我們宿舍第三個脫單的人，亦諾估計要捉急了。陳若星，開學是不是要請客？”

　　陳若星抿着嘴角，“開學再說。我過去看看。”

　　“好，那我就不打擾你們了。”

　　陳若星走過去，看到多肉的花盆都在往外滲水，陳若星嘆了一口氣，“多肉不能澆太多的水，容易爛根。”

　　衛凜：“我看這幾盆都快乾死了。”

　　她覺得這幾盆多肉命運堪憂了。

　　衛凜：“要是活不了，回頭從家裡的花房搬幾盆還給許落落。”

　　“那是阿姨的花，又不是你的。”

　　“什麼阿姨？”衛凜挑眉。

　　陳若星咬牙。

　　“你不是都改口了嗎？之前聽你衛媽媽叫的挺順口的。”

　　宿舍里又悶又熱。

　　陳若星的兩頰通紅，不知道是熱的，還是羞的。幸好，宿舍的電話響了。

　　不過這個電話太突兀了，兩人皆是一愣。

　　衛凜皺着眉，“誰會在這時候打宿舍電話？”

　　陳若星：“可能是落落他們。”她趕緊接通。

　　“喔，好的，我們馬上就下來了。”陳若星邊說邊點頭。

　　她掛了電話，有些莫名奇妙。

　　衛凜問道：“誰？”

　　“舍管老師，讓我們快點下樓。”陳若星不解，“衛凜，能不能把金魚帶到你那？”

　　衛凜望着她，忽而一笑，“走吧。再不下去，我怕舍管老師要衝上來了。”

　　陳若星抱着魚缸，和他出了宿舍，走了一半，她後知后覺地明白了什麼，她只覺得臉頰火辣辣的，像吃了辣椒一般。

　　衛凜回頭，沖她微微一笑。

　　下樓以後，陳若星實在沒臉再和舍管老師打招呼，抱着魚缸大步往外走。

　　衛凜對着舍管老師揮揮手，解釋道：“金魚死了一條，我們把剩下的金魚都帶走了。”

　　舍管老師點點頭，她也怕出事啊。

　　衛凜大步追上陳若星，“你跑什麼？”

　　陳若星瞪了他一眼，“你明知故問。”

　　衛凜無辜：“我知道什麼？”

　　兩人僵持着，對面有人走過來。

　　“陳若星——”

　　是關旭！陳若星沒想到今天能遇到他。

　　“聽說你家裡出了點事？你沒事吧？”

　　“謝謝，已經處理好了。”

　　“那就好。”關旭言行彬彬有禮，又對衛凜點點頭。

　　衛凜點一下頭，“關旭，我們還有事，先回家了。”

　　關旭愣住了。

　　衛凜拿過陳若星手裡的魚缸，“走吧。媽媽不是讓我們早點回去嗎。”

　　陳若星呆若木雞，衛母什麼時候讓他們早點回去了？

　　衛凜長臂一伸，牽過她的手。“發什麼呆呢？”

　　陳若星：“關旭，我先走了。”

　　走到學校門口，上了車，衛凜啟動車子，空調的涼氣讓兩人舒適了不少。

　　陳若星抱着魚缸，有些話她醞釀了一路，“衛凜，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麼事？”衛凜回頭。

　　“我們訂婚的事能不能先保密。”

　　衛凜眯了眯眸子，“理由。”

# 第40章

　　“我們還是學生。”陳若星緊張的措辭着。“公開了，我怕老師和同學會有想法。”

　　衛凜點了點頭。

　　“你答應了？”陳若星語氣透着幾分欣喜。

　　衛凜沉吟道：“可以不公開訂婚, 但是我和你的關係還是有必要告知一下周圍的人。另外, 以後有些事, 你得聽我的。”

　　陳若星睜大了眼睛，“可你九月就要去美國了, 這個說不說似乎也沒有什麼關係。”

　　“萬一有人要追你呢？”

　　“我不會答應的。”陳若星定定地回道。“我暫時不會談戀愛的。”

　　“你還想和誰談戀愛？”衛凜反問道。

　　陳若星意識道自己說錯話了。

　　衛凜臉色嚴肅，一言不發。

　　陳若星抬手輕輕地戳了一下他的手背, “剛剛許落落說讓你請客。”

　　“為什麼？”衛凜語氣僵硬。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 “賈嘉、落落之前都請客了，她倆交男朋友的時候, 這好像是大學里的傳統。”

　　衛凜臉色綳不住了, 眼中帶着幾分笑意，“你想去吃什麼？”

　　陳若星：“我問問她們吧。”

　　衛凜揚了揚眉心, “叫上章一辰吧，他人挺不錯的。”

　　陳若星沒什麼意見，班長人是挺好的，對她照顧也多。

　　“現在倒是挺聽話的。”

　　婚也訂了, 親也親了。他們之間關係似乎註定要糾纏一般。她的心再也不能像最初那般平靜了。

　　兩人回到公寓，陳若星把魚缸放到客廳的茶几上。“放在這裏可以嗎？”

　　衛凜聳肩, “你想放哪裡都可以。”

　　陳若星輕輕彎了一下嘴角。

　　午後, 時光安寧，衛凜在書房, 陳若星在房間。兩人各自忙着手裡的工作。

　　陳若星放在桌上的手機突然響了, 她拿起來一看, 是於主管打來的。

　　“喂，於主管——”

　　“若星啊，有沒有打擾你的休息啊？”

　　“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下周去上海的出差，本來我們部門是安排小王去的，小王家裡臨時有事，我想了想，想讓你替她去，不知道你方便嗎？”

　　陳若星想了想，“我沒問題。”

　　“那行，你趕緊定一下車旁，明天下午九點到酒店。我把九點地址和會議的材料發給你。就當鍛煉一下自己，長長見識。”

　　“好的。”

　　陳若星掛了電話，很快便收到了主管發來的消息。她看了一下，趕緊去定了明天早晨6點半的車票。

　　金融會議，很多國內大佬會來參加，確實能長見識。

　　晚上，兩人回家裡吃飯。飯桌上，衛父提到了明天要出差的事，他對着衛凜說道：“這次會議還請了你們薛教授。”

　　“薛教授和我說過了。”

　　“你不去？”

　　“我以家中有事請假了。”

　　“那是也有點可惜。你和若星都應該去的。”衛父說道。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叔叔您說的是XX會議嗎？”

　　“是的。”

　　“我明天早上過去，下午主管剛剛打電話通知我。”

　　衛凜轉過頭望着她。

　　陳若星有些心虛。

　　衛父笑着：“那挺好的，明天和我一起走。”

　　“叔叔，我買好車票了。”陳若星說道，她並不太想坐衛父的車子，太招搖了。

　　唐韻笑着，“還叫叔叔啊。”她夾了一個蝦放到陳若星的碗里，“多吃點。”

　　“謝謝衛媽媽。”

　　唐韻和吃了糖一樣甜。

　　晚飯後，衛凜回房。

　　陳若星在廚房洗水果，唐韻和她說著話。

　　“若星，你把這盤西瓜送到樓上吧。”

　　“哎。”

　　她端着西瓜上樓，敲了一下衛凜的房門。

　　“進來——”

　　陳若星：“剛切的西瓜。”她把盤子放在桌上。

　　衛凜掃了一眼，又看看她。“明天幾點的車票？”

　　“六點半。”

　　“爸爸要不說，你是不是準備明天早上告訴我？”

　　陳若星搖搖頭，“準備吃過晚飯。”

　　衛凜嘆了一口氣，“坐吧。”

　　陳若星看看房間，哪裡還有位置，總不能坐他的床吧。

　　衛凜起身把椅子讓給她，他站到一旁，“知道這次公司去的什麼人嗎？”

　　“肖靜語的姑父，朱副總。”

　　衛凜鬆了一口氣，還以為是她親爸安排的。“那就好。”

　　“怎麼了？有什麼不妥嗎？”

　　“這次出席會議的都是國內頂尖的boss，你好好聽吧。”

　　“你不能去了？”

　　衛凜聳肩，“薛教授已經把名額給了別的師兄。算了，下次還有機會。”

　　陳若星抿了抿嘴角，也有些過意不去，他因為她才放棄名額的。

　　“別想了，和你沒關係。” 衛凜看了看時間，“時間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才八點半？”

　　“你回去不要收拾行李？”

　　陳若星乖乖地不說話了。

　　衛凜快速地解決了幾片西瓜，和她一起下樓。

　　唐韻聽說兩人要出去，也沒挽留。“路上小心，若星出差要注意安全。有什麼事就找你爸爸。”

　　陳若星忙不迭的點頭。

　　衛凜失笑，她媽真是親切過了頭。

　　兩人一走，唐韻就開始和衛父嘮叨，“這兩孩子真的登對，不知道兩人在那邊過的怎樣？”

　　衛父悠哉地喝了一口茶。

　　“明年我會不會做奶奶啊？”

　　衛父一口茶噴了。

　　唐韻連忙幫他擦嘴。

　　“衛太太，你也太心急了。這兩孩子都還沒有畢業。”

　　“我一姐妹的兒子，小夫妻倆就是帶著兒子畢業的，現在都生二胎了。你呀老古板。”

　　“心急吃不到熱豆腐！”衛父喝了一口茶。“明天韓銘也會去。”

　　“你怎不早說！”

　　“兩孩子都不知道吧。”

　　“看樣子是不知道。”

　　唐韻拿起手機，衛父拉住她。“做什麼？”

　　“我得通知一下兩孩子。不行，至少告訴一下衛凜，讓衛凜過去，反正他現在沒事。”

　　衛父失笑，“我瞧着你兒子也挺想去的。”老二從小性格高冷，這一兩年倒是變得可愛了一些。

　　那邊，衛凜和陳若星回到家，陳若星很快就收拾行李了。她只出差三天，東西也不想要帶太多。說來這也是她第一次去上海，她倒是挺想去外面看看的，感受一下別的城市的風情。

　　衛凜不知何時來到門口，“明早我送你去車站。”

　　陳若星望着他，心裏一陣暖意。

　　“想謝謝我？”

　　陳若星點點頭。

　　衛凜眸子一轉，“那——”

　　突然間，他的手機響了，他皺了一下眉，“我接個電話。”

　　衛凜走到客廳，語氣硬邦邦的，帶着幾分煩躁，“媽，什麼事？”

　　唐韻一愣，“你和若星吵架了？”

　　衛凜吐血了，“您想什麼呢？”

　　唐韻：“我有事和你說，你避開若星。”

　　“嗯，你說吧。”

　　“明天的會，韓銘也會去。明天你和你爸一起去上海。”

　　“明天我有事，去不了。再說了，韓叔叔也不會怎麼樣的。”

　　唐韻：“你這孩子，萬一有什麼事，有你在，若星也有個依靠。”

　　“呵，她的心理強着呢。”

　　“我怎麼生了你這麼個笨兒子！好了，拜拜！”唐韻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明年我肯定抱不到孫子。”

　　衛父淡定地笑笑，“你有個心理準備也是好的。”

　　第二天一大早，衛凜送陳若星去高鐵站。

　　陳若星取了票，“我進去了。”

　　衛凜望着她，“注意安全，到了酒店給我發條信息。”

　　“知道了。”陳若星點頭。

　　衛凜抬手揉了一下她的發頂，把她的發尾都弄亂了。

　　“哎——”陳若星控訴着。

　　“陳若星，你再不塗防晒霜，這個夏天過去真的要變黑猩猩了。”

　　“哪有那麼黑！”

　　“你自己沒發現嗎？你的胳膊已經比你的腿黑了幾個度了。”

　　陳若星怔怔地看着他。

　　衛凜後知后覺，索性坦然地拿了一個袋子給她，“喏。防晒霜還有口紅。”

　　“口紅？”

　　“素麵朝天不適合參加這種會議，這是基本的禮儀。”

　　陳若星的眼睛突然紅了，“謝謝。我先進去了。”小時候學校文藝表演，老師幫他們塗了口紅，她覺得新鮮又好看，表演結束，她都舍不得擦掉口紅。回去之後，她就被阿婆罰跪。

　　這一路，陳若星一直拿着那隻口紅。這個牌子她認得，落落有。

　　衛凜對她到底是什麼想法呢？

　　她給許落落髮了一條信息：“如果一個男生送女生禮物代表什麼？”

　　許落落：“有什麼特殊的日子嗎？”

　　陳若星：“沒有。”

　　許落落：“要看什麼情況，不過不會無緣無故送的。我想這個男生對這個女生肯定有意思。”

　　陳若星：“好吧。”

　　許落落：“衛凜送你什麼禮物了？”

　　陳若星：“……”

　　等到了酒店，她辦好了入住手續，便在大廳等同行的同事。於主管說，他們大概十點到。

　　陳若星給衛凜發了信息，告訴他她已經到酒店。

　　她等了一會兒，衛凜也沒回復她。

　　十點不到，公司一行人來了。陳若星走過去，猛然發現了韓銘也在其中。

　　韓銘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似乎一點驚訝都沒有，淡然地對她彎了一下嘴角。

　　韓銘直接見了電梯，陳若星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兒，她的手緊緊地抓着行李箱。這算什麼？

　　給她的特別照顧嗎？

　　張助理朝她走來，“若星小姐，上樓吧。我幫你拿行李。”

　　陳若星猛地看着他。

　　張助理對她溫和一笑，“韓董想見你。”

　　陳若星：“公事還是私事？”

　　張助理：“這個我並不知道。若星小姐，你可以當面問他。”

　　陳若星苦笑：“張助理，還是叫我的名字吧。”

　　張助理點點頭，“好。順其自然，有韓董這樣的父親，對你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陳若星慢慢平靜下來，她在心裏一遍一遍地告訴自己，她是來工作的。

　　“走吧。”

　　十分鐘后，陳若星再次見到了韓銘。

　　韓銘住的是套房，房間寬敞，卧室、公共區、休閑區應有盡有，就像家裡的布局一樣。

　　“坐吧。”韓銘脫了外套，“想喝點什麼？”

　　“不用了。張助理說您找我——”陳若星直接說道。

　　韓銘望着她，一周沒見，小姑娘變化挺大的。“還沒有恭喜你，訂婚快樂！”他語氣真誠，卻有着他的無奈。

　　“謝謝。”陳若星回道。

　　“衛凜要去美國讀書了，你若想去，學費我來出。”

　　陳若星咬着牙，“謝謝您的好意。”

　　“若星，你的成績我都知道，讓你去國外看看，並不是因為你和衛凜訂婚了，而是留學確實能增長你的見識。”

　　“我現在很好。”

　　“那不一樣的。人的目光要放長遠一些。”

　　“我和您不一樣。”她沒有什麼遠大的志向，能陪着家人就好。何況老天待她不薄，讓人遇見了衛家人。她從小奢望的家庭的溫馨，衛家人都給她了。

　　韓銘笑了，“我知道我突然出現，讓你什麼準備都沒有。這麼多年我都沒有盡到我的責任。我也知道現在的你，即使沒有我們也能獨當一面，但是我知道了你的存在，我不能不管你。”陳若星喉嚨像被什麼堵住了，“我什麼都不需要，我只想維持現狀。您就當沒有我。”

　　韓銘走到她身前，手落在她的肩頭，“你的我的女兒，這一點改變不了。你不想出國就不出吧。”

　　陳若星咬着唇角，垂下臉來，眼淚滿滿落下來。

　　“我和你媽媽的事不能以對錯來概括。可我對不起你。”陳若星的出現，他確實非常的喜悅。“好了，別哭了。”他嘆息了一聲，“這次開會並不是我讓你來的。你們主管見你表現好，主動提的。”

　　他拿過紙巾想要幫她擦擦眼淚，陳若星立馬避開了。

　　“回去洗洗臉，這两天的會能學的東西很多，好好聽。”他換了一個人似的。

　　陳若星從韓銘的房間出來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間。沒多久，客房的電話響了。

　　“是陳小姐嗎？樓下有人找您。”

　　“對不起，我不想見任何人。”陳若星閉上了眼。

　　“他說是您的男朋友，衛凜。”

# 第41章

　　酒店管理制度嚴苛，衛凜沒有預約入住, 是不能上樓的。

　　他來了也有一會兒了, 給陳若星打了電話，電話不接, 他只好找前台幫忙了。

　　電話打完幾分鐘后，陳若星來到大廳，她一臉的驚訝。早上兩人在高鐵站才分后，這人怎麼來了。

　　衛凜只帶了一個黑色雙肩包，他單肩背着，姿態優雅。“怎麼了？不認識我了？”

　　“你怎麼來了？”陳若星望着他, 目光一瞬不瞬。

　　“師兄手裡有點資料需要過來一下。”衛凜解釋道, “剛剛打你手機怎麼一直沒接電話？”

　　“我靜音了, 沒看到。你住哪間？”

　　衛凜笑, “師兄讓我和他住一間。”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

　　“不過, 兩個大男人睡一張床什麼事兒，我去你那吧。”

　　陳若星呆住了，“我住的也是單間。”

　　衛凜望着她, “要不我們去換一間雙人房。”

　　陳若星見他笑的狡黠，“你故意的吧。”

　　衛凜笑笑，“走吧。”

　　陳若星到底帶他上去了，衛凜把包放下，掃了一眼房間。“江景房, 你們公司的安排不錯。你同事他們呢？”

　　“暫時只見到韓董。”陳若星回道。

　　衛凜挑眉, “韓叔叔啊, 他好像不在出席名單里。”

　　“是的。也不知道他怎麼突然來了。”陳若星皺了皺眉，本能的抗拒他。

　　“你似乎不喜歡他？”衛凜鎖着她的神色。

　　陳若星輕輕嘆了一口氣，“只是覺得我和他是兩個世界的人。”

　　衛凜看她眼圈微紅，想來在他來之前，她可能去見過韓銘了。韓銘現在肯定是想認回陳若星，天上掉下個女兒，各方面都不錯，他怎麼會不管不問。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孩子。

　　“你餓不餓？樓下餐廳的食物好像還不錯。”他們早晨出門太早，兩人都沒有吃什麼東西。

　　衛凜心頭一暖，“確實有些餓了。”

　　兩人來到樓下餐廳，快要七夕節了，餐廳掛了好些紅色氣球，添了幾分節日的氣息。

　　陳若星和衛凜簡單地拿了一些吃的，坐在了窗口。

　　兩人默默用餐，倒也和諧。

　　餐廳安靜，音樂聲輕揚，讓用餐氣氛更加的舒適。

　　這時候，隔壁桌的外國男人突然起身，走動了那架鋼琴旁。

　　餐廳放的音樂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這位金髮碧眼的男人彈奏的曲子。

　　陳若星不知道這是什麼曲子，不過還是挺好聽的，她的目光一直望着那位外國朋友，眼底不由得流露出幾分嚮往。大概每個女孩子都會憧憬吧。

　　直到，一曲終了。

　　男人回到了座位上，他的女朋友給了他一個擁抱。“親愛的，你真棒。”兩人相互親吻着對方。

　　陳若星連忙轉回頭來。

　　衛凜放下筷子，“這男的彈的什麼曲子？”

　　“我也不知道，不過很好聽。”陳若星如實回答。

　　衛凜扯了一抹嘴角，“沒看出來，你會喜歡玩音樂的男人。可惜我連五線譜都不認識。”

　　陳若星差點把嘴裏的食物噴出來，她輕咳了幾下。“你想多了。”

　　衛凜掃了一眼那架鋼琴，眸光幽深。

　　“若星——”突然有人叫她的名字。

　　陳若星一看，是公司的幾個人，還有肖靜語。

　　她站起身來，一一打了招呼。

　　大家的目光落在衛凜身上，“這位是？”

　　“他是我同學，也過來參加會議的。”

　　衛凜看了他一眼，緩緩起身，對着眾人點了點頭。

　　肖靜語看着兩人，心中瞭然。“陳若星、衛凜，沒想到在這裏遇到你們。”

　　陳若星微微一笑。

　　肖靜語解釋道：“我是求我姑父帶我來的，這種會，一般人也來不了。”

　　陳若星倒是沒有聽出她的畫外音，衛凜嗤笑了一下，也沒看肖靜語。“你吃完了嗎？”

　　陳若星看了盤子里還有一根香蕉，“等一下。”

　　衛凜隨手拿起那根香蕉，“走了。”

　　陳若星對肖靜語點點頭，“我先走了。”

　　肖靜語臉色頓時沉下來，瞬間一點食慾都沒有了。隨便拿了一點吃的才去找大家。

　　“靜語，你和陳若星也認識啊？”

　　“她是我隔壁班的。”

　　“你們學院真是挺不錯的，一個個都這麼優秀。”

　　“哪裡。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才央求姑父帶我回來，和陳若星沒法比。”

　　“陳若星在學校挺受歡迎的吧？”

　　“是啊。我們班都有男生追她，連心理學專業的司哲教授都很喜歡她，很照顧她。”

　　“司哲？那不是韓董的小舅子嗎？”

　　眾人的臉色一變，大家心裏頓時有了想法。難怪一個大二的小姑娘能到他們公司來實習，還能參加這樣的大會。原來是背後有人啊。

　　“我聽說司哲出國了？”

　　肖靜語道：“是的。司哲教授是我們的男神，我們真舍不得他走。”

　　“他會回來的。韓董和他夫人沒孩子，我們董事長夫人對他寄予了厚望。這麼看來，陳若星未來可期。”

　　肖靜語笑了笑，安靜地吃着東西，味同嚼蠟。

　　陳若星追上了衛凜，“你有事嗎？怎麼走的這麼急？”

　　衛凜看了她一眼，“你和肖靜語很熟？”

　　“不太熟。”

　　“以後離她遠點。”

　　“怎麼了？她惹你了？”

　　電梯門開了，兩人走進去，因為還有人，兩人都沒有說話。

　　陳若星細細回憶，肖靜語和衛凜之間發生過什麼事？

　　到了房間，陳若星還沒有想明白。

　　衛凜清清嗓子，“想什麼呢？”

　　“你和肖靜語有過節嗎？”陳若星到底生活環境簡單，哪裡知道女孩子之間的勾心斗角。

　　“沒有。”衛凜嘆了一口氣，剝了香蕉皮，“吃吧，猩猩！”

　　陳若星仰着臉，她真的好想捏捏他的臉。

　　“不吃了？”衛凜輕笑着。

　　陳若星咬牙，“不吃。”

　　衛凜咬了一口，沒幾口，他就把那根香蕉吃完了。

　　陳若星轉身去電腦桌前，默默拿出自己的筆記本。

　　衛凜又去洗了一個手，見陳若星開始忙工作，他坐在床尾。

　　陳若星目不斜視。

　　“陳若星——”

　　“我要工作。”

　　“哎，不就是一根香蕉嗎？回頭我給你買一車。”

　　陳若星：“……”

　　“下周你放假，我帶你去海南，那邊香蕉好吃。”

　　陳若星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她低着頭，凝視着他。“衛凜，我要給叔叔打電話，讓他把你帶走。”

　　衛凜拉住她的手，望着她，眸光靜如水。“就為了一根香蕉，你也太小氣了！”

　　陳若星習慣性地推了他一把，衛凜直接倒在床上。他自然沒有鬆開手，陳若星也被他拉着倒下了他的身上。

　　四目相視，他的眼裡全是她。

　　“你——”陳若星想要爬起來，緊張地在他身上動來動去。

　　“別動了！”衛凜沉聲道。

　　陳若星的身子貼着他的，儘管室內開着中央空調，她還是感覺到了他身上的熱度。

　　衛凜倏地轉開身子，將她拉到一邊，兩人面對面地側躺着，他的手禁錮在她的腰上。“陳若星，我騙你了。”

　　陳若星眨眨眼，“什麼？”

　　“我自己過來的，薛教授和我爸他們都不知道。”

　　陳若星雙頰熱熱的，她下意識的咽了咽喉嚨，大腦不自覺地就想到了那個吻。酒店的席夢思很軟，陳若星感覺自己躺在了雲朵上，似乎要飄起來了。

　　“你——你先起來。”

　　“我困了，這幾天都沒睡好，你陪我睡會兒。”說著他閉上了眼睛。

　　陳若星看到他雙眼下的青色，他這些日子確實很累。趁着他閉眼，她光明正大地看着他。

　　“你要看到什麼時候？”衛凜突然出聲。

　　陳若星嚇了一跳，連忙爬起來，大床輕晃着。

　　衛凜也睜開了眼，雙眸暗沉，靜靜地看着她，半晌他才開口：“和我一起去美國吧。”

# 第42章

　　陳若星嚇了一跳, 沒想到衛凜會突然提到這個。“不可能的。”她果斷地回道。

　　“因為學費？還是因為阿婆？”衛凜正色道。

　　陳若星想到此刻她和衛凜還在床上, 這根本不是一個談話的好地方。她連忙下床, 走到沙發前。心臟撲通撲通的跳着, 自己這是怎麼了？竟然和他這般。“衛凜，我不想出國，或許以後也不會。”

　　衛凜也下床。

　　“我沒有那麼高的理想, 對我來說能考上江大已經屬於超常發揮了。”現在她已經見到了她的生父生母，她心底的謎底已經解開，以後的人生，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照顧好阿婆，她也沒有別的奢望。

　　當然如果她能和衛凜走下去，她會好好照顧家庭。

　　人各有志, 衛凜也不再勸她。“下午幾點開會？”

　　“兩點。”

　　“你的筆記本能借我用下嗎？我要給師兄發一份文件。”

　　“當然。”

　　衛凜從包里拿出u盤, 登錄了電腦微信，很快把材料傳給了師兄。

　　陳若星看着他的動作，斟酌地問道：“所以你是來參加會議的？”

　　衛凜揚了揚嘴角，“來陪你。”他起身，把位置讓了她。“我好了，你繼續吧。”

　　陳若星卻被他剛剛那句話撓的沒了工作的心情。

　　下午兩點會議開始，各位大佬一一登場。現場的來了300多人, 場面很濃重。

　　陳若星和衛凜來到簽到處, 衛凜剛簽好名字, 身後就有人叫住了他。“衛凜——”

　　“阮伯伯——”

　　“你爸沒說你來啊。”這位阮總是阮靜的父親，非常喜歡衛凜。“早知道你過來，我就把靜靜帶回來了。”

　　衛凜一陣尷尬。

　　陳若星簽好名字，她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沒說什麼自己先進去了。

　　衛凜腹誹，陳·白眼狼就這麼把他一個人丟下了。

　　阮總看着衛凜，頗有老丈人看女婿的意思。“靜靜在準備申報美國的大學，你有時間的話，指導她一下。她就是沒你聰明。”

　　衛凜：“阮伯伯，憑阮靜的能力，她去美國讀書肯定沒問題的。”

　　阮總樂呵呵的笑着，“我就是不放心啊。以後她去了美國，也麻煩你照顧她點。”

　　衛凜：“能幫的，我會幫的。”

　　阮總：“剛剛那個女生是你同學啊？”

　　衛凜笑：“是我女朋友，我們一起來學習的。”

　　阮總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了。

　　陳若星看了看時間，衛凜在外面十多分鐘也沒有進來。前排的大佬已經一一落座，她看到了韓銘。韓銘正在和衛伯伯說話，兩人握着手，不知道說什麼。

　　陳若星失神的望着韓銘，連肖靜語坐在她身旁都不知道。

　　“若星，若星——”肖靜語喊了她兩聲。

　　陳若星收回目光，“怎麼了？”

　　“你怎麼一直看着韓董事長？”肖靜語淺笑。

　　“不知道他今天會說什麼。”

　　“你知道嗎？韓董身旁的那個人是衛凜的父親。”

　　陳若星：“……”

　　“我聽我姑父說的，衛家不比韓家差。衛凜平時就開30萬的車子，大概是不想別人知道他家世吧。”

　　陳若星卻知道，那是衛凜開慣了那輛車。

　　“也難怪衛凜至今沒有交女朋友，這樣的家世，對他的女朋友一定要求很高吧。”

　　陳若星默默拿起面前的礦泉水，喝了幾口。

　　“陳若星，你是不是喜歡衛凜？”

　　陳若星差點被水嗆到，“沒有！”

　　“那你喜歡司教授？”肖靜語壓着聲音道。

　　“什麼？”陳若星一臉驚訝。

　　“我們看到了，司教授走的那天，他給你送禮物了。”肖靜語拿出手機，翻出了照片。“你看，我同學拍的。”

　　陳若星愣住了，臉色沉了沉。

　　“司教授對你可真好。”

　　“你什麼意思？”

　　肖靜語輕笑，“是司教授把你推薦來實習的吧？他是韓董的小舅子，有公司15%的股份。”

　　陳若星只覺得雙耳一陣嗡鳴聲。

　　這時候主持人上台，會議正式開始。

　　陳若星渾渾噩噩地聽完了整場報告，等會議結束，她還在坐在位置上。難怪衛凜一直勸她不要和司教授走的太近。真是可笑。

　　司教授有必要費盡心機接近她這個私生女嗎？

　　衛凜等了半晌，見她也不動，他走過去。“你還不走？”

　　陳若星抬首望着他，“你還沒有走啊。”

　　“你在這兒，我去哪裡？”衛凜反問道。“你怎麼了？不舒服？”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沒有。”她慢慢地收拾自己的東西。她在想司哲到底以什麼心態來看她。他為什麼要幫她呢？

　　兩人一起出來時，偏偏遇到了韓銘。

　　韓銘望着兩人，不自覺地想到20年前，他們還年輕的時候，也是這般意氣風發。如今他們都老了，再過幾年，孩子也要成家了。衛凜和陳若星訂婚的事，他也不再糾結了。兩孩子各方面都相配，唐韻又那麼喜歡若星，他也樂見其成。只是他有些擔心衛凜。

　　兩人的感情並不穩定，他一走就是兩年，這兩年會發生什麼，誰也不敢保證。所以他希望若星也能去美國讀書。

　　“衛凜——”

　　“韓叔叔。”衛凜不動聲色。

　　韓銘：“你們晚上有什麼安排嗎？”

　　衛凜：“我陪若星。”

　　韓銘：“夜晚的外灘還不錯，適合你們小情侶，有時間的話可以去走走。”

　　陳若星擰了擰眉，“韓董，我們就不打擾您了。”

　　韓銘：“你們並沒有打擾我什麼，若星，今晚沒事的話，和我一起去參加一個飯局。”

　　陳若星望着他，“這是工作嗎？”

　　韓銘笑了笑，“如果不是工作，你就不去？”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

　　“那是工作。”韓銘說道，“衛凜也一起來吧。”

　　衛凜：“好的，韓叔叔。”

　　“晚上我讓小張來接你們。”說完，他便走了。

　　陳若星扯了扯嘴角，“你是不是什麼都知道了？”

　　衛凜應了一聲，“我媽都告訴我了，韓叔叔是你的生父。”

　　陳若星靜默了片刻，“難怪你勸我不要去XX實習，難怪你不讓我和司教授接觸。司教授是不是也知道我的身世？”

　　“你的身世知道的人並不知道，司家人可能並不清楚，何況20年前，司哲才多大。他並不一定知曉。”衛凜實話實說道。

　　陳若星舒了一口氣，司哲是她的老師，她是他的病人，兩人之間的關係並不一般。

　　衛凜看着陳若星，“晚上的飯局去不去？要不我們去外灘走走？”

　　陳若星沉吟道：“去！”既然是工作，她就要去。

　　衛凜笑：“也不是什麼龍潭虎穴。”

　　傍晚六點，張助理如期而至，他對若星說道：“不用緊張，晚上的飯局都是韓董的朋友，江大的薛教授正好也在。”

　　衛凜頓時眼角抽了一下，他對陳若星說道：“感覺我是跳坑裡了。”今晚是免不了被薛教授批了。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要不你別去了。”

　　“怎麼怕我被老師批評？心疼我？”

　　“我收回我剛剛的話。”她上了車。

　　一路順暢，車子開進了一個大樓的院子里，沒想到這裏面竟然還有餐廳。

　　院子里停着十幾輛車，卻也看不到幾個人。

　　張助理指着右前方的大樓，“在裏面三樓106包廂。”

　　陳若星跟在衛凜的後面，兩人一前一後走進包廂。

　　裏面的幾位大佬都看過來。

　　“這兩位是？”

　　韓銘起身，慈愛地看着陳若星，“這是若星，江大金融專業的，九月份念大三了。”

　　眾人一看韓銘這態度，頓時心裏都明白了。這姑娘怕是和韓銘關係匪淺啊。

　　“旁邊這位衛凜，他父親你們都認識。”

　　“哎呦，老衛的兒子啊，真是一表人才。”

　　韓銘笑着，“你們坐吧，若星，先吃點水果。”

　　陳若星覺得自己或許不應該來的。

　　包廂氣氛很隨意，幾位老總隨意的聊着。

　　陳若星和衛凜坐在一旁，聽着他們聊天，倒也有趣的很。

　　韓銘餘光不時看看陳若星，今晚他的心情似乎還不錯。

　　不一會兒，薛教授帶着學生來了，和幾位老總寒暄結束，他把衛凜叫過去。

　　“衛凜，我真是沒想到在這裏看到你！”

　　“教授，我也沒想到。”

　　薛教授打量着陳若星，“這不是在學校，你們倆不用拘謹。談戀愛歸談戀愛，學業也不能拉下。”

　　衛凜坦然道：“您放心好了，我不會有問題的。到了美國，我時刻和您保持聯繫。”

　　薛教授道：“陳若星呢？後面也準備去美國讀書嗎？”

　　陳若星：“教授，我畢業后準備工作。”

　　薛教授覺得有些可惜，“也是可以的。”

　　韓銘走過來，“薛教授，在和兩個孩子聊什麼呢？”

　　“聽聽說說他們的規劃。若星在我們現在學院各方面都很好，在你們公司實習，一定會有所收穫的。我想以她的表現應該是夠格留在XX的。”

　　韓銘笑着，“我很歡迎。”

　　吃飯的時候，陳若星被安排坐在韓銘的身旁。

　　韓銘輕聲問道：“想吃什麼？”

　　陳若星沒說話。

　　韓銘夾了一塊排骨放到她的碗里，“嘗嘗上海的紅燒排骨，有點甜。”

　　陳若星握着筷子，她竭力告訴自己，把他當成領導，當成一個普通的叔叔就好。“謝謝！”

　　韓銘微微一笑，笑容比簽了上億的合同還要滿足。“衛凜，來，我們喝一杯。”

　　眾人觀望着，這韓銘真是奇怪。

　　“韓叔叔，我現在不能喝酒。”

　　“男人喝點酒算什麼！你要多鍛煉鍛煉。”

　　衛凜看着陳若星，“我女朋友不讓我喝酒。”

　　韓銘搖搖頭，“行了，你喝水吧。”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好好照顧她。”

　　陳若星微垂着臉，背脊僵硬。

# 第43章

　　晚上的聚餐結束后, 陳若星和衛凜出於禮貌和韓銘告別。

　　“若星, 你想做什麼按照你的想法來，未來的一切我都支持你。”韓銘字字深沉, “不要因為我和你媽媽有任何壓力，你媽媽有句話沒有說錯，我們因為相愛才會有你。”

　　陳若星掐着掌心，只是看着他，她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韓銘輕輕嘆息一聲，“我一會兒就回江城。”

　　衛凜開口：“韓叔叔再見了，一路順風。”

　　衛凜姿態坦然, 韓銘對他頗為欣賞。韓銘見女兒什麼話也不肯對他說，內心深處還是有股無奈。“再見。”

　　夜色在燈光的點綴下，寧靜又美好。

　　陌生的城市對她來說有些凄涼，韓銘費盡心機的一頓飯, 想為她鋪路, 她只覺得命運真是悲哀。悲哀的不僅僅是她, 還有韓銘、陳紫黎。

　　衛凜轉頭, “你……恨他？”

　　陳若星搖搖頭, “小時候總覺得他們有困難才不能養我，後來大了一些, 從阿婆言語里聽到了一些事，也不再想他們會來接我了。”沒有期待, 也沒有什麼恨意。

　　衛凜點點頭, “天上掉下個這樣的爸爸, 擱別人早就去認親了。”

　　陳若星輕輕一笑，韓家到財產她一點也不覬覦。

　　衛凜：“走吧，回去了。”

　　兩人回到酒店，陳若星糾結起來，難道他真要和她住一間？

　　衛凜走到落地窗前，背對着她，“你先洗澡。”

　　陳若星大腦一抽，悶聲說道：“衛凜，你再去開一間房。”

　　衛凜回望着她，“人家男女朋友都住意見，我們都訂婚了怎麼不能住一間？”

　　陳若星詞窮。

　　衛凜笑的狡黠，“怎麼怕我有不軌的行為？”

　　陳若星咬牙，“你夠了啊！”

　　衛凜抬手突然把她拉到自己的面前，“陳若星，你就是一頭徹頭徹尾的白眼狼，你生病時我把你從六樓抱下去，現在都不讓我蹭住一晚。

　　陳若星：“……那你睡床，我睡沙發。”

　　衛凜笑：“怎麼辦？我又想吻你了。”

　　陳若星扯着手，立馬走的老遠。

　　衛凜拿過包，“我走了。師兄給我在隔壁開了間房。晚上睡覺把門鎖好。”

　　“知道了。”她小聲地嘀咕着，雙手緊緊地扣着。其實她並不是一定要他走的，只是少女的羞澀，讓她不知道兩人該如何相處。

　　三天會議很快結束，有一天晚上，衛凜陪着陳若星去了外灘，帶她坐了游輪。

　　算起來，那是陳若星人生第一次旅遊，陪她的人是衛凜。他對她而言還是不一樣了。

　　第三天下午，衛父把衛凜叫去。

　　“來了三天，也不知道和我打個招呼。”

　　“不是怕影響您工作嗎？”

　　“少和我貧。和韓銘吃過飯了？”

　　“你都知道了。”

　　“韓銘是若星的父親，這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

　　“韓叔叔相認若星？”

　　“畢竟她是他唯一的女兒，他現在知道了，他的事業自然而然要給若星。這就是中國父母。”

　　“那司家呢？”

　　“這就看韓銘自己了，他和司珊多年夫妻，感情肯定有，但是人到了這個年紀，一個家若是沒有一個孩子來維繫也挺難的。”衛父嘆了一口氣，“其實我和你媽媽都希望若星能和你一起去美國的。”

　　“她不會去的。”

　　“是啊。”小姑娘自尊自傲，這一點，衛父也是欣賞的。“你們跟我一起回去嗎？”

　　“算了，我們就不搭您的便車了。”

　　衛父笑：“抓緊時間好好相處吧，兩年分隔兩地，確實不容易。若星這麼漂亮，在學校一定有很多男生喜歡的。”

　　衛凜只覺得被人狠狠地打了幾拳。“爸，我總算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說大哥像你了。”

　　“不都是說你更像我嗎？”衛父幽幽地回復。

　　衛凜：“……”

　　姜果然還是老的辣。這一回合，衛凜甘拜下風。

　　衛凜和陳若星從上海回來之後，陳若星繼續實習，衛凜倒是有時間，他說帶陳若星去海南終究沒有成行。

　　陳若星回到公司之後，慢慢發現大家對她不像以前。下班后也不再同行，見面了也不像以前那麼熱情，倒是於主管對她更加的好了。

　　大三的師兄也感覺周圍人對陳若星的排斥，陳若星一個人的時候，他都會等她一起去吃飯。

　　後來有個女同事還悄悄提醒了師兄，“你不覺得陳若星不簡單嗎？”

　　“哪有？若星工作挺認真的。”

　　“你還年輕，不要被一些外表騙了。她和你們學校的司哲教授關係匪淺。”

　　師兄後來把這些話告訴了陳若星，陳若星獃滯了幾秒。

　　陳若星苦笑，“謝謝你師兄，給你添麻煩了。”

　　“找個時間解釋一下吧。”

　　陳若星：“還有半個月實習結束。以後也不見得會再見面，也沒什麼的。”

　　師兄也不知道說什麼安慰她的話，“那就把後面的工作做好。”

　　陳若星點點頭。這世界有人不了解你，會誤解你，總不能一遍一遍和那些無關痛癢的人解釋吧。有時候活得自我一些也挺好的。

　　轉眼到了衛凜要出發的日子，唐韻那幾天的心情也不太好，突然就感冒了。

　　陳若星過來陪了她幾天。

　　那幾天，衛凜也是飯局不斷，高中同學已經約了他幾場，都是一同長大的小夥伴，離別在即，這時候他也不會再拒絕他們了。

　　這天，大雨滂沱。

　　唐韻看了看時間，“若星，十點多了，你打個電話給衛凜，問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陳若星只有給衛凜打了電話，可惜，電話沒人接。

　　唐韻板着臉，“算了，我讓小楊去接他，我記得他說的是在橋華路那家清吧。”

　　“這麼晚了不要麻煩小楊叔叔了，我打車過去也方便。”

　　唐韻想了想，“那好，要是太晚了，你們直接回公寓那邊，早點休息。”

　　陳若星點點頭，拿過自己的包打車出門了。

　　衛凜被尤理灌了不少酒，頭暈暈的倚在沙发上。

　　尤理喝了半瓶酒，“衛凜，咱們小學就是認識了，我成績不好，學習小組別人都不願意和我一組，就你願意帶着我。”

　　衛凜揉了揉眉心，“怎麼舍不得我了？”

　　尤理呸了一下，“現在你和阮靜都要走了，就我一個人在國內。”

　　一旁的阮靜突然開口，“瞧你出息的，等我們穩定下來，你過來找就是了。”

　　“我才不想去美國，美國有什麼好的，東西難吃，說話聽不懂。”

　　阮靜看着衛凜，“走吧，我送你回去。”

　　衛凜問道：“幾點了？”

　　“十點半了。”

　　衛凜起身，“我打車回去了，尤理你送阮靜到家。我後天走，你們就別來送了。”

　　尤理：“我是不會去的。”

　　阮靜陪着他來到門外，馬路一片安靜。

　　衛凜今晚喝的多了，酒吧的老闆不知道調的什麼酒，度數還挺高的。他沒走幾步，就感覺到腳小輕飄飄的，差點摔倒。

　　阮靜連忙扶着他的手臂，“你靠着我，我叫車。你回哪裡？”

　　“謝謝。”衛凜拿開她的手，“我媽那兒。”

　　阮靜知道他家地址，打開了軟件。她低着頭，“衛凜，你喝的這麼醉，還避着我嗎？”

　　衛凜擰着眉，“你先回去吧。”

　　阮靜用力地拉着他的手，踮起了腳尖，吻住了他的嘴角。

　　衛凜連忙推開了她。

　　阮靜望着他，這張臉她看了這麼多年了，也不知道夢到過多少次，她眼角的淚緩緩而下。“衛凜，我喜歡你，從高一開始了。”

　　“抱歉。”衛凜抬腳往前。

　　遠處的巷口一輛出租車停在那兒，燈光刺目。

　　他一步一步走過去，打開了後車門，原以為是阮靜叫的車，結果後座還有人。

　　衛凜迷迷糊糊，說了一聲，“抱歉。”

　　正要關門，只能車上的人說了一句，“上車吧。”聲音細膩，不是陳若星是誰。

　　衛凜上了車，坐在她的身旁，“你來接我啦。”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是啊，早知道不來了。她看到了阮靜挽着他的手，兩人親昵地靠在一起。她看到阮靜親他，還好他自覺地推開了她。

　　到了公寓，陳若星也沒有扶着他，衛凜跟在她的後面，跌跌晃晃的。

　　兩人到家以後，衛凜回了房間，他嚷着，“熱——”

　　陳若星給唐韻打了一個電話，“衛媽媽，我接到他了。”

　　“他怎麼樣了？”

　　“喝醉了。”

　　“這孩子真是！明天等他酒醒了，我再說他。”

　　“您早點休息。”

　　“辛苦你了啊。”

　　陳若星放下電話，開了空調。房間不一會兒就涼下來，衛凜又嚷着要喝水。

　　陳若星抬手捏了一下他的臉頰，這是她很久之前就想做的事。“你不是說你聽你女朋友的話不喝酒了嗎！騙子！”

　　男人都是騙子！

　　衛凜撇開臉。

　　陳若星去倒了一杯水進來，衛凜沒有意識，揪着她的手咕嚕咕嚕地喝了半杯。他一抬手，杯子里的水突然灑了一半，倒在他胸口。

　　陳若星輕輕的叫了一下，衛凜眨了眨眼，扯了一抹笑。

　　她放下杯子，拿過紙巾擦着他胸口的水，“你笑什麼？”

　　“陳若星——”他叫着她的名字。

　　陳若星望着他，他的眉眼很漂亮，比起兩年前，現在的他多了幾分沉穩。喝醉的他，眸光閃閃，像星星一樣亮。

　　衛凜慢慢靠近她，那熟悉的蘋果味讓他情不自禁地吻住了她，甚至想要更加的深入，大腦、身體都不受控制一般，他的手穿梭在她漂亮的脖子來到她的胸前。

　　……

　　陳若星並沒有拒絕他，等到一切結束，她都沒有後悔。

　　她躡手躡腳地換了床單，將那塊帶着血跡的床單拿回了自己的房間，又替他換上了乾淨的睡衣睡褲。

　　“陳若星——”衛凜低喃着，不知道在做什麼夢，竟然叫她的名字。

　　陳若星嚇得一聲冷汗。

　　一切就像是一個夢，於他們倆來說都是。

# 第44章

　　第二天, 衛凜醒過來，右手動了動, 發現懷裡有個軟軟的東西, 再一看竟然是枕頭, 他沒有抱東西睡覺的習慣, 隨手將枕頭扔到一旁。翻了一個身, 仰躺在床上。

　　昨晚他竟然又夢到陳若星了。

　　過了一會兒，他從床上下來，發現身上換了睡衣，他嚇了一條。

　　他瞥了一眼大床，床單薄毯都很乾凈。他匆匆去洗臉刷牙，再去找陳若星，平時這時候，桌上擺着她做好的早餐, 她一般都會在客廳看書。

　　這會兒也不見她的蹤影。

　　衛凜莫名的覺得有些奇怪。陳若星也不愛睡懶覺。他走到次卧, 抬手敲了敲兩下門, 裏面沒有動靜。

　　“陳若星——陳若星——”

　　裏面依然沒有動靜。

　　他抬手扭開了門把，床上的被子還沒有疊, 看來她昨晚是過來睡覺了。衛凜心頭一點懷疑都被打消了。

　　就在這時候，大門突然開了。

　　衛凜關上了房門走了過去, “你出去了？”

　　他突然出聲, 陳若星嚇了一跳, 臉上的錯愕都來不及收, 怔怔地看着她。

　　衛凜掃了一眼她手中的袋子, “買了什麼？”

　　陳若星眨了眨眼，輕輕笑了一下，“茶恭弘=叶 恭弘蛋、包子，還有豆漿。”

　　衛凜接過來，“我說怎麼不見你人。”

　　“你找我？”陳若星咽了咽喉嚨。

　　“喔，昨晚你去接我的？”

　　“嗯。你不記得了？”陳若星聲音暗啞，她轉身去廚房拿碗筷。

　　“記不得太清了。”

　　“昨晚你喝了很多酒嗎？”

　　“不是很多。尤理帶的都是洋酒，不知道後勁那麼大。”他抬手揉了揉眉心，現在腦子還有些混沌。

　　陳若星靜靜地看着他，眸色沉沉的。許久，她說了一句，“那你以後少喝一點酒。”

　　衛凜拿過豆漿，插好吸管。“昨晚是你幫我換衣服的？”

　　陳若星應了一聲。

　　衛凜舒了一口氣，“你都看到了？”

　　陳若星咬着唇，聲音帶着不易覺察地顫抖，她低着頭，故作輕鬆的說道：“你也沒有腹肌，有什麼好看的。”

　　衛凜：“……”

　　兩人安靜地吃完早餐，各自去忙自己的事。

　　陳若星回到房間，過了一會兒，她戴上口罩又下樓了。

　　這會讓藥店都開門了，她直接問了店員，“要一盒避孕葯。”

　　店員看了她一眼，沒有說什麼話，從玻璃櫃里拿出一個毓婷。“刷醫保卡嗎？”

　　陳若星搖搖頭，“現金。”說著她遞了一張50元。

　　店員把錢找給她，“這葯還是要少吃，吃多了對女孩子的不好的。”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

　　出去之後，她又去了隔壁的超市買了一瓶礦泉水，邊走邊摳了一顆葯，就着水咽了下去。衛凜不記得也好。她也沒有什麼後悔的。當然她也不傻，以防萬一，她也不會在這時候弄出一個孩子出來。她現在理解了，她母親說的，因為愛才會生下她。

　　她能給衛凜的東西也不多，他要給他又如何。

　　只是，他什麼都不記得，她到底有些難受的。

　　走過熟悉的馬路，陳若星坐在了路邊的木椅上。

　　夏天的上午，無風，陽光燦爛，天氣微熱。

　　陳若星又喝了半瓶水，看着來來往往的走過的人，很巧合，她又遇到了當初了那對老夫妻。

　　老太太對她笑了笑，“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也不怕晒黑了。”

　　陳若星彎着嘴角，“曬太陽可以補充鈣質。”

　　老太太：“你哥哥呢？”

　　陳若星起身，“他不是我哥哥，是我未婚夫，我們訂婚了。”

　　老太太：“哎呦，老頭子我說對了吧！”

　　老爺子板着臉，“我就說現在的孩子都早熟！這才多大就訂婚了！”

　　陳若星淺淺說道：“他要去美國留學了。”

　　老太太嘆口氣，“沒事沒事，美國也不是很遠，年輕的時候，分開一段時間也是對你們的考驗。”說著衝著老伴擠擠眼，“我們走吧。”

　　老爺子咳了咳，“江大很多青年才俊，他要是不回來，我們給你介紹！”

　　陳若星笑了，“哎。”她看着兩位老人手牽手離去的背影。

　　等到頭髮花白，還能和老伴手牽手，每日散步，陪伴左右，這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吧。

　　第二天就是衛凜出發去美國的日子，陳若星和衛家人一起到機場送行。

　　衛父和衛澈還是如常，只是囑咐他在那邊注意安全。

　　唐韻到底是女人，心裏確實有很多不舍，和他說了很多話。

　　衛凜餘光掃了一眼陳若星，從昨天開始，她對他就說過什麼話。

　　唐韻：“你還有什麼話要對若星說的抓緊時間。”

　　衛凜：“沒了。”

　　唐韻嘆了一口氣，回頭喊過陳若星。

　　陳若星走過來，唐韻拉着衛凜的手，又拉了拉陳若星的手，將兩人的手放在一起。“我和阿婆商量過了，等你們大學畢業就給你們舉辦婚禮。好啦，你們年輕人說說話。”她趕緊走了。

　　衛凜望着陳若星，他舔了舔嘴角，“兩年很快，等我回來。”

　　陳若星應了一聲。

　　衛凜抬手揉了揉她的發頂，“你這個髮型像盯了一個球在頭上。”

　　“這叫丸子頭。”陳若星回道。

　　衛凜笑了，眼睛掃過她的脖子，那邊有一塊青紫色。“你脖子怎麼了？”

　　“什麼？”陳若星不解。

　　衛凜的手指滑到她脖子，“這裏——”

　　陳若星臉色一變，抬手捂住了那塊，“前两天被蚊子咬的，我撓了一下。”

　　“回頭用紅黴素塗一下，消炎的。”

　　“知道了。”陳若星回道。

　　“如果遇到什麼事，找大哥就好。不用擔心麻煩他。”衛凜頓了頓，“反正都是一家人。”

　　陳若星喉嚨微酸，“我會的。”

　　“韓叔叔那邊如果真有事，找我媽就好。”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我會的。你在那邊也小心一點。”

　　“還沒有別的話了？”衛凜挑眉。

　　陳若星認真的凝思了片刻，“不要再讓別的女生親你了。”

　　衛凜一愣，他抬手摸了一下下巴。“我是不是要發個誓，為你守身如玉。”

　　陳若星微微笑了笑。

　　衛凜凝視着她，她笑起來很好看，眸光淺淺，明艷動人。複雜的身世讓她壓抑自卑，也不敢釋放自己，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都好看。可以想象，這兩年她身邊肯定會有男生追求。“陳若星，記住你有未婚夫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衛凜衝著大家揮揮手，背着包走進登機口。“我走了。”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

　　唐韻拍拍她的肩頭，“是不是發現自己舍不得他了？”

　　陳若星臉微微一紅。

　　唐韻輕笑，“不過，你可以等放寒假去美國看他的。機票錢，媽媽我出。”

　　陳若星：“……寒假我可能要實習。”

　　唐韻：“沒事沒事，兩年過得很快的。”

　　衛凜走後，陳若星有一段時間似乎也不太適應。她有時候一個人去吃飯，總會想起衛凜陪她一起吃飯的情景。有時間她在圖書館自習，旁邊有人坐下時，她會下意識地回頭看看。衛凜不喜歡喝學校水箱里的水，她以前去超市會隨手買一旁礦泉水，沒想到等衛凜走了，這個習慣她卻保持下來了。

　　原來，有些感情在不經意間就藏在了心中。

　　他們宿舍其他三人都談了戀愛，大家能陪陳若星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陳若星也並不是獨行俠，她的時間都花在了學習上，每年都拿獎學金。周末，崔睿辰會約她一起去逛博物館，或者是圖書館，姐弟倆的感情倒是越來越好。只是陳若星依舊避着陳紫黎和韓銘。

　　自從她不再去XX公司實習，她和韓銘再也沒有見過面，偶爾她會收到韓銘讓人寄來的水果、巧克力，她都分給了許落落她們。那三個人沒少感嘆，衛家人對她好，都說她命好！甚至還念叨着，衛凜欠他們的一頓飯，等衛凜回來一定要請客。

　　而衛凜呢，他的成績一如既往的好，考試排在前幾名，惹得班上的幾位白人同學還有些不服氣。那邊的教授還希望他能留在美國，去華爾街大展身手。

　　這兩年，衛凜和陳若星保持着聯繫，不過兩個人都很忙，到底不像當初在學校那般親密。時間、距離，讓兩人之間不自覺地都有些陌生感。

　　如唐韻所說，這兩年確實過得很快。

　　大四的最後一個夏天來臨，四月里，天氣溫暖，鮮花盛開。

　　陳若星的工作還沒有定下來，許落落在家裡的關係幫助下找了一份在銀行的工作，賈嘉和孫亦諾考研成功，一個在本校，一個要去北方。

　　那算日子，陳若星急的上火，卻沒有對衛凜說一個字。

　　這天她去咖啡館，代珂見到她嘴角長了皰，問道：“最近怎麼了？蔬菜吃少了，還是壓力大？”

　　陳若星：“本科生找工作真的不容易。”

　　“那是！今年就業難，我在上海的幾個同學，做財經這塊的，要不是降薪，要不就是被公司裁人了。前兩年我聽他們說年薪百萬時，我還挺羡慕的。”

　　陳若星走到咖啡機前，熟練地打了一杯卡布基諾。

　　正在這時，有个中年男人走過來。“你好，我是迅達視頻的，我叫馬勝。”

　　陳若星和代珂都看着他。

　　男人拿出名片，“我們公司在做一趟戀愛節目，正在尋找素人嘉賓，我看你挺適合的。”

　　陳若星連連搖頭，“抱歉，我可能不適合。”

　　“不要這麼快拒絕。你的形象非常適合。其實我來這裏許多次，附近幾所大學的學生我也見了不少，我覺得你很適合。”

　　陳若星：“我正在找工作，可能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錄製節目。”

　　“沒關係的。你可以先考慮一下，我們的節目不會影響你找工作，要不我們先加個微信？”

　　陳若星有種遇到騙子的感覺。

　　代珂笑着，“加吧！你不是找工作嗎？人生的工作有很多種的。我覺得可以試試。”

　　陳若星拿出手機，和男人加了微信。

　　“放心，我真不是騙子。我把節目策劃發給你看看。”

　　“好的。”

　　“回頭我們再聯繫。”

　　男人離開后，陳若星研究起他的名片，“他竟然是副導演。”

　　代珂：“這人確實來我們咖啡館很多次了，上回還盯着你的海報看了很久。”

　　陳若星笑了笑，“《心動的訊號》，戀愛節目，我不適合。”

　　代珂：“你上回不是說想出去走走看看嗎，錄製節目的收入不會低。”

　　陳若星擰着眉，“你知道的，我已經訂婚了。”

　　“衛凜什麼時候回來？”

　　“下個月。”

　　“那正好，你們一起去參加節目。”

　　陳若星：“……”

# 第45章

　　六月, 衛凜也將結束在哥大的學習。大家知曉他已經決心回國，不免覺得有些可惜。

　　傍晚, 他從學校出來回宿舍時，正好遇到了舍友黃知天以及他的女朋友林琳。

　　“衛凜, 現在回去嗎？”

　　衛凜點點頭。

　　“沒別的事吧？”

　　“要把一些書寄回國內。”

　　“明天寄也可以, 晚上我們有個聚會, 一起過去吧。”

　　黃知天和他關係不錯, 衛凜沒有拒絕。“我先回趟宿舍，過會來找你們。”

　　他騎着車走後, 林琳開口道：“聽說他女朋友在國內，真是難得。”

　　“難得什麼？”

　　林琳笑：“這兩年，多少女孩子像他表白了，前不久英國的Anna當眾向他表白被拒，聽說Anna還不死心。真好奇他女朋友到底是什麼樣的天仙人物？”

　　黃知天也笑了, “挺好看的。”

　　“嗯？你看過？”

　　“看過照片。衛凜錢包里放着呢。”

　　“看來衛凜很深情啊。”林琳眨眨眼，“走吧，我們先過去。”

　　衛凜回了趟家, 快速地沖了一個澡，又換了一身衣服。他拿上手機, 騎着自行車出門了。

　　到了酒吧，人來的差不多了。

　　黃知天對着他揮揮手, “衛凜, 這兒。”

　　衛凜走過去, 他看着酒吧角落還插上了鮮花, 問道：“今晚有什麼活動？”

　　“Tom和他女朋友訂婚。”

　　“我沒準備禮物。”

　　“沒事。他倆本意就是大家到場給他倆做個見證。”

　　衛凜坐了下來。

　　“你不留下來再讀個兩年真是可惜了。”

　　“讀書又不在這一兩年，以後想讀一樣也可以。”

　　“那不一樣。如果結婚、生了孩子，精力也會被分走大半。我是不到30歲絕不會要孩子的。”

　　衛凜輕笑，“總會有辦法解決的。”

　　“讓女方放棄工作，對她也不公平。再說結婚後，以後的生活怎麼樣誰也說不準。”

　　衛凜喝了一口水，他媽媽倒是和他提過六月份讓他和陳若星結婚。他和陳若星聊天時，她倒是隻字未提。女孩子對結婚不是有很多期盼嗎？

　　有時候他在想，如果沒有這份約定，陳若星到底會怎麼選擇？

　　“衛凜——衛凜——”黃知天叫了他兩聲。

　　衛凜斂了斂神色，“抱歉。”

　　“想你女朋友了啊。”衛凜笑笑。

　　“你那位女同學也來了。”黃知天指了指後面。

　　衛凜轉身，看到了阮靜。

　　阮靜穿着白色的連衣裙，腰間配着配飾，氣質優雅。她到美國之後，變化很大，稚氣勸退。唯一不變就是她對衛凜的愛意。她淺笑着走來，“hi——”

　　衛凜點點頭，臉色淡淡的。

　　阮靜也坐了下來，“衛凜，你的東西收拾好了嗎？”

　　“好了。”

　　“我也買了和你一趟的機票，到時候一起去機場吧。”

　　衛凜看了一眼黃知天，黃知天聳肩，連忙起身，“他們叫我，我過去一下，你們聊。”

　　阮靜低下頭，“衛凜，是不是不方便？”

　　衛凜舔了一下嘴角，語氣中也帶着幾分無奈。“阮靜，我這次回去就要結婚了。”

　　阮靜臉色一白，好一會兒都沒有說話。許久，她扯了一下嘴角，“這兩年陳若星都沒來看你一次。有時候我也在想你們結婚到底是因為愛，還是為了長輩的約定？”

　　衛凜擰起了眉心，臉色濃重，“你說什麼？”

　　“我都知道了。你們的婚約不過是父母的約定。”阮靜扯了一抹笑，“衛凜，這些年習慣追逐在你的身後，我現在回頭看看，我都覺得自己很掉價。回去以後，我會放手的。你一定很厭煩我吧。”

　　衛凜呼了一口氣，“別想太多。”

　　阮靜望着他，“好懷念高中那三年時光啊。”簡簡單單快快樂樂的，每天上課、做作業，他去打球，她去球場，偶爾加上尤理，大家一起學習。

　　訂婚儀式開始了，現場熱鬧起來，大家也跟着哄起來。

　　男方是加拿大人，女方是意大利人，兩個人決定研究生畢業後去中國生活，現在正在努力的學中文。

　　衛凜不由得想到了他和陳若星的訂婚儀式。

　　一眨眼都快兩年了。

　　台上，男方牽着女方的手，女方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深情款款，愛意濃濃。一曲終了，男方抱着女方，熱情的接吻。

　　周圍的人拍着手，高興地叫着。

　　這才是訂婚該有的氛圍。

　　大家一直鬧到深夜。黃知天把女朋友帶回來，衛凜已經習慣了，幸好，兩人房間隔了點距離。

　　他看了看時間，還有幾分鐘就是新的一天了。他翻了翻手機，打開了陳若星的微信，發了一條信息。

　　“工作的事怎麼樣了？”

　　發完他退出了頁面，這個時候，她可能也睡了。

　　過了一分鐘，他的手機響了，衛凜有些驚訝，打開一看，是陳若星的回復。

　　“接到上海兩家公司的面試，我還在考慮。”

　　衛凜看到上海兩個字也是一愣。“江城的公司沒有合適的？”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江城自然有的，可是如果要去衛家或者韓銘的公司，她並不想。上海經濟比江城發展的好，機會也多。這兩家公司也挺適合陳若星，如果是四年的她，肯定義無反顧地選擇去上海。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她和衛凜訂婚了，如果離開，唐阿姨會傷心。

　　衛凜看着頁面一直提示對方正在輸入，等了兩分鐘，陳若星的消息也沒有發過來。

　　他又發了一條過去：“等我回國再說吧。”

　　陳若星：“好的。”

　　衛凜輕笑，看來工作的事確實讓她為難了。

　　衛凜：“早點休息。”

　　陳若星：“你也是。”

　　陳若星放下手機，卻怎麼也睡不着。

　　畢業之後的事，讓她一時間陷入了一個困境中。前些日子，她和阿婆聯繫時，阿婆在電話里也提了結婚的事。

　　唐阿姨也和她提過，似乎所有人都覺得她和衛凜結婚是順理成章的事。

　　陳若星翻了翻身子，床輕輕晃動。

　　隔壁床的許落落突然開口：“若星，你還沒睡啊？”

　　陳若星：“沒呢。”

　　賈嘉：“我也沒睡。”

　　許落落笑：“看來只有亦諾的睡眠質量最好。”

　　賈嘉：“我是傍晚那杯奶茶鬧的，你們怎麼還不睡啊？”

　　許落落：“哎，在想我和蔣哲的事。”

　　賈嘉：“怎麼了？”

　　許落落：“他要去上海，我的三方協議都簽了，肯定得回家。”

　　陳若星：“你有沒有問過他，讓他跟你回去？”

　　許落落：“問過了。他想說年輕的時候不出去打拚一下，他怕以後他會後悔，甚至是怨恨我。”

　　賈嘉：“他說的沒錯。工作后兩地分離，還是挺難的。”

　　許落落：“實不相瞞，他和我提了分手。”

　　大家都沉默了。

　　許落落聲音微微哽咽，“不說了，早點睡吧。”

　　這時候，說出來的安慰話都是空洞無力的。對他們來說，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未來的事真的誰也說不準。

　　衛凜回國的那天，天氣晴朗，微風裊裊。

　　從市區到機場一路暢通。

　　陳若星和唐韻一起去的機場，結果飛機延誤了一個多小時。

　　兩個人在咖啡廳坐了兩個小時了。

　　唐韻百無聊賴，翻着手機里的相冊，設計師發來的幾款婚紗。“若星，你覺得哪套好看？”

　　陳若星愣住了。

　　“傻呀！你們也快畢業了。估計你們倆也沒時間準備這些，我就讓設計師發了幾款過來。訂婚儀式太從匆忙，這次你們的婚禮，可得好好準備一下。要不擺在國慶吧？”

　　陳若星連忙說道：“要不等衛凜回來再商量？”

　　唐韻點點頭，“是啊。還得拍婚紗照，你們的婚房也還沒有布置。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陳若星點頭，“衛媽媽您辛苦了。”

　　“我忙的很開心。”唐韻拉着她的手，“你大哥也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結婚。所以這一次你們的婚禮，我一定會花100分心思的。”

　　陳若星只好笑了笑。

　　這時候陳若星的手機鈴聲響了。

　　唐韻：“是不是衛凜打的啊？哎呦，他還是想你，只給你打。”

　　陳若星尷尬地看着手機，上面的來電显示着三個字——司老師。

　　唐韻道：“你們老師啊？快接吧。”

　　陳若星接通了電話，“司老師——”

　　司哲剛下飛機，“若星，你在機場吧。”

　　“您怎麼知道？”陳若星好奇。

　　司哲拖着行李大步往前，“我上飛機時遇到衛凜了，猜想你來接他了。”

　　陳若星愣住了，“司老師，您也回來了？”

　　“是的，我回來了。你現在想見我一面嗎？”

　　陳若星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司哲卻笑了一聲，“我馬上出來了，給你帶了一份禮物，正好給你吧。”

　　陳若星：“啊！給我帶了禮物？”

　　司哲：“當然，我們兩年沒見了吧。我去美國的時候，你還送了我禮物。禮尚往上，若星，我在出站口等你。”

　　陳若星回道：“好。”

　　她掛了電話，看向唐韻。“衛媽媽，是江大的老師他也在機場。”

　　唐韻笑着：“要過去見一面嗎？”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

　　“那你過去吧。在這裡能遇見你們老師，應該去的。”

　　等陳若星走後，唐韻念叨了着：“司老師——哪個司老師？哎呦！不會是司哲吧？”她不禁暗吸一口氣，看看手機，“衛凜這傢伙怎麼還不出來？！”

　　陳若星走到出站口，人潮湧動，可她一眼就看到了司哲。

　　兩年沒見，他似乎一點變化也沒有。

　　“司老師——”

　　司哲推着行李箱朝她走來，“若星——”

　　陳若星仰着頭，“司老師，我們都不知道您今天回來。”

　　司哲笑了一下，風度翩翩，他把手中的袋子遞給她。“送給你的。”

　　陳若星接過，“謝謝您。”有點擔心他又送貴重禮物了。

　　“是巧克力，只要你不怕吃了變胖就好。”

　　陳若星彎起眉眼，眸光清澈，“謝謝您。”

　　司哲：“這兩年你變化挺大的。”

　　“有嗎？”陳若星一點沒有覺得。

　　司哲點點頭，“長高了。”最主要的是氣質變了，五官長開了，少女的羞澀褪去，帶着幾分成熟。

　　陳若星習慣性的摸了一下耳邊的碎發，把碎發別在耳後。“您一點沒變。”

　　“好了。我家人在等我，過幾天我們再聯繫。”他頓了頓，“衛凜應該快出來了，他剛剛在等行李。再見了。”

　　“再見，司老師。”

　　司哲走了一百多米，再次停下來，他鬆開行李箱，抱住了面前的女人。“姐——”

　　“終於回來了。”司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瘦了！”

　　“我有鍛煉。”

　　司珊摸摸他的臉，“我弟弟越來越帥了。剛剛你在和誰說話？”

　　司哲回頭，陳若星正目不轉睛地看着出站口。他呼了一口氣，“她就是陳若星。”

　　司珊臉色的笑容頓時僵住了。

　　司哲挽着她的手，“走吧，回去再說。”

# 第46章

　　回到的路上, 司珊的面色略顯沉重。與平日里，她對司哲的態度並不一樣。

　　司哲看着窗外的景物，一別兩年, 江城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可這次歸來, 他發現相識的人倒是變化了不少。

　　“姐, 你不問問我？”

　　司珊彎了彎嘴角, 語氣輕柔, “你怎麼知道的？”

　　司哲抓住她的手, “那時候你們為芸芸尋找合適的配型, 我怎麼會不知道。”

　　提到女兒的名字, 司珊眼裡藏不住的悲傷, 她掩藏在心底深處，在外人眼裡從來不表露, 甚至在韓銘面前都不會。“那丫頭22歲了吧, 芸兒也就比她小三歲。”她的聲音低低的，壓抑着。

　　“是的, 馬上大學畢業。”

　　“哪所大學？”

　　“江大。”

　　司珊眼神變了變，“難怪你們認識。”

　　“姐, 不光我認識, 姐夫也認識她。她在XX實習。”

　　司珊似乎沒有太多的驚訝，只是輕笑了一下, “他終於知道了。他們父女相認了？”

　　司哲語氣凝重, “據我所知, 沒有。”

　　“真是奇了。天下掉了個女兒, 韓銘該是樂瘋了吧。”

　　“姐，這麼多年了，你也應該放下過去了。”

　　“我也沒有什麼放不下的。他想讓認這個女兒，我不會阻止。當然公司的股份他必須得交出來。”司珊閉上眼睛，“四年了，你們都瞞着我呢。”

　　司哲心中嘆息，“陳若星她沒有做錯什麼。”

　　“怎麼你怕我傷害她？”司珊睜開眼，“小哲，你也要記住自己的身份，你不再是江大的老師了。”

　　“一日為師終身為師。”

　　“你也不小了，也該談個女朋友了。”司珊扯了一抹笑，“誰都可以，她不可以。”

　　司哲臉色一變。

　　陳若星看着出站的來來往往的人，就是沒有衛凜的身影。感覺這趟航班的人都走了，衛凜遲遲未出來。難道她看錯了嗎？

　　陳若星拿出手機，又看看微信和電話，什麼消息也沒有。她只好繼續盯着前方，生怕錯過了。

　　在她左顧右盼時，她的手機鈴聲響了，陳若星不自覺地笑了一下，卻看到是衛母的來電。“喂——”

　　“衛凜還沒出來啊？”

　　“沒呢。等他出來，我給您打電話。”

　　“我沒事，讓你等久了。”

　　“估計快出來了。”

　　“不急的。我先掛了。”

　　陳若星放下電話，低着頭看着手機。突然間，她的肩頭被拍了一下，她側首望過來，便對上了一雙熟悉的眸子。

　　“久等了，陳若星。”衛凜望着她，眉眼含笑。

　　陳若星的大腦短暫的失去了思考能力，她慢慢放下了手機，傻乎乎的看着他。

　　周遭的聲音好像消失了，四目相視，兩人心裏也是百轉千回。

　　600多天里，衛凜只回國一次，短暫了待了五天又回去了。他換了新的髮型，露出了飽滿了額頭，青澀退卻，成熟了許多。他穿着白色短袖襯衫，配着牛仔褲，依舊清爽帥氣。

　　“媽呢？”衛凜問道。

　　陳若星慢慢找回語言能力，“阿姨咖啡廳，我給阿姨打電話，讓她下來。”

　　衛凜也沒有糾正她的稱呼，等她打完電話。“走吧，我們一起過去。”

　　“我幫你拿箱子。”

　　衛凜瞥了他一眼，把手中的一個袋子交給她，“幫我拿這個，箱子太重了。”

　　陳若星接過他的袋子。“走吧。”

　　“等一下。”他回頭看了一下，“阮靜和我一起回來的，她剛剛去上洗手間。”

　　陳若星點點頭。

　　幾分鐘后，阮靜出來了，她看到兩人小跑着過來，“你還在等我啊？”

　　衛凜：“沒等多久，我們先回去了。”

　　阮靜笑着，“好啊，回頭再聯繫。若星，好久不見了。你變漂亮好多。”

　　陳若星笑容清淺，剛剛她差點沒認出來這是阮靜，阮靜的變化才叫大，成熟嫵媚。

　　阮靜看了看手機，“我也得走了，我爸來接我了。再不走，他看到你，肯定要和你嘮叨了。再見啦。”她揮揮手，落落大方地走了。

　　陳若星有些詫異，留學對人的改變這麼大嗎？

　　衛凜見她不說話，問道：“怎麼了？”

　　陳若星：“沒什麼。只是覺得阮靜變化很大。”

　　衛凜笑，掃了一眼她手中另一個袋子，“你拿的是什麼？”

　　陳若星：“剛剛遇到司老師了，他送的禮物。”

　　衛凜眯了眯眼，幾秒之後，他一副興緻不高的樣子，語氣寡淡，“我在機場遇到他了，他沒什麼變化。”

　　陳若星應了一聲，“是的，幾乎沒變。”

　　衛凜笑了一下，“那我呢？我有變化嗎？”

　　陳若星側首望着他的側顏，“你都換髮型了，怎麼會沒變化。”

　　衛凜彎着嘴角，“給你的袋子是我準備的禮物。”

　　陳若星：“謝謝。”

　　唐韻遠遠地就看到兒子和陳若星說話的情景，她突然覺得自己真不應該過來。

　　她走過去，衛凜給了她一個擁抱。

　　唐韻眼眶一熱，“終於回來了。”

　　衛凜輕笑，“媽，您越來越漂亮了。”

　　唐韻睨了他一眼，“油腔滑調。不過，我兒子真的越來越帥了。”

　　陳若星沒忍住笑意，商業吹捧，還挺親切的。在她的心裏，隱隱的還有一絲羡慕。

　　衛凜捕捉到她嘴角的笑意，目光轉向她。

　　陳若星立馬斂起了笑意。“衛媽媽，我們走吧。”

　　衛凜揚了揚眉，她對稱呼倒是切換自如了。

　　當天晚上，一家人吃了頓飯。衛父高興喝了不少酒。“接下來有什麼計劃嗎？”

　　衛凜回道：“創業。”

　　衛家人都沒有什麼驚訝。

　　衛父嘆口氣，“你們兄弟倆誰都不肯定來幫我，我要干到什麼時候。”

　　衛澈看看弟弟，“金融業？”

　　衛凜道：“投行。”

　　衛澈點點頭，“留在江城不如自己幹了。不然你們的專業想找好的公司還是得去北京、上海。”

　　唐韻道：“飯桌上就不要談工作了。我們聊天別的吧？”

　　衛家三個男人瞬間沉默了。

　　唐韻輕輕嗓子，“衛澈，我就不說你了。衛凜，你呢，創業我不反對。你和若星今年把婚禮辦了。”

　　衛凜側首，陳若星坐在他的右手邊。

　　陳若星倏地回頭，視線與他相觸。

　　衛凜緩緩道：“等我們工作定下來以後再舉行婚禮。”

　　一瞬間，陳若星心跳如鼓。

　　唐韻：“那也快了。我得早點準備。婚房那邊，你們倆抽空去看看，該添什麼你們自己決定？”

　　“婚房？”衛凜一愣。

　　“雲華莊園，你們婚後住的房子。回來再給你倆各自買輛車。”

　　衛凜問着陳若星：“你的駕照考到了？”

　　陳若星搖搖頭。

　　衛凜笑，“抽空去考一下，學個自動擋就可以。”

　　陳若星還沒有跟上他的節奏，她眨眨眼。

　　衛凜緩緩說道：“婚禮的事等會我們再商量。”

　　陳若星只好硬着頭皮點了一下頭。

# 第47章

　　衛凜回來之後，一直忙着創業的事, 那段時間, 他忙的天昏地暗。

　　陳若星也忙着面試, 可能是她今年的運氣不佳, 江城的幾個公司面試下來, 她都覺得不太適合。

　　許落落說, 因為她在XX公司實習過了，見識過好的, 心裏有了期望，自然現在這些公司都不太合適。

　　陳若星想想也是, 大概也是應了那句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最終, 她屈服於現實, 簽了江城的一家公司, 瑞雲人生在這一年又開始了新的征程了。

　　經管學院的畢業典禮在周四上午舉行, 很多家長都都來參加孩子的畢業典禮。衛凜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要上台發言, 衛父衛母特意準備了衣服。

　　那天天氣晴朗，陽光也沒有平時熾烈。

　　大家都換上了學士服，趁着還有時間在門口和父母合照。來參加畢業典禮的家長在服飾上都做了準備，充滿了儀式感，那一刻大家的臉色滿是喜悅與驕傲。

　　陳若星問過阿婆, 老太太不願意來。她能有今天, 心中對阿婆阿公是滿懷感激的。不過, 衛父衛母都來了。

　　唐韻今天穿着旗袍，在人群中特別顯眼。班上的同學不由得過來打招呼，“陳若星，你媽媽真是太漂亮了！”

　　陳若星剛想着怎麼介紹唐韻，就聽唐韻說道：“你們是若星的同學吧，大家都很漂亮，謝謝你們這四年對若星的照顧。”

　　“阿姨，您客氣了，我們都是同學。”

　　“畢業后要是來江城，記得聯繫若星，到我們家來坐坐。”

　　“好的。阿姨，我們一起拍張照片吧。” 大家都沒想到陳若星平時低調，她媽媽不僅漂亮，談吐也好，一看就不像普通人。

　　“沒問題。”唐韻拉着若星的手，“走吧，一會兒今天多拍幾張照片，等過個十來年再看照片，肯定會懷念的。”

　　衛父正和院長以及幾位教授在說話，衛凜在一旁陪着。過了會兒，院長他們先進去了。

　　衛父問道：“你媽呢？”

　　衛凜指着前方，“在拍照片。”

　　衛父失笑：“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去叫你媽，我們也拍張照片。”

　　衛凜只好走了過去，“媽，爸叫您過去。”

　　班上的幾個女生都望着他，一時間不知道他在叫誰。

　　衛凜的媽媽在哪呢？

　　陳若星僵在那兒，拉了拉唐韻的手，“衛媽媽——”

　　唐韻一臉坦然，對着衛凜說道：“等會就去。衛凜，你過來也和我們拍張合照吧。”

　　眾人看看衛凜，又看看陳若星。

　　有人小聲問道：“衛凜和陳若星是兄妹啊？”

　　衛凜眼角一僵，“我們長得像嗎？”

　　“這麼看有點像的。”

　　衛凜看着那位同學頓時無語了。

　　唐韻笑着，“我是衛凜的媽媽，若星是衛凜的未婚妻，我也是她的媽媽。哎呀，衛凜和若星都沒有和你們說嗎？”

　　眾人瞬間呆若木雞。

　　“未……未婚妻？”

　　衛凜看着陳若星，見她也臉色緊繃。他也黑着臉開口：“走吧，爸在等我們。”說著拉着陳若星的手往對面走去。

　　眾人再也愣住了。

　　“天哪！誰能告訴我，他們倆什麼時候在一起的？”

　　“不知道！”

　　“這是咱班最快的一對吧，都訂婚了。”

　　“也是咱們最漂亮的一對。”

　　“高冷校草和咖啡小姐，挺配的。”

　　唐韻揮揮手，“各位同學，我們先過去啦，祝大家畢業愉快，前途順遂。”

　　衛凜毫不避諱的牽着陳若星的手，一路走過去，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兩人身上。

　　陳若星輕輕扯開他的手，“大哥沒來啊？”

　　衛凜聳肩，“剛剛打電話來，他走不開。”

　　陳若星喔了一聲。

　　“怎麼了？大哥不來你不高興了？”

　　“哪有。”陳若星弱弱道，“你的稿子準備好了？你要不要再看看？”

　　轉移話題的本事倒是越來越好了。

　　衛凜看着她，“我們的婚禮到時候把留在江城的同學都叫上，伴娘你早點和你幾個室友說一下。”

　　陳若星眨眨眼，不明白他怎麼突然提這事。

　　衛凜道：“婚禮要準備的事很多，你的幾位舍友又不在江城。”

　　陳若星：“衛凜，你會不會覺得太快了？”

　　衛凜回了她三個字，“不覺得。”

　　陳若星無話可說。

　　唐韻挽着衛父的手走來，“衛凜，先幫你們倆拍照。你們倆看鏡頭。”

　　衛凜點點頭，調整了一下姿勢，望着前方。

　　唐韻：“靠近一點，笑一點，親昵一點。”

　　陳若星笑不出來了，大庭廣眾之下，他們怎麼親昵一點，尤其是當著父母的面。

　　衛凜側首，見她帽子上的麥穗亂了，抬手替她順了一下。

　　咔嚓一下，唐韻拍好了照片。“這張好看！”

　　九點整，畢業典禮正式開始。學院領導講話結束，衛凜作為學生代表上台發言。他站在台上，姿態優雅，成為台上最惹人注目的一道風景線。

　　他是脫稿發言，字句清晰，幾乎是一氣呵成。“感謝江大，感謝每一位老師、同學，感謝我的父母，謝謝你們。未來讓我們繼續前行！不負青春不負韶華！”

　　台下不少人拿出手機在拍照，陳若星也拿出了手機，快速地拍下了照片，便收好手機。

　　“衛凜真的太厲害了！”

　　“是啊！聽說他在創業，與他一比，我們真的差的一大截了。”

　　……

　　陳若星望着台上的他，她真正明白，什麼叫意氣風發了。他就像天上的月亮，清冷又迷人。如果不是兩家的關係，可能她現在和她們一樣也只能遠遠地看着他。

　　等衛凜發言結束，台下想起了熱烈的掌聲，長達一分鐘之久。

　　兩人畢業以後，陳若星的東西都搬到公寓里。離校那天，是衛凜開車過來幫她搬家的。兩人前後跑了四趟，才把宿舍的東西搬完。

　　陳若星：“沒想到東西這麼多。”

　　衛凜：“那是，畢竟住了四年。”

　　等把東西都搬到公寓，兩人也是累的夠嗆。

　　陳若星：“先放着吧。該吃飯了，我們出去吃飯，還是叫外賣？”

　　衛凜看了她一眼，“叫外賣吧。”

　　陳若星點好了飯，“你的公司怎麼樣了？”

　　衛凜：“裝修的差不多了，等好了，你過去看看。”

　　陳若星沒應話。衛凜的公司地址選在江城新區一座大廈，和公寓一東一西，隔得有些遠。

　　衛凜：“你以後上班怎麼辦？”

　　陳若星：“我查過了，地鐵轉公交。”

　　衛凜：“多久？”

　　陳若星：“一個多小時。”

　　衛凜點點頭，“時間有點久。從婚房過去倒是快些。”

　　陳若星大窘。

　　衛凜扯了一抹笑，也不再多說什麼。

　　陳若星把一些東西拿回房間。半個小時后，她的手機響起來，原本以為是外賣，接通了電話，“喂——”

　　那端一時沒有說話。

　　“你好——”陳若星又重複了一遍。

　　“你好，我會韓銘的妻子司珊。”司珊直接表明了身份。

　　陳若星微怔，“您有什麼時候嗎？”

　　司珊輕輕一笑，“原來你也知道我啊。”她像是自言自語一般，“方便見面嗎？有些事我想當面和你聊。”

　　“我不知道我和您有什麼事可以聊的。”

　　“關於你父親的。”

　　“我沒有父親，我從小就是我外公外婆養大的。”

　　司珊哂笑，“放心，我沒有什麼惡意，只是想和你談談你的工作，你的未來。”

　　“我和您並不熟。”

　　“華雲投資基金，對嗎？”

　　陳若星咬牙，“是。”

　　“這家公司我也很熟悉，不如我們見面聊吧。”

　　陳若星默了幾秒，“好。不過我今天沒有時間。”

　　“明天下午兩點如何？”

　　“好。”

　　“那就這樣，明天下午見。”司珊掛了電話，她喝了一口咖啡，看着對面的律師，“離婚協議擬好了？”

　　“好了，您看下。”

　　“不用看了，我信你。打印好給我。”

　　“好的。”

　　司珊起身，“走吧，和我一起去見韓銘。”

　　陳若星從房間出來，見衛凜正在客廳打電話，好像在談工作的事，她咽了咽喉嚨，也沒再說什麼。

　　衛凜回頭，看了她一眼，又和電話里的人說了幾句。“晚上我再過去，先掛了。”

　　陳若星道：“你有事的話，先去忙吧。”

　　衛凜放下手機，“外賣到哪了？”

　　陳若星：“快到了，剛剛看還有900米。”

　　衛凜：“我去洗手。”

　　他在洗手間洗手，見浴室一角的盆里擺着學校的被單，陳若星竟然還把學校床單被套都帶回來了。他不由得失笑，轉開視線時，他突然想到了，他以前有一個咖啡色的床單好像都沒有看到。

　　他擦乾手，走出來。“陳若星——”

　　“嗯？”

　　“我房間那個咖啡色床單去哪了？”

　　空氣瞬間安靜了。

　　陳若星的表情煞白了，語氣嚴肅，“我不知道。你房間的東西我沒有動過。”

　　“你緊張什麼？我只是問問。這邊有些東西我要搬走。”

　　陳若星抿着嘴巴。

　　“你真沒看見？不是你拿錯了吧？”

　　“我不會拿錯。”她定定地說道。

　　“那真奇怪，平白無故就沒了？”

　　“可能是阿姨洗了不知道放哪裡去了。”她咽了咽喉嚨，“我可以幫你再去買一床新的。”

　　衛凜點點頭，“知道了。改天再去買吧。外賣怎麼還沒到？”

　　陳若星也是疑惑，打開手機再次察看，“簽收了！”

　　衛凜：“放門外了？”

　　陳若星再一看，“不好意思，我選錯地址了。外賣送到宿舍了。”

　　四目相視的那一瞬，那雙大眼睛含着歉疚，衛凜眼裡一閃而逝的寵溺，“算了，下樓去吃吧。你請客。”

　　陳若星嘀咕了一句，“系統bug，怎麼會選錯地址呢。”

# 第48章

　　陳若星和司珊見面的事，她誰也沒有告訴。

　　兩個人見面也沒有像電視劇演的那樣。

　　司珊為她點了一杯蜂蜜柚子茶, “我想你們小姑娘應該都愛喝這個。”

　　“謝謝。”

　　司珊喝的咖啡, “我聽說你在你們學校附近的咖啡館兼職, 這些年，不容易吧。”

　　“我並沒有覺得不容易。至少我比我的很多小學同學要好太多了，我上了大學，現在也要工作了。”

　　司珊望着她，眸光複雜。

　　“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司珊彎了一下嘴角，“你爸爸打算把名下的股份, 還有房子轉給你。”

　　“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要。”她定定的看着她。

　　司珊搖搖頭, “等你看到那些就不會拒絕了。你可知道, 你要去工作的那家公司公司老闆是他的朋友。”

　　陳若星臉色也難看了幾分。

　　司珊心裏暗想, 她到底只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孩子。

　　陳若星坐的端正，“不屬於我的東西, 我不會要的。工作的事我會處理的。”

　　“可他是你爸爸。從法律上來講, 現在非婚子也都有繼承權了。”

　　陳若星心裏像被什麼刺了一下，“您是希望我接受嗎？”

　　司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是你的我不會拿走。”

　　“那您為什麼要見我？”陳若星實在不解。

　　司珊拿過一旁的盒子，她慢慢把盒子推到了對面。“送你的。”

　　陳若星擰着眉, “您到底想做什麼？”

　　司珊剛想說話, 突然看到了不遠處司哲的身影, 她皺起了眉。

　　司哲大步走來, “姐, 你在這裏啊？”因為趕得急，他說話還有些喘。

　　司珊不動聲色，“你這時候不應該出現在這裏。”

　　司哲看了一眼陳若星，“你先走吧。”

　　陳若星起身。

　　“等一下。”司珊叫住她，“這份禮物是送給你的，你拿走吧。”

　　陳若星看看司哲，司哲點了一下頭，她才拿過盒子。盒子挺大的，但是不重。“司老師，我先走了。”

　　等陳若星走後，司哲坐下來。“姐，你到底要做什麼？陳若星根本就是一個局外人。”

　　“你緊張什麼？我能做什麼？頂多是給她一筆錢讓她離開江城。”

　　司哲擰着眉。

　　“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她是衛家的兒媳婦，又不缺錢。”

　　“姐，你不用特意提醒我。”

　　“小哲，你還知道？我以為你不知道她的身份了。且不說師生戀，就是她現在身上還有婚約，你就該絕了那份心思。”

　　司哲苦笑，“我對她好，也不是非要什麼結果。”

　　司珊搖搖頭，“陳若星到底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好看，還有什麼。就算她現在改變再大，我也看的出來，她身上的自卑怯懦。她和你，包括那個衛凜都不一樣的。”

　　“可她很善良。”司哲笑了，“當年芸芸生病，從她身上取了骨髓配型，她才多大。”

　　“你果然什麼都知道。”

　　“那時候我也不小了。”

　　當年，司珊也是不得已，找了很多人，悄悄幫兩個孩子做了配型。那是她唯一的希望，後來配型成功，她只好親自上門找了陳家兩位老人。無論付出什麼代價，她都要救女兒。陳家老太太沒多說什麼，同意了骨髓移植。

　　芸芸很懂事，知道有人要捐骨髓救她，一定要見見陳若星。

　　兩個小姐妹第一次見面是在醫院的病房，醫生牽着陳若星的手走進來。“芸芸，這就是星星姐姐。”

　　陳若星帶了一朵玫瑰花，“送給你，希望你快點好起來。”

　　芸芸接過花，不小心被刺扎了一下，她卻笑了。

　　兩個小姑娘看着對方，沒有說什麼話，笑容純凈。

　　司珊一直在不遠處看着她們，她幾乎沒有勇氣走向前。

　　只是芸芸的運氣不好，最後還是走了。

　　司珊眨了眨酸澀的眸子，“我今天找她也是把芸芸想要給她的禮物交還給她。”

　　司哲嘆了一口氣，“姐，芸芸肯定希望你能快樂地活下去。”

　　“男人和女人不一樣，芸芸是我生的，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芸芸是誰也不可替代的。”

　　有些話，司哲不敢說，他覺得司珊需要看心理醫生了。

　　“小哲，你也清醒一點，你的女朋友她陳若星絕對不可以。即使將來我和韓銘離婚，陳若星是韓銘的親生女兒，算起來，你也是她的舅舅。”

　　司哲臉色一僵，眸色暗沉。“這些我都知道。”

　　陳若星回到家中，打開了盒子，竟是一個玻璃球音樂盒，做工精緻。

　　音樂一響，旋轉木馬開始轉動，兩個小女孩坐在木馬上，大的那個扎着一個馬尾，小的留着娃娃頭，嘴角的笑容都很真實。她拿起音樂盒，細細一看，兩個女孩子的胸口都有寫着名字的牌子。

　　一個寫的“星星”，一個寫的“芸芸”。

　　陳若星的大腦瞬間閃過什麼，塵封的記憶一點點湧上腦海里。

　　芸芸……

　　她記得，那個女孩子生了很嚴重的病，她們約定以後一起去坐旋轉木馬的。

　　只是後來，她再也沒有收到芸芸的消息，久而久之，她也忘了那個女孩子，也忘了自己曾去捐過骨髓。

　　那麼，那個女孩子就是司珊和韓銘的女兒，也就是她的妹妹。

　　陳若星只覺得後背冒了一陣大汗。

　　她獃獃地坐了許久，一臉茫然，直到手機響起才讓她清醒。

　　是司哲打來的電話。

　　“你在哪兒？”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我在學校附近的公寓。”

　　“我猜也是。我在樓下，下來吧。”司哲說道。

　　陳若星默了一下。

　　“你不好奇嗎？”司哲問道，“我在樓下等你。”

　　三分鐘后，陳若星下樓。

　　司哲看了一眼腕錶，和他預期的時間差不多。

　　陳若星走到車前，一輛新車，不知道為什麼她就知道這是他的車。

　　車窗緩緩而下，司哲望着她，“上車。”

　　陳若星坐到了副駕上，“司老師，芸芸是他們的女兒吧。”

　　“你都想起來了？”

　　陳若星點點頭，“想起來了。當時手術不是成功了嗎？”

　　司哲：“第二輪手術，芸芸的身體就支撐不了了。”

　　陳若星沉默了，心裏非常難過。她已經記不得芸芸長什麼樣了，那種感覺卻還在。她長得很漂亮，特別懂事。她看着她皺着眉吃了很多葯，可還安慰她，我吃了葯就會好了。

　　“很難過？”司哲問道。

　　陳若星心裏悶悶的，她呼了一口氣，“司老師，你什麼時候知道我的身世的？”

　　司哲溫和的笑了，“芸芸和我提過你，很多次，我記得你的名字。”

　　“她和你說了什麼？”

　　“芸芸知道你把骨髓還給她，一直想謝謝你。想等到她痊癒后，帶你去遊樂園坐旋轉木馬。”

　　陳若星怔在那兒，“原來是這樣。”

　　司哲目光深遠，那時候芸芸拉着他的手，央求他。

　　“小舅舅，星星姐姐怎麼不來看我呢？”

　　“小舅舅，如果我死了，你以後見到星星姐姐，要告訴她，我不能陪她坐旋轉木馬了。”

　　“小舅舅，媽媽為什麼不讓星星姐姐來見我啊？”

　　……

　　“若星，芸芸很喜歡你。如果她還活着，你們一定會成為很好的姐妹。”

　　“所以你才會幫我。”

　　司哲緩緩道：“也不是僅僅因為這樣。”

　　“嗯？”陳若星不解。

　　司哲彎了彎嘴角，“我請你吃晚飯。”

　　陳若星搖搖頭，“晚上要去衛凜家。”衛家已經着手準備他們的婚禮了。

　　“你和衛凜……婚禮的日子定了？”

　　“嗯，現在定了國慶一個日子，阿姨說等我阿婆過來再商量一下。”

　　司哲的手擱在方向盤上，他的手很漂亮，修長乾淨。“若星，你的想法呢？”

　　陳若星錯愕的看着他。這麼久了，終於有人問她的想法了？

　　“若星，不要壓抑自己。你是獨立的個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喜歡誰，想做什麼工作都有你的自由。”司哲頓了頓，“做你自己。”

　　自己？做自己會辜負很多人的。何況，她也有一點貪戀。

　　陳若星咬着牙，“司老師，我得回去了。”

　　“若星，如果需要幫助，打我電話。”

　　陳若星應了一聲。

　　她下了車，後面一輛車從她身旁開過，突然停在了前方。

　　車門打開，衛凜走下來。

　　陳若星望着他，“你怎麼回來了？”

　　衛凜回道：“我來接你。”說著他的目光看向了司哲，“司老師，好久不見了。”

　　“也沒有多久，前些日子，我們不是在美國機場碰到過。”

　　衛凜碰了一個釘子，他扯了一抹笑，目光不由得冷了幾分。“司老師，要去我們家坐坐嗎？”

　　“不了。我來找若星說幾句話，也該回去了。”

　　“那我們就不送您了。”

　　司哲看了一眼陳若星，隨後啟動車子，車子掉頭，慢慢走遠了。

　　衛凜側首，問道：“需要上樓嗎？”

　　陳若星：“我的包還在上面。”

　　兩人一起上樓，衛凜自然看到了茶几上的音樂盒。“這是司哲送你的？”他知道陳若星自己是不會買這些東西的。

　　“不是。我們先去你家，路上我和你說。”

　　衛凜點點頭。

　　回去的路上，陳若星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只是省略了司哲對她說的一些話。

　　聽完她的話，衛凜心中翻滾，她竟然什麼都沒有告訴他。他沉默了片刻，“接下來你準備怎麼做？要解除合同嗎？”

　　陳若星皺眉，“解除合同我要賠錢的。”對她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

　　衛凜：“我幫你賠唄。”

　　陳若星悶聲道：“我暫時不會解除合同的。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要我在江城，總要面對他的。”

　　衛凜：“看來司老師給你上了很好的一節課。回頭給司老師發張我們的結婚請柬。”他忍不住想到了司哲看陳若星的目光，同為男人，他當人清楚那裡面包含着什麼。可偏偏她對司哲有着不一般的情誼。

　　陳若星：“……”

　　七月，陳若星如期去公司報道，這次帶她的領導叫朱迪，36歲未婚。做事風格果斷，不喜歡拖泥帶水。這類型的人相處起來也簡單，對事不對人，只要工作做好，萬事OK。

　　陳若星在新公司適應的很快，而衛凜卻忙得每天睡不到幾個小時，創業不是簡單的事，前期投入太多了，幸好，他從衛父和衛澈那裡借了資金，不然公司的初期根本運轉不過來。

　　七月中旬，老太太從潿舟過來，原本衛凜準備和陳若星一起去接老太太的，結果他工作實在太忙，便沒有去成。

　　陳若星把老太太接到公寓，“晚上衛凜回來，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不用那麼麻煩，在家裡自己燒幾個菜就好了。”

　　“您很久沒過來了，這是我們的心意。”

　　老太太笑了笑，“你們倆現在住在這裏？”

　　“衛凜的公司離這裏太遠了，他住在別處，上班方便些。”

　　“我聽唐韻說了，你們的婚房也準備好了，回頭你們搬那邊住就方便了。”

　　陳若星沒說話。

　　“若星，你還有什麼想法？”老太太望着她，似在探究什麼。

　　“沒有。”陳若星回道。

　　老太太拍拍她的手，“衛家人都不錯，衛凜也好，以後有他們陪着你，我也可以安心在潿舟養老了。”

　　“阿婆你不留在江城嗎？”

　　“我留下來做什麼。以後我也不能幫你們帶孩子。”

　　陳若星低下頭，“我擔心你。”

　　“我沒事，身體好着呢。以後啊，你和衛凜放假了，就到潿舟來散散心，陪我幾天就好了。”她已經將自己的使命完成了，心底是滿足的。

　　陳若星和衛凜的結婚事宜一一敲定了，兩個人倒也沒有什麼要操心的事。唐韻幫兩人預約了江城最好的影樓。

　　陳若星和衛凜也約好了周末去拍婚紗照。

　　七月下旬，江城的氣溫就像火爐一樣。

　　衛凜連着加班兩個月，上午和星宇公司談妥了合作項目，他心口的石頭終於落下來。下電梯時，意外地遇到了司哲。

　　司哲一身西裝，身邊還跟着一個助理，和當初的那個大學老師完全不一樣了。

　　“司總——”衛凜玩味地問候道。

　　司哲望着他，“小衛總，恭喜了。有沒有時間去我那兒喝杯咖啡？”

　　衛凜：“榮幸之至。”

　　從司哲辦公室出來以後，衛凜的臉色就不太好。

　　當晚，因為合作成功，公司所有人傾巢而動去了附近一家網紅餐廳。

　　“來，這杯敬我們自己，辛苦了！”大家一起舉杯。

　　“這杯敬衛總，讓大家聚在一起。”

　　衛凜舉杯，“我喝的是水？你們確定還要敬我？”

　　“敬！等你感冒好了，你結婚的時候，我們可不會心軟。”

　　衛凜挑眉，不在意的說道：“行啊，那天我給你們每人多準備幾瓶白的。”

　　眾人：“……”

　　衛凜前段時間太忙，這身體終於抗不過去。吃了葯，整個人昏沉沉的。他靠在椅子上，眯着眼聽着舞台上的歌手淺唱。

　　女孩子穿着白色娃娃領的連衣裙，長得有點兒像四年前的陳若星，與這五光十色的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女孩子唱的歌，他好像在哪聽過。

　　心跳亂了節奏夢也不自由

　　愛是個絕對承諾不說

　　撐到一千年以後

　　放任無奈淹沒塵埃

　　我在廢墟之中守着你走來喔

　　我的淚光承載不了喔

　　……

　　他想起來，陳若星唱過這首歌。“陳若星——陳若星——”他低喃着她的名字。

　　一桌人都靜下來。

　　“他在說什麼？”

　　“陳若星，他老婆的名字。”

　　“看不出來，衛凜挺深情的啊。”

　　“打個電話讓人來接他吧。”

　　“找誰？”

　　“陳若星啊。”

　　此時，陳若星正在公司加班，接到電話也有些錯愕，“好的，麻煩你們了，我馬上過來。”

　　她和朱迪說了一聲，“我男朋友生病了，我先過去看看他。”

　　“工作做完，發我郵箱就好。聽說你們要結婚了？”

　　“是的。”

　　“真早啊。人家說出名要趁早，看來結婚也要趁早。”朱迪感慨道，“年輕的時候不會想那麼多，到了我這個年紀，有錢、有事業，卻很難再遇到適合的另一半。”

　　陳若星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朱迪笑笑，“你快去吧。”

　　陳若星抿了抿嘴角，“每種人生都有每種人生的精彩，其實很多人也羡慕您這樣的生活。”

　　“是嗎？”朱迪喝了一口已經冷卻的咖啡，“若星，你入職快一個月了，這是你第一次在公司提起你的男朋友。”

　　陳若星愣了一下。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陳若星打車來到餐廳，衛凜公司那幾個人見過她的照片認的她，沖她揮揮手。

　　衛凜這會兒好多了，見到她有些詫異。

　　陳若星望着他，“你有沒有事？”

　　“你怎麼來了？”衛凜啞聲問道。

　　眾人：“時間不早了，我們也散了吧。嫂子，衛總就拜託你了。”

　　一瞬間大家說走就走了。

　　陳若星伸手去扶衛凜，“他們說你感冒了？你現在怎麼樣？吃過葯了嗎？”

　　衛凜迎着她的眸子，目光深沉，久久才開口，“陳若星，你想要什麼？”

# 第49章

　　陳若星怔愣地看着他, “怎麼突然這麼問？”

　　衛凜眯着眼, “我們不急走, 坐一會兒吧。”

　　陳若星坐到了他的對面。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現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嗎？”衛凜開口。

　　陳若星目光落在餐桌上, 桌上擺放着水晶酒瓶檯燈，五光十色。她淺淺笑了一下, “小時候我想要爸爸媽媽, 後來自己的身世后，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照顧好阿婆。”

　　“沒有我嗎？”衛凜突然問道。“

　　陳若星沉默。

　　“我很早就發現你更信任親近大哥。能說說原因嗎？”

　　“沒有什麼不能說的。你們家一直很照顧我們家，我知道，阿姨一直有寄錢。我一直記得阿公那年做手術, 阿姨帶着大哥來看我們。”

　　“就這樣？”

　　“那時候很難過，很恐懼死亡, 死亡對幾歲的我來說太可怕了。怕天黑，怕阿公會死。那次大哥拿了一盒糖果給我, 他剝了紙把糖果放我嘴裏，還用紙疊了很漂亮的星星。那盒糖果我以前從來沒有見到, 很甜。他告訴我，我阿公不會有事的。後來阿公手術成功了。”她語氣溫柔, 看得出來，這段之於她來說是一段美好的記憶。

　　“那年原本我也是要去的，只是我突然生病。”那盒糖果也是他的。“這麼多年, 你一直記着啊。難怪你生病時都會叫大哥。”

　　“我很感激你們一家, 沒有你們的幫助, 我知道我們的生活不會那麼輕鬆。”

　　“感激？”衛凜玩味地重複着，“陳若星，如果不是我們之間有婚約，如果不是你阿婆的堅持，或許我們之間只是同學關係。”

　　陳若星抬眼，眸光閃爍。“是的。就像你和班上別的女生的關係一樣，我會默默看着他，羡慕你，甚至吐槽你。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和你之間的距離太遠了。”

　　舞台的歌手又換了一首歌，音樂有些悲傷，歌詞更是讓人鬱悶。

　　分手快樂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

　　“聽說，你過了上海那兩家公司的面試。為什麼最後放棄了？”

　　陳若星默了一下，她的手慢慢握緊，“人的選擇不能都為了自己，何況——”下面的話許久她也沒有說完。

　　衛凜聽了她的話，忽而笑了。“你覺得我們之間有愛情嗎？”

　　陳若星抿着嘴巴。

　　“陳若星，我們解除婚約吧。”

　　陳若星雙目震動。

　　“不用那麼驚訝，這不是你想要的嗎？你放心好了，我會和長輩們解釋的，他們不會怪你。你想去哪裡工作都可以，上海、北京、廣州……都可以選擇。”

　　陳若星咬着唇，她看着衛凜張張合合的嘴巴，耳朵突然一陣嗡鳴。

　　“陳若星，你也不用委屈自己，畢竟現在也不是古代，還真的要父母包辦婚姻。”衛凜見她臉色緊繃，他端起面前的杯子，喝光了水。隨後他揮揮手，“服務員，買單！”

　　服務員立馬過來，“掃碼買單就可以了。”

　　衛凜拿出手機，手機卻已經關機了。他摸摸口袋，“稍等一下，我去車裡拿錢包。”

　　陳若星慢慢找回聲音，“我付吧。”她机械地掃碼付了錢。

　　“多少錢？”

　　陳若星沒說話。

　　服務員機靈的開口：“1460。”

　　衛凜點了一下頭，“回頭我把錢轉給你。”

　　“不用了。”陳若星望着他，“算起來，我欠你的錢可不止這些。走吧。”

　　她平靜結了賬，起身往外走去。

　　衛凜走在她的身後，兩人出了餐廳。

　　陳若星已經用APP叫了車，“你回哪裡？”

　　衛凜打量着她，她還是和以往一樣，情緒總是淡淡的，解除婚約，她都似乎並不太在意。“我先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自己沒問題。你還在生病，早點回去休息吧。”

　　車來了。

　　衛凜二話沒說，拉着她上了車，他報了地址，“先去這個地方。”

　　兩人坐在後面，一路無話。

　　陳若星看着窗外，眼睛澀澀的，心裏說不出的感覺，悶悶的疼，像有什麼東西在扎着她。

　　衛凜靠在椅子上，“你有沒有什麼想說的？”他的出聲打破了這份寧靜。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聲音沙啞，“沒有。我也覺得我們現在結婚可能太早了。”

　　“那就好。”他輕飄飄地回了一句。

　　車子開到公寓門口，陳若星說道：“師傅，就在這裏停吧。我自己走進去，也沒有幾步路了。”

　　師傅停下了車，陳若星看了一眼衛凜，“你準備什麼時候和叔叔阿姨說？”

　　衛凜挑眉，“我會儘快的，免得越拖越不可收拾。”

　　陳若星：“需要我一起過去嗎？”

　　“不用。我會解決好的。替我向阿婆問好。”

　　“再見。”陳若星關上了門，轉身進了小區。

　　衛凜渾身疲憊。

　　師傅：“你要去哪裡啊？”

　　衛凜：“隨便吧。”

　　師傅看了他一眼，“失戀了啊？別傷心。”

　　衛凜扯了一抹笑。“傷心？我不會傷心的。”他怎麼會喜歡上陳若星呢，如果不是家人一手促成，他是不會注意到她。

　　師傅笑而不語了。

　　月光皎潔，樹影婆娑，小區清靜。

　　陳若星獨自一人一步一步往前走，雙腿似有千斤沉。她低着頭，誰也看不見她眼角滑下的淚珠。

　　所有的悲傷淹沒在夜色中。

　　那夜，陳若星就在客廳坐了一夜。

　　老太太早晨醒來看到她，嚇了一跳。“若星，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坐在客廳里？”

　　陳若星揉揉眼，“阿婆，我昨晚加班回來晚了，想些事情，就在沙发上睡了一會兒。”

　　“你這孩子，工作也不能這麼拼啊？”老太太嘀咕着，“我去做早飯，你再去睡會吧。”

　　陳若星想說她不想吃，可到嘴邊的話還是咽下去了。老人最擔心的就是孩子不吃飯。

　　她去洗了一個澡，又換了一身衣服。白襯衫配工裝長褲，她工作后的新風格，清爽中又多了幾分成熟。

　　她來到廚房，老太太正在和面煎雞蛋餅。

　　“阿婆，我來吧。”

　　老太太：“不睡了嗎？”

　　“不困。一會兒到公司喝杯咖啡就好了。”

　　老太太回頭看了她一眼，見她神色憔悴，心疼不已，“若星，不要讓自己太累了。你這公司怎麼天天加班啊？”

　　陳若星：“這個行業就是這樣。”

　　“衛凜也是忙的不行，我這次見他都瘦了一圈了。不過他還是挺有本事的，年紀輕輕就自己開起了公司。”老太太邊說邊把活好的面倒進鍋里。“唐韻教育的好啊，兩個兒子都這麼有出息。對了，你和衛凜準備什麼時候去拍婚紗？”

　　陳若星定在那兒，拿着盤子的手一滑，差點把盤子打了。“阿婆，我們最近都挺忙的，過幾天吧。”

　　“你們自己安排吧，結婚是一輩子的事，不要讓自己留遺憾。”

　　雞蛋餅好了，陳若星盛到盤子里，她猶豫了一下，“阿婆——”

　　老太太望着她，“怎麼了？”

　　“你今天有什麼安排？”

　　“唐韻說帶我去試衣服。”

　　陳若星眨了眨眼，“好，好。”

　　一大早，唐韻看到衛凜出現在家中客廳也是嚇了一跳。“你昨晚什麼時候回來的？”

　　衛凜望着他媽媽，“媽——”

　　“感冒了？”唐韻聽他的聲音不對勁。“你這臉色也不太好，又熬夜了？”

　　“我沒事，小感冒而已。我爸呢？”

　　“還在洗漱。”

　　“怎麼了？公司遇到事了？”

　　衛凜搖搖頭，他起身往廚房走去，“我去倒杯水。”

　　“你坐着，我去給你倒。你這衣服皺巴巴的，趕緊去換身，還是公司老總，一點形象都沒有。若星要是看到肯定要嫌棄你。”

　　衛凜笑笑。

　　不一會兒，衛父來到客廳。

　　唐韻道：“你爸來了，你要和你爸說什麼？”

　　衛父訝然，“找我有事？”

　　衛凜默了一下，他擰着眉，“我打算和陳若星解除婚約。”

　　“你說什麼？”唐韻好像沒聽懂一樣。

　　“我打算和陳若星解除婚約，我覺得我和她並不太適合。”

# 第50章

　　唐韻深吸一口氣, 審視着自己的兒子, “你是不是最近公司的事忙暈了？衛凜啊, 這麼突然說解除婚約，我們都有點暈了。之前不都是好好的嗎？結婚酒店都定好了。”

　　衛凜鄭重地看着父母，“爸媽，這件事我也考慮很久了。說來, 我和陳若星之間並沒有感情基礎，相識四年, 兩年我在國外。”

　　“這個不急, 你們以後還有很多時間的。”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們都成年人了, 應該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唐韻抬手捂住了嘴巴, 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了。

　　衛凜繼續道：“我知道現在提出解除婚約會讓你們還有阿婆很困擾，但是請尊重我們的選擇。”

　　唐韻轉頭，“老公，你來說說說。”

　　衛父點點頭, 他倒是沒有妻子那麼激動，不過心裏還是有些微的震驚。“這不是小事，既然要解除婚約, 那也得雙方都在場。”

　　唐韻：“我都沒臉見若星阿婆了。”

　　衛父拍拍她的肩, “沒事。如你們所說，你們確實可以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了。”

　　唐韻：“喔，老公, 你怎麼都幫着衛凜, 這麼大的事, 他說解除婚約就解除啊。”

　　衛父失笑，“強扭的瓜不甜。”他看看衛凜，“好了！趕緊去洗澡，換身衣服，該去公司就去公司吧。”

　　衛凜摸了一下下巴，“爸，媽那裡就辛苦你了。”

　　衛父：“我的夫人自然要我去哄。”

　　衛凜來到公司，那幾個人都促狹地看着他。

　　衛凜：“怎麼了？我臉上有東西？”

　　“沒想到我們的老闆娘真人比照片還好看。”

　　“老闆娘？”衛凜沒有溫度地重複着這個詞。

　　“章一辰說，老闆娘是你們班班花，問他你是怎麼追上的，他怎麼也不肯說。”

　　衛凜掃了幾個人一眼，“看來我給你們安排的工作都太少了，一大早大家都有時間聊這些。”

　　“飽漢不知餓漢飢！老闆也要關心一下員工的個人情況！我們幾個可都單着呢！你有什麼追求女生的秘訣可以傳授我們一點？”

　　“沒有。”

　　眾人小聲嘀咕：“昨晚兩人世界不順利？”

　　衛凜走進辦公室，如常地用咖啡機打了一杯咖啡。他看着落地窗外，一切好像什麼都沒有變。

　　中午吃飯的時候，他的手機響起來。

　　“喂——”

　　“您好，衛先生，我是日月星辰婚禮策劃的小洪，之前和你們聯繫過。”

　　“嗯。我記得。”

　　“是這樣的，新娘的婚紗已經到了，您和您太太什麼時候有時間過來試下。”

　　衛凜的指尖輕輕敲了敲桌面，“我們的婚禮暫時延期，婚紗就寄放在你們店裡。”

　　“什麼？”

　　“費用我會支付給你。”

　　“啊！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

　　衛凜放下手機，門外有人敲了兩下門。“進來。”

　　章一辰推門而入，“有個事和你彙報一下？”

　　“什麼事？”

　　章一辰：“公司現在進入正軌，前台、還有你的助理是不是應該安排上了？”

　　衛凜：“前台？”

　　章一辰：“對啊。之前一直是楊禹兼得。他覺得那是女生乾的，堅決不肯在做前台了。”

　　衛凜笑了一下，“這事交給你了。”

　　章一辰：“薪資？學歷有什麼要求？”

　　衛凜：“就按江城的薪資水平，學歷不是關鍵，會做事就好。一個月試用期。”

　　章一辰點頭。

　　下午，唐韻陪老太太去買衣服，她心裏一直猶豫着該怎麼和老太太說解除婚約的事。

　　老太太什麼都不知道，試衣服的時候，和店員幸福地說道：“我是參加我外孫女的婚禮，衣服要正式一點。”

　　唐韻難受不已，給陳若星、衛凜都打了電話，讓兩人晚上到XX館來。

　　陳若星接到唐韻的電話時，她剛剛從副總的辦公室出來。

　　“若星，晚上有時間嗎？”

　　“衛媽媽，是有什麼事嗎？”再叫這個稱呼，她的心口澀澀的。

　　“我剛陪你阿婆買好了衣服。”唐韻突然之間說不下去了。

　　“衛媽媽，謝謝您。”

　　“你先上班吧，晚上再說。”唐韻快速地掛了電話。

　　老太太對唐韻說道：“早晨我見她坐在沙发上，現在的孩子怎麼工作壓力這麼大？也不能天天加班吧。”

　　“估計剛開始工作，過段時間適應了就好了。”唐韻連忙轉開話題，“對面那家店的桃酥還不錯，我記得您愛吃，一會兒我們過去買些。”

　　“都這麼多年了，沒想到你還記得。”

　　“上學的時候，每次和紫黎出來玩，回去的時候，她要都幫您買一袋。”

　　老太太臉色不變，“一眨眼都過了這麼多年了，若星也要結婚了，我老了，老了。”

　　唐韻喝了一口水，掩飾自己的無奈。

　　晚上，大家都趕到了XX館，餐館是民國風特色，包廂寬敞。

　　老太太左右打量，“我們就幾個人，怎麼訂這麼大的包廂。”

　　衛父和唐韻心照不宣，“阿姨，這裏說話方便些。”

　　老太太不再多說什麼。

　　衛凜和陳若星差不多時間到的，兩人在門口相遇，行色匆匆。

　　陳若星咬咬牙，“你和叔叔阿姨他們說了嗎？”

　　衛凜點了一下頭，“說了。今晚把我們都叫來，估計也是正式說一下。”

　　陳若星臉上透着幾分擔憂。

　　衛凜：“走吧。總要面對的。”

　　兩人一進去，老太太就露出了笑意。“快坐吧，喝點水。”

　　衛凜：“阿婆，我最近公司事情太多了，都沒有時間陪您去轉轉。”

　　老太太：“你忙的就好，不用管我。”

　　兩人坐了下來。

　　唐韻讓服務員開始走菜。

　　除了老太太，大家心裏都各有所思，氣氛自然也沒平日里熱鬧了。

　　等菜上完，唐韻讓服務員出去了，她看了看陳若星，又看看衛凜，不由地嘆了一口氣。至今她也想不明白，這兩孩子怎麼突然要解除婚約。

　　衛父端起杯子站起來，“嵐姨——”

　　老太太望着他，“怎麼了？坐着吧，都是一家人，不需要這些禮數。”

　　唐韻也站起來，接着，衛凜和陳若星也站起來了。

　　“你們這是？”老太太不解地望着他們。

　　衛凜抿了抿嘴角，“阿婆，很抱歉，接下來我要說的話要讓您難過了。”

　　陳若星看着她阿婆，眸光沉沉的，她用力地掐着自己的手心。

　　老太太默了一下，“都別站着，有什麼話坐着說吧。衛凜，你說吧。”

　　衛凜又看了一眼陳若星，見她側着臉，神色緊繃，痛苦都掩飾不了，還有畏懼。他緩緩開口，“我和若星想解除婚約。”

　　話音一落，包廂里瞬間沒了聲音。就像冬天的冰豆子突然而至，噼里啪啦地砸在路人身上，又冷又痛。

　　陳若星只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知覺的木偶站在那兒，渾身冰涼冰涼的。“阿婆，對不起。”她拉住老太太的手腕，“我和衛凜覺得我們並不適合。希望您能原諒我們。”

　　衛凜：“阿婆，是我提出來的，您要怪就怪我吧。”

　　老太太望着兩人，她拍拍陳若星的手。“阿韻，你也知道了？”

　　“早晨衛凜和我說了。”唐韻回道。

　　“這樣啊。”老太太聲音輕輕的，“你們都沒有錯。”

　　“阿婆——”陳若星哽咽。

　　老太太摸着她的臉，“哭什麼？怕我難受？”

　　“對不起。”陳若星只能重複。她對不起阿婆，對不起唐阿姨，對不起衛叔叔……

　　“你沒有對不起誰。”老太太深吸一口氣，“是我對不起你們。”

　　衛凜額角的神經突突的跳動着，“阿婆！”

　　老太太抬手打斷了他的話，“是我太固執了。當初藉著你阿公的死，逼着衛凜答應結婚。”剛剛那一剎那，她就像被人用木棒狠狠的打了一下。她站起身來，身子虛晃了一下。

　　“衛峰、唐韻，真是對不住你們。”老太太鞠了一躬。

　　“嵐姨，您別這麼說。”唐韻紅了眼圈，“我也是真心盼望着若星能成為我們家的媳婦。”

　　衛父鄭重說道：“孩子的事我們都是樂見其成。即使若星不能做衛家的兒媳婦，我們也一樣當她是自己家孩子。兩個孩子確實還年輕，以後的路還很長，我們尊重他們的選擇。”

　　老太太轉過身來，“若星——”

　　“阿婆——”

　　“阿婆犯了一個大錯。因為當年對你媽媽管教寬鬆寵溺，導致你媽媽叛逆不聽我的話。所以在你的教育上，我只能壓制。阿婆很抱歉。我從來沒有問過你想要什麼，甚至都不知道你過得到底快不快樂。”

　　“阿婆別說了，我都多懂。”陳若星低着頭，眼淚滾滾而下，心裏又酸又痛，“不是這樣的……”

　　“你和你媽媽不一樣的。”她吁了一口氣，“從今以後，阿婆再也不強制你，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她擦乾了眼淚，看向衛父衛母，“叔叔阿姨，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

　　衛凜繃著臉，胸口悶得呼吸不暢。

　　唐韻咬咬牙，“傻孩子，你沒有對不起誰。”

　　陳若星又看向了衛凜，她忽而扯了一抹笑。

　　解脫了。

　　這頓飯到底沒有吃下去。

　　陳若星帶着老太太先回去了，留下衛家三人坐在那兒，一時無話。

　　過了好久，衛父開口：“你們是想繼續吃飯還是回家？”

　　唐韻：“哪有胃口吃飯啊。”

　　衛凜：“爸媽，我先回公司。”

　　唐韻：“衛凜，你等下，你老實和我說，解除婚約這事是誰提的？”

　　衛凜定定地回道：“我。”

　　唐韻：“事已至此，我也不說什麼了。只是，媽媽也很抱歉，我把我的想法強加給你。”

　　衛凜的眼底竟是真誠，“媽，您想多了。以前的事都是我自願的。”

　　他一走，唐韻的眼淚就控制不住了。

　　衛父哄着她，“兩人現在分開也是好事，過段時間就好了。我們就別操心了。”

　　唐韻嘆口氣，“我不會再插手了。”

　　衛父笑着，“吃點東西再走。”他給妻子盛了一碗鴨湯。

　　唐韻好笑，這麼多年了，丈夫面對事情是越來越淡定。

　　陳若星和老太太回到公寓，她扶着老太太坐在沙发上。她去倒了一杯水端過來，“阿婆——”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若星，解除婚約是衛凜提出來的？”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她跪在地毯上。

　　老太太：“你喜歡衛凜嗎？”

　　陳若星笑了一下，緩緩說道：“衛凜這麼優秀，喜歡他的人很多。我和他之間的差距太大了。阿婆，我不難過。”她不曾擁有，也談不上失去。難過也少了一點。

　　老太太明白了，喟嘆一聲：“你也不差啊。”

　　陳若星：“阿婆，我想去上海工作，那邊收入比江城高。我們班有個同學過去了。”

　　老太太眉心一皺，“要那麼高的收入做什麼？”

　　陳若星彎着嘴角，眼神里含着期待，“我想以後買套房子，屬於我們自己的。我們就不用住別人家裡了。”

　　老太太心疼不已，這孩子把什麼都藏在了心裏，到現在也不和她說實話。“買套房子也不錯。你去房裡，把我帶來的木盒子拿過來。”

　　陳若星拿來了木盒子，“阿婆這裏面裝的什麼？”紫紅色的木盒子，看得出來年代很久了。

　　老太太打開了盒子，“這是我母親留給我的。你拿着這個，看看能不能找個可靠的人出手吧，在江城買套大房子也是夠的。”

　　陳若星連忙搖搖頭。

　　老太太把盒子給了她，“拿着吧，原本就是給的嫁妝。”

　　陳若星咬着唇，心中情緒翻湧着。她原以為阿婆會責罵她，甚至不理她。

　　“若星，幫阿婆買票吧。”

　　“阿婆，您這麼快就要回去嗎？您還生我的氣？”

　　“阿婆不生你的氣，只要你開心，我也沒什麼所求的。阿婆這輩子最驕傲的事，就是把你養育長大，我的若星也很優秀！”老太太笑了。

　　“阿婆，這是您第一次誇我。”

　　“是嗎？”老太太有些彆扭。

　　陳若星傾身趴在了老太太的腿上，“阿婆，我很想您能陪在我身邊，可我知道，您更想留在潿舟。”

　　老太太輕輕揉着她的頭髮，這孩子五歲以後，再也沒有對她撒過嬌了。“若星，既然你們解除婚約了，你也快些搬走吧。”

　　“我知道的。等我找好了房子我就搬走。”

# 第51章

　　老太太是三天後離開江城的, 走的時候, 也只有陳若星把她送到車站。到了車站沒多久，老太太就讓陳若星回去了。

　　陳若星戀戀不舍地抱了抱老太太, “阿婆，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老太太拍拍她的背，“知道了。越大越會撒嬌了。快回去吧, 一個人注意安全。”經歷這一遭, 祖孫倆倒是比以前更親近了。

　　陳若星鬱郁地回到公寓, 看到站到崔睿辰坐在門口, 她嚇了一跳，“你怎麼在這裏？”

　　崔睿辰一臉不高興，“我等了你一個小時了！”

　　陳若星打開門，“我送外婆去車站了。你怎麼沒給我打電話？”

　　“我想給你一個驚喜讓你開心一下嘛。”崔睿辰好奇道, “外婆來了嗎？那你怎麼不叫上我？”

　　客廳里又是紙盒, 又是行李箱，亂糟糟的。

　　崔睿辰皺着眉。“你要搬家？”

　　陳若星點點頭。

　　“搬到哪裡？”

　　“在我們公司附近。”

　　崔睿辰嘆了一口氣，“我都知道了。”

　　陳若星心頭一緊, “知道什麼？”

　　“你和衛凜哥哥分手了, 這房子是衛凜哥哥的吧，所以你才會搬走。姐姐，我們家還有房子，你搬我們家吧。哎, 衛凜哥哥實在太混蛋了！你怎麼能和你分手！我要做花童的, 我的西裝都買好了。”

　　陳若星：“……辰辰, 不是這樣的。”

　　“姐姐，你不要騙我了。我什麼都知道，媽媽打電話時我都聽到了。是不是衛凜哥哥有新的女朋友了？”

　　“啊？怎麼會這麼問？他沒有。”

　　“肯定是有了。我源源哥哥這個學期換了三個女朋友了。”

　　陳若星覺得已經無法和小學生交流了。

　　“哎，爸爸媽媽說我上高中才能交女朋友。”

　　陳若星咂舌，“辰辰，高中也不能交女朋友的。學生就該以學習為主。”

　　“可是萬一我喜歡的女孩子被別人追走了，我以後就沒辦法和她在一起了。”崔睿辰搖搖頭，“姐姐，你放心好了，我已經把衛凜哥哥的微信拉黑了，以後我們就不是朋友了，我再也不和他說話了。”

　　陳若星揉了揉他的腦袋，“是不是現在的小學生都早熟啊。”

　　崔睿辰點點頭，“都挺聰明的。”

　　陳若星笑了，“你過來，你爸媽知道嗎？”

　　“知道。我和他們說了。我爸爸給了我500塊錢，車費和吃飯錢。我知道你的心情可能不太好，我就貢獻出我的壓歲錢帶你去商場shopping吧，你買些東西可能心情就好些了。”

　　陳若星瞠目咂舌。“你很有錢嗎？”

　　崔睿辰：“也不是很多錢，快到100萬了。”

　　陳若星驚訝，再看看他，說了三個字，“小土豪。”

　　崔睿辰：“一般一般吧。”

　　陳若星：“可我現在不能出去，我得收拾行李。要不你幫幫我？”

　　崔睿辰：“行吧。”

　　陳若星知道用童工不合適，可是崔睿辰太專註自己的角色了。他恨不得把公寓所有的東西都搬走，連衛生紙都往紙盒塞。他一邊放一邊還嘀咕，“這個用得上的。”

　　陳若星看着他幹勁十足也不說什麼。

　　“姐姐，這邊的多肉也要搬吧？”

　　“東西太多了，我那邊地方小，也沒地方放了，多肉放這裏吧。”

　　“那可以搬到我家，我家地方大。是姐姐的東西，不能給別人。”

　　陳若星抓了抓頭髮，“啊，太麻煩了。”

　　“不麻煩！明天我讓爺爺奶奶過來搬。”他一副不能便宜衛凜的態度。

　　陳若星想想都覺得頭大，“辰辰啊，回頭我給你買新的。你看這幾盆長得也不咋的。”

　　崔睿辰這才作罷。

　　等收拾好東西，陳若星帶崔睿辰出去吃飯。

　　小傢伙強烈推薦了炸雞。

　　陳若星哭笑不得，看着他圓乎乎的臉，她情不自禁地捏了捏。

　　“我們班好多同學都來吃過了，這家店是XX開的。”

　　“你還知道XX？”

　　“我是《快跑吧》的忠實粉絲！我們班還有同學拿到XX的簽名了！我爸爸說炸雞不健康，不讓我吃。”

　　陳若星：“炸雞應該配啤酒。”她喝了一口可樂。

　　“你想借酒消愁，你就喝吧。”

　　陳若星差點被嗆到，她咳了幾下，“我哪有什麼愁。現在的生活挺好的，還有炸雞吃，很幸福了。”

　　“可我知道看得出來，你沒以前開心了。”崔睿辰圓圓的眼睛看着她。“媽媽也哭了，說她對不起你。媽媽到底怎麼對不起你了？”

　　陳若星彎了彎嘴角，“小孩子關心那麼多事做什麼？趕緊吃炸雞，再不吃就冷了。”

　　崔睿辰：“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吃完炸雞，崔睿辰堅持要給她買禮物，緊緊拉着她的手。“你就把我當你的男朋友。”

　　最後他選了一款手鏈送給了她。

　　從商場出來后，陳若星問道：“是你媽媽讓你這麼做得嗎？”

　　崔睿辰眨眨眼，“姐姐，你怎麼知道了？”

　　陳若星笑：“回去告訴她，我沒事，讓她不用擔心了。”

　　崔睿辰：“哎。姐姐，你能原諒我媽媽嗎？”

　　陳若星望着前方，車水馬龍的街頭，來來往往的人，誰能遇見自己未來的人生呢？

　　“姐姐——”崔睿辰晃了晃她的手。

　　“你們老師有沒有教過你，改正錯誤就可以得到原諒。”

　　“是的。只要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下次不再犯了，就可以原諒。”

　　當年，她的媽媽並沒有錯，那只是她的選擇而已。

　　說來，也是她們母女緣分太淺了。

　　陳若星把崔睿辰送到小區門口，“進去吧。”

　　“姐姐，你要加油！不要灰心。你這麼漂亮很快就能找到新的男朋友的。”小孩子的想法還是簡單的。

　　陳若星揮揮手，她走了幾十米后，一輛車黑色轎車停在她的身旁。車上的人叫住了她的名字，“是若星吧。”

　　陳若星看着眼前的男人，一瞬間就認出了男人的身份。

　　“前面有家咖啡店，在那裡等我一下可好？”男人說話溫文爾雅，根本讓人無法拒絕。

　　陳若星在咖啡店等了十分鐘，男人來了。

　　“讓你等久了。我去點兩杯咖啡。”

　　“不用了。”

　　“那也好。這會兒喝了，晚上要睡不着了。”男人笑了下，“我是辰辰的父親。”

　　“我知道，崔院長。”

　　“你應該叫我一聲叔叔。”

　　陳若星叫不出口。

　　“辰辰常在我面前提起你，他很喜歡你，我想這應該就是血緣的關係。”

　　“您都知道？”

　　崔知鴻神色坦然，“你媽媽的事我都知道，在我認識她之前我就知道了。你的存在也沒有什麼，只是那是她的秘密，她不說我就當不知道。”

　　陳若星心口一緊。

　　“生命是該被尊重的。若星，不要覺得自己身世不光彩，你媽媽因為愛才生下你的。只是你和你父母的緣分太淺了。”

　　陳若星怔怔地看着他，“謝謝您。”

　　崔知鴻點點頭，“換個時間，我請你吃飯，叫上你媽媽和辰辰，怎麼樣？”

　　陳若星心裏呼了一口氣，“好。”

　　崔知鴻起身，“我先回去了，路上注意安全。”他如長輩一般的囑咐。

　　陳若星坐在那兒，久久未動。這個男人真的太可怕了，不動聲色地靜觀一切，睿智又豁達。她媽媽這次的選擇沒有錯啊。

　　“您好，這是您的提拉米蘇。”

　　“我沒有點。”

　　“是剛剛一位先生幫您點的。”

　　“謝謝。”陳若星看着蛋糕，不覺得失笑。崔睿辰還是像爸爸多些。

　　搬家那天，陳若星叫了搬家公司。同城搬家，她的東西並不多，搬家費也就600塊錢。

　　“美女，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別漏了。”搬家公司的小哥提醒她。

　　陳若星環顧四周，不知不覺她在這裏住了四年，說起來，她和衛凜也算同居了兩年了。

　　如今各歸各位。

　　“好了，走吧。”

　　陳若星也坐上了搬家貨車，等車子開了一會兒，她給衛凜發了一條信息。

　　“我搬家了，謝謝你。”

　　她把手機放進包里，轉頭看着窗外，道路兩旁茂密的法國梧桐，蟬鳴嘶叫着，這個夏季比往年要熱很多。

　　半個小時后，到了她的新住處。

　　90年代的小樓，城市規劃出新后，房子的外表看上去倒是有幾分復古的特色，只是裏面還是一般。

　　她租的房子在六樓，沒有電梯，好在小哥們是力量型的，很快將她的東西從車上搬到了樓上。兩室一廳的房子，房子的格局還算好。陳若星住在大房間，有一個寬敞的陽台。陽台上還擺了圓桌和兩張椅子，平時坐在這裏看書喝茶挺適合的。和她合租的女孩子也是江大的，新聞傳播專業，現在在電視台工作。本來這間房是她同學租的，她同學最終還是選擇回老家了。

　　女孩子今天也在加班，陳若星把房間打掃乾淨后，才把自己的東西一一搬進去。

　　一直太陽落山，陳若星才收拾好，她又累又餓，只想叫外賣。

　　等她拿出手機，她嚇了一跳，上面竟然有八通未接電話，都是衛凜打來的。她的眼皮直跳，趕緊打過去。

　　音樂響了一會兒，電話終於通了！

　　“喂——”

　　“你搬哪裡去了？！”衛凜壓抑着自己心中的惱火，這人就不看手機的嗎？

　　“在我們公司附近。下午一直忙着收拾東西，才看手機。”陳若星解釋着。

　　衛凜磨牙，“誰讓你搬家了？”

　　“我再住在那邊也不合適。”

　　“呵——”衛凜一聲冷笑。

　　“沒事的話，我就掛了。”

　　還沒等她說完，衛凜已經掛了電話。

　　衛凜坐在沙发上，半個小時前，他回到這裏，果然是人去樓空。

　　這才多久，她就要和他劃清路線了，一點情誼都不留。

　　果然，陳·白眼狼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解除婚約，就像打開鳥籠的鳥兒，一放出來，它就毫不留戀地飛了。

　　他坐了好久，直到窗外的暮色漸漸沉下來，屋裡一片漆黑。

　　衛凜起身，打開了客廳的燈。他又走到次卧門口，啪的一下開了燈。

　　她的東西搬的乾乾凈凈的，連張紙都沒有留下。

　　自從回國后，他一直忙着公司的事，到這裏住的次數也屈指可數。房子里的一切都沒有變，但是卻好像回到了最初他剛剛搬進來的那種氛圍，毫無人氣。

　　一周后，陳若星很快適應了，她和室友相處的很好。兩人都是早出晚歸，只有周末才能坐下來閑聊幾句。

　　陳若星大概是化悲憤為力量，每天晚上都留在公司加班。

　　有一晚上加到十點，正好，那天朱迪走的遲，叫了她一聲。“還不走？”

　　陳若星看了看時間，“馬上就走。”

　　“最近我給你的工作很多嗎？”

　　“不是。我自願的，一方面加班，另一面我自己也在充電學習。”

　　“看來你們結婚的事都搞定了？”

　　陳若星默了一下，“朱姐，我和他分手了。”

　　朱迪一愣，“抱歉。”

　　“沒事。”陳若星解釋道。

　　“怎麼這麼突然？”

　　“可能是我們兩個人對彼此了解太少了，兩人之間差距很大。”

　　“我和我男友也是大學戀，工作后不久分手了，兩人工作太忙，可以說是事業心太重。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交流越來越少。我現在再看這段感情，我和他都沒有錯。”

　　“那他呢？”

　　“前兩年結婚，奉子結婚。”朱迪笑笑，“長情的男人那都是小說和電視劇騙人的。”

　　陳若星笑笑，“我不看小說，也不追劇。”

　　朱迪：“看得出來，你是古董女孩。走吧，去喝喝一杯。”

　　朱迪帶她來到附近一家清吧，點了一瓶雞尾酒，兩人聽着歌喝着酒，緊繃的神經慢慢放鬆。

　　“看到他們，我有時候覺得自己真的老了。”朱迪指着台上的歌手，“覺得自己的生活一潭死水。”

　　陳若星抿了一口酒，“不會啊。我們幾個都挺羡慕你的，希望自己過些年也能像您一樣。”

　　朱迪端起酒杯，“等你們坐到我這個位置可能就不會想了。”她舉起杯子，“乾杯。”

　　不知不覺，陳若星也喝了半杯雞尾酒。幸好，這酒度數不高。“朱姐，我去下洗手間。”

　　朱迪揮揮手。

　　陳若星又洗了一把臉，她正擦着臉上的水珠時，旁邊又來了人，她往旁邊挪了一步。

　　“陳若星？”

　　陳若星側過身子，見是肖靜語。她輕輕點了一下頭。

　　“沒想到在這裏遇見你，你和衛凜一起來的嗎？”

　　“和我的同事。”

　　肖靜語打量着她，“我現在去XX上班了，我以為你也會去的，畢竟韓總挺看重你的。”

　　陳若星禮貌地笑笑，“恭喜你。”

　　肖靜語心裏一堵，“對了，聽說你和衛凜要結婚了？我們都等着你們官宣呢。”

　　陳若星臉色一白，昏暗的燈影下有些嚇人。

　　“你怎麼了？臉色不太好。”

　　“不好意思，我身體有些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肖靜語看着她大步離去的背影，“真冷漠。”

　　肖靜語回到座位，“猜猜我剛剛遇到誰了？”

　　“誰啊？”

　　“衛凜嗎？”

　　肖靜語瞪了朋友一眼，把遇到陳若星的事說了一下。”

　　大家不由得看過去，“聽說XX也給她遞了橄欖枝，她沒選XX，真是奇怪。多少人想進還進不去呢。”

　　“就是啊，司教授還那麼喜歡她。”

　　“靜語，你知道什麼？”

　　“我也是聽說。司教授現在不是去公司了嗎，司家給司教授介紹了女朋友了。”

　　“你們說陳若星是不是拿的女主的劇本，男神教授對她特別照顧，院草是她男朋友。這什麼命啊？”

　　“讓人羡慕的命。”

　　肖靜語：“喝酒吧。羡慕別人做什麼，你們哪裡差了。”

　　舞台上換了一個年輕的男歌手，長得很帥，他一登場，台下還有人尖叫。

　　“有位姐姐點的歌《失戀陣線聯盟》，祝大家今晚愉快。”

　　朱迪笑着，揮舞着手上的熒光棒，“我點的。”

　　陳若星笑着。

　　“會唱的一起唱，跳起來！”

　　酒吧的氣氛頓時熱鬧起來。

　　朱迪拉着陳若星，“隨便跳！”

　　陳若星只得跟着揮着手裡的熒光棒。

　　肖靜語拿着手機錄著視頻，隨後，她把視頻發到朋友圈。

　　“快樂放縱的一晚，還偶遇校友。”

　　她剛發出去沒多久，評論就來了。

　　“陳若星？”

　　“仙女走下神壇了。”

　　……

　　這時候還在加班的衛凜突然收到了幾張截圖。

　　章一辰：“你老婆跑去追小鮮肉了！”

　　章一辰：“什麼情況？”

　　章一辰：“你快看肖靜語的朋友圈。”

　　衛凜被微信消息的震動聲炒的心煩，拿起手機一看，臉色頓時沉了。

　　他放大圖片，真是陳若星。

　　笑的可真高興啊。

　　一曲結束，陳若星重新回到，朱迪發現她的精神不太好。“怎麼了？”

　　她勾了勾嘴角，“原來雞尾酒也會讓人醉。”

　　“你平時喝的少，一時沒適應。走吧，我送你回去。”

　　“我打車回去就好，十多分鐘就到了。”

　　“若星，和異性相處時，不要總是拒絕別人，尤其是你在意的人。你總是什麼都自己做了，對方就會覺得你不需要他了。”

　　陳若星眨眨眼。

　　“學會依賴另一半，甚至是故意找事讓另一半去做。你好好想想我說的話。等你多談幾次戀愛就明白了。”

　　陳若星：“……”

# 第52章

　　衛凜開車過來時, 陳若星剛剛離去, 他的車停在酒吧門口的馬路上。

　　酒吧的人進進出出的，衛凜怎麼也沒想到陳若星會來這地方。

　　“滴滴——”後面的車子要出來，按了幾下喇叭，想讓衛凜的車稍微挪一下。

　　衛凜沒動。

　　肖靜語又按了一下, “人都在車上，怎麼就不肯往前挪一下。”

　　“靜語，要不我下去說一聲。”

　　“算了，我小心一點應該能出去的。”肖靜語微微向左轉動方向盤。

　　“再左一點點——”

　　話音未落, 車頭就蹭到了前面那輛車的左車尾。

　　車上幾個人一陣暗吸，畢竟前面那輛車也要大幾十萬。

　　“靜語，好像蹭到了。”

　　肖靜語苦着臉，“真是倒霉。我下去看看。”她氣的重重的甩了一下車門，走上前, 敲敲車窗, 她努力保持微笑。

　　衛凜也知道自己的車被蹭了，想想到底是什麼人竟然連車都開不出來, 見是肖靜語，他沒什麼表情。

　　肖靜語從悲到喜，“衛凜, 是你啊。”

　　衛凜皺了一下眉。

　　肖靜語反應很快，“不好意思啊, 蹭到你的車。回頭你修好車, 我把修理費給你。”

　　衛凜：“不必了。”

　　肖靜語一愣, “這怎麼好意思，是我撞了你的車。”

　　衛凜啟動車子，“我也該回去了。再見。”

　　肖靜語退了一步，“那再見。”

　　她重新回到車上，“剛剛車裡的人是衛凜。”

　　“衛凜？”

　　肖靜語喟嘆：“是啊。”

　　“話說他是不是來接陳若星的？兩人挺好的啊，也不像是遵循長輩安排的婚姻。”

　　肖靜語：“不知道。”

　　“你們說了什麼？”

　　肖靜語：“我要賠償他，他沒要。”

　　“畢竟都是一個學院的，再說了，靜語是院花，衛凜也會給幾分面子的。”

　　肖靜語呼了一口氣，她感覺衛凜似乎很不高興的樣子。以她女生的第六感來看，難道他和陳若星之間出了什麼問題了。

　　“對了，你們聽說了嗎？衛凜的公司在招人。”

　　肖靜語：“什麼崗位？”

　　“助理和前台。”

　　肖靜語倒是有些驚訝，“助理？衛凜的？”

　　“是的，千真萬確。章一辰不是在他公司幹嗎，他說的。”

　　“你們想去？”

　　“對啊，我投了簡歷。”

　　肖靜語笑了一下，“祝你成功。”

　　衛凜回到家中躺在大床上，過了一會兒，他又坐起來，拿過手機，撥通了陳若星的電話。

　　陳若星剛洗完澡，正在擦頭髮，聽見手機響了，趕緊接通了。老房子的隔音效果不太好，她壓着聲音。“喂——”

　　那端一時沒有聲音。

　　“喂——”她疑惑着衛凜是不是不小心碰倒了她的名字，她等了五秒，如果那端還不說話，她就掛了。

　　在她準備掛了電話時，衛凜開口了：“是我。”

　　“喔，我以為你撥錯了。有什麼事嗎？”

　　“陽台上的植物，你抽空拿走吧。”

　　陳若星咬咬牙，“怎麼了？”

　　“我也不住那邊了，植物放那也是死，還有你的拖鞋要不要了？”

　　陳若星默了一下，“周末我過去拿吧。”

　　“周末我不在。”

　　也是，她現在也不能趁他不在過去。

　　衛凜：“明天晚上吧。”

　　陳若星想了想，她明天晚上和舍友約好了一起去吃飯的。

　　衛凜：“沒時間？”

　　陳若星：“有的。那明晚六點我下班就過去。”

　　衛凜應了一聲，不再說什麼。

　　一時間無言。

　　陳若星：“那明天見。你早點休息。”

　　衛凜冷冰冰的說了兩個字：“晚安。”

　　這一晚，陳若星幾乎徹夜失眠，一直到凌晨三四點才睡着。她出門前化了一個淡妝，又塗了口紅，臉色才好看些。

　　人的變化總是不斷的，以前她不會化妝，也沒想過自己將來會買化妝品，可是生活、環境總在慢慢地讓你改變。

　　這一天，她都忙忙碌碌的。金融行業，薪資高，壓力也大。中午午餐時，朱迪突然說道：“公司有個去英國學習的名額，要不要試試？”

　　“我？”陳若星微愣。

　　朱迪放下筷子，抽了一張紙巾擦了擦嘴角。“去半年，收穫肯定不少。”

　　“只是我才剛剛進公司。”而且她還想去上海發展。

　　“我們不管你進公司的年限，只看你的能力。當年我也是剛進公司不久，拿到了這個名額。感興趣的話，自己上公司內網看通知。”朱迪沉吟道，“我始終覺得女孩子在經濟上要獨立，固然你可以遇到喜歡你、珍視你的人，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對女孩子來說會是一件錦上添花的好事。”

　　陳若星點點頭，“好的，謝謝您。”

　　傍晚，到了下班時間，陳若星準備打卡走人。辦公室的人都有些驚訝，“這有點不太正常啊。小陳今天竟然準時下班了。”

　　“年輕人也要約會的。”

　　那邊，衛凜也提前下班了。

　　章一辰直接說道：“你難得走這麼早，晚上和陳若星約會？”

　　衛凜理了一下袖口，“是有點事。”

　　“你們倆婚禮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直說啊。”

　　衛凜看了他一眼，“暫時不需要。”

　　章一辰輕輕嗓子：“伴郎呢？”

　　衛凜語氣沒有一絲溫度：“沒考慮。”

　　章一辰胸口一堵，“回頭找我也不答應。”

　　衛凜嗤笑，“行了，我先回去了。”

　　衛凜驅車先到了公寓，十多分鐘后，門上響起了幾下敲門聲。他去開了門，見是陳若星。

　　陳若星站在門口，她穿着白色V領襯衫，一條黑色鉛筆褲，腳上穿着高跟鞋，可能是化了妝的關係，一時間衛凜竟然覺得有幾分陌生感。

　　“密碼沒換！”衛凜開口。

　　陳若星微微勾了一下嘴角，“麻煩你跑一趟了。”

　　她跟着他來到陽台，十多盆多肉都是他們宿舍樣的，畢業后，大家也不好帶走，陳若星只好都搬到這裏。

　　“家裡還有紙盒嗎？”陳若星問道。

　　衛凜搖搖頭，“不清楚。你走後，我也是第一次來。”

　　陳若星皺眉，“我忘了帶紙盒過來了。”

　　衛凜沉吟道：“搬我車上，我幫你送到你那邊。”

　　陳若星一臉的猶豫。

　　衛凜：“我暫時也不會過來了，這些植物丟在這裏沒人打理，最後都是死，不然今天就扔樓下吧。”

　　陳若星：“那麻煩你了。”

　　衛凜望着她，“拖鞋在鞋櫃。”

　　那雙拖鞋是她正式搬過來住自己買的，粉色的，軟軟的，穿在腳上很舒服。和他的那雙淺藍色擺在一起很般配。搬家的時候，她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才知道是自己忘了拿。

　　陳若星找出了一個袋子，把拖鞋裝好。

　　等把多肉都搬到車的後備箱，兩人累的滿頭大汗，手上也沾了不少泥土。

　　陳若星拿出紙，“擦擦手。”

　　衛凜簡單地擦擦手，“你在導航上輸一下你住的小區。”

　　陳若星打開自己的手機，開了導航。

　　衛凜撇嘴，“你們公司的收入很低嗎？怎麼住那裡？”

　　陳若星心裏悶悶的，“那邊挺方便的。”

　　衛凜哼了一聲。

　　過了一會兒，陳若星的電話響了，是她的室友打來的。

　　“抱歉啊，若星，我今晚又要加班，改天我們再約吧。”

　　“沒事的，你忙吧。”

　　她掛了電話，看着窗外，車子已經開了一半。

　　氣氛尷尬，兩個人的身份又尷尬。她又不善言辭，也不知道說什麼，索性沉默了。

　　衛凜突然開口，“你最近和司哲有聯繫嗎？”

　　陳若星一愣，“司老師給我發過信息。”

　　衛凜冷笑，“他知道我們的事了？”

　　陳若星小聲的嗯了一聲。

　　衛凜側首瞪了她一眼。

　　陳若星：“你好好開車！看前面吧。”

　　衛凜磨牙，“司哲最近在相親。”

　　陳若星：“……”

# 第53章

　　衛凜無端端的提起司哲, 陳若星也覺得莫名，他什麼時候也這麼八卦了？

　　衛凜別有深意的暗示, 而她根本不在意這些。他只好專心開車, 一路安靜，到了小區門口。門口一排攤點，賣什麼的都有。他真是好不容易才找了一個停車位。

　　陳若星也感覺到他的嫌棄, 她有些後悔, 可能不該去拿植物的。

　　衛凜什麼話也沒說，臉色嚴肅。

　　陳若星看了他一眼, “我住六樓，沒電梯。”她必須提前打好預防針。

　　衛凜挑眉，“你可真會找房子。”

　　陳若星只好硬着頭皮道：“我要求不高。”

　　兩人第一次搬了一半的花上面。

　　衛凜一口氣爬到六樓，樓道里貼滿了小廣告, 破舊的凳子、嬰兒車，什麼都有。晚上走路很容易被撞到。

　　陳若星開了門，“不用換拖鞋, 直接進來吧。”

　　衛凜掃了一眼這90年代風格的地板磚, 不由地笑了一下。

　　陳若星反應過來了, 頓時有些尷尬。“我去給你拿瓶水。”

　　兩室一廳，廚房靠着大門口。四五平大，還用着老式的煤氣瓶。隔壁是衛生間, 木門因為長期受潮, 門也變形了, 似乎關不緊。

　　衛凜問道：“不用了。你住哪間？”

　　陳若星指了一下手指, 她自然不好邀請衛凜参觀她的卧室。

　　衛凜凝視着她，“陳若星，換個地方住吧。”

　　陳若星眼底的溫度一點一點冷卻下來。

　　許久，她終於開口，“你看，衛凜這就是我和你不一樣的地方。我從小就生活在底層，對我來說，這裏並沒有什麼不好。相反，樓下的商販，我都覺得親切，這才是生活。可對你就不一樣了，你是高高在上的少爺，這裡在你眼底如同貧民窟一樣。”

　　衛凜：“你什麼時候口才這麼好了？”

　　陳若星：“難道不是嗎？”她自己也是慢慢清醒過來，她才知道他們之間的差距。

　　衛凜：“一直以來你就這樣看我的？”

　　陳若星抿着嘴角沒回答他的問題。

　　衛凜嗤笑：“你一聲不響地搬家，你想過我媽……他們的感受嗎？”

　　陳若星：“可我和你們家還有什麼關係？！我憑什麼平白無故地再住在你家。你沒有承受過別人的恩情，你怎麼會知道我們這些人心底有多大的壓力？”

　　“壓力？原來我媽對你的好是壓力啊。”衛凜涼涼地說道，他緊握着拳頭。“虧得你忍了四年。如果不是我提出來解除婚約，你不是要忍一輩子？”

　　人憤怒到一定的程度，說出來的話也是不禁大腦控制了。

　　陳若星的臉色泛白，她的眼圈也漸漸紅了。

　　氣氛僵持了一會兒，兩人內心各有所思。

　　衛凜慢慢鬆開手，這輩子的氣大概都在陳若星這裏受了。“我也不會幹涉你的事了。”他低頭看着她，聲音寡淡又帶着幾分自傲：“遇到事的話可以找我……媽。”

　　陳若星笑着，笑容毫無溫度，“謝謝。”

　　衛凜紳士地幫她把剩下的植物都搬上來，他沒有待多久。“我走了。”

　　陳若星看着他，他的額角留着些微汗珠。房子西晒，客廳沒有開空調，又悶又熱。悶聲道：“謝謝。”

　　衛凜看了她一眼，淡淡地應了一聲，轉身走了。

　　大門關上了，陳若星孤零零地站在客廳中央，腳邊有十多盆多肉。她望着大門，眼神空洞無力。

　　衛凜再次回道公司，章一辰還在加班，見到他一愣。“你怎麼又回來了？”

　　衛凜四下看看，“還有點事，他們都下班了？”

　　章一辰：“是啊。今晚有活動。一個個被你刺激的，想快點告別單身。”

　　衛凜冷笑了一下。

　　“你怎麼了？笑的怪嚇人的。不是和陳若星吵架了吧？”

　　衛凜默了一會兒，冷不丁地說了一句，“我們分手了。”

　　章一辰一時沒反應過來，“什麼？！真的假的？怎麼會這樣？”

　　衛凜笑笑，“性格不合。”

　　“不是吧。陳若星性格挺好的。”

　　衛凜心頭一堵，“那就是我的性格不好。”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到底怎麼回事啊？你們都談了四年了，說分就分啊？”章一辰也算是他們兩人感情的見證者，雖然這兩人之間淡漠了一些，可是到底外形實在加分，也是學院公認的最般配的一對。

　　衛凜也不想再說什麼，他往辦公室走去。

　　章一辰跟在他身後，八卦的心被開啟了。“是因為這段時間你冷落了她？還是說陳若星在公司遇到了真愛？還是你喜歡上別人了？”

　　衛凜轉身，“你不下班？”

　　章一辰：“現在不着急！”他一瞬不瞬地看着他。

　　衛凜感覺有什麼一直鯁在他的喉嚨：“都不是。”

　　章一辰問不出來，但是感覺衛凜似乎不像以前那般洒脫。“如果不能挽回，那就不要想了。以你的條件不怕沒女朋友的。”

　　衛凜睨了他一眼。

　　“哎，要不要我陪你去喝一杯？”

　　“你以為我是那種為情所困的人嗎？行了，我手裡還有點工作。你先下班吧。”

　　章一辰走到門口，又停了下來。“衛凜，有什麼事隨時叫我！”

　　衛凜不耐煩地揮揮手。

　　陳若星思慮再三之後填了去英國學習的報名表。朱迪知道這事後，還讚許了她幾句。過了两天有個飯局，朱迪帶着陳若星去參加。

　　“你在那邊實習過，那邊的人你應該比我熟悉吧？”

　　“那會我也只是實習，和領導接觸的不多。”

　　朱迪瞭然，“過一兩年，你會越來越熟悉的。”

　　陳若星還是問了一句，“今晚有誰過來？”

　　“司哲。他是韓銘的妻弟，三十歲不到，韓銘和妻子沒有孩子，據說司哲是他們的接班人。”

　　陳若星點點頭。

　　“聽說這位司總長得很帥。”

　　“司總——”

　　“是的。”朱迪玩笑道，“晚上看看有沒有眼緣。”

　　陳若星頓時一陣尷尬。司哲是她的老師，她也一直把他當成長輩看待的。

　　兩人到了酒店，服務員剛泡茶好，司哲他們也來了，司哲帶着於主管，還有肖靜語也來的。

　　於主管一見到陳若星就叨嘮起來，“若星，你怎麼不來我們公司啊？”

　　朱迪打趣道：“於主管看來是想挖人了。”

　　於主管笑着：“只要若星願意來，多少錢我們都願意。”

　　朱迪看着若星，笑道：“你可以開一個價。”

　　陳若星落落大方道：“多謝於主管的欣賞，我現在要學習的地方也很多。”

　　於主管笑着，“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們司副總。若星，他之前也是江大的教授。”

　　陳若星坦然地看着司哲，“司總，您好。”

　　司哲望着她，“我還是喜歡你叫我司老師。”

　　朱迪和於主管看出來了，這兩人是認識的。

　　肖靜語溫柔地握住了陳若星的手，“我和若星熟，當年她跟着我們社團來公司参觀的。”

　　於主管道：“原來還有這樣的緣分啊。”

　　入座后，陳若星被安排到了司哲的右手邊，兩個人也有了說話的機會。

　　“沒想到我們再見面會是在飯局上。”司哲語氣中帶着幾分感慨。他自然關注着她的事，知道她和衛凜已經解除婚約，她也搬了新家。“工作怎麼樣？”

　　“還不錯，朱迪姐對我挺照顧的。”

　　“看的出來，你比讀書那會幹練了許多。”

　　陳若星彎了一抹笑，笑容帶着幾分赧然。

　　這頓飯吃的賓主盡歡，大家說話也比較隨便。

　　最後的時候，於主管突然來了一句，“若星，聽說你要結婚了，到時候記得給我發張請帖啊。”

　　陳若星端着水杯的手一顫，杯中的水也灑了幾滴打濕了桌面。

　　肖靜語笑嘻嘻的，“若星和衛凜是我們學院一段佳話。畢業典禮當天，你們公開關係，學校論壇還爆了熱帖。現在那貼在每天都有人留言呢。”

　　陳若星放在了水杯，嘴角的笑容也僵住了。

　　肖靜語道：“你不知道嗎？”

　　陳若星：“我很少刷論壇。”

　　於主管道：“優秀的人都比較受關注。我聽說司總還有後援團呢。”

　　司哲漫不經心地喝了一杯水，他掃了一眼陳若星，又收回目光。“那些論壇挺無聊的，也不要老關注。”

　　肖靜語的神色頓時一僵，“……司老師，我也是平時偶爾看看。”

　　司哲望着她，“小肖，我們現在在一家公司，我也不是老師了。”

　　飯桌上的氣氛頓時冷到零下了。

　　肖靜語臉火辣辣的，她沒想到平日溫文爾雅的司哲怎麼變得這麼不講情面，她的心裏滿腹的委屈，更多的是尷尬與難堪。尤其是在陳若星面前，她一向覺得高她一等。

　　司哲又輕飄飄道：“那今晚就到這裏吧。”

　　眾人：“可以可以。下次有機會再聚。”

　　於主管也是賊精的人，原本打算和陳若星套進關係的，他也猜到了自己剛剛那個話題怕是踢到鐵板了。還有啊這位司副總絕對是個厲害的角色，剛剛他都被司哲的語氣震懾到了。他不由得擦擦冷汗。

　　一行人出了大堂，打了招呼各自離去。

　　司哲對陳若星說道：“我送你回去。”

　　陳若星：“我和朱迪姐一起來的。”

　　司哲走到朱迪身邊，又恢復了一貫的溫文爾雅，“朱總，我和若星難得見面，我們再聊一下，一會兒我會送她回去的。”

　　朱迪看看陳若星，朝着她點點頭。“那行！司總，我就把若星交給你了。”

　　等大家都離去了，兩人也慢慢走出來。

　　月色清幽。

　　陳若星道：“司老師，您的車？”

　　司哲道：“走走吧。車明天再來開。”

　　陳若星喔了一聲。

　　兩人走到了主幹道，路燈明亮，兩人步伐輕緩。

　　司哲開口道：“飯後走一走，活到九十九。你說我們能活那麼久嗎？”

　　陳若星：“這個要看個人的命了。”

　　司哲笑：“你還信命？”

　　陳若星默了一下，“信的。”

　　司哲也沉默了片刻，“你和衛凜解除婚約了。”他沒有疑問，“以後有什麼安排嗎？”

　　陳若星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的，她低着頭，“現在這樣也挺好的。”

　　司哲停下腳步，鄭重地看着她。

　　陳若星仰着頭，他的眼睛深邃如海，有什麼在翻湧一般。“司老師——”

　　司哲抬手摸了一下她的發頂，“若星，你有沒有考慮過我？”

　　陳若星只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耳邊炸了，她的臉上閃過驚訝錯愕，到最後的難以接受。“怎麼會？”她的聲音乾澀。

　　“我也不知道。”司哲笑了，“但是我對你的感情確確實實存在了。”

　　“司老師，您不該的……”陳若星說不下去了，她的牙齒都在打顫。

　　怎麼可能呢？

# 第54章

　　司哲心中苦笑, 當初發現自己對她的感情時，他也想了很多天。這份感情如同他姐姐所說, 面臨太多的問題了。

　　“感情的事有什麼不可能。我喜歡你，很正常。”

　　“我只是覺得我們之間差距太大了。我和你根本不是一個圈子的人。”陳若星也慢慢冷靜下來，“司老師，你可能只是憐愛我。”

　　司哲微微一笑, “若星, 我對你什麼感情我分的清楚。如果一開始, 我接近你是因為云云的囑咐, 那麼後來我確實是想要保護你，將你納入我的羽翼。在知道你和衛凜有婚約后，我在美國待了兩年，這兩年的時間我時常想到你。”

　　陳若星定在那兒。

　　“若星, 我知道你一時間難以接受, 但是希望你不要以身份之別拒絕我。”司哲神色鄭重。

　　陳若星望着他，從不知所粗, 到現在眼底有着超乎尋常的清醒。她很清楚, 自己不能與司哲有太多的牽扯。“司老師, 很抱歉。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暫時也不想談戀愛，我想好好工作。對不起……”她的眼圈漸漸紅了，連着說話的聲音都哽咽了。

　　“我也想過, 如果你知道我對你的感情會是什麼的態度。傻瓜, 不用有什麼負擔。我們之間還是和以前一樣。”司哲心裏苦澀, 面上一貫的溫柔。“是因為衛凜嗎？”

　　陳若星的眼淚緩緩滑落，“和他沒關係。”

　　所謂旁觀者清，司哲看的清清楚楚，他沒有再多說什麼。有些事，他和衛凜彼此之間都清楚。

　　“好了，我送你回去吧。”

　　司哲叫了一輛出租車，兩人坐在後座。

　　一路沉默，到了小區門口。

　　司哲抬手看着眼前的樓，“住幾樓？”

　　“六樓。”

　　“我不送你上去了。若星，忘了今晚的事，就當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司老師——”

　　“有什麼想對我的說的？”

　　“司老師，你知道我以前社恐一大半原因是環境造成的。我阿婆對我要求很多，我也很尊重她。一直以來，我都沒有告訴她，我親生父親的事。我知道她並不希望我和他有聯繫。”

　　“甚至包括他身邊的人？”司哲幫她補充完整。云云的事，他從心底欽佩老太太，畢竟當年老太太完全可以不理會司珊的要求。“若星，我也是你的老師。我想你阿婆也教過你要尊重老師。”

　　陳若星沒說話。

　　“好了，早點回去休息吧。”

　　“司老師，謝謝您。”

　　司哲：“不用謝我什麼，我也沒有為你做什麼。你今天的一切成績都是你自己努力得到的。”

　　第二天早晨，陳若星一到辦公室，朱迪笑着問道：“昨晚怎麼樣？”

　　陳若星：“沒什麼。”

　　“沒什麼？你的黑眼圈都遮不住了。”朱迪搖搖頭，“我現在才知道昨晚那頓飯，司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陳若星皺了皺眉。

　　朱迪拍拍她的肩頭，“漂亮女生有愛慕是很正常的事。司哲這樣的對象，你都不考慮一下？”

　　陳若星連忙搖頭，“他是我的老師。”

　　“他現在也不是你的老師，而且你也是成年人了。”

　　“我和他不可能的。”陳若星嘆了一口氣。

　　“好了，別愁了。一會兒記得看內網通知，今天會公布學習名單。我先去向老大彙報工作。”

　　一上午陳若星喝了兩杯咖啡，十點多，內網的通知下來，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確實有幾分不敢相信，她又重新刷了幾下頁面，確定那是自己的名字。

　　一共只有兩個人。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一時之間有些茫然。

　　朱迪工作彙報結束回來之後，走到她的桌前，“看到了？我就說你沒問題的。可以準備東西了。”朱迪似乎挺開心的。

　　公司定的去的時間是九月15號，過完中秋節。

　　陳若星點點頭，在去之前，她得和唐韻打一聲招呼。

　　時間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陳若星一個人的日子雖然冷清了些，倒也充實，在這期間，她把去英國的材料一一準備好了。

　　自從那日，她和衛凜再也沒有聯繫了，甚至連他的消息她也不知道。

　　她和衛凜都不喜歡發朋友圈，微信也只是工作工具而已。

　　衛凜自然沒把陳若星搬走的事告訴他母親，反而還在為陳若星遮掩。

　　唐韻有好幾次在飯桌上提到陳若星，衛凜便以她工作忙，讓唐韻不要去打擾她。

　　唐韻：“她一個人女孩子生活也挺不容易的。”

　　衛凜：“她又不是七八歲的小孩子，餓不到自己。”

　　唐韻瞪了他一眼，“我說你不喜歡若星，把她當妹妹就好。”

　　衛凜：“回頭我再給她打一筆錢。”

　　唐韻噎住了，“你這孩子，情商是負數吧。”

　　衛凜想了想，“前幾天開會遇到他們公司的人，聽說她被選上他們公司去英國學習了。”

　　唐韻長大了嘴巴，“若星要去英國？去多久？是她一個人嗎？”

　　衛凜：“我沒問。”

　　唐韻拿出電話，“不行，我給她打個電話，我得問清楚了。她長這麼大就在潿舟和江城待過。”

　　衛凜失笑：“您忘了前兩年她還去過上海。”

　　唐韻：“那不是有你陪着嗎？我放心的。”

　　這回輪到衛凜被噎住了。

　　陳若星接到唐韻電話時，她正和這次同行的男同事一起在公司附近一家餐廳吃飯。

　　男同事叫趙旻，蘇市人，長得高瘦白凈，戴着一副眼鏡，看着很斯文。

　　兩人剛剛體檢結束，趙旻提議來吃點東西。

　　陳若星點了一份米線，趙旻點的餛飩。

　　兩人邊吃邊聊着去英國的事。陳若星這才知道，趙旻為了這次機會把婚期都推遲了。

　　“你女朋友挺好的。”陳若星說道。

　　趙旻也笑了，“她很支持我的工作，挺感謝她和她父母的理解的。”

　　陳若星點點頭，“你們談了多久了？”

　　趙旻有些不好意思，“我們是高中同學，我那時候對她有意思，高中畢業的暑假表白的。”

　　陳若星彎着嘴角笑了，“真好。”

　　“你呢？你和男朋友怎麼認識的？”

　　陳若星默了一下，“家裡人是朋友。”

　　“那也不錯，知根知底。”

　　陳若星笑笑，低下頭繼續吃着米線。

　　她不知道，在他們左側的一桌，章一辰驚詫地看着陳若星。

　　“你看什麼呢？”章一辰對面的女生開口問道，她轉身一看，“咦，陳若星！她對面的人是衛凜？”她和肖靜語關係好，平時對衛凜的關注不少。

　　章一辰一看那個背影就知道不是衛凜。

　　“好像不是衛凜啊。”女生也認出來了。“兩個人有說有笑的。”

　　章一辰也是苦惱，難道陳若星真的有新男友了。

　　女生問道：“衛凜和陳若星什麼時候結婚啊？”

　　章一辰嘆口氣。

　　“怎麼了？兩人分了？”

　　“你怎麼知道？”

　　“不會是真的吧？我瞎說的！”

　　“你就當不知道。衛凜不希望別人說他的私事。”

　　“為什麼分？是陳若星有新男友了？”

　　“性格不合。”章一辰突然覺得自己說多了，他和施婉兩人剛剛接觸，吃了兩次飯。他覺得她性格挺可愛的，所以想和她繼續交往。

　　施婉點點頭，“明白。”

　　趁着章一辰去洗手間時，她趕緊拍了一張照片發到了群里！

　　婉婉：“重大消息！衛凜和陳若星分手了，陳若星有新的男友了！”

　　肖靜語：“真的假的？”

　　婉婉：“我吃飯時看到了陳若星，還有個陌生男子，兩人有說有笑的。應該假不了。”

　　肖靜語：“你不是在和章一辰交往嗎？問問他。”

　　婉婉：“回頭再說吧。”她覺得章一辰人挺不錯的，可不想把男朋友賣了。

　　章一辰回來，她收好手機。“我們走吧。”說著他回頭又看了一眼，心裏默默替衛凜默哀。

　　正巧，陳若星的手機響了，她拿手機時，也看到了章一辰。

　　章一辰連忙拉着施婉跑了。

　　陳若星接通電話，“唐阿姨——”

　　唐韻嘆了一口氣，“若星，我聽說你要去英國了？”

　　陳若星一愣，“是的。我準備最近和您說的。”

　　唐韻：“錢夠嗎？不夠的話要和我們說。”

　　陳若星心裏又酸又疼，“夠得。我現在工作了，錢夠花的。”

　　唐韻：“去英國注意安全。”

　　陳若星：“我知道的。”

　　唐韻：“那好，你先忙吧。”

　　掛了電話，陳若星一直在想，唐阿姨是怎麼知道她要去英國的事？

　　第二天上班時，章一辰一直猶豫着要不要把昨天的事告訴衛凜，他後來想想還是忍住了。

　　下午，衛凜忙完工作，把章一辰叫進來。他存了一筆20萬，準備讓章一辰把這張卡送給陳若星。

　　“你去看看陳若星最近忙什麼呢？”

　　章一辰咽了咽喉嚨，“昨天剛遇到她，和一帥哥吃飯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男朋友。”

　　衛凜拿卡的動作一頓，“怎麼上午不告訴我？”

　　章一辰：“呵！陳若星現在又不是你童養媳了。”

　　衛凜擰着眉，“沒事了，你先去忙吧。”

　　章一辰默了一下，直言道：“衛凜，不要傷害陳若星。”

　　“我傷害她？”

　　“是的。也只有你能傷害她，因為她喜歡你。”

　　“她喜歡我？她和你說的？”

　　章一辰頓了頓，“因為很久以前我就察覺到了，所以我不再喜歡她。”

　　衛凜也愣住了。

　　“衛凜，陳若星不會表達，甚至不敢表達。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回事，這點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才是。”

　　衛凜嘴角乾澀，一時大腦嗡嗡作響。

　　章一辰轉身出去。

　　衛凜一個人一動不動地待了很久，像一蹲沒有溫度的雕塑。直到他的手機響起來，他才動了動，“喂，張阿姨，什麼事？”

　　“衛凜，公寓我打掃好了，等下你回來看看，不要的東西我都丟了。”

　　“好的。辛苦您了。”

# 第55章

　　衛凜看了看時間, 回了一趟公寓。

　　家裡打掃的很乾凈。

　　張阿姨給他倒了一杯水，“保潔工人剛走，不用的東西, 我都扔了，免得放着發霉。”

　　“辛苦您了。”

　　“對了，柜子的里被子, 我已經都曬過了, 也抽真空裝好了。回頭讓小楊過來，搬到你那兒。”

　　衛凜表示知道。

　　“還有啊，若星的房間也留了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衛凜記得她的東西都搬光了。

　　“有個床單, 感覺是新的，袋子裝的好好地。”張阿姨邊說邊帶着衛凜來到房間，“喏，就是這個。”

　　衛凜拎起來，淡淡掃了一眼。“扔了吧。”

　　張阿姨：“疊的整整齊齊的, 感覺是新的呢。扔了怪可惜的, 你問問若星還要不要？”

　　衛凜臉沉着。

　　“做不成夫妻，也是朋友同學啊。”張阿姨笑笑，“那我一會兒放樓下捐助箱，可能有人要呢。這個顏色和款式, 男士也能用的。若星也喜歡這種風格嗎？一開始我還以為是你的。”

　　衛凜剛轉身走了幾步, 腳步突然停下來, 一下子定住了。

　　張阿姨跟在他的身後, 問道：“怎麼了？”

　　衛凜的大腦突然之間有什麼閃過, 他拿過床單，再次走進陳若星的卧室，幾乎是顫着手，他打開了透名袋子，拿出了床單。

　　兩年多過去了，床單的顏色都沒有變。剛剛那個想法也許不是他胡思亂想。

　　張阿姨眨眨眼，“這床單好像是你的吧？”她平常會來幫忙打掃，對衛凜的東西有些印象的。衛凜就喜歡這種風格的床單被子。

　　衛凜目光死死地盯着床單。

　　那個晚上，不是他的夢，而是實實在在發生了。

　　衛凜抓住床單一角，手背上青筋暴起。

　　陳若星真是心思深啊！她到底什麼意思？

　　“衛凜——衛凜——”張阿姨看着他的臉色有些不對勁，連忙叫了兩聲。

　　衛凜呼了一口氣，“我沒事。可能是當初拿錯了。”他重新把床單疊好，又裝進了袋子里。“張阿姨，您先回去吧。這裏沒事了。”

　　張阿姨有些不放心，“那行我先回去，你好好休息，最近都瘦了一圈了。”

　　衛凜彎起了一抹笑。

　　等張阿姨走後，他便給陳若星打了一個電話。

　　第一次電話響了一半显示在通話中。他放下手機，目光不由地看向那條床單，恨不得的當場質問陳若星。

　　什麼乖巧聽話，都是她裝的。

　　兩人之間發生這麼大的事，她竟然一個字都不說。她到底把他當成什麼人了？

　　甚至兩人還解除了婚約！

　　衛凜恨得牙痒痒的。

　　十分鐘后，他的手機響起來，是陳若星打來的。

　　衛凜按了通話鍵。

　　“你找我？”那日不歡而散，她沒想到他還會主動打電話給她。

　　衛凜聽着她淡然的聲音，切切實實明白了如鯁在喉的感覺。

　　“衛凜？”

　　衛凜咽了咽喉嚨，聲音冷冽又克制着，“你下班了？”

　　“還在加班。”陳若星回道。

　　“幾點下班？”衛凜繼續問道。

　　“九點多吧。”陳若星如實相告。

　　“好。”衛凜說道，“我晚上去你家找你”

　　陳若星一愣，“有什麼事不能現在說嗎？”

　　衛凜輕呵一聲，“不能！”

　　“那我去找你吧。”去她家總有些不太方便。

　　衛凜眯了眯眼，“不必了。九點我到你們公司樓下等你。”

　　掛了電話后，陳若星一臉的莫名，她揉了揉眼睛，繼續工作了。

　　八點四十多，陳若星看了看電腦上的時間，她決定今晚提前走。

　　下電梯時，正好碰到了趙旻。

　　兩人相視一笑。

　　趙旻：“你也剛下班？”

　　陳若星點點頭，“你呢？還不下班？”

　　趙旻：“我還有點工作，我女朋友忘了帶鑰匙了，我下去給她送鑰匙。”

　　陳若星難得點評道：“十佳好男友！”

　　趙旻憨憨一笑，“那必須的。”

　　兩人一起到了樓下，出了大廈門，趙旻去找女友，陳若星在找衛凜，她看了看四周，衛凜的車果然在。她只好走過去，敲了敲車窗。

　　車窗打開，衛凜看着她，目光深沉，“上車。”

　　陳若星蹙了蹙眉，“你到底有什麼事？”

　　衛凜輕笑，“很重要的事，上車吧。”這會兒他冷靜了許多。“放心，我不會把你怎麼樣？我又能把你怎麼樣？”

　　陳若星覺得今晚的他怪怪的，他穿着白色襯衫，袖口的扣子鬆開了，衣衫微皺。她順手準備去拉後面的門。

　　“坐副駕駛的位置，後面我擺了東西。”

　　陳若星饒了半圈，上了車系好安全帶。

　　“要去哪？”她問。

　　“江邊。”

　　車子很快上了高架，這時候已經過了下半的高峰期，去江邊的路車輛不多，他一路疾馳。

　　陳若星皺了皺眉，“能開慢一點嗎？”

　　衛凜掃了她一眼，她的臉上帶着幾分害怕，他慢慢減了速度。

　　陳若星打開了車窗，微風吹進來，帶着江水的味道。

　　不遠處的江面上還有貨輪，輪船上的燈塔閃爍着，陳若星好奇地看着。

　　車子一路開到江邊遊樂場附近，衛凜停好車子。

　　陳若星看了看四周，這裏對她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衛凜解開了安全帶，卻沒有下車的意思。

　　陳若星問道：“你來這裡有事？”

　　衛凜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帶她來這裏，他突然想到了四年前大哥上次對她說的話，那時候陳若星剛到江城不久。

　　“我還欠若星一件事，當年答應帶她去遊樂場的，一直沒有兌現，你有時間幫我去兌現吧。”

　　當時他不屑一顧，父母大哥都囑咐他照顧好陳若星，他有點覺得麻煩，畢竟男女有別。

　　衛凜轉過頭，目光落在她的臉上。“你是不是丟了什麼東西在公寓？”

　　陳若星恍然，“沒有，東西我都拿走了。”

　　衛凜輕笑，“是嗎。今天保潔過來打掃衛生，張阿姨在你的柜子里發現了一條床單。”

　　陳若星的臉上頓時冷下來，她抿着唇角，渾身都僵在那兒。

　　“你沒有什麼要對我說的嗎？”衛凜一字一頓地問道。

　　陳若星的安全帶沒有解開，她只覺得呼吸困難，胸口像被巨石壓住了，她透不過氣來，心裏又酸又疼。

　　半晌，她也不說話，甚至連解釋都沒有。

　　衛凜深深地看着她，似在盤問，“為什麼不告訴我？”

　　陳若星突然勾了一抹微笑，語氣嘲諷，“告訴你？然後逼着你娶我嗎？”

　　衛凜只覺得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尖酸了？”

　　陳若星轉過臉，她緊緊地掐着掌心，聲音輕弱，“現在再說這件事已經沒有意義了。”

　　衛凜：“你到底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陳若星冷笑：“那你是要對我負責嗎？給我一筆錢，還是和我結婚？”

　　衛凜氣炸了，臉黑沉沉的。“你想要什麼？”

　　陳若星不由得發笑，“我什麼不想要。也不需要你負責。”她的語氣又硬又堅決，“如你所說，現在是21世紀，再過一兩年都2020年了，男歡女愛，不是很正常嗎？”

　　衛凜不可思議地看着她，“那你留着那床單什麼意思？這兩年我在美國，你為什麼不把它扔掉？”如果今天他沒有看到床單，或許他也不敢肯定。

　　“留着床單，也只是因為一開始我太緊張，後來……忘了。”又或者她自己忘不了那天吧，畢竟對她來說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衛凜，你不用覺得有什麼負擔。那天晚上你喝醉了，你就當做夢吧。”

　　“做夢？你倒是會自欺欺人。”衛凜抹了揉了揉酸澀的眼睛，“陳若星，我現在覺得自己就像渣男一樣。”

　　他抬手捶了一下方向盤，又重重地呼了一口氣。

　　時間彷彿過了很多，衛凜開口，聲音沙啞，“陳若星我們結婚吧。”

　　陳若星轉過頭，驚愕的看着他。

　　他也慢慢轉頭，四目相識。

　　“先領證，婚禮等你從英國回來再補。

　　陳若星幾乎脫口而出，“我不同意。”

　　衛凜伸出手緊緊地握住她的手，“你先別激動。”

　　陳若星一把甩開他的手，“你以為結婚是兒戲嗎？我們剛剛解除婚約，現在再領證？衛凜你把我當成什麼了？我不是仍你們操控的木偶。我也有選擇的機會。”

　　衛凜定定的說道：“我沒有把你當木偶。”

　　陳若星雙眸通紅，“衛凜，我不在乎。”

　　他深深地懊悔，自己怎麼就對她做出那件事了。他知道陳若星剛剛說的話一半是氣話，她是很保守的女孩子，阿婆對她管束那麼嚴苛，她怎麼可能會輕易和男性發生關係呢。

　　因為是他？

　　還是因為他是衛家的兒子？

　　“那天晚上你應該推開我的。”他試探性地說道。

　　“我欠你們家太多。”

　　衛凜瞭然，心中一澀。“我剛剛的提議也是認真的。你考慮一下。”

　　陳若星咬牙，“為什麼？”

　　衛凜望着窗外的夜空，今天沒有夜空暗沉，一顆星都沒有。

　　天氣說變就變，晚風夾雜着雨水打進來車裡。

　　一會兒雨水噼里啪啦地下下來了。

　　“我想我對你是有些感覺的。”他的聲音在雨聲中顯得格外的清晰。

# 第56章

　　從最初對婚約的事不屑一顧，甚至心底還有些抵觸, 到外公葬禮上他的承諾, 一步一步走來，他會情不自禁地去關注她。

　　她不會寫論文, 電腦技術又渣, 計算機二級考試她緊張不安，擔心過不了，他看不過去, 教她練習上機。等考試成績出來，她請他吃了一碗麵條。

　　衛凜覺得自己喜歡上陳若星, 他的感情並不是一見鍾情, 而是從責任中慢慢添加了男女之情。

　　這種感覺很微妙, 不知何時，不易覺察。

　　陳若星自然不會相信他喜歡她, 衛凜對她只有責任。他說的“喜歡”來的太快了。

　　許久她都沒有回應他。

　　雨聲越發的大了。

　　衛凜也冷靜下來，不再逼她，“我送你回去。”

　　雨夜, 回去的時間比過來時多花了半個小時，兩人一路無話。

　　中途中，陳若星的手機響起來, 衛凜聽着她的說話聲。

　　“嗯, 我知道了。我會鎖門的。你也注意身體。”

　　掛了電話, 她輕輕呼了一口氣。

　　“你室友晚上不回來？”衛凜突然問道。

　　陳若星抿了抿嘴角, “嗯, 她加班。”

　　“她做什麼工作的？”

　　“在省台。”

　　說完，兩人又陷入了沉默。

　　車子開到了小區路口，衛凜將車停在路邊，外面的雨還沒有停。

　　陳若星沒有帶傘，從這裏走回去的話，肯定得淋成落湯雞。

　　衛凜坐在那兒。

　　陳若星抬手打開了車門，下車前，她頓了一下，“謝謝。”

　　衛凜抬手拉住了她的手。

　　陳若星皺起了眉，回頭望着他。

　　衛凜亦是看着她，“我送你進去。”說著他像變戲法一樣拿出了一把傘，下車、撐傘，又來到她那邊。

　　傘並不大，兩人靠的不近，加上風的關係，雨很快打濕了兩人的肩頭。

　　衛凜將傘往她那邊傾斜。

　　陳若星自然感覺到了，她緊緊地抱着包，像一隻蜷縮的刺蝟。

　　老舊小區，路燈昏暗，道路也是崎嶇不平，一到下雨天，地上就積了不少水坑。

　　陳若星穿着低跟的高跟鞋，一路走來，崴了好幾次。

　　衛凜停下來，看了一眼她的腳，“我背你吧。”

　　陳若星當即拒絕，“馬上就到了。”

　　衛凜擰眉，“至少還有1500米。”

　　陳若星沒想到他記得這麼清楚，“我沒事。”

　　衛凜見她堅持，他把手機的手電筒功能打開，把手機塞給她。“拿着。”

　　這下，腳下的光線亮了許多，陳若星走的更加小心翼翼。

　　“撲通”一聲，一片水花濺到了陳若星的身上。

　　陳若星側首看着衛凜，“你沒事吧？”

　　衛凜也不知道在想什麼，一腳踩進了水坑裡。“沒事。”他抬起腳，皮鞋裡全是水，剛走一步，就聽到了噗嘰聲。

　　陳若星的嘴角暗暗劃了一抹笑。

　　衛凜沉着臉，“你笑什麼？”

　　陳若星笑容一僵，“我沒笑。”

　　“我的視力很好。”

　　陳若星咬牙，“你還是把鞋子裏面的水倒乾淨。”

　　衛凜看了她一眼，把傘交給她，他彎下腰，脫了鞋子。

　　等忙好以後，兩人繼續往前走。

　　“是不是很好笑？”衛凜再次追問。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沒有。我只是想到我上小學時，下雨天班上有同學故意踩水，自己卻掉進水坑。”

　　“你們同學還挺調皮的。”他想到自己現在這副滑稽的模樣被她看在眼底，又惱又無奈。

　　不一會兒到了樓下。

　　陳舊的鐵門裡面黑漆漆的，連個路燈都沒有。

　　衛凜強忍着自己要說的話，“上去吧。我先回去了。”

　　陳若星站在那兒，雙腳冰冷，她看着他的背影，傘還在滴水，他的襯衫也濕了大半。“衛凜——”

　　衛凜身形一頓。

　　“你車上有鞋子嗎？”

　　“沒有！”

　　陳若星咬牙，“我家裡有，你要換嗎？”

　　衛凜立馬問道：“你家裡怎麼會有男士的鞋子？”

　　陳若星也是一陣尷尬：“是我室友買的。你要是介意就算了。”她也是一時於心不忍，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這麼狼狽的樣子。

　　衛凜到底跟着陳若星上樓了。

　　她拿出了男士拖鞋，“新的。”

　　衛凜拖過襪子，赤腳換上。

　　陳若星去拿來了毛巾和吹風機。

　　衛凜一邊擦着身上的水一邊問道：“你讓我用吹風機吹鞋子？”

　　“不然呢？”

　　衛凜笑了一下。

　　陳若星也明白了，他哪裡會再穿進水的鞋子。

　　“給我一個袋子，這雙鞋得送到鞋店清理。”衛凜把毛巾還給她，“東邊的這個陽台怎麼沒封閉？”

　　“房東沒封。”大概是不想多出這筆錢吧，天生這房子房東不住。

　　“太不安全了，找個時間讓工人過來封了。”衛凜一副家長的語氣。

　　陳若星沒應聲。這裏不是她的家，她雖然簽了一年的合同，但也不知道會住到什麼時候。

　　衛凜知道她在想什麼，“這裏安全隱患太多，沒有出事是幸運。莉路那套房子現在空着，那邊離你公司也近，我不會過去住，你搬過去吧。”

　　莉路那套房子是衛家給他們準備的婚房。

　　陳若星震驚地看着他。

　　“那邊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陳若星暗暗吸了一口氣，她過去住算什麼？“我……”

　　話音未落，頭頂的燈突然全滅了，家裡陷入了黑暗中。

　　“今天到底是什麼日子？”陳若星嘀咕道。

　　衛凜又打開手電筒，“電箱在哪裡？”

　　陳若星：“右前方的畫框下面。”

　　衛凜試着把電閘往上推了一下，結果電還沒有來。“不是家裡的電路問題。下雨天，老舊小區的電路出現問題了，等吧。”

　　陳若星苦着臉，沒有電，看來今晚註定無法安生了。“你早點回去吧，我沒事的。”

　　衛凜看了她一眼，“手機還有電嗎？”

　　陳若星看了看，“還要60%，能撐到明天早上的。”

　　衛凜點點頭，不再多說什麼。

　　陳若星將他送到門口，正好碰到對面的男鄰居，男鄰居四十多歲，穿着背心和大褲衩，就站在門口。“你們家也沒電了嗎？”

　　衛凜看了男人一眼，“是的，我下樓去買蠟燭。”說完，他看了一眼陳若星，“你在家等你我。”

　　暗光中，陳若星臉上寫滿了驚訝。

　　他是真把自己當成她……老公了？

　　對門的男人笑着，“我家也沒有蠟燭了，能不能幫我帶兩根。根據我的經驗，今晚是不會來電了。”

　　“好的。”說完，他便下樓。

　　陳若星連忙帶上門，也跟着他下樓。“衛凜——衛凜——”

　　衛凜抬手捂住她的嘴巴，靠近她的耳邊，輕聲道：“下樓再說。”

　　他牽着她的手，一路來到樓下。

　　陳若星扯開手，“你什麼意思？”

　　“你和對面的人熟嗎？”

　　“見過一兩次。怎麼了？”

　　“看着不像好人。”

　　陳若星：“……衛少，您是看我住的地方不順眼。”

　　“衛少？”衛凜揚起嘴角。

　　陳若星咬咬唇，“我去買蠟燭，你趕緊走吧。”

　　“反正今晚也不會來電了，我送你去附近的酒店住一晚。”

　　陳若星：“我沒那麼嬌氣，小時候在潿舟的時候，夏天也經常停電。”她語氣堅持，衛凜知道他不會去酒店。

　　幸好，小區門口的超市還有蠟燭。

　　買好蠟燭，衛凜再次送她上樓，他親戚把蠟燭送給了對面的男鄰居。

　　“謝了啊。我把錢給你。”

　　“不用了。”

　　“第一次見你過來啊？”

　　衛凜：“是的。前段時間出差了。你在這裏住很久了？”

　　“大半年了。”

　　衛凜點點頭，“不打擾你了。”他走到了對面，推門進去了，過了會，聽到隔壁門關上的聲音。

　　陳若星已經將蠟燭點亮了，燭光閃爍，外面仍是風雨交加。

　　衛凜說道：“你舍友今晚不回來是對的。”

　　陳若星輕嘆了一口氣。這一晚發生太多太多的事了，兩人的關係也變化着。

　　“你——”

　　“我今晚留下。”

# 第57章

　　“不行。”陳若星想都沒想直接拒絕。“這裏不適合你住。”

　　衛凜望着她, 輕飄飄的說道：“你好像很了解我？將就一晚, 也沒什麼問題。”

　　陳若星：“這裏沒有別的房間了。”

　　“我可以睡沙發。”衛凜指了指客廳的那個沙發, 他走了過去, 坐了下來。

　　陳舊的皮沙發估計都有十幾年了，彈簧早就鬆了。一坐上去, 微微一動就吱吱作響。房客平日都在房間活動，沙發作為擺設也沒人想過換個新沙發, 畢竟這裏不是他們的家。

　　衛凜只覺得屁股硌的疼，他咬牙道：“不用管我。”

　　陳若星轉身進了房間, 她輕輕靠在門上, 輕嘆了一口氣。

　　衛凜挪了一下位置, 發現這沙發真是沒一處好的地方。他看着前方，一門之隔, 陳若星完全沒有待客之道，從進門到現在, 他連杯水都沒有喝上，自己這是瘋了才會睡在這裏。

　　這一天他都有些不正常。

　　十多分鐘后，陳若星出來，“洗手間是這間，我把牙刷和毛巾放在洗臉台上。”

　　衛凜望着她, “我還沒有吃晚飯。”

　　“什麼？”

　　“我餓了，還有沒有吃的？”

　　陳若星咬咬牙, “只有餅乾和方便面。”

　　“方便面吧。你知道的, 我不喜歡吃餅乾。”

　　陳若星喔了一聲, 只好去廚房，黑燈瞎火地煮了一碗方便面，冰箱里還有雞蛋，她又打了一個雞蛋。她也想不通，自己怎麼可能在這裏給衛凜煮方便面。

　　十多分鐘后，衛凜獨自坐在桌面，就着燭光，吃着方便面。

　　他想，這也算燭光晚餐了。

　　半夜，外面的雨下的似乎更大了。

　　衛凜根本睡不着。

　　陳若星也睡得不深，她拿起手機看了看時間，凌晨2點。第一次覺得夜怎麼這麼長。

　　她翻身起來，輕手輕腳地去了一趟洗手間，又掃了一眼沙發的方向。

　　衛凜側躺在上面，雙腿微微蜷縮，沙發對他的身高來說短了一大截，於他而言真是大大的將就了。

　　陳若星回了房，拿過床邊的薄毯，剛剛那一會兒準備給他最後又沒給他，這會兒下半夜氣溫下降，他這麼睡一夜，明天可能會感冒。

　　衛凜雖然閉着眼睛，他明顯感覺到這次陳若星是朝着他的方向走來的，他一動不動。

　　過了一會兒，他感覺有個毯子蓋在他的身上，她的手輕輕地拉了拉毯子，蓋住了他的胸口。

　　衛凜聞到了一抹淡淡的茉莉花香，心裏一陣溫暖。

　　她啊，還是挺關心他的。

　　陳若星幫他把毯子蓋好后，轉身時膝蓋猛地一下撞到了茶几上，她悶哼一聲，疼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咬牙要走時，她的手被拉住了。

　　陳若星只覺得後背頓時激起了一層密密麻麻的汗。

　　衛凜的眼睛確實很好，他一下子就抓准了她的手，“撞到哪了？”他順勢坐起來，打開了手機。

　　客廳里只有一束微弱的屏幕光。

　　“沒事。你早點休息吧。”

　　衛凜卻沒有鬆手，“睡不着。你是不是也沒睡着？”

　　“不是。我剛剛睡醒。”

　　衛凜輕笑，拉着她一起坐在了沙发上。“撞到哪了？”

　　陳若星沒回他。

　　衛凜的手突然落在她的膝蓋上，“膝蓋？”

　　陳若星立馬往後一躲，“你別動，我真的沒事。”

　　衛凜卻堅持要看一下，他拿着手機，仔細一看，“右膝蓋撞破了皮。”

　　陳若星應了一聲，剛剛她自己也感覺到的。

　　衛凜收回手，“你什麼都不說，我怎麼知道。”

　　陳若星：“你現在這樣又算什麼？想彌補我？還是對你自己的行為負責？”

　　衛凜：“你這人真是敏感。”

　　陳若星：“如果你不知道那晚的事，你現在也不會在這裏了。”

　　衛凜低聲呵了一聲，“你很了解我嗎？陳若星，你很久以前就告訴司哲，你不想和我訂婚是不是？”

　　陳若星愣住了，“你怎麼知道？”當初這是她心理的負擔，阿婆強勢的決定壓得她快要爆炸了。

　　“你們司老師愛護自己的學生，怕你被迫嫁給我，找我談心，勸我主動放手，還你自由。”現在他說的輕鬆，當時他可是氣炸了。

　　“怎麼可能？”陳若星完全想不到司哲會過問她的事。

　　衛凜冷笑，“怎麼不可能？他對你可不是單純的老師對學生的關愛。”

　　陳若星只覺得被人當場打了一個耳光，火辣辣的疼。

　　“我看你對他也不一般，司珊阿姨找你時，也是他出面幫你解圍的。”衛凜聲音微涼，“你都沒有告訴我。陳若星，你是不是從來都沒有相信過我？”

　　陳若星掐着掌心，聲音緊繃，“司老師怎麼會出現我也不知道，我沒有告訴他。”

　　衛凜眸光一變，他一直以為是她告訴司哲的。“你——”

　　“我的身世一直尷尬，父不詳，母親不管，從小我就不在同學面前提父母，久而久之就習慣了。”她慢慢調整自己的語調，“對你，我也說不出口。你說的對，我不光敏感，還自卑。你做什麼都輕而易舉，老師同學眼底的天之驕子。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甚至擔心別人在背後評頭論足。陳若星配不上衛凜……畢業典禮那天，唐阿姨曝光了我們倆的關係，我當時在想你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心情？我看着你，卻始終猜不到。你高興嗎？開心嗎？但是我是有點開心的。衛凜，你怎麼會明白我的心情，那種小心克制喜歡一個人的感覺，你會懂嗎？”這些是她心底最隱秘的小秘密，她以為她會哭着說完，結果她發現自己連一滴眼淚沒有。

　　衛凜只覺得有什麼東西炸了。

　　陳若星壓抑太多的話都說完了，她站起身，瘦弱的肩頭微顫着。“你說你對我有些感覺？有些感覺？衛凜，我不需要你的有些感覺。”

　　“你喜歡我？”衛凜聲音微啞。

　　陳若星呼了一口氣，“喜歡過。”

　　“這麼說現在不喜歡了？”衛凜失笑了一下。

　　陳若星只覺得那一笑頗為嘲諷，“現在還說這個有意義嗎？”她邊走便說道，“時間不早了，早點休息吧。”

　　說來真奇怪，兩人一番談話以後，陳若星躺在床上沒一會兒就睡着了，幾個小時睡眠深沉又踏實。

　　只是她走出房門時，衛凜已經走了。他什麼時候走的她不知道。

　　昨晚的一切好像是個夢。

　　陳若星如常去上班，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只是中午的時候，她突然接到了許落落髮來的信息

　　“若星，你和衛凜怎麼突然分手了？不是都在準備婚禮了嗎？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 ”

　　陳若星看着那行字，心跳突然加速。“你怎麼知道的？”

　　許落落：“學校論壇。有人發帖了，我剛剛看到，你趕緊去看下？”

　　陳若星：“我等會再聯繫你。”

　　陳若星立馬打開江大學生論壇，貼子是半個小時前發的，發帖者昵稱叫：鬧鬧的鬧鬧。

　　【震驚！衛凜和陳若星分手了！】

　　貼子熱度很高，底下留言已經有200多條了，現在還有人在刷。

　　“真的假的？我可是一直在等師哥師姐的結婚照呢。”

　　“樓主確定嗎？造謠遭反噬！”

　　“說實話這兩人感覺不像會長久的樣子的，畢竟差距太大了。”

　　“聽說兩人是長輩定下的婚約，衛凜被迫的。”

　　“不要啊！作為顏控的我，真心覺得他倆真的太配了，現代版的王子和灰姑娘，很有愛。”

　　“醒醒吧！現在不流行王子和灰姑娘，王子哪裡會看上灰姑娘！衛凜家世好，長得帥，哪裡缺女友了。”

　　“陳若星是命好。”

　　“陳若星學姐人很好的，我和她接觸過幾次，特別溫柔。感覺是男方出現問題了，衛師兄不是有青梅竹馬嗎，還陪他去美國留學的那位。”

　　……

　　陳若星快速地看完貼子，趕緊給許落落髮了一條信息。“我和衛凜解除婚約了，不想按着長輩的要求生活。”

　　許落落：“我的天！你提出來的嗎？”

　　陳若星：“是誰提的都沒有意義了。”

　　許落落：“那這是誰發的貼子？！這是故意讓你不好過。”

　　陳若星：“我又不是名人，過幾天大家就忘記了。”

　　許落落：“有需要找我。”

　　陳若星：“好的。”

　　她關了貼子，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八卦的女主角。果然和衛凜在一起必然就要接受大家的關注。明明自己這麼努力，這麼優秀了，結果在別人的眼底她根本不算什麼。

　　此時，韓銘也聽完張助理的彙報，他看完了貼子，不由得一笑。“這是衛凜的愛慕者發的吧。”

　　張助理：“我猜也是這樣。”

　　韓銘敲敲桌子，心裏到底是心疼自己女兒。“現在的孩子真是幼稚。若星去英國的事怎麼樣了？”

　　張助理：“準備的都差不多了。”

　　韓銘點點頭，“這件事你費心了。”

　　張助理：“您不去見見她？”

　　韓銘嘆了一口氣，“若星的性格也不知道像誰，固執強硬，一點餘地都不留。她若是知道這件事的背後是我一手策劃的，她肯定不會去英國了。”

　　張助理：“你也是用心良苦。以後她會理解的。”

　　韓銘：“她最近心情怎麼樣？”

　　張助理：“還不錯。”

　　韓銘：“我真是錯看衛凜了。”

　　張助理：“兩個人說不定也只是鬧鬧脾氣，據我觀察衛凜是喜歡若星小姐的。”

　　男人的喜歡並不代表永遠。這點韓銘他最清楚了，當年他對陳紫黎不就是嗎。他喟嘆一句，“衛凜到底不如衛澈穩重啊。女孩子找男朋友還是找大幾歲的，要會照顧人。”

　　張助理：“好像現在的女孩子也喜歡弟弟型的。”

　　韓銘失笑，“若星不適合。”

　　張助理也笑了，他翻着貼子，心想一會兒把這貼子刪了，突然就翻到了一條回復。“韓董，您看……”

　　“我是衛凜，前段時間我和陳若星是分手了。我們的婚約是長輩定下來的，解除婚約對我們來說也是新的開始。我正在重新追求她！祝我好運！也謝謝關心！”

　　張助理：“哎呦，這衛凜還挺浪漫的。”

　　韓銘咬牙，語氣重重的，“真是幼稚！”

　　張助理：“是。”

　　韓銘：“讓人趕緊刪帖子！若星去英國的機票定了嗎？”

　　張助理：“還有三周。”

　　韓銘：“也快了。”

　　一個帖子還沒有掀起一點浪花就被滅了。不過張助理的動作再快，也比不上別人截圖的動作快。不一會兒，衛凜這條回復就傳到了陳若星的手機上。

　　陳若星一臉的驚訝，“這什麼？”

　　有人故意在裝成衛凜發帖吧。

　　等她再去刷貼子時，那條帖子已經被刪除了。她越發覺得這些人真無聊。

　　衛凜回復完貼子，也在刷，結果等他回復五分鐘后，貼子沒了。他看着章一辰，問道：“是誰刪帖了？”

　　章一辰：“是不是陳若星去申請刪帖了？”

　　衛凜搖搖頭，“不會。”

　　章一辰：“那可能是論壇的管理者吧。這種帖子畢竟不太好。”

　　衛凜沉思道：“你說是誰發的貼子，我們解除婚約的事知道的人並不多。”

　　章一辰心虛，“不是我。”

　　衛凜掃了他一眼，“現在貼子刪了也查不到ip了。”

　　章一辰提醒他，“你不和陳若星聯繫一下？”

　　衛凜：“等會兒吧。你先去忙吧。”

　　其實剛剛那一會兒，他就想聯繫她了。貼子是匿名的有的人說的話很過分，衛凜不確定她有沒有看到貼子？

　　他還是給她打了電話。

　　陳若星看到屏幕來電，眼皮直跳，電腦響了一會兒，她才接通。“喂——”

　　衛凜咽了咽喉嚨，“你看到了江大論壇的貼子了嗎？”

　　“嗯。”陳若星現在肯定那條回復真的是他。

　　衛凜默了一下，“若星，晚上有空嗎？我媽想你了，想讓你回來吃頓飯。”這時候他也只有拉住他媽媽了。

　　陳若星：“一會兒我給阿姨打個電話。”

　　衛凜咬牙，“是我想和你吃頓飯行了嗎？我有話和你說。”

　　陳若星：“電話里說也一樣。”

　　衛凜：“現在在上班，哪有時間說私事？等你下班我去接你。”說完，他就掛了電話。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又看到微信發來的幾條信息。

　　許落落：“衛凜好帥啊！這臉打的太快了！”

　　孫亦諾：“我這吃瓜剛吃了一半，貼子就沒了。你們倆分手了？”

　　賈嘉：“我到底錯過了什麼？”

　　許落落：“一場大戲。”

　　陳若星：“準確的說，我和衛凜不算分手，是解除婚約。”情侶才會分手，他們之間連一次約會都沒有，才不是情侶。

　　許落落：“陳若星，我也等着你被打臉。”

# 第58章

　　陳若星去茶水間沖了一杯咖啡, 心情七上八下的, 感覺到自己剛剛平靜的生活又亂了。

　　以她對衛凜的了解, 他肯定要負責的。

　　陳若星有些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把床單給扔了。一念之差，才有現在的糾纏。

　　“你也別傷心了，去英國的機會, 明年還有。”

　　“又要等一年！女人哪等得起！我婆家已經催了我好幾次, 讓我快點生孩子。原以為我今年是能去的。現在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了。”

　　“是啊！也不知道上面怎麼選的？陳若星一個剛進公司的新人都能去！你說她到底是哪個領導的親屬啊？”

　　“不清楚！看着挺低調的。”

　　兩個說話的女同事走進茶水間, 猛的看到陳若星，一臉的尷尬。

　　陳若星端着杯子現在那兒，她望着兩人微微一笑, 默然地走了出去。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她也開始懷疑了, 她怎麼這麼順利就能去英國呢？司珊說的話再次回蕩在她耳邊。

　　她怎麼就忘了他呢。

　　這段時間, 他沒有找過她, 甚至連一個電話都沒有。她和衛凜解除婚約這麼大的事，陳紫黎都知道讓辰辰過來看看她, 韓銘怎麼可能無動於衷呢。

　　陳若星揉了揉眼睛，滿臉的疲憊。那麼是他一手策劃, 她才有去英國的機會吧。

　　“若星——”朱迪叫了她一聲。

　　陳若星扯了一抹笑，“在的。”

　　“幫我整理一下一組數據，我發到你郵箱了。”朱迪拍拍她的肩頭，見她眼睛紅紅的, “眼睛不舒服？”

　　“剛剛有東西掉進去, 沒事了。”

　　朱迪點點頭, “辛苦了。”

　　“朱迪姐——”陳若星想問問她知不知道這次名額的事，可到嘴邊的話還是沒說出口。“我想請两天假，回一趟潿舟看看我外婆。”

　　朱迪知道她家的情況，“行。”

　　傍晚下班時間一到，大家陸陸續續的打卡下班。

　　陳若星的手機振了一下，她掃了一眼。

　　衛凜：我在你們大樓負一層停車場電梯口東邊。

　　陳若星咬咬牙，衛凜最近公司不忙嗎？她無奈關了電腦。

　　可能為了方便她找到他，他的停車位很好找。陳若星剛看到他的車，偏巧公司另一位副總看到了她。

　　“若星啊，下班了？”

　　“李總，您好。”

　　“我聽朱迪說你常加班。”李總四十多歲，啤酒肚也出來了，他笑眯眯地看着陳若星，不由得伸手摸摸她的肩。“年輕可為啊。”

　　陳若星側了一下身子，“這是應該的。”她也有所耳聞，這位李副總喜歡占年輕女士的便宜，也沒人敢怎麼樣？畢竟他也沒占什麼大便宜，大家也就忍了。

　　李總打量着陳若星，小姑娘長得水靈靈的。之前他就見過她幾次，奈何都沒有機會。他看過她的資料，外地人，在江城也沒什麼親戚，心想這種小姑娘他肯定要拿捏。眼見四下無人，他的色膽也起了。“你一個人去英國要注意安全啊，有什麼需要找我……們。”說著又拍了一下陳若星的肩頭。

　　陳若星的手不由得握緊，全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噁心已經到了嗓子口，想打人的那股氣已經快壓制不住了。

　　她暗吸一口氣，“請——”

　　就在這時候，李副總的手突然被人捏住了。

　　陳若星轉頭，就看到衛凜突然過來了。

　　衛凜的力氣不斷加大，李副總嗷嗷直叫，“痛——你是誰？搶劫嗎？”

　　衛凜側首看着陳若星，眼底滿是怒火。“我是誰？呵——”他抬手一個拳頭朝着李副總的臉上打去。

　　李副總措手不及，鼻子的血直流。

　　一切發生太快，陳若星也驚住了。

　　衛凜捏住李副總的手腕，“你是誰？”

　　陳若星連忙拉住衛凜的手，“衛凜，別打了。他是我們公司的領導。”

　　衛凜冷笑：“什麼領導？”

　　李副總恨得牙痒痒的，“我是XX公司的副總經理。陳若星，趕緊讓這小子鬆手。”

　　衛凜隨即又給了他一拳。

　　李副總牙齒都被他打鬆了，“你等着！你別走！我要報警！”

　　“衛凜，別打了！求你了！”陳若星一臉焦急。

　　衛凜回頭，雙目滿是陰鷙。

　　陳若星眼底滿是擔憂。

　　衛凜鬆開了手，對着李副總說了一句，“滾！”

　　李副總連退了好幾步，“陳若星！你最好給我解釋清楚！否則以後別來XX上班了。還有你，你等着！”

　　衛凜握了握拳頭，李副總立馬轉身跑了。他看着陳若星，“你們公司的領導就這副德興？”

　　陳若星臉熱熱的。

　　“上車！”衛凜大步往前走去。

　　陳若星看着他的背影，心底的情緒五味雜陳。

　　車子開了十多分鐘后，陳若星開口問道：“這是去哪？”

　　“去吃飯。”衛凜回道。

　　陳若星抿了抿嘴巴，什麼都不說了。

　　“剛剛我要是不出現，你準備怎麼辦？”衛凜的語氣硬邦邦的，簡直有些不敢相信他剛剛看到的。

　　“你要是不來，我也不會去負一層，也不會遇到他。”

　　“原來是我的錯。”衛凜掃了她一眼，“這是第幾次？”

　　“什麼第幾次？”

　　“他那樣對你！”他幾乎咬牙切齒。

　　陳若星臉色白了幾分，她咬着唇角。

　　“你以前不是老打我嗎？現在不會打人了？”衛凜質問道。“陳若星，我發現你對我倒是挺狠的，對別人怎麼就那麼就心慈手軟了？”

　　陳若星眼圈微紅，如果剛剛他不出現，她也會全身而退的，而不是這麼暴力的手段。

　　衛凜見她低着頭也不說話，神色憂傷，他輕嘆一聲，“我不是凶你，只是女孩子在職場還是要學會保護自己。畢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君子。”

　　車子開進了一個巷子，停在路邊。

　　衛凜清清嗓子道：“先去吃飯吧。”

　　陳若星跟着他走進一家米線館。

　　米線館不大，樓下也有擺了六七個長桌，幾乎都坐滿了人。

　　衛凜點了兩份米線，和陳若星上樓。

　　樓上人也不少。

　　衛凜道：“章一辰推薦的，說這家米線店是網紅店。”

　　陳若星喜歡吃米線，這點他是知道的。真是奇怪，她明明算是江城人，結果因為在潿舟長大，就喜歡上米線。

　　他們隔壁桌是一對情侶，女孩子吃着奶茶，偶爾男生也拿過去喝一口，“我幫你多喝點，回頭你胖了，又要喊減肥了。”

　　陳若星不是沒看過這種親密的鏡頭，當初，在學校操場她也是親眼人家kiss的場景，後來她晚上再也不親眼跑步了。而且許落落可是給她們三個上過生理課的，比這更勁爆的事她也知道，所以感謝許落落，當初她和衛凜發生那件事，她並沒有太多的驚慌。

　　陳若星收回視線，“你要和我說什麼？”

　　“去英國的事準備的怎麼樣了？”

　　“都準備好了。”

　　“錢夠嗎？”

　　“公司安排好住的地方，而且這半年也是有工資的。”她知道去英國的花費光靠這些也不一定夠的。租房已經花了她一筆錢，老太太回去時，她在老太太的行李箱里也留了5000塊現金。現在她手裡剩的錢並不太多。

　　“你們公司福利還算不錯。”衛凜拿出一張紙，“這是我高中同學的聯繫方式，他也在倫敦，到了那裡，有什麼事可以找他。他和我的關係不錯。”

　　陳若星掃了一眼那張紙，“謝謝。”

　　“很抱歉，昨晚我說的一些話沒有考慮到你的心情。”衛凜目光澄凈。“但是我說結婚的事也是認真的。昨晚我想了一夜，我們之間發生的零零總總，我和你的個性使然，不會有什麼轟轟烈烈纏綿感人的愛情。”

　　陳若星望着他。

　　“我一直以為你喜歡的那個人是大哥——”這些話有些難以啟齒。

　　“怎麼可能？我對大哥那是親情。”

　　衛凜沉着臉，“大一你發燒那次，你晚上一直在喊大哥。”

　　陳若星：“……”

　　“我們之間誤會不少。”衛凜長嘆一口氣。“我覺得——”

　　服務員端來的米線，“兩份肉絲米線。”

　　衛凜要說的話也被打斷了。

　　陳若星怔怔地看着他，“你覺得什麼——”

　　衛凜扯了一下，“你什麼時候喜歡我的？”

　　陳若星咬牙，“不記得了。”她拿過筷子，習慣性地先遞給衛凜，衛凜而習慣性地接過，這幾年他已經習慣了陳若星總是先幫別人拿筷子，好像他從來沒有主動幫她那過。

　　網紅的店的米線果然名不虛傳，味道很不錯，陳若星還喝了大半的湯。

　　衛凜很喜歡看她吃飯，一種很溫暖的幸福感，她總是把飯菜都吃的乾乾凈凈的，不會浪費糧食。她也從來不嚷着減肥，不過也是，165的個子，100斤都沒有，也不需要減肥。

　　最重要的是，她的身材……還挺好的。

　　大學的時候她總是穿寬鬆的衣服，現在工作了，她的衣服正式又合體，身材一覽無餘，也難怪會有人覬覦她了。衛凜輕輕皺了一下眉頭。

　　一想到這些，衛凜就頭疼。今天是給他遇見了，他沒遇見的時候呢。

　　“下次若是再遇到這種人，不用忍。”

　　“你以為所有的事情都靠拳頭解決嗎？你打了他，他肯定會找你的。”

　　“我又不怕，你這麼擔心我？”

　　“可我怕，我還要在公司上班，他是我的領導。”

　　“那你辭職，到我這裏來。”衛凜揚聲道。

　　陳若星氣的無話可說。

　　“要不——我養你。我的收入都給你，你不是喜歡做咖啡嗎，開家咖啡店。”

　　陳若星僵住在那兒，“吃完了走吧。”

　　衛凜長臂一聲拉住了她的手，“論壇帖上的話我是認真的，若星，我在很認真地追求你。不是為了責任，只是因為我喜歡你。”

　　陳若星眼圈漸漸濡濕，“可我不想，我只想安安靜靜地過日子。”

　　衛凜幾不可聞地嘆了一口氣，“我只是表明我的態度，你不用有什麼負擔。即使我們不是未婚夫妻，我們也還是同學。”他站起身，走到她的身旁，“走吧。我送你回去。”

　　到了小區門口，衛凜下車送她進去。

　　陳若星說了一次不要他送，他也不聽。

　　快要到樓下時，陳若星的室友王丹丹騎着車從後面過來了，“若星，我看着像你。”她打量着衛凜。

　　陳若星只好介紹道：“這是我室友丹丹，這是我同學衛凜。”

　　王丹丹笑了，“知道。”

　　衛凜和王丹丹打了招呼，“你好，多謝你這段時間對若星的照顧。”

　　這口氣儼然是把自己當成自己人了。

　　王丹丹什麼都明白了，“客氣了。上去坐坐？”

　　衛凜：“不了，我還有事。有機會我請你們吃飯再聚。”他看了一眼若星，“我先回去了。”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

　　衛凜一走，王丹丹激動道，“沒想到真人比照片還要帥！陳若星，你是上輩子拯救了銀河系嗎？”

　　陳若星苦笑，這下真是怎麼解釋都解釋清楚了。

　　王丹丹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一直到上樓。陳若星掏鑰匙開門，她還在說。

　　對面的男鄰居也開了門，“你們回來了啊？昨晚謝謝你的蠟燭！”

　　陳若星：“不客氣！”

　　男人拿了一個袋子：“這是我早晨買的西瓜，送給你們的。”

　　陳若星：“不用了。蠟燭也不值什麼錢。”

　　男人堅持，把西瓜放在了她們的門口，趕緊回家了。

　　王丹丹挑眉，“昨晚他在這裏過夜的？”

　　陳若星：“你別多想。”

　　王丹丹：“我什麼都沒有想。”

　　陳若星拎着西瓜進來，王丹丹道：“對面這個鄰居是不是不上班啊？”

　　“我沒有注意過。”

　　“感覺怪怪的。”

　　陳若星愣了一下。

　　“你怎麼不說話？”

　　“衛凜也說我們對門鄰居不像好人。”

　　王丹丹掃了一眼大門，“回頭我們換把鎖，萬一我們誰一個人在家，也安全點。”

　　晚上，衛凜去了衛澈那裡。

　　衛澈一個人住大平層，家裡空曠礦的。“怎麼到我這裏來了？”

　　衛凜坐在沙发上，“大哥，你這裏太冷清了，缺少個女主人。”

　　衛澈輕笑，“你和若星最近怎麼樣了？”

　　衛凜扯了一抹笑，“大哥，我應該聽你的。”

　　衛澈看着弟弟，去酒櫃倒了兩杯酒過來。

　　衛凜接過，“酒真不是好東西。”

　　衛澈抿了一口酒，“現在明白自己的心意了？” 退婚容易，但是你想好了，今後再想和好如初就難了。這是當初他對衛凜的忠告。

　　衛凜喝了一大口酒，“我又不是你，情場經驗豐富。”

　　衛澈也不在意他說的話，“若星要哄的，你好好哄哄她。”

　　“該說的我都說了，沒用，直接給我判了死刑。”

　　“那也是你活該。”衛澈揚揚嘴角，“你到底犯了什麼錯？”

　　衛凜又灌了一口醉，半晌，他才說道：“我們在一起了。”

　　衛澈明白他的意思，不禁搖搖頭。“這很正常。”

　　男女有情，在一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他曾經也犯過這樣的錯。

# 第59章

　　衛凜眯着眼望着他大哥, 曾經的少年終於知道了愁的滋味, 而且是為情發愁。

　　總是等到失去了才會明白一些人對自己的重要性。

　　衛澈慢悠悠地喝着酒, “若星要去英國了半年，半年說長不長，就是不知道這中間又會發生什麼事。”

　　這話戳中了衛凜的心了。他不僅擔心她一個人在英國的生活，更擔心的她會遇到什麼人。她長得漂亮，大學里, 因為他和她走的近，想追求她的男同學最終卻步, 比如章一辰。但是中國在英國的留學生也不少，國外可不會像國內這樣了。

　　衛凜也明白，這其中的變數太大了。

　　“我記得若星現在的公司一把手和韓伯伯是同學。”衛澈緩緩說道。

　　衛凜眸光一變, “大哥，你的意思是若星去英國的事，韓伯伯插手了？”

　　“韓伯伯就若星這一個女兒，他自然要安排好一切。怕是他已經不想若星再和你有接觸了。”

　　“若星如果知道韓伯伯插手她的工作, 她肯定不會開心的。”甚至不一樣會去。

　　衛澈拍拍弟弟的肩頭, “這件事只要調查一下就知道了。”

　　衛凜放下酒杯, “韓伯伯這麼久不出面, 大家都忘了他了, 結果他一直在布局啊。”

　　“你以為呢？若星可是他的唯一繼承人。他當然想好好培養，怎麼可能讓她這麼早就結婚。”衛澈放下酒杯, “我還有點工作。你隨便。”

　　當晚衛凜在這裏住下了。

　　第二天, 陳若星一到公司, 朱迪就把她叫到辦公室。

　　“昨天晚上我接到李總的電話，他說他被你朋友打了？到底怎麼回事？”

　　“我在地下停車場遇到李總，他……”陳若星抿了一下嘴角，“他拍了我幾下肩膀，正好被衛凜看到了。衛凜打了他。”

　　“這個李總真是混蛋！可怎麼就打了他！他那個人難纏的很。”

　　“他要做什麼？”

　　朱迪皺了皺眉，“上面要找你談話，一會兒我陪你去吧。”

　　“給您添麻煩了。”

　　“若星，有些事還是要忍忍。女人在職場的弱勢有時候我們也無法改變，尤其在我們還沒有能力與之抗衡的時候，那就得忍。”

　　陳若星思索了一順，“如果衛凜不在，我也會出手的。”

　　說完，朱迪短暫的愣了一下，隨即又笑了。

　　朱迪陪同陳若星來到16樓，李總是想藉著陳若星的事來對付朱迪，誰讓朱迪曾經也讓他不快過。

　　堂堂副總被打，這事聽着挺不像話的。

　　李副總親自找到黃總，添油加醋地把他被打的事說了一通。“黃總，您看朱迪這太不像話了，怎麼帶自己手下的？”

　　黃總看着朱迪，“你有什麼話說？”

　　朱迪輕笑，“黃總您沒有聽過有關李副總的傳聞嗎？”

　　黃總不動聲色，又看向陳若星，“你就是陳若星？”

　　陳若星面色沉靜，她點了一下頭，“是的，黃總。”

　　“你有什麼想說的？”

　　“黃總願意相信我說的話嗎？”

　　“怎麼了？我不相信你就不說了？”

　　“是的，如果您已經選擇相信李副總的話，那我要說的話也就沒有意義了。”

　　黃總饒有興趣地看着她。

　　李副總道：“沒大沒小！領導和你說話，你就這態度？”

　　黃總掃了一眼李副總，李副總閉上了嘴。“你說吧，我聽聽。”

　　陳若星不緊不慢地開口：“是李副總先動手的，他拍了我好幾下肩膀，言行舉止不正經！”

　　李副總：“你這個臭丫頭！你！”

　　黃總的話語冷了幾分，“李副總！我還在這裏呢！”

　　李副總：“黃總，您別聽這丫頭胡說八道，我只是領導對下屬的關心。朱迪，你看看你帶出來的好下屬！你還不管管！”

　　朱迪壓根沒理他。

　　這時候黃總的電話響了。

　　李副總笑嘻嘻的，“黃總，您先接電話。”

　　黃總拿起電話，沉聲道：“讓他進來。”

　　一分鐘后，有人推開辦公室的門。

　　陳若星轉頭，看到一身正裝的衛凜，她僵在那裡。

　　衛凜掃了他一眼，信步走進去。“黃伯伯，不好意思打擾您工作了。”

　　黃總站起身來，握住他的手，看着他，“你和你大哥衛澈長得真像。”

　　衛凜：“都說我大哥比我穩重。”

　　黃總：“畢竟比你年長几歲。找我有什麼事？”

　　衛凜看了看李副總，他微微一笑，“昨天傍晚我和李副總之間發生了點誤會。”

　　李副總也呆住了，額角冷汗直冒。

　　衛凜直接道：“是我打了李副總，李副總，你還好吧？”

　　李副總咽了咽喉嚨，“我沒事沒事。”

　　黃總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們正在談這事。朱迪，你去忙吧。小陳和李昆留下。”

　　朱迪看了一眼陳若星，露出一抹笑容，她轉身出去了。

　　陳若星靜靜地站在一旁。

　　黃總看向李副總，“你現在有什麼想說的？”

　　李副總一臉焦急，“黃總，是我錯了。”

　　衛凜緩緩開口，“李副總，我剛剛接到電話，應該是你的助理打的，說是要和我索賠你的醫療費？所以我就過來看看你。”

　　黃總冷哼一聲。

　　李副總立馬去拉黃總的手臂，“姐夫，我知道錯了！”

　　黃總冷着臉，“從明天開始你不用再到公司了。”

　　“那我去哪？”

　　“回家待業！”

　　“那我老婆會打死我的。”

　　“那就讓她打死你吧！還不快滾！真是丟人現眼！”

　　李副總苦哈哈，看着陳若星，幾乎咬牙切齒。他哪裡知道自己惹了不該惹得人了。

　　黃總無奈地看着兩人，“讓你們見笑了。”

　　衛凜道：“也是我魯莽了。”

　　黃總：“你打的對！他是欠打！小陳啊，我替他道個歉，你們就原諒他這回。”

　　陳若星淡然地彎了彎嘴角，“李副總已經收到懲罰了。”

　　黃總點點頭，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倆。“你們辦事的話可得請我啊。”

　　“一定！還請您多多照顧若星。”衛凜一本正經地說道。

　　陳若星瞪着他，恨不得上去捂住他的嘴。

　　黃總哈哈大笑，“我記得小陳過些日子要去英國了吧？”他別有深意地提到。

　　衛凜不禁苦笑，“我支持她出去學習的。”

　　陳若星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畢竟有些事不能在外人尤其是領導面前說。

　　黃總：“好了，小陳准你半天假，放鬆一下吧。”

　　陳若星：“謝謝黃總。”

　　衛凜：“黃伯伯，那我也先回去了。”

　　來到走廊，衛凜追上陳若星，“跑什麼？”

　　陳若星停下腳步，四下看看，“你認識黃總？”

　　“我爸認識，他是我爸的學弟。”

　　陳若星明白了，大家都是一個圈的。那麼黃總知道她和韓銘的關係嗎？

　　“走吧。”

　　“我還在上班。”

　　“黃總不是放你半天假了嗎？”

　　陳若星瞪着他，“你剛剛亂說什麼？”

　　“我說了什麼？”他淺淺一笑，笑容狡黠。

　　陳若星咬着唇角。

　　衛凜拉着她的手，“我一接到電話就往你們公司趕，剛剛沒事吧？”

　　正好電梯開了，兩人走進去。

　　電梯里進進出出的人，衛凜緊拉着陳若星的手，任她怎麼扯，他都不鬆開。

　　直到出了電梯，衛凜鬆開手。

　　陳若星道：“我不送你了。”

　　衛凜望着她，“我現在才發現你真是白眼狼。”

　　陳若星咬牙，“謝謝你。”

　　衛凜默了一瞬，“脾氣比以前大了很多，不過——”他沒有說完。

　　“不過什麼？”陳若星問道。

　　衛凜輕笑，“真實了，以前就像一個不會生氣發脾氣的娃娃。”

　　陳若星：“……你不上班了？”

　　“我是老闆。”衛凜回道。

　　陳若星沒話說了。

　　衛凜：“我媽想讓你周末到家裡來一趟？她好久沒見你了。”

　　“這周末不行？”

　　衛凜皺起了眉，“你這個人也要有點良心，我媽可是把你當女兒的，你不要因為我的關係疏遠她了。”

　　“我要回潿舟看一下阿婆。”

　　衛凜的眉心又鬆開了，眼底有幾分笑意。“那我和我媽說一聲。路上小心點。”

　　陳若星點點頭。

　　衛凜：“我回去了。”

　　陳若星看着他離去的背影，緩緩嘆了一口氣。

　　到了周五晚上，衛凜回了趟家。

　　唐韻現在看到兩個兒子就心煩。

　　“媽——我爸呢？”

　　“晚上有飯局。”

　　“你怎麼了？生病了？”

　　“對！我是心病！讓你叫若星回來吃頓飯就這麼難？”

　　“她明天回潿舟。”

　　“她辭職了？”唐韻一陣緊張。

　　“不是！出國前先去看看阿婆。”衛凜沉吟道。

　　唐韻嘆了一口氣，“若星的性格還是挺像韓銘的，決定的事真的不會輕易改變了。”

　　衛凜：“我準備也過去。”

　　唐韻還沉浸在自己的思緒里，壓根沒聽進去衛凜說的話。過了半晌，她才反應過來。“你過去？去哪？”

　　“潿舟。媽，我在追求若星。”

　　唐韻抬手摸了一下衛凜的額頭，“你這沒發燒？衛凜，你開什麼玩笑？”

　　“我是認真的。”衛凜哭笑不得。

　　唐韻：“你這是胡來？這才解除婚約多久？你以為這是你在幼兒園扮家家酒啊？”

　　衛凜頭大：“您這是反對啊？”

　　“反對！”唐韻回道。

　　“您反對也沒用。”衛凜回道，“我想的很清楚。”

　　唐韻笑了一下，“那你加油，反正我這回不會幫你了。追的上是你本事，追不上你打光棍我都不管。”

　　衛凜：“……我上樓去了。”

　　“等等！”唐韻叫住他，“明天去潿舟帶着禮物過去。好好給阿婆賠個不是。”

　　“我知道。”

　　“臉皮厚點。”

　　衛凜：“……”

　　當晚，陳若星去了咖啡館，這裏對她來說有種特別的感情。咖啡館的服務生換了新人，一臉稚氣，一如當年的她。“你好，需要什麼？”

　　她還沒說話，代珂走來，笑嘻嘻的，“新娘子怎麼有空過來了？不準備婚禮的事了？”

　　陳若星只好解釋了一下，代珂和大多數人一樣也有些難以置信，不過她也沒多問什麼。“你才22歲不着急的，當初你不應該拒絕屈導的，聽他說參加節目的幾位男嘉賓都非常優秀，都是名校海歸，長得還很好看。”

　　“我又不是娛樂圈的人，上什麼節目。”

　　“人生如戲，誰不是在演戲，只是有的人演技好，有的人演技差。屈導上周還來過，我看他對你是戀戀不忘。”

　　“我要去英國了。”

　　“嗯？”這回代珂愣住了。

　　“公司學習。”

　　“去多久？”

　　“半年吧。”

　　“看來你是打算放棄衛凜了。”

　　陳若星默了一下，“我的人生都是長輩們在幫我選擇，我也想自己做個選擇。”

　　“是啊。”這點代珂頗為贊同，“一輩子說長了也就三萬多個日子，首先要為自己活。你的錢夠嗎？”

　　陳若星莞爾，心裏暖暖的。

　　“我想你肯定不會拿衛家的錢了，不夠花的我先借給你。”

　　“謝謝你，我的錢夠的。”

　　“若星，現在的你又比大學的你變了很多。以前的你好像被什麼束縛住了，縮手縮腳的。”

　　“現在的我呢？”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輕鬆。”

　　“輕鬆——”陳若星重複了一次，是的，搬離衛家后，一個人的生活，她並沒有覺得孤單，反而體會到了那種輕鬆感。

　　兩人說話間，陳若星的手機響了，她掃了一眼來電显示，衛凜的名字就在屏幕上。

　　代珂也看到了，“接吧。”

　　陳若星接通來電話，“喂——”

　　“是我。”

　　“我知道。”

　　“明天幾點的飛機？”

　　“我坐高鐵。”

　　衛凜感覺太陽穴直跳。

　　“你問這做什麼？”陳若星心裏隱約有些想法，聲音緊繃繃的。

　　衛凜自然不會再隱瞞，“我準備去潿舟看看。”

　　“看看？”陳若星咂舌。

　　“是啊，阿婆回去的時候，我也沒有去送她。”衛凜說的是真心話，他對老太太還是很尊敬的。

　　陳若星也皺起了眉，“不必了。”

　　電話那端的衛凜控制住自己的脾氣，“明天早上我去接你。先掛了。”

　　“衛凜——”他根本不給她說話的機會。

　　代珂悠哉地喝了水，“衛二少，這是在上演追妻戲碼？”

　　陳若星無奈一笑。

　　代珂：“怎麼了？你真不想和他和好？”

　　陳若星目光沉沉地看着窗外，正值暑假，這條路上的人沒有往常多，有些冷清。“只是覺得有些不真實。”

　　“看來衛二少還有希望啊。別怕，試試唄。衛凜這個人也就是脾氣差點，也不夠溫柔，別的方面也不錯，有錢有顏，身材不錯。你也虧不了的。”

　　陳若星臉一熱：“……”

　　“你臉紅什麼？”

　　“沒什麼。我先回去了，得收拾行李。”她怕再留下，代珂三言兩語就把她和衛凜的事都問出來了。

　　第二天一大早，陳若星就被電話叫醒了。“喂——”

　　“我在門口，大門口。”衛凜強調了一下。

　　陳若星立馬爬起來，“你別敲門，丹丹還在睡覺。等我一刻鐘好嗎？”

　　“好。”他掛了電話，嘴角不由地笑了一下。

# 第60章

　　十五分鐘后, 陳若星拎着一個20寸行李箱走下來。

　　衛凜氣定神閑地倚在車門邊，他看了看手錶, 她的速度一如既往的快。他伸手打算拿過她的行李箱。

　　陳若星往後一縮, “衛凜, 你真的沒必要和我一起回去。”

　　衛凜凝視着她的眼睛，“我又不是陪你去英國。走吧！”

　　陳若星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上了車, 衛凜道：“幾點檢票？”

　　陳若星悶聲道：“9點40。”

　　“那還早。”他啟動了車子，車子緩緩往前開去。

　　“去機場吧。我買的機票。”陳若星輕輕說道。

　　衛凜一陣錯愕, “呵——陳若星，你現在越來越會騙人了！”幸好他沒去高鐵站。

　　“幫我看下機票。”說著他把手機解了鎖遞給她。

　　陳若星無語了。

　　真希望航班沒票，不過她打開app, 還有餘票的。

　　她幫他定的位置離她最遠。“好了, 你輸一下密碼。”

　　衛凜：“密碼是我生日。”

　　陳若星快速地按下了六個数字, 付款成功，她把手機還給他。

　　衛凜揚了揚嘴角, “我以為你不知道我生日是哪天。”

　　陳若星心裏後悔，她當然記得。

　　“去年我在美國, 收到很多生日祝福的信息，唯獨沒有你的。”衛凜一字一字的說道, 頗有幾分委屈在裏面。

　　陳若星自然沒說, 她是給他買了一份禮物的。只是兩人現在這樣的關係再說什麼都沒有意義了。

　　“雖然你沒有想着我, 你的生日禮物我可是每年都準備了。”衛凜瞥了她一眼, 隨即安靜的開車。

　　一路順暢, 到了機場, 取票安檢。

　　衛凜看了看兩人的位置，別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陳若星：“我隨便選的。”

　　衛凜：“還有點時間，先去吃點早餐。”

　　兩人各自吃了一碗鴨血粉絲湯。

　　“聽說粉絲吃多了以後會痴獃。”衛凜突然開口，“你說我老了會不會忘了你？就像我奶奶現在這樣。”

　　陳若星心裏咯噔一下。

　　“陳若星，我不會忘了你的。”衛凜定定的說道，“即使我老了。”

　　陳若星臉熱熱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喝了熱湯的緣故。

　　衛凜抽了兩張紙遞到她手裡，“擦擦汗。”

　　陳若星揪着紙，有些話她問不出口，但是她感覺到了衛凜的變化。

　　這是兩個人第一次坐飛機沒有坐在一起，陳若星一路都在想，回去以後見到阿婆她該怎麼解釋衛凜的出現。而衛凜卻睡了一個沉沉的覺，他昨晚加班到凌晨三點，一大早又來接陳若星，實在累得不行。

　　等飛機落地后，他睡眼惺忪，滿臉疲憊之色。偏偏他還帶了兩箱禮品。從機場到潿舟鎮上又是一路折騰。

　　陳若星的精神卻越來越好，她看着路上的燈光，莫名地高興。

　　終於到了鎮上，鄉鄰看到她也是一臉高興，“若星和姑爺回來了啊。”

　　大家都知道陳若星和衛凜婚事，早就改口叫衛凜“姑爺”了。

　　衛凜笑着打着照顧。

　　陳若星卻斂了臉上的笑意。

　　老太太在菜園子里種菜，遠遠地看到兩個熟悉的身影，她有些眼花。

　　“阿婆，我回來了。”

　　老太太穿着膠鞋從地里上來，“你怎麼回來了？”

　　“過些日子要去英國學習，所以回家看看您。”

　　老太太又看向衛凜，眉心一皺。

　　衛凜笑着：“阿婆，最近身體還好嗎？”

　　老太太應了一聲，“先回家。”

　　衛凜騰出一隻手拿過老太太手裡的框，沉沉的，裏面滿是蔬菜。

　　三人一起進去。

　　老太太去洗手，陳若星去倒了兩杯水，一杯給阿婆，一杯給衛凜。

　　衛凜推給她，“你先喝，我不渴。”

　　陳若星瞪了他一眼，“我的杯子在桌上。”

　　衛凜笑着喝了半杯水，大概是太渴了，沒幾口喝光了水。

　　陳若星又進去給他倒水。

　　老太太什麼也沒問衛凜，對他的態度很客氣。

　　衛凜知道老太太這是沒把他當自家人了。“阿婆，這是我媽讓我帶給您的，這些參片平時泡水喝，或者熬雞湯放些。”

　　“替我謝謝你母親，讓你跑這麼遠。”

　　“不是我媽讓我來的，是我自己要陪若星回來的。”衛凜正色道，“阿婆，我和若星的事讓您擔心了。這次我來是想告訴您，經歷了一些事我才明白我對若星的感情，以後我會對她好的，一輩子照顧她。”

　　老太太沉默。

　　衛凜心慌慌的，“阿婆，請您放心。”

　　“衛凜，不是我不放心你，你是個好孩子，我知道，你們一直照顧着若星，但是緣分的事不能強求，我以前強迫若星太多事了，以後她的事就讓她自己決定吧。她不想結婚，我也支持。”

　　“阿婆——”衛凜的話還沒有說完，陳若星端着水杯出來。

　　“阿婆，我看客廳的牆裂了，回頭讓人來粉一下吧。”

　　老太太點點頭。“若星，你去後院抓只雞，一會兒殺了。”

　　陳若星：“好。”

　　衛凜：“我和你一起去。”

　　陳若星沒理他。

　　陳若星沒想到後院養了十多隻雞，有的雞已經下蛋了。

　　老太太這兩年也給自己找些事忙忙，養雞種菜，倒也清閑。

　　陳若星心裏微酸。

　　衛凜看着這跑來跑去的雞，“抓哪只？”

　　陳若星嘆口氣，“就那隻吧。”

　　衛凜一過去，黃毛雞就跳走了。他跟在後面撲空了幾次，有些尷尬。“你家的雞成精了嗎？”

　　“我家的雞大概知道壞蛋來了要逃吧。”陳若星玩笑道，她走到黃毛雞前面，輕輕彎腰，一把就抓住了雞，得意洋洋地看着衛凜。

　　衛凜無語。

　　老太太拿着刀過來殺了雞，“衛凜，幫我把廚房那盆熱水端過來。”

　　“好。”

　　陳若星道：“阿婆，不用太折騰了。飯菜簡單一點。”

　　“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回去？”

　　“後天。唐阿姨讓衛凜過來看看您，他知道我回來便跟着我一起回來了。”

　　老太太一愣。

　　沒多久，衛凜回來了，幫着陳若星一起拔了雞毛。他的鞋子弄得臟兮兮的。

　　等忙完一切，陳若星又陪他去買鞋。小鎮也沒什麼適合他穿的鞋店，最後挑了一雙中年男人的涼鞋。

　　衛凜一臉的不滿意，“你覺得怎麼樣？”

　　陳若星點頭，很認真的回道：“挺好的！”

　　“就這雙吧。”衛凜要刷卡付錢，小店也沒有支付寶，只收現金。

　　陳若星拿出了50塊錢。

　　店裡的阿姨說道：“這鞋子是今年的爆款，若星眼光很好的。不過若星啊，下回別給衛凜買鞋，讓他越跑越遠了。”

　　陳若星：“……好的。”

　　衛凜穿着涼鞋走出來，“我把錢轉給你。”

　　“不用。”

　　衛凜沉着臉，“你想我越跑越遠啊！”

　　陳若星：“……”

　　兩人爭執間，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瞪着三輪車走過去，他腳上的鞋和衛凜腳上的一模一樣。

　　衛凜的臉都僵了，“陳若星，你真是口是心非。”

　　“哪有！你穿出來的感覺和他不一樣。”

　　“那你說我穿着什麼感覺？”衛凜咬牙。

　　陳若星微微仰着頭看着他，“挺好看的。”

　　夕陽西下，安寧的街巷像披上了一層柔紗，讓人心動。

　　衛凜抬手，指尖落在她的發頂，“你頭髮沾了東西。”

　　“什麼？”陳若星抬手卻碰到了他的手。

　　“是雞毛。”衛凜粘起來，他微微低下頭，突然開口道，“其實我已經和阿婆說了，我是陪你回來的。”

　　陳若星的臉瞬間炸了，“你——”

　　衛凜傾下身子，吻住了她的嘴角。他的手環住了她的腰，感覺他雙手都能圈住。

　　陳若星愣住了，剛要推開他，衛凜卻咬住了她的下唇，她的全身像有一道電流流過。“衛凜，你瘋了！”

　　“那天晚上我也是這樣吻你的是不是？”衛凜低喃着。

　　陳若星氣喘吁吁，不敢看他。

　　衛凜抓着她的手，“若星，我不是要對你負責。”

　　陳若星抿着嘴巴。

　　“我要你對我負責！”衛凜聲音沙啞，“畢竟那晚我喝醉了。”

# 第61章

　　陳若星難以置信地看着他, “你胡說什麼！”

　　衛凜涼涼地說道：“在這之前，我連別的女孩子的手都沒有牽過。知道和你有婚約后, 我也是守身如玉。”

　　“你還胡說！”陳若星抬手捂住他的嘴巴。

　　衛凜彎着眉眼，眼底都是笑意。

　　陳若星只覺得掌心熱乎乎的，像被什麼燙了一下。

　　“星星姐姐, 你在幹嘛？”突然間巷口冒出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

　　陳若星連忙收回手，“婭婭——”

　　小姑娘看着兩人, 一臉的疑惑。

　　衛凜微微一笑。

　　陳若星只好解釋道：“哥哥的嘴巴上有個蟲子, 我幫他拿掉。”

　　小姑娘眨眨眼。

　　陳若星問道：“你來找我的嗎？”

　　“對啊。我媽媽說你回來了, 讓我給你送年糕。”她舉起手裡的袋子。

　　陳若星接過來, “我也給你帶了些零食，先去我家拿給你。”

　　“好呀。”小姑娘又看看衛凜, 嘻嘻一笑, “哥哥的嘴巴上沒有蟲子, 可能是有糖果。”

　　衛凜下意識地抿了一下嘴角, “糖果？”

　　“對啊。我媽媽吃糖果的時候, 我爸爸就喜歡親我媽媽。mua—mua—這麼親喔。”她模仿着，表情聲音生動。

　　陳若星腳步一頓，“婭婭, 你剛剛看到了？”

　　“看到了啊, 你們倆在親嘴。我爸爸說只有大人才能這樣！小孩子親嘴會牙疼、肚子疼, 要去醫院扎針。”

　　陳若星暗暗一口氣, 冷冰冰地瞪了一眼衛凜。

　　衛凜一臉難為情, 他哪裡知道半路會冒出個小朋友。“婭婭, 那哥哥親姐姐的事，你要替我們保密。”

　　“為什麼？”

　　衛凜蹲下身子，在她耳邊輕聲說了一句話。

　　“好！我肯定會保密的。”

　　回到家以後，陳若星拿出一條新裙子，還有書，交給婭婭。

　　婭婭很開心，“三本書啊！都是送我的嗎？”

　　“是的，都是給你的。”

　　“謝謝星星姐姐！”她一本正經地彎了彎腰，“那我現在可以拿回家看嗎？”

　　陳若星摸摸她的頭髮，“去吧。”

　　婭婭：“那我回家了。哥哥姐姐再見。”

　　衛凜倚在門邊，饒有興趣地看着她，“沒想到你這麼喜歡孩子。”

　　陳若星道：“婭婭媽媽以前很照顧我，婭婭很聰明，認識很多字。”頓了頓，“你剛剛和婭婭說了什麼？”

　　衛凜揚着嘴角，“你這麼想知道？”

　　陳若星立馬改變了想法：“好了！你不用說了！”她趕緊下樓去幫阿婆晚飯了。本來她和阿婆兩人隨便做點吃的就可以，衛凜來了，阿婆自然要多做兩道菜。

　　衛凜笑了一下，陳若星其實真的不禁逗，一逗她，她就炸毛。

　　雞湯已經燉了兩個多小時，廚房裡香氣四溢。

　　老太太看她過來，問道：“一會兒再炸個年糕，婭婭媽媽給的太多了。”

　　“我去調醬。”

　　“若星，剛剛婭婭問我你和衛凜是不是結婚了？”

　　陳若星一愣，“阿婆，我和他的事暫時不要說了。等過幾年，大家就知道了。”她拿過框，洗着青菜和蘑菇。

　　“你和衛凜怎麼回事？”

　　陳若星沒有太大的反應，“他說他想和我結婚。”

　　“你呢？你現在什麼想法？”

　　“我不知道。”她實話實話。

　　老太太輕輕一笑，“分開一段時間也好，你們倆都冷靜一下。不過我看的出來，衛凜這次是認真的。”

　　陳若星默不作聲。

　　老太太也轉開了話題，“雞湯好了，你把蘑菇放進去，加點鹽。忙完了去幫衛凜收拾一下床，幫他把蚊帳掛起來，晚上蚊子多。”

　　陳若星悶聲道：“阿婆你怎麼對他還那麼好？”

　　老太太笑道：“那不掛了，讓他喂蚊子。”

　　陳若星撲哧一聲笑，轉身上樓了。

　　衛凜還在她的房間，他坐在書桌前，手裡拿着陳若星的星星抱枕。聽見她的動靜，他回頭，勾起一抹笑。

　　陳若星掃了一眼抱枕，“你還是住之前的房間吧。”

　　衛凜應了一聲，“這個抱枕這麼舊了，你怎麼還在用？”

　　陳若星：“我喜歡。”抱枕是當年衛澈帶過來的。

　　“也沒什麼特別的。”衛凜淡淡地說道，“早該扔了。”似乎很不屑。

　　陳若星臉上一點溫柔瞬間消失了。

　　“怎麼了？你這麼寶貝這個抱枕啊？”

　　陳若星拿過抱枕，多少個夜晚，她都是抱着這個抱枕入睡的。

　　衛凜起身，往對面房間走去，邊走邊說道：“這個抱枕是大哥送給你的吧。”

　　陳若星眸子一亮。

　　“這是我幼兒園大班參加講故事比賽獲得的禮物。”衛凜慢悠悠地丟了一句，回到對面的房間。

　　陳若星心頭大怔，好像被小貓爪子撓了一下，她追了過去。

　　衛凜望着她，“有什麼想問的？”

　　陳若星咬咬牙，“阿婆讓我幫你掛帳子。”

　　衛凜：“……不用了！”

　　陳若星：“隨你。”

　　衛凜：“你不問問抱枕的事？”

　　陳若星微微一笑，“就是一個普通的抱枕，你說的對，也該換了。”說完，她趕緊回了自己的房間，關上了房門，還从里面反鎖了。

　　她拿過抱枕，輕輕地拍了兩下。

　　因為是星星抱枕，她很喜歡，很寶貝。

　　可誰想到是衛凜送她的。

　　那時候她還小，哪裡記得禮物到底是誰送她的。

　　晚上十點多，院子里的蛙鳴蟲叫。小鎮一片安寧，

　　陳若星洗完澡，一邊加班，一邊自然晾乾頭髮。

　　“咚咚咚——”門外響了幾下。

　　陳若星鬆開鼠標，走到門口，開了房門，衛凜站在門口。“房間里的蚊子太多了。”

　　他掃了一眼她的床，白色的蚊帳已經掛起來了。“還有沒有蚊帳了？”

　　陳若星搖搖頭，“只有一個，我用了。”

　　“那算了。”衛凜蹙了蹙眉。

　　陳若星見他額角和手臂已經有好幾個包了，“你睡我房間吧。”

　　“那你睡哪？”

　　“我睡隔壁，我不招蚊子。”她開始收拾電腦。

　　衛凜拉住她的手，“不用了。有沒有花露水？”

　　陳若星從桌上拿過一瓶，“時間有點久了。”

　　“沒事。”他噴了幾下花露水，瞬間連打了三個噴嚏。“我去睡了，你也早點休息。”

　　衛凜躺在床上，耳邊一直有蚊子嗡嗡直叫，他只好拿過毯子矇著頭。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蚊子，又黑又大，一叮一個包。

　　陳若星去樓下翻了一圈，在抽屜里找到了蚊香。

　　老太太聽見動靜，也出來了。“怎麼了？找什麼東西？”

　　“蚊香。衛凜的房間有蚊子。”

　　“蚊帳呢？”

　　“那個蚊帳破了幾個洞就沒給他掛了。”

　　“熏了蚊香估計他會嫌嗆，你下來和我睡，讓他住你的房間。”

　　“嗯。”

　　陳若星拿着蚊香上樓，敲了敲衛凜的門，把阿婆的安排告訴了衛凜。

　　衛凜挑眉，朝着樓下喊了一聲，“阿婆，我沒事，您早點休息吧。”

　　老太太什麼也沒說，回了房間，也不管了。

　　陳若星也沒有辦法，只好幫他在牆角點上蚊香，一會兒屋裡便香氣熏眼。“要不要去院子透透氣？”

　　“你陪我。”他提出要求。

　　皎潔的月光下，牆角的花散發著陣陣幽香。

　　兩人坐在石凳子上，各自沉默着。

　　陳若星能感覺到衛凜落在她身上的光，深沉、厚重的。

　　“下午那會兒，我對婭婭說，我是你老公，所以才能親你。”衛凜笑了一下，聲音低低的，“若星，我對你的感情反應是慢了一點，但是我是認真的。”

　　陳若星心頭震動，她絞着手。

　　“若星，我知道如果你對我沒感覺，那天晚上不會任由我……”

　　“好了，你別說了。”

　　衛凜：“我會等你，等你從英國回來。”

　　陳若星：“萬一我不回來呢。”

　　衛凜咬牙：“我去英國找你。”

　　兩個人各自沉默着。

　　陳若星踢着腳下的地，突然碰到了一個軟軟的東西，她嚇得一跳，連忙站起來躲開。

　　“什麼東西？”衛凜立馬往前，拉住了她的手，把她護在身後，再定睛一看，“是蟾蜍。”他輕笑一聲，“果然是癩□□想吃天鵝肉。”

　　陳若星：“……”

　　衛凜道：“我也想吃。”

　　陳若星扯回手，“你現在怎麼這麼厚臉皮？”

　　衛凜看着她，“章一辰說情侶都是這樣，牽手說情話親吻做·愛，因為喜歡才會放任自己的想法。”

　　難怪他突然要吻她，甚至是咬她，以至於到現在她的嘴唇還有些紅腫。“章一辰根本沒有談過戀愛。”

　　“他前段時間談了。”衛凜表情嚴肅。

　　陳若星一時間之間根本適應不了這樣的衛凜，“蚊香估計要燒完了，我們睡覺吧。”

　　話音一落，她才覺得這話很容易讓人聯想翩翩。

　　衛凜看着她，目光沉沉的。

　　陳若星拿出手機，假裝在看同學的微信，正好許落落她們今晚一直在聊天，消息已經積攢了100多條了。

　　她打開一看，正好是孫亦諾發的他們學校的校草照片，校草五官精緻，溫潤如玉，確實很好看。

　　“你在看誰？”衛凜餘光恰好也看到了那張照片。

　　陳若星一驚，“是亦諾他們學校的校草，長得挺好看的。”

　　“我能看看嗎？”

　　陳若星把手機遞給他，衛凜又翻了翻照片，都是校草的。還有一張照片，校草露出了自己的人魚線。

　　擺拍的照片，做作極了。

　　“這人魚線應該是畫出來的效果。”衛凜說道。

　　“畫的？”

　　“就和女生化妝一樣。你覺得他好看？”

　　陳若星硬着頭皮道：“還行。”

　　衛凜默了一下，眯着眼看着她，“那你覺得我呢？”

　　陳若星轉頭，她眨了眨眼，“衛凜，你是不是在吃醋？”

# 第62章

　　衛凜這輩子都沒有這麼在意過自己的外貌, 畢竟他也是從小被誇大的。怎麼說他也被評過經濟學院的校草，也是當年學院里叱吒風雲的人物，他對自己的外在條件有信心，只是他並不知道陳若星對男性的審美到底是什麼樣的？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無聊！”陳若星回道。

　　衛凜快速地拉着她的手, “那好我承認, 我吃醋了。”

　　陳若星深吸一口氣：“……他們校草臉長得不錯, 身材也挺好的。”

　　衛凜鬆開了她的手, 默不作聲地上了樓, 回了自己的房間。

　　今晚的世界終於安靜了。

　　陳若星躺在床上時, 她還在想着衛凜在院子里說的話。

　　他會吃醋？

　　真是難以置信。

　　半夜的時候，突然下起了雨, 雨水劈了啪啦地落下來，風聲呼呼作響。

　　衛凜突然感覺到臉上的一絲涼意, 迷迷糊糊間，他摸了一把臉, 一手的水。他打開了燈，伸手一抓, 床上濕了好幾個地方, 他抬首一看，應該是屋頂漏雨了。

　　他打開手機, 才凌晨3點。

　　天氣預報並不準，這場大雨來的有點早。

　　陳若星眠淺, 雨聲太大, 她起來關窗戶, 聽見了對門走路的聲音。她打開門一看，衛凜住的房間燈響着。

　　她重新回到床上，目光卻一直注意着門縫的燈光。

　　燈光一直未關，陳若星擔心他又遇到什麼事了，趿着拖鞋，過去敲了敲門。

　　很快門開了。

　　陳若星：“怎麼了？”

　　“屋頂漏水。”衛凜無奈地說道。

　　二樓的房間一直沒人住，老太太可能也不知道漏水。

　　陳若星過去一看，床上的墊被、毯子都濕了，壓根不能睡了。如果她不來，衛凜可能就一直坐在一旁的木椅上了。“去我房間睡吧。”

　　衛凜看了她一眼，也沒推辭。

　　兩人在同一個房間，孤男寡女，氣氛總是怪怪的。

　　房間里只開了一盞檯燈，燈光暈黃。

　　陳若星把床稍微整理一下，“你睡吧。”

　　“你呢？”

　　“我不困了，正好還有點工作要做。”她指着桌上的筆記本。

　　衛凜躺在床上，靠着床的左側。她睡得木板床，床很硬，睡感並不太舒適。

　　陳若星坐回書桌前，打開了筆記本，繼續做朱迪交給她的工作。可惜，剛剛睡醒的關係，她的大腦還有些迷糊。

　　衛凜雙手交疊在腦後，聽着她敲擊鍵盤的聲音。他慢慢閉上眼睛，卻一點睡意都沒有。

　　過了一會兒，陳若星回頭看看衛凜，見他似乎睡着了。她也合上了筆記本，終於抵不過困意趴在桌上睡了。

　　雨依舊在下着，滴滴答答的。

　　衛凜輕輕下床，“若星——”他叫了她兩聲，她都沒有反應，便將她抱回了床上。

　　她很輕，身子軟軟的，將她安置好，全程她都沒有一點反應。

　　睡得像只小豬。

　　衛凜站在床沿，輕輕嘆了一口氣，抬手輕輕順了順她的頭髮，指腹情不自禁地從她的眉心滑到她的軟軟的嘴角。而他的目光也情不自禁地落在她的胸前，只是一瞬，他趕緊扯過薄毯蓋在她的身上。

　　衛凜回到床的另一邊，重新躺好。

　　雨聲漸漸小了，這一夜終於平靜了。

　　陳若星翻了一個身，頭靠在了他的脖子邊，她的手擱在了他的肚子上，腳擱在了他的腿上，儼然把衛凜當成了她的娃娃。

　　衛凜只覺得渾身的血液都在翻騰，一陣淡淡的馨香飄到了他的鼻尖。他深吸一口氣，輕輕側過身子，抬手將陳若星攬進了懷裡。

　　靜謐的屋內，一派的溫馨縈繞着。

　　這一覺兩人都睡得沉，直到老太太久不見兩人下樓，才上樓。

　　“若星——若星——”老太太打開了門，看到兩人相擁而睡的場面，老太太也怔住了。

　　“阿婆——”陳若星聲音沙啞，眯着眼突然看到了一旁的衛凜，她立馬跳下了床。“這個——”

　　衛凜也醒了，他扯了一抹笑，“阿婆，早。”

　　老太太抿了抿嘴角，斟酌再三，“時間不早了，下來吃早飯吧。”

　　“阿婆——”陳若星急切地跑過去，“衛凜房間漏雨……我就讓他睡我房間了，我本來是在工作的……”

　　老太太嘆了一口氣，她拍拍她的手，冷聲道：“穿上鞋子，去洗臉。”

　　老太太一走，陳若星一臉欲哭的表情，她回頭看着衛凜，那人卻是一臉的淡然，心情似乎很好的樣子。

　　她怎麼會睡到床上，還和他抱在一起，陳若星抓了抓頭髮。

　　衛凜打了一個哈欠，似乎睡意未盡。

　　陳若星咬牙，“我記得我是坐在這裏的？”

　　“習慣吧。是你自己爬上床的，我也不知道。”衛凜無辜道，

　　陳若星：“不可能！”

　　衛凜輕笑着，彎腰拿起她的拖鞋放到了她的腳下。“穿上。”

　　陳若星縮着腳趾頭，聽話地套上了拖鞋。

　　衛凜沉聲道：“是我抱你上床睡的，但是是你主動抱着我的。”

　　陳若星的臉色漲紅了，她慢慢地握緊了拳頭。“一會兒你和阿婆解釋一下。”幸好兩人衣衫都還算整齊，不然真的不好辦了。

　　衛凜抬手理順了她額角的碎發，溫溫柔柔地笑了笑，“以後晚上睡覺記得鎖門。”

　　她在自己家睡覺鎖什麼門？

　　雨後天晴，經過一夜雨水洗禮，小院子的植物綠意盎然。

　　陳若星和衛凜各自換好衣服后才下樓，一人端着一個水杯刷牙。一個淡然，一個心虛。

　　老太太從廚房的窗戶向外看着，她不禁搖搖頭。

　　若星哪裡是衛凜的對手啊。

　　等兩人洗漱好，她把麵條端到院子，“吃吧。我看你們吃了這碗麵條午飯也不會吃了。”

　　陳若星點點頭，“阿婆，一會兒我去叫劉伯來修屋頂。”

　　老太太：“我和劉伯說過了，他有時間會過來的。你別煩這事了。”

　　“過两天颱風要來了。”

　　“潿舟每年夏天都有颱風，這房子受得住，不要緊的。”

　　“可是晚上要是再下雨，到時候衛凜睡哪裡。”她小聲道。

　　衛凜看了她一眼，開口道，“阿婆，我下午就回江城。”

　　老太太有些意外，問道:“這麼快？”

　　衛凜道：“公司還有些事等着我回去處理。”

　　陳若星低着頭吃着碗里的麵條。

　　老太太：“若星一會兒去找婭婭爸爸，讓他送衛凜去機場。”

　　“好。”陳若星頭也沒抬。

　　老太太輕若無聞地嘆了一口氣。

　　吃完了麵條，陳若星去洗碗，衛凜在一旁幫忙。

　　“你不去收拾行李嗎？”陳若星說道。

　　“你就這麼想我走？”衛凜的語氣聽不出什麼情緒。

　　陳若星默了一下，“天下無不散之宴席。”

　　“衛凜，你過來一下——”老太太喊了一聲。

　　衛凜起身走過去，“阿婆，什麼事？”他一直在等老太太問他早上的事，可惜老太太一直沒問。

　　“這是我們家的戶口本。”

　　衛凜一愣。

　　“一會兒我讓若星和你一起回江城。”

　　“阿婆——”

　　“不要再讓她難過了。”

　　“您放心好了。”他正色道。

　　老太太彎了彎嘴角，“若星膽子很小，怕黑，怕一個人。”

　　“這麼久了我沒看出來。”

　　“她五歲開始我逼着她一個人睡，就是不想她依賴別人。”老太太嘆了一口氣，“這孩子汲取了父母的優秀，心底善良，努力，她不貪心，但是太自卑了，尤其在感情上。”

　　“阿婆，你是最了解她的人。”

　　“你們需要相互了解的地方太多了。這個需要時間，需要包容，也許她的身上還有許多缺點。”

　　衛凜摸摸鼻子。

　　老太太和他說了一通話，衛凜出來找陳若星。

　　陳若星正在打電話，她一手絞着竹恭弘=叶 恭弘。

　　衛凜沒有聽人通電話的習慣，可他現在也沒地方去，索性停在原地。

　　“我明天就回來。不用來接我了，真的。司老師，不用麻煩了。”

　　衛凜一聽到司哲的名字就頭疼，他輕輕咳了一聲。

　　陳若星回頭，“司老師，等我回去再和您聊。”

　　司哲：“好。注意安全。”

　　她掛了電話，對着衛凜的眼睛。

　　衛凜指了指院子里一朵粉色玫瑰，“從遠處乍一看倒很像一枝紅杏出牆來。”

　　陳若星：“……”

# 第63章

　　衛凜繼續道：“司老師挺閑的嗎？”

　　陳若星沒理他, 把碗送回廚房，把廚房收拾一下。

　　衛凜拿出手機，隨手拍了幾張照片。他這個人難得發朋友圈，這會認真地編輯了三張圖, 還加了一句話。

　　“難得給自己放一個假, 潿舟是個好地方, 以後可以來這裏養老。”

　　不一會兒, 衛凜的朋友圈就炸了, 各方評論湧來。

　　員工1：老大, 可以考慮下一次公司在這裏團建。

　　員工2： 1

　　員工3： 2

　　……

　　章一辰：這是秀恩愛？恭喜衛總哈！哈哈哈哈！

　　司哲看到衛凜這條朋友圈時，他看了好幾秒, 猶豫了一下點了一個贊。他當然明白衛凜這是故意的。

　　衛凜這條騷包朋友圈還引來了衛澈的電話慰問, “看來這趟出行收穫不錯, 你的心情很好。”

　　衛凜：“還行吧。”

　　衛澈輕笑：“戀愛果然會讓人改變。”

　　衛凜沒說話, 連他自己都知道這段時間他是有多幼稚, 有多不像以前的自己。

　　衛澈：“在她去英國前, 抓緊時間, 先把婚求了。”

　　衛凜一愣, “大哥, 你怎麼不知道我要求婚？”

　　衛澈：“你現在還有別的方法嗎？”

　　衛凜：“你有什麼好方法？”

　　衛澈：“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我的方法並不適合你, 你加油吧。”

　　衛凜的餘光看到陳若星拿了把剪刀出來, 他支吾了一聲, “大哥, 我先掛了，回去再說。”

　　他走過去，“要做什麼？”

　　陳若星舉起剪刀，咔嚓一聲，剪了兩朵玫瑰。

　　衛凜：“花開的好好的，你剪它做什麼？”

　　陳若星把花放到玻璃瓶里，“你不是嫌它礙眼嗎？”

　　衛凜噎住。

　　陳若星嘴角上揚，帶着笑意，把花放到了客廳里。

　　玫瑰的花香一瞬間就飄滿了屋子。

　　老太太看着陳若星忙前忙后，叫住她，“你休息一會兒。”

　　“我不累。”

　　“事情忙不完的。若星，和你衛凜一起回去吧？”

　　陳若星：“我請了三天假，明天再走。”

　　“差一天有什麼關係，兩人一起走也有個照應。”老太太說著從拿出一個信封，“這裏面有兩萬塊。”

　　“我不要。”

　　“去國外有點錢防身我也放心。”

　　陳若星雙手背到後面，堅決不肯拿。

　　老太太板着臉，“你是想讓我擔心嗎？”

　　陳若星見阿婆好像真的生氣，伸出手接過了信封。她紅着眼圈，“阿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沒有結婚永遠都是小孩子。”老太太摸摸她的腦袋。“去收拾東西吧。”

　　陳若星嘀咕了一句，“阿婆，你偏心，老是向著衛凜。”

　　老太太失笑。

　　傍晚，陳若星和衛凜收拾好行李來到婭婭家。

　　婭婭正在院子里踢毽子，她最多踢兩個，氣的不行。知道陳若星要走了，她一臉不舍，拉着陳若星的手。

　　婭婭爸爸：“行了，你趕緊去寫作業，以後考上江大，和你若星姐姐在一個城市。”

　　婭婭鼓着嘴，“可我不想離開潿舟，我舍不得爸爸媽媽。”

　　婭婭爸爸：“那你總要結婚的。”

　　婭婭看看陳若星和衛凜，“希望我的老公像衛凜哥哥一樣帥。”

　　在場的三位大人都沉默了。

　　衛凜側首望着陳若星，眼角含笑。

　　陳若星彎下腰，“婭婭，看人呢不能光看外表的，要看這個人好不好，誠實懂禮貌還會關心別人。”

　　婭婭點點頭，“我知道了。”

　　婭婭爸爸把兩人送到機場，衛凜拿了500塊錢給他。

　　“我怎麼要錢呢。都是門口的鄰居。”

　　“這油錢總不能讓你出。”

　　“那也要不了這麼多。”小鎮上的人淳樸又善良。

　　“給婭婭買吃的，阿婆那裡要是缺什麼也麻煩您添置些。”

　　“行。”婭婭爸爸收了錢，“你們快進去吧。”

　　陳若星看着他的車開走。

　　衛凜道：“我知道阿婆為什麼喜歡留在這裏了。”

　　“嗯？”陳若星側首。

　　“這裏的人有人情味。”

　　陳若星笑笑。

　　兩人一起回到江城，衛凜開着車先送她回去，陳若星也不再說什麼，說什麼推辭的話，他都會送她回去的。

　　到了小區，衛凜拎着她的行李箱，一直把她送到門口。

　　陳若星拿出鑰匙開門。

　　衛凜說道：“你們這個鎖不安全，換個防盜門吧。”

　　陳若星應了一聲。

　　“不要敷衍我。”衛凜想着算了，過两天，他找人來換。

　　陳若星打開了門，禮貌地問了一句衛凜，“要不要進去坐一坐？”她真的是出於禮貌，結果衛凜真進去長坐了。

　　陳若星把窗戶和卧室的門打開通氣，衛凜沒有進她的卧室，只是在客廳站了一會兒，那個沙發給他留下了可怕的心理陰影，他再也不想靠近了。

　　衛凜掃了一眼門口的鞋子，“那雙男士拖鞋的主人平時過來？”

　　陳若星：“她男友偶爾會過來。”

　　“他們怎麼不一起租個房子？”

　　陳若星：“一個在城北上班一個在城南上班，為了平時能工作方便。”

　　衛凜輕笑一聲，覺得這種理由真是扯。

　　陳若星知道他笑什麼，也沒理他。

　　衛凜的手機又響了，他看了看來電显示，掛斷了。“下周六祁陽結婚。”

　　“祁陽要結婚了？”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祁陽是兩人大學同班同學。

　　“對。你沒看班級微信群嗎？”

　　“我屏蔽了。”陳若星有些突然，感慨道，“好快啊。是我們班第一個結婚的吧。”

　　衛凜睨了她一眼，“是啊。不聲不響的人都結婚了。”這話說的頗有幾分挫敗感。

　　陳若星覺得不能再繼續聊這個話題了，“對了，戶口本給我，我明天去辦簽證。”

　　“阿婆給我戶口本給不是給你辦簽證用的。”衛凜不情不願地拿出了戶口本。

　　陳若星接過，“你不是要回公司嗎？”

　　“行了，不用趕我走。”衛凜走到門邊，“注意安全。”

　　總覺得單身女孩子一個人住在這裏不□□全。

　　第二天，陳若星銷假上班，朱迪見她這麼早回來還有些詫異。“看樣子這趟出行挺順心的。”

　　陳若星笑了笑。

　　“對了，李副總前两天還回公司了，又讓老大給趕走了。”

　　“老大沒有心軟啊。”

　　“你也沒說你家那位的身份啊。”

　　陳若星抿了抿嘴角，“朱迪姐——”

　　“我都明白。我以前跟着老大參加過飯局，和你未來老公公同桌，衛總這個人挺不錯的。”

　　聽到老公公這個詞，陳若星瞬間赧然了。

　　“你和衛凜和好了？”

　　陳若星有些為難，他們現在這個關係算什麼？總覺得還欠一把火候。

　　“我看衛凜人不錯，他知道錯了，你也就原諒他吧。”

　　怎麼全世界都在為衛凜說話呢。

　　她剛坐在下來沒多久，快遞小哥捧着一大束鮮花進來，“請問陳若星小姐是哪位？”

　　陳若星站起來。

　　“這是您的花，請簽收。”

　　陳若星看着紫色的滿天星，她簽好名字，“謝謝。”

　　小哥微笑着提醒道：“卡片上有留言。”

　　這麼一大束花太招搖了，辦公室的人都看過來。

　　陳若星把花放到桌角下，她傾身看着卡片上的字。“滿天星辰不及你——衛凜。”

　　“他到底從哪裡學到這些的？”陳若星只覺得全身雞皮疙瘩都要掉下來了。

　　難道又是章一辰教他的？

　　沒過一會兒，陳若星的手機響了，她猜想是衛凜打來的，看了來電显示果然。真不想接，可還是接了。

　　“喂——”

　　“收到花了嗎？”

　　陳若星呼了一口氣，“很傻好不好？”

　　“女生不都喜歡男朋友送花的嗎？陳若星你不是女生嗎？”

　　“我不是！”陳若星被他逼急了，一開始胡言亂語了。

　　衛凜反應極快，“那我下回可要好好檢查一下了。”

　　話音一落，他聽到了電話里的“嘟嘟”聲。

　　陳若星掛了電話，深深地呼了一口氣。這什麼人啊？流氓！

　　當天晚上，陳若星下班後去附近超市買了點菜，準備晚上和丹丹一起吃小火鍋。

　　等她買完菜回來也快七點了，她一邊給丹丹打電話，一邊往小區里走。

　　那條幽暗的巷子，路燈壞了還沒有修好。

　　陳若星走了一半，感覺到身後有人，她回頭一看，只見兩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大步朝她走來，一高一胖，看着不像什麼好人。

　　“你們想干什麼？”陳若星連連退了幾步，“手機給你們——”現在都用支付寶，她身上也沒有現金。

　　胖子手一抬，打飛了她的手機。

　　陳若星扔了蔬菜轉身要跑，卻被男人扯住了衣角。

　　高的男人直接扯着她的衣服，把她甩到牆上。

　　陳若星低着頭咬了他一口氣，用足了力氣。

　　男子痛的抬手給了她一巴掌。

　　陳若星只覺得鼻子里的血滾滾而下。

　　“死丫頭！挺橫的嗎？”男的朝着她的肚子又是一拳。

　　陳若星痛的叫了一聲。

　　“捂住她的嘴。臭丫頭！我打爛你的牙！”說著又是給你陳若星一個耳光。

　　掉在地上的手機突然響了，鈴聲急促。

　　兩名男子看了一眼，越發狠地揍着陳若星。

　　巷子前有人走動，兩名男子有所顧忌，很快收了手，什麼話也沒說就跑了。

　　陳若星痛的跪在地上，滿臉的血，衣服也被扯破了。她踉蹌地去撿手機，顫着手接通了電話。“喂——”

　　衛凜急的不行，眼皮一直在跳。“你在哪？！”

　　陳若星渾身都在痛，怕的手腳都在抖，她動了動嘴巴，口腔里滿是血腥味，話還沒有說出來，反胃吐了。

　　“陳若星，你怎麼了？你在哪裡？”衛凜下了車，“我現在在你們小區門口。”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我在巷子……”

　　衛凜也察覺到她的說話的聲音有些不對勁，“別掛電話——”

　　陳若星緊緊握着手機聽着他急促的呼吸聲，她慢慢地冷靜下來。

　　衛凜來到巷子口，往前一看，才發現那邊有人。他的心頭一突然一跳，走過去，發現那人是陳若星。

　　陳若星抬着頭，望着他，心底從未有過的踏實。

　　她現在的樣子一定很嚇人。

　　衛凜的臉色瞬間大變，他蹲下身子，手都不知道該碰哪裡。“哪裡受傷了？”他的手顫巍巍地摸着她的手臂，最後擦着她臉上的血。

　　“沒——沒事。”

　　“怎麼這麼多血？”衛凜的聲音都變了。

　　“是鼻子流的血。”

　　衛凜雙手捧着她的臉，“我先送你去醫院。”

　　陳若星剛要站起來，衛凜卻抱住了她的腰，“靠着我。”

　　陳若星縮在他的懷裡，聽見他的心跳，她才安心。“衛凜，你怎麼來了？”

　　“我找了人來給你換防盜門。你別說話了。”

　　衛凜將她小心翼翼地放到後座，拿過衣服蓋在她的身上。

　　陳若星還強裝着，“我沒事的。”

　　怎麼會沒事？流了這麼多血，衣服也破了，這個樣子還能說沒事。

　　衛凜咬着牙，強忍着一切情緒，開車去了醫院，這一路他的神經都緊繃著。

　　剛剛他與她剛剛只隔了500米，如果他早點來，或許她就不會出事了。

　　到了醫院，衛凜掛了急診，又打了幾個電話，一個院領導也來了。

　　一番檢查下來，索性都是皮外傷，骨頭、和內臟都沒有受傷，這是萬幸。衛凜鬆了一口氣，心口大石終於落下，他把那位院領導送到門外。“徐伯伯，麻煩您了，讓您還跑了一趟。”

　　“沒事就好。去陪你女朋友吧，估計被嚇的不輕，這幾天多陪陪她。”

　　“好的。”

　　衛凜進來時，男醫生正在給她的傷口消毒，陳若星痛的直躲。

　　“疼也得忍着。”男醫生道。

　　衛凜沉聲道：“我來吧。”

　　男醫生把棉簽遞給他，“估摸着明天傷口都會變青紫。”

　　衛凜：“多久才會好？”

　　“至少一個禮拜，真正恢復好要半個月。”

　　“會留疤嗎？”

　　“應該不會。”

　　衛凜應了一聲，小心翼翼地擦着她嘴角的傷口。

　　陳若星覺得時間過得太漫長了，他的動作很輕很慢，棉簽像羽毛一樣劃在她的臉上。

　　衛凜神色專註。

　　陳若星：“還有多久？”

　　衛凜：“快了。”頓了頓，“疼？”

　　陳若星：“不疼了。”

　　一旁的男醫生拿過來一瓶葯，“這個回去擦在身上其他受傷的地方，要揉一下，藥效才會發揮。”

　　陳若星臉紅如血。

　　衛凜接過，一臉淡定，“知道了。”

　　從醫院出來已經九點多了，衛凜扶着她的手臂，開口道：“今晚別回去了，去我那兒住。”

　　“不行。”

　　衛凜停下腳步，“你知道今晚有多危險嗎？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我以後不會再走那個巷子了。”

　　“若星，聽我的話。”衛凜抬手覆在她的頭上，“你知道我走進巷子時有多怕嗎？”

　　他眼底的恐慌、心疼毫不掩飾。

　　那一刻，他才明白，他對陳若星的感情比他想象的還要深。

　　衛凜嘆了一口氣，抬手將她圈到自己的懷裡，“若星，聽話。”

　　陳若星不得不承認她被他蠱惑了，她真的聽話地跟他回去了。

　　不是當初那個新房。

　　衛凜自己購置的一套房子，房子很大，裝修風格簡約。這一點，衛凜和衛澈如出一轍。

　　衛凜打開鞋櫃，从里面拿出了一雙女士拖鞋。

　　陳若星穿上時微微愣了一下，她低頭看着拖鞋，一時無話。

　　衛凜解釋道：“阿姨隨便買的。”

　　陳若星：“新的。”

　　衛凜：“我這裏又沒有別人過來。”

　　陳若星看出來他的彆扭，也沒再說了。

　　衛凜帶她去房間，“浴室在對面，毛巾牙刷柜子里都有。先洗個澡，把衣服換了。”

　　陳若星扣着手，猶豫了一下，小聲道：“我沒衣服。”她身上衣服沾滿了血，又臟又滲人。

　　衛凜舔了一下嘴角，回房拿了一件他的白襯衫。“你先穿這個。”

# 第64章

　　陳若星接過襯衫，尷尬不已。

　　衛凜也有些不自在, 他可不是故意佔她便宜, 他撇開眼，“鑰匙給我, 我去幫你拿衣服。”

　　衛凜離開后，陳若星走進浴室, 她看着鏡中的自己，嘴角破了皮, 頭髮也是亂糟糟的，真是慘不忍睹。

　　脫衣服時，身上也隱隱作痛。

　　她快速地沖了一個澡，用的衛凜的沐浴液, 男士沐浴液很清涼的感覺。等她洗好，套上了衛凜的白襯衫, 襯衫擺蓋到了她的大腿處。這會兒，她才想到, 剛剛已經問衛凜再借條褲子的。她一邊吹着頭髮，一邊盼着衛凜早點回來。

　　衛凜來到她的住處，和她的舍友解釋了一下。“她暫時不會回來住了。”

　　“我明白的。”

　　“你也注意安全。”

　　“好的。你先幫她收拾東西吧，需要幫忙嗎？”

　　衛凜：“不用了。”

　　丹丹笑了笑, “那好，你先忙。”

　　衛凜第一次走進陳若星的房間, 一張床, 一個書桌, 一個衣櫥，簡簡單單的，房間被她布置的很溫馨，牆上還貼着她的工作計劃。

　　衛凜打開衣櫥，她的夏季衣服整齊地掛在裏面，都是襯衫褲裝居多，他拿了兩套疊好放到袋子里，目光落在她的內衣上，白色、粉色。衛凜緊了一下手，快速地拿了文胸和內褲，還有一旁的睡衣都塞進袋子。

　　他出門的時候，正好碰到了對方鄰居在搬家。男子看了他一眼，目光閃躲。

　　衛凜向他點了一下頭也下樓了。

　　他到家的時候，陳若星已經睡着了。她裹着被子，大概太累了，卧室的燈也開着。

　　衛凜把行李箱放在房間，見她睡着了還皺着眉，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抬手關了燈。

　　小小的聲響卻把陳若星驚醒了。

　　一瞬間的黑暗，她還沒有適應，整個人如驚弓之鳥，猛地坐起來，額頭砰的一下撞到了衛凜的胸口。

　　“唔——”她呼通。

　　衛凜連忙打開了燈，“撞到哪了？”

　　陳若星捂着額頭，“沒事。”

　　衛凜捧着她的下巴，細細一看，確定沒事他才放下手。“撞笨了怎麼辦？”

　　陳若星揉了揉額頭。

　　衛凜目光滑過她的脖子，他的襯衫對她來說太大了。

　　陳若星見他沒有走的意思，她下意識地又拉了拉被子，想要把自己裹好。她的兩隻腳丫子露在薄被外面，糾結地扭着。

　　衛凜看到她的小動作，輕輕一笑，“你的衣服都在行李箱。”

　　陳若星低聲道：“謝謝。”

　　衛凜起身，“你換吧。我去拿藥酒。”

　　“不不不，我不用塗藥酒了。”陳若星連連搖手。

　　衛凜大步走了出去，“我等會兒過來。”

　　陳若星立馬翻出睡衣睡褲，等她換好，衛凜敲門，“換好了嗎？”

　　“好了。”陳若星咬牙。

　　衛凜也換了一身休閑裝，白色T恤灰色褲子，他手裡拿着醫生給的藥酒。“你趴下吧。”

　　陳若星苦着臉，“衛凜，真的不用了，片子也拍過了，我沒事。”

　　“片子也只是說明你的內臟沒有受傷。”衛凜板着臉。“那讓我媽過來。”

　　陳若星立馬阻止：“別！”

　　衛凜輕飄飄地道：“該看的我都看過了。”

　　陳若星怔怔地看着他，“衛凜！”

　　“聽話！我看看傷到哪裡了。”衛凜柔聲道，幽深的雙眸讓她慢慢鬆開緊握的手。

　　陳若星轉過身，抱着枕頭，半趴下來。

　　衛凜抿了抿嘴角，抬手掀起了她的睡衣，雪白的後背一片青紫。他呼吸一瞬間就變了，他滿是自責，倒了藥酒在手中，微微搓熱，覆在她的後背上。

　　陳若星的身體不自覺地哆嗦了一下。

　　衛凜的動作也停下來，心臟撲通撲通地跳動着，他好像聽到了聲音。他深吸一口氣，輕輕的按揉着。

　　陳若星疼的抽氣，她緊緊地抓着枕頭。

　　“疼也得忍着。這藥酒是活血化瘀的。我輕點就是了。”

　　陳若星的臉埋的深深的。

　　屋裡滿是藥酒的味道，很濃烈。

　　衛凜幫她按了半個多小時，陳若星心裏五味雜陳。兩人之間真的說什麼清了！

　　“肩頭呢？”衛凜沉聲說道。

　　陳若星肩頭卻是疼，換衣服的時候她就發現了，肩膀抬一下又酸又痛。只是那邊的位置太尷尬了。

　　“你把睡衣拉一拉。”他的聲音低沉。

　　陳若星扯了一下上衣，露出了半個圓潤的肩頭。

　　衛凜的喉嚨上下動了下，他伸手將她藥酒覆在她的肩頭，動作依舊輕柔。

　　陳若星喟嘆：“你學過按摩嗎？”

　　衛凜：“第一次。”

　　陳若星沒說話，心想技術挺好的。

　　“怎麼了？你覺得不舒服？”

　　“挺好的。”

　　衛凜笑了笑，“我爸媽都沒享受過我的服務。”

　　等一切結束，衛凜抽過紙擦了擦手。“早點休息吧。”

　　陳若星像只煮熟的大蝦，僵硬地道謝。

　　衛凜沒有什麼睡意，他已經託人去查監控了。這件事他思前想后，都覺得那兩個人不像小偷在搶劫。

　　小偷搶不到錢也不會那麼猖狂地打人？

　　唯一的解釋就是，人家就是想打陳若星。

　　衛凜揉了揉眉心，這事現在還不能驚動家裡，不然以他媽那個性格，肯定要把陳若星接回家住了。

　　衛凜有些口渴，端起水杯，發現杯子里已經沒有水了，他起身去了客廳，倒了一杯水，剛喝了一口，就聽到房間傳來陳若星叫喊聲。

　　他立馬進去，打開了燈。

　　“不要！不要！”陳若星哭喊着，雙手無措的揮舞着。

　　衛凜走到床沿，握住她的手，“若星，醒醒——沒事了——”

　　陳若星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眼角滿是淚痕。

　　她又夢到了那條巷子。

　　衛凜擰着眉，聲音溫柔，“沒事了，現在在家裡。”

　　陳若星目光迷迷糊糊，一言不發地望着他，不知道在想什麼，只是她的身子還在顫抖。

　　衛凜嘆口氣，“我陪你。你躺下閉上眼睛。”

　　陳若星乖乖地躺下，衛凜坐在床上，他抬手調暗了燈光。“睡吧。”

　　過了十多分鐘，陳若星似乎睡着了，衛凜輕輕拿開她的手。

　　這一動，陳若星又醒了，瞬間又抓住了他的手，她一瞬不瞬地看着他。

　　衛凜也愣住了，他深深地望着她，那雙眼睛像受驚嚇的小鹿，讓人心動。他慢慢傾身，“若星，你再這麼看着我，我想——”

　　吻你——

　　那兩個字還沒有說出來，他已經吻住了她。

　　不像上次那個吻，這個吻，帶着他緊張不安的情緒。

　　衛凜的氣息完完全全地包圍着她。

　　“若星，這次我沒有醉。”他的手悄然解開了她衣扣，一點一點摸索着她的身體。

　　一夜情動。

　　陳若星醒來的時候，只覺得渾身的骨頭架都散了，她輕輕一動，發現衛凜的手還擱在她的腰上。

　　她暗暗吸了一口氣，昨晚的一切再次浮過她的腦海。

　　真是混亂不堪。

　　房間里藥酒味未散，陳若星鼻子痒痒的，她沒忍住打了一個噴嚏。

　　衛凜被驚醒，他睜開眼看着陳若星，抬手扯過薄被。“感冒了？”

　　陳若星不想說話，緊閉着嘴巴。

　　衛凜湊過去，吻了吻她的嘴角，“醒了？”

　　陳若星連忙推着他，手一抬，更痛了，她抽了一口氣。

　　衛凜坐起來，“我看看——”

　　陳若星自然不肯，“別看了。”

　　“昨晚不都是看過了。”衛凜一臉饜足，“哪兒還疼？”

　　陳若星咬牙，又羞澀又煩躁，“衛凜，一身藥酒味你怎麼啃得下去？”

　　衛凜愣了數秒，突然委屈地說道：“你要去英國了，以後我想啃也啃不到。”

　　陳若星啞口無言。

　　衛凜厚臉皮道：“我看看——”

　　陳若星由着他了。

　　昨晚上他說了很多話，什麼愛她，什麼求婚。陳若星昏昏沉沉的，也沒聽的仔細。

　　衛凜看着她的皮膚一大片的青紫，心疼不已。“和朱迪一周假吧。”

　　陳若星知道她這樣子也不能再去上班了。

　　“我叫外賣，你想吃什麼？”

　　陳若星沒有胃口，“粥吧。”

　　衛凜扯了一抹笑，“好。”

　　這一個早晨如同以往的每一個早晨一樣，太陽照常升起，可是於兩人而言，生活自此改變了。

　　衛凜身心暢快，小心翼翼地照看着陳若星。

　　陳若星給朱迪打了電話，沒有隱瞞昨晚的事。

　　朱迪一聽大吃一驚，“那兩個人抓住了沒有？”

　　“跑了。”陳若星心裏也隱隱的不安。

　　“報警了嗎？”

　　“還沒。昨晚發生的太突然了。”

　　“今天有時間先去報警。”

　　“要不要來我陪你？”

　　“不用了，昨天衛凜過來了。”

　　朱迪笑了笑一下，“有他在也好。你好好休息，工作的事別煩了。”

　　“好的。”掛了電話，陳若星輕輕嘆了一口氣。

　　衛凜走近，正好聽到她的嘆息聲，他握住她的手，“別擔心，這事我來解決。”

　　陳若星望着他，“能抓到那兩個人嗎？”

　　衛凜彎了彎嘴角，“跑不了的！先吃早飯吧。”

　　他叫了好幾樣吃的，皮蛋瘦肉粥、豆漿、茶恭弘=叶 恭弘蛋，還有小籠包。

　　陳若星喝了幾口皮蛋瘦肉粥，見衛凜似乎也沒有什麼胃口，不時看看她。

　　“怎麼了？”她問。

　　衛凜神色鄭重，“昨晚發生的事沒在我的意料之中。”

　　陳若星心頭一顫，這種事誰能預料呢？

　　“若星，我沒有準備那個。”

　　“什麼？”陳若星不解。

　　“避孕套。”衛凜回道。

　　陳若星差點被嗆住，“你——”

　　“你現在要去英國，這時候不適合懷孕。”衛凜也是為她着想，昨晚發生的太突然，兩人都沒有準備。“當然我不介意現在做爸爸的。”

　　陳若星失神地看着他，他不提醒她，她也忘了。“你趕緊下樓去買葯。”

　　衛凜的眸子一閃而逝的失落，很快，他便恢復了。“好。”

# 第65章

　　衛凜下樓買葯, 來到藥房, 他還在查百度, 哪個牌子的避孕葯好。

　　幸好今天藥房是有一位五十多歲的阿姨。

　　一聽他要買避孕葯, 阿姨看了他一眼，拿出了他要的牌子。“小伙子, 這種葯對女孩子的身體不好，容易造成內分泌紊亂，還是要少吃。”

　　衛凜臉色一抽, 他繃著臉, 刷卡付錢。“多謝提醒。”

　　回去之後, 陳若星就着水吃了葯。

　　衛凜望着她, 突然沉聲說道：“對不起。”

　　陳若星微怔，一時間她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兩個都是菜鳥选手，如果他這裡有所準備, 怕是她一腳就會蹬走他。

　　衛凜不可覺察地吁了一口氣, “上一次你是不是自己去買葯的？”

　　陳若星很少去想那天的事，對她而言, 並不是特別美好的回憶，她也努力在淡忘。

　　衛凜靜靜看着她, 似乎真的想聽她說一說。

　　陳若星又喝了一口水, “那時候還在上學，總要保護自己。”她媽媽未婚先孕, 家裡本就忌諱這事。她要真像她媽媽那樣, 估摸着阿婆這輩子都要抬不起頭了。

　　衛凜心頭像被針扎了, “對不起。”這三個字說起來總是簡單，可他給她帶來的傷害什麼時候才能撫平呢。

　　陳若星神色坦然，“你不去公司嗎？”

　　衛凜看了看時間，“你在家好好休息，中午我幫你叫外賣。”

　　“我自己會啊。”

　　衛凜看着她，無奈搖搖頭，“總得給我表現的機會吧。”他很想留下來陪她，可是他也知道她想要自己的空間去考慮兩人之間的關係。

　　有些事急不來的。

　　衛凜上班以後，陳若星困意上來，她又睡了一覺。

　　迷迷糊糊間聽到了敲門聲，她披上寬敞的外套去開門，看到韓銘時，她的臉色頓時沉下來了。

　　“我能進去嗎？”韓銘開口。

　　陳若星側了側身子。

　　韓銘徑直走到客廳沙發邊，他掃了一眼四周，臉上沒什麼變化。

　　陳若星站在一旁，也沒有主動開口。

　　韓銘的目光落在她的臉上，心疼不已。“衛凜去公司了？”

　　陳若星點了一下頭，他能找到這裏，說明她的一切他都清楚。

　　韓銘皺了一下眉，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衛凜沒有留下照顧她，他不滿了。“昨晚的事我都知道了。”

　　陳若星掐着掌心。

　　“不好奇我是怎麼知道的？”

　　“我們公司的人說的。”

　　韓銘沒有隱瞞，“是啊。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會處理的。”他坐了下來，“我們說一會兒話。”

　　陳若星站在那兒未動。

　　韓銘嘆了一口氣，“我離婚了。”

　　陳若星眸子動了動，莫名地覺得韓銘好像老了很多。

　　韓銘沒想到有一天會和女兒說心裡話。“不是因為你的關係。或許早在云云去世那年，我和司珊之間就已經有了一道鴻溝了。”若是他早知道陳若星的存在，他肯定會將她接回身邊的。他們父女之間也不會是現在這樣的不冷不熱的處境了。他對司珊有怨，可到底也是自己造成的錯。

　　“若星，我沒什麼可以給你的，我的股份將分給你一半，剩下的我都交給云云基金會，那是云云的。”他不可否認，他對云云的父愛更多些。

　　“我不需要。”陳若星堅持道。

　　韓銘擺擺手，“給你的東西，以後你想怎麼處理都隨你。”

　　陳若星：“是不是這樣你心裏就會覺得對我虧欠少些了？”

　　韓銘：“人這輩子誰沒有虧欠過誰？若星，你和衛凜和好了吧？”

　　陳若星抿着嘴角。

　　韓銘笑笑，“那小子運氣好。”在一些事情上，女孩子總是吃虧的。幸好，衛凜還算不錯。“我的建議，還是去英國吧。你還年輕，英國那邊的教育環境會給你新的啟發的。你等了他兩年，他等你半年也很划算。”

　　陳若星心底也沒有放棄去英國的計劃，她想要出去看看的。

　　韓銘什麼人，也猜到了陳若星的心思。他嘆了一口氣，“好好照顧身體，我讓張助理幫你預約了X院的張醫生，幫你調理一下。”

　　陳若星連聲謝謝都說不出口。

　　韓銘悵然道：“我進來這麼久連杯水都不給我倒。你呀，到底像誰？”他不禁想到了陳紫黎，天真，心很軟，每每他惹她生氣后，只要軟言哄哄她，她很快都能喜笑顏開。

　　他也不強求了，只要她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他也沒有別的奢望了。

　　中午，衛凜還是買好了飯回來了一趟，陳若星坐在沙发上玩着消消樂的遊戲，聽見動靜，她愣住了。“你怎麼回來了？”

　　衛凜笑了笑，“給你帶了飯。”

　　陳若星望着他，衛二少什麼時候這麼會照顧人了。“你不必這樣的。”

　　“來回不過半個小時，我也不算曠工。等吃完飯，我回去。”

　　陳若星：“……”

　　吃飯的時候，衛凜突然提了一句，“我把張阿姨叫過來。”

　　陳若星不解，“嗯？”

　　“幫忙燒飯，打掃啊。”衛凜說道，“你現在這樣一時半會也不能去上班。總有個人照顧你啊。”

　　陳若星想了想，“過些日子，我要去英國的。”

　　衛凜咬牙，“知道。你不會為了我放棄這個學習的機會。”這話說的好像怨夫一樣。

　　陳若星覺得有幾分好笑。

　　“若星，在你去英國前，我們先領證吧。”衛凜最近才明白，那種不確定真的讓人煎熬。

　　陳若星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

　　衛凜也沒再堅持了。

　　漫漫長征路，娶妻哪會這麼容易呢？

　　隔了兩日，衛凜接到電話，案子破了，那兩個人被抓到了。他趕到了公安局時，見到兇徒。

　　“高個男就住傷者對門，估摸着早就盯上傷者了。”

　　衛凜走過去，“誰讓你動手的？”

　　男人嚇了一跳，“沒有！我只是想要點錢。”他沒想到自己都上了火車了，還能被抓回來。

　　衛凜目光冷厲：“看來你想在裏面多待幾年了。你老家還有個女兒，你就不想她？”

　　男人咬着嘴巴。

　　“李爭給你了多少錢？讓你這麼喪心病狂地去打一個無辜的女孩子？”衛凜扯過他的衣領，抬腳狠踹了他幾腳。

　　“衛凜，你冷靜一下。”

　　衛凜被拉住，轉頭說道：“去查一下李爭。”

　　很快，警察就查到了，果然和衛凜所猜想的一樣。

　　李爭這两天又去公司了，好像沒事人一樣。

　　衛凜直接去了陳若星的公司，沒想到碰到了韓銘。“韓伯伯——”

　　韓銘看着他，這小子動作挺快的。“來找李爭？”

　　衛凜微愣。

　　“走吧。”韓銘身後跟着兩名壯碩的保鏢。

　　衛凜不禁搖搖頭，有些人啊果然一直按兵不動，但是什麼都知道。

　　李爭還在辦公室喝着咖啡，雙腿悠哉地翹在辦公桌上，真是久違的感覺。他想着一會兒再去求求自己姐夫，讓他明天就來上班。他這些日子，天天被老婆罵，身心受創。

　　辦公室門被大力推開時，他嚇了一跳，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做什麼！”

　　看到來人是韓銘和他姐夫時，他的臉上臉堆着笑意了，“韓總啊——您好你好——”他伸出手。

　　韓銘冷冷地看着他。

　　李爭縮回手，心裏有些不痛快。“姐夫——”

　　黃總抬手給了他一個重重的耳光，“我怎麼沒看出來，這個人這麼黑心肝！”

　　“姐夫——”

　　衛凜不緊不慢地從門外走進來，“一個耳光而已，又不怎麼痛。”

　　“你個臭小子！”李爭怒氣沖沖。

　　黃總一臉歉意，“韓銘對不住了，我沒管好李爭。你看這事怎麼解決？”

　　韓銘掃了一眼李爭，又看看衛凜。“你說呢？”

　　李爭這會兒怕了，“你們——”

　　衛凜：“韓伯伯，我想借你兩個保鏢。”

　　韓銘點了一下頭。

　　衛凜比劃了一下，“20分鐘，打不死就行。”

　　韓銘眼底閃過一抹讚許。

　　保鏢明白了他的意思，上前拖住李爭。

　　李爭這會兒嚇得跪下來，“姐夫——我錯了！”

　　“你錯什麼了？”衛凜問道。

　　“我不該打陳若星，我向她道歉，她的醫療費我出……我還可以賠償……我錯了！”

　　衛凜揮揮手，“辛苦兩位了。”

　　李爭被拖進了房間。

　　黃總擰着眉，他這個小舅子真是欠打。“韓銘，這事是我對不住你。”

　　韓銘嘆了一口氣，“你也知道，我已經沒了一個女兒了。若星這孩子我從小沒在我身邊，她18歲我才知道她的存在，我欠她的太多了。”

　　黃總想求情的心思瞬間沒了。

　　20分鐘，保鏢出來了。

　　韓銘看了一眼衛凜，“走吧。”

　　衛凜知道韓銘有話和他說。

　　兩人一起下樓，衛凜上了韓銘的車。

　　韓銘：“前天我去看過若星了。”

　　衛凜沒說話。

　　韓銘笑了笑，“看來她沒和你說啊。”

　　衛凜：“韓伯伯，你也知道若星的性格，要是她同事來看她，她肯定會告訴我的。”

　　韓銘板着臉，“你就這麼對未來老丈人說話的？”

　　衛凜彎了彎嘴角，“韓伯伯，您還不知道我和若星的情況，她還沒答應加給我呢。”未來老丈人也遠着呢。

　　“活該！知道你要解除婚約，我也想讓保鏢去把你揍一頓。”韓銘心底的氣不少。

　　衛凜摸摸鼻子。

　　“好好照顧她！”韓銘再次囑咐。

　　“您放心。”衛凜正色道。

　　“她這輩子沒有得到父母愛，希望你能好好待她。我知道我說這些話也不夠格。”

　　“怎麼會？”

　　韓銘喟嘆，“她這輩子都不會叫我一聲爸爸了吧。”

　　衛凜心裏一震。

　　韓銘也只是在提醒他，“衛凜，女孩子傷她一次，她可能會選擇原諒你，傷她第二次就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了。”

　　衛凜咽了咽喉嚨，“我不會傷害她第二次的。”這是他一生的承諾。

# 第66章

　　當天回去之後, 衛凜把這事的始末都告訴了陳若星。

　　陳若星心裏澀澀的, 一時間沉默着, 沒想到她還能得到父愛。

　　“怎麼了？還在怕？”衛凜擔心她的心裏還沒有緩過來。

　　“就是沒想到對門那個人竟然是個搶劫犯。”陳若星和他接觸過幾次, 覺得對方挺憨厚的。

　　“所以我讓你不要住那裡，壞人最容易租住在魚龍混雜的環境。”

　　陳若星咬了一下唇。

　　“你想說什麼？”

　　“魚龍混雜的環境也有很多好人。我們樓道下那戶的老奶奶, 還有一樓的小學生，善良又可愛，都挺好的。”她臉色嚴肅。

　　兩個人成長環境不一樣, 一些觀念自然也會不一樣。誰也勉強不了誰。

　　衛凜嘆了一口氣, 他先退讓, “你說的是。”

　　陳若星：“……”

　　衛凜抬手攬着她的肩頭，“媽媽讓我們這周末回去。”

　　“阿姨知道我們——”

　　“她暫時不知道我們和好了。我沒敢告訴她你受傷的事, 你知道她那個人特別容易緊張, 只是她想你了, 你好久沒回去了。”

　　陳若星支吾了一句, “誰和你和好了。”

　　衛凜咬牙，傾身吻過去。“沒和我和好？那天晚上你一直拉着我的手還叫我的名字做什麼？口是心非的騙子！”

　　陳若星“哎呦”一聲。

　　“弄疼你了？”衛凜緊張不已，“哪裡疼？”

　　陳若星目光轉了轉。

　　衛凜恍然明白了，“你又騙我！”

　　陳若星抬手抵着他，眸光水潤的。衛凜撇開眼, “陳若星, 你別這麼看着我。”

　　陳若星一臉無措。

　　衛凜起身, “算了, 我去洗澡。”他到底是顧及她的身體的。

　　晚上, 陳若星靠在床上看英國生活攻略，看到一半時，她的手機響了，她看着來電显示，愣了幾秒才接通。

　　“若星——”

　　“司老師——”

　　兩人幾乎異口同聲。

　　“你沒事吧？”

　　“只是一些皮外傷。”

　　司哲擰着眉，“今晚我才知道這事。”晚上他遇到朋友，朋友問他，“你姐夫什麼時候在外面生了個女兒，你姐容的下？”

　　他這次知道陳若星出了事，姐夫為女兒出氣，將黃總的小舅子打的被救護車送到醫院。

　　司哲這段時間忙於公司的事，司珊和韓銘簽署離婚協議后，一心想讓他接受公司。他和韓銘的股份也是相差甚微了。

　　“司老師，我真的沒事了。”

　　司哲應了一聲。

　　“司老師，您在哪裡？”陳若星心裏有一個想法。

　　司哲笑笑，“我在你之前租的房子樓下，你的舍友告訴我，你搬走了。”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對不起，司老師。”

　　“不用和我說對不起。”他只是比衛凜運氣差點，誰讓她先喜歡上的人是衛凜呢。“好好休息。”

　　“您也是。”掛了電話，她嘆了一口氣。

　　過了幾秒，陳若星開口，“衛凜——”

　　衛凜推開門，手裡拿着一杯水，還有一瓶維C。“聽到你在打電話。醫生開的，每天吃一顆。”

　　陳若星接過來，“謝謝。”

　　衛凜默了一下，還是問出來，“是司哲？”

　　陳若星吃了一片維C，“是司老師。”

　　“看來他是知道你受傷的事了。”衛凜很聰明，“韓伯伯這次絲毫沒給黃總的面子，我猜他是想通過這件事讓大家知道你的身份。”

　　“別人知道又怎麼樣？”

　　衛凜拿過杯子放到一旁，“如果李爭知道你是韓伯伯的女兒，他絕對不敢對你怎麼樣的。當然，我並不希望你靠着韓伯伯的庇佑。”

　　陳若星望着他。

　　“人家要知道的是你是衛凜的妻子。”衛凜一字一頓道。

　　陳若星心頭一跳。

　　衛凜走到大床另一邊自然而然地躺下來。

　　陳若星：“……你怎麼睡這裏？”

　　衛凜輕笑：“你半夜叫我怎麼辦？”他拉過她的手，“我什麼也不做。”

　　陳若星大窘，見他閉上眼，她慢慢地躺下來。

　　屋內靜悄悄的，前面樓練鋼琴的小孩還沒有休息，鋼琴曲輕輕柔柔地傳到兩人耳邊。

　　衛凜突然開口：“以後也讓我們的孩子學鋼琴。”

　　陳若星哭笑不得，“你想的真遠。”

　　“是有點遠。”衛凜想了想說道，“最起碼還有四五年吧。”

　　陳若星不想再搭理他。

　　十多分鐘后，她睡着了。衛凜聽見她均勻的呼吸聲，他輕輕側過身子，理了理她耳邊的頭髮，在她額角落下了一吻。

　　第二天，衛凜正常上班，陳若星在家休息。

　　中午大門突然打開，她坐在沙发上百無聊賴地看着綜藝節目。“你回來了啊。”

　　“若星？”唐韻又驚又喜，“你怎麼在這裏？”

　　陳若星立馬站起來，“阿姨——”

　　唐韻見她穿着睡意，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目光漸漸沉了沉。“衛凜什麼都沒告訴我！你們真是的。”她上前抓住陳若星的手，“這孩子怎麼沒輕沒重的。”

　　“不是的！阿姨，我遇到歹徒，出了點事，是衛凜幫了我。我這是傷。”陳若星急切地解釋着。

　　唐韻也愣住了，“啊！那沒事吧？嚴不嚴重？看過醫生了嗎？”

　　“休養一些日子就好了。”

　　唐韻上下打量，“我看看——”這一看也發現問題了。

　　吻痕和傷痕是不一樣的。

　　唐韻自然不會點破，“沒事就好！發生這麼大的事你們竟然都不告訴我們。”

　　“怕您和伯伯擔心，我們準備過段時間說的。”陳若星一臉歉意。

　　唐韻又是心疼又是無奈，“你這樣子應該好好補補的。衛凜哪裡會照顧人啊，瞧瞧你都瘦了一圈了。”

　　陳若星只要說道：“這次衛凜幫了我很多。”

　　唐韻眼裡滿是驚喜，“那就好。”

　　陳若星也怕唐韻再問她和衛凜的事，心裏七上八下的，畢竟她現在住在衛凜這裏，也不太適合。

　　衛凜中午回來送飯，看到他媽，也嚇了一跳。他悄悄對陳若星說道：“你怎麼也發個信息告訴我一聲。”

　　陳若星掃了他一眼，“阿姨一直在我旁邊。”

　　“我媽有沒有說什麼？”

　　陳若星搖搖頭。

　　衛凜吁了一口氣，“先吃飯吧。”

　　唐韻也留下來和他們一起吃飯，她挑剔道：“你要早點告訴我，我今天讓阿婆煲骨頭湯了。”

　　衛凜：“媽，你怎麼突然過來了？”

　　唐韻瞪了他一眼，“我要是不來，我哪裡知道你們都在一起了。”

　　衛凜眼角直抽，他看了一眼陳若星。

　　陳若星低下頭安靜地吃飯。

　　衛凜怕他媽給陳若星壓力，“若星暫時在我這裏養傷的。”

　　唐韻心裏暗笑，“喔，養傷啊。那你要好好照顧她，回頭我讓張阿姨過來幫你們燒燒飯吧。”

　　陳若星開口道：“伯母，我得回去的，過些日子，我要去英國。”

　　唐韻的笑容僵住了，“怎麼又要去英國了？”

　　衛凜幫她解釋：“公司培訓，去半年。”

　　唐韻心裏稍微舒服了一點，“半年也還好。”見衛凜臉色有些不自然，她也不再多說了。

　　這頓不算豐盛的飯，唐韻吃的滿足。衛凜和陳若星卻索然無味。

　　大概是經過解除婚約的事，兩人都不太希望長輩再插手他們之間的事了。

　　吃過飯，唐韻回去了，“衛凜，送我下樓吧。”

　　衛凜知道他媽有話和他說，同她出了門。

　　唐韻望着他，“若星原諒你了？”

　　衛凜抿了一下嘴，“快了。”

　　唐韻無奈一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若星還要去英國，你看你和衛澈真是難兄難弟。我這次什麼也不管。”

　　“您不管就好。”

　　“期待你的好消息。你也別送我了，回去陪若星吧。好好照顧她！”

　　衛凜回去后，同陳若星解釋道：“我也不知道我媽怎麼突然來了。”

　　陳若星：“我明白。”

　　衛凜的肩膀鬆懈下來，“你還是別回去住了，就住這兒吧，反正也住不了多久。”

　　陳若星：“那就麻煩你了。”

　　“你知道，我不怕你的麻煩。”他看了看時間，“我得回公司了，對了，周六祁陽的婚禮，你如果不想去的話，我們就不去了。”

　　陳若星想了想：“去吧。落落她們也會過來。”

　　衛凜勾起一抹笑意，眼睛清亮，“那我們一起過去。”他抬手摸了摸她的眉角，“幸好你臉上的傷不多，不然太容易引起誤會了。”

　　“什麼誤會？”陳若星順着他的話問道。

　　衛凜低着頭湊到她的耳邊，“大家會以為我家暴你。”

　　陳若星的眼睛眨了眨：“……是你想太多了。我們現在可沒關係。”

　　衛凜感覺心臟中槍了，他不可思議地看着她，“你現在的口才真是越來越好了！”

# 第67章

　　自從唐韻知道陳若星受傷后, 每日都來送湯送菜, 在她和衛凜的照料下，陳若星一周胖了三斤, 而衛凜卻瘦了三斤多。

　　轉眼到了祁陽婚禮那日，班上來了一大半的人。

　　許落落早晨出來前, 就給陳若星發了信息，讓她早點過去。兩人有段時間未見了，大學四年感情處的不錯, 這會兒就想快點見面。

　　衛凜當天上午有事, 他也不放心放陳若星一個人先過去，便讓她在家等她, 等他忙完了回來接她。

　　陳若星覺得他有點小題大做, 不過再看到他眼底的緊張，她還是妥協了。

　　衛凜一直到下午三點才回來, 陳若星正在練習英語。“你回來了啊。”

　　衛凜看着她，“等我一下, 我換身衣服。你呢？不換嗎？”

　　陳若星穿着白色襯衫和黑色長褲, 倒也乾淨利落, 不過感覺不像去參加婚禮, 像去上班的。

　　衛凜換衣服時突然想到了什麼，從房間出來。“走吧。”

　　陳若星望着他，他一邊走一邊扣着扣子, 白色襯衫搭着藏青色的背心和西裝褲, 俊朗中帶着幾分穩重。

　　不知不覺間, 他們的身上已經再無青澀了。

　　陳若星都忘了，他現在也是公司的老闆。

　　“走吧。”他拿過車鑰匙。

　　“喔。”她跟在他的身後。

　　出發沒多久，陳若星接到許落落的電話。

　　“你什麼時候到啊？”

　　“剛剛出發。”

　　“那我等你啊。”

　　陳若星掛了電話，看着窗外，“走這條路嗎？會不會堵車？”

　　衛凜道：“要買點東西。”

　　陳若星沒說話了。

　　下了車，陳若星才知道衛凜要去商場，她想難道他要給祁陽買結婚禮物。大學四年，他也沒住校，也就和章一辰他們幾個關係好些。

　　等到了商場，衛凜帶着她去了二樓女裝。

　　陳若星終於明白了他是要給她買衣服啊。

　　衛凜望着她，“女裝我也不太了解，進去試試。”

　　陳若星沒想到他這麼心細，這段時間，她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買衣服。

　　店員已經來到兩人身邊，“兩位有什麼需要？”

　　衛凜彎了彎嘴角，“麻煩幫她選一下。”

　　店員：“好的。”

　　在店員的推薦下，陳若星試了一套中袖款式的連衣裙，裙長到腳踝上，她還認識了一個新顏色“燈壁灰色”。

　　店員：“這個顏色很適合您的膚色。”

　　陳若星看着鏡中的自己，一時間覺得自己又高又瘦。

　　衛凜走到她的身旁，眼底的驚艷毫不掩飾，他的目光與她在鏡中交匯。

　　陳若星輕輕就這裙角，有些不太習慣這樣的場合。

　　衛凜笑着：“我覺得挺好看的，要不要再去別家看看。”女生不都喜歡逛商城的嗎。

　　陳若星回首：“不用了，就這件吧。時間來不及了。”

　　衛凜點點頭，“好。聽你的。過幾天我再來陪你買些衣服。”他拿出卡遞給店員，“買單吧。”

　　陳若星：“我自己付。”

　　衛凜搖搖頭，“這時候你還和我分的這麼清嗎？”

　　陳若星：“……”

　　店員嗤笑，很有眼力的接過卡。“請稍等。”

　　衛凜拿過剪刀，體貼地幫她把標牌剪了，目光在她臉色短暫的停留。“臉上的傷淡了很多。”

　　“阿姨送來的藥膏挺有效果的。”陳若星說道。

　　衛凜扯了一抹笑，她現在叫“阿姨”習慣了。

　　兩人從商場到就酒店又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這一天，大家的話題除了新郎和新娘就是衛凜和陳若星了。

　　當初兩人在畢業典禮高調公開，這沒多久，論壇曝光了兩人分手的事，結果衛凜真身上線說在追求陳若星。

　　作為同班同學的他們覺得自己就是徹徹底底的局外人，今天大家可不會輕易放過這兩人了。

　　衛凜和陳若星一起進來的，有人先看到了他們。

　　“這兩人到底有沒有分手？”

　　“衛凜這麼快就追上陳若星了？”

　　……

　　等入座了，許落落髮現了陳若星臉上的傷痕，還有脖子上的痕迹。

　　許落落悄聲問道：“你和衛凜和好了？”

　　陳若星面對好朋友，實話實說道：“差不多吧。”

　　許落落笑：“你身上的傷怎麼回事啊？”

　　陳若星連忙解釋了一下。

　　許落落呼了一口氣，“這也太危險了。”

　　那端，幾個男生大咧咧地問衛凜論壇上的事，“你們是不是得罪什麼人了？”

　　許落落笑道：“你們就不懂啦。”

　　“你知道？”

　　許落落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那肯定是衛凜的愛慕者，不然誰會那麼無聊發這樣的貼子。”

　　眾人恍然大悟。

　　“不過，衛凜你們準備什麼時候結婚啊？”

　　衛凜側首看着陳若星，“若星過段時間要去英國，等她回來我們再商議結婚的事。”

　　“那就提前恭喜你們了。”

　　陳若星掃了他一眼，這人怎麼就愛自說自話了。

　　衛凜壓着聲音道：“給點面子。”

　　陳若星忽而一笑。

　　這場婚禮布置的很漂亮，六十桌酒席，客人很多。司儀也是請了本地著名的節目主持人。

　　陳若星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婚禮，她倒是覺得新鮮。

　　“你喜歡這種風格的婚禮？”衛凜問道。

　　“挺好的。”陳若星道，“很漂亮，只是太熱鬧了。”

　　衛凜來了一句，“回頭我問一下祁陽，讓他把這家婚慶聯繫人發給我。”

　　陳若星看着他，她輕笑着，卻什麼都沒有說。

　　新娘扔捧花環節，司儀請在場的單身未婚男女上台。

　　旁邊的一位女同學喊了一下陳若星，“若星，一起上去吧。”

　　陳若星猶豫了一下，她並不太喜歡這樣的場合。

　　衛凜：“這種環節真是無聊。”

　　女同學：“沒結婚都可以上去的！”

　　陳若星：“好吧。”

　　衛凜黑着臉。

　　許落落笑着打趣，“衛總，加油喔！”

　　新娘臉上滿是笑意，回頭一看，拋出了捧花。

　　陳若星站在邊上，捧花拋來時，她下意識地抬手接住了。

　　司儀：“哇喔！是位漂亮的美女接住了捧花。我幫在場單身男士問問，看看你們還有沒有希望了？請問，你有男朋友了嗎？”

　　台下的衛凜坐的端正，靜靜看着台上。

　　陳若星淺笑着，聲音輕柔，“我男朋友也來參加婚禮了。”

　　衛凜只覺得耳中嗡嗡作響，嘴角不由的翹起來。他緊握的手還是出賣了他，此刻的他，就像考試分數出來那會等待老師宣布成績的學生一般，緊張又期待。

　　司儀又說了什麼，他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

　　得償所願的幸福，他終於體會到了。

　　他眯着眼望着她。

　　陳若星拿着捧花回來時，也沒有看他。

　　衛凜咽了咽喉嚨，“吃飽了嗎？”

　　陳若星錯愕了一下，沒想到她下來，衛凜竟然問她這句話。

　　五星級的酒店酒席也就那樣，一桌的菜也沒什麼好吃的。

　　陳若星違心地點點頭。

　　衛凜開口，“我們先走吧。”聲音微微緊繃。

# 第68章

　　下了樓, 衛凜沒有去停車場。

　　陳若星道：“要去哪裡？”

　　“對面有家甜品店，蛋糕還不錯。”衛凜表情溫柔。

　　大晚上, 哪個女生會去吃甜品啊。尤其是她最近還胖了幾斤, 不過陳若星見他心情很好, 也沒有再打擊他。

　　兩人並排站在路口等綠燈, 突然間一輛電瓶車呼嘯而過。

　　衛凜眼疾手快將陳若星拉到了身前，陳若星撞到他的肩頭。

　　旁邊的一個年輕男孩罵了一句髒話！

　　陳若星站好, 往後退了一步。

　　衛凜握住她的手再也不肯鬆開了。

　　兩人就這麼一路牽着手走進了店裡。

　　店裡安安靜靜的，這會兒客人也不多。

　　衛凜終於鬆開了她的手，陳若星只覺得手上一陣汗意，不知道是他的還是她的。

　　衛凜：“你想吃什麼口味的？”

　　反正都來了，陳若星點了一塊玫瑰千層蛋糕和一杯蜜桃烏龍茶。

　　衛凜平時也不吃這些，只要一杯和她一樣的蜜桃烏龍茶。

　　兩人安靜地坐了一會兒。

　　女生好像天生有種神奇的預感。陳若星隱約覺得今晚的衛凜有些怪異，她喝着茶水。

　　店裡正在播放的音樂突然停了。

　　陳若星看了一眼前方，那邊有個小型的舞台，音樂器材有好幾種。

　　衛凜突然起身, 陳若星收回目光看着他。

　　衛凜嘴角微微彎了彎，“稍等——”

　　說完, 他走向了小舞台。

　　在陳若星的震驚中, 他拿起了一把小提琴。

　　燈光一瞬間也變了顏色。

　　他優雅的站在那兒，熟悉的音樂緩緩奏出。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

　　掛在天上放光明, 好像許多小眼睛

　　……

　　這首兒童歌曲, 陳若星也會唱。

　　只是她大概從來沒有想象過, 會有男士為她彈奏這首曲子。她一瞬不瞬地看着風度翩翩的他，宛若王子一般。

　　一曲結束，衛凜放下小提琴，一步一步走到她的面前。

　　陳若星只覺得心跳如鼓。

　　衛凜望着她，“小時候學過一段時間小提琴，這首曲子也練了很久。”說著他從口袋裡拿出了一枚戒指。

　　陳若星咬着唇角，她的預感對了。

　　衛凜單膝跪地，右手舉着戒指。“星星，我是認真的。認清楚自己的感情也需要時間和考驗，如果時間可以重來，我希望讓我先愛上你。”那麼她也會少受一些痛苦與煎熬。

　　陳若星怔怔地坐在那兒，眼眶濕潤。

　　她什麼時候喜歡上他的，大概是從他半夜送她去醫院開始。

　　喜歡上他很容易。

　　放棄不喜歡他也很難。

　　衛凜微仰着頭，注意着她的表情變化，他心裏着實忐忑，求婚是有所準備的，但是能不能成功，他也不確定。

　　時間一秒一秒地走過去，漫長地好像過了幾年。

　　陳若星輕輕吸了一下鼻子，抬手接過戒指。

　　衛凜呼了一口氣，“我幫你戴上。”

　　戒指很漂亮，鑽石是星星狀的。陳若星打量着，輕聲道：“不是上次那個了。”

　　衛凜難得有幾分羞澀：“這是我在美國讀書時偶然看到的，當時覺得很適合你，便買下來。”這枚戒指幾乎花光了他當時身上所有的資金。

　　原來都那麼久了。

　　陳若星：“很漂亮。”

　　衛凜牽着她的手，“當然。”

　　陳若星望着他，“衛凜，這次你要是再反悔，我不會再原諒你了。”

　　衛凜笑容一僵，“我現在怕你明天醒來反悔呢。要不是民政局下班了，我現在就想去領證。”

　　陳若星撲哧一聲笑。

　　衛凜只覺得她笑起來真的很好看。

　　衛凜求婚成功，也沒有告訴家裡人。

　　第二天上去，兩人去民政局領了證，一切程序都很簡單。兩人穿着白襯衫，在隔壁照相館拍好了照片。

　　拿到照片后，陳若星看着，“這是我們第一張合照。”

　　衛凜想了想，“畢業照不是合照嗎？”

　　陳若星呵了一聲。

　　衛凜連忙說道：“我不愛拍照，你喜歡以後我們多拍點。”

　　陳若星沒理他。

　　領完證以後，衛凜陪她回去搬東西。

　　自從陳若星出事以後，丹丹也搬到男朋友那邊去住了。

　　陳若星收拾好東西，把鑰匙放到桌上。

　　衛凜提醒道：“走吧。”

　　回到家，衛凜幫她把書放到書房，衣服也放到主卧的衣帽間了。

　　陳若星輕吁了一口氣，“感覺像在做夢一樣。”

　　衛凜回頭掃了她一眼，“衛太太，醒醒吧。”

　　陳若星臉一熱，“晚上吃什麼？”

　　衛凜：“出去吃。家裡也沒有什麼東西了，吃完飯，我們再去超市買點東西。”

　　陳若星點頭答應。

　　吃飯的時候，隔壁桌是一對年輕夫妻帶着龍鳳胎兒女，孩子五六歲，可愛的很。哥哥吃完了，還負責看着妹妹吃飯，父母倒也省心不少。

　　衛凜問道，“你喜歡男孩還是女孩？”

　　陳若星：“都一樣。”

　　衛凜給她夾了一個鳳尾蝦，“那我們可以生兩個，哥哥和妹妹。”

　　陳若星吃完了蝦才說道：“你想的可真美。”

　　兩人現在在彼此面前放的很開，有什麼說什麼。

　　衛凜眉眼上揚：“我們倆的外型不多生幾個嗎？等以後老了，家裡熱熱鬧鬧的。”

　　陳若星：“衛凜，你是不是想的太遠了。下個月，我要去英國。”

　　一提這事，衛凜斂了斂神色，“你可真會潑冷水。”

　　吃過飯，兩人去了一趟超市。陳若星是節約的人，買什麼東西都會考慮一下家裡需不需要，衛凜則是看到什麼就要買。

　　結果買了一車的東西，結賬的時候，又是一番時間。

　　排隊的時候，衛凜順手拿了小盒子放到台上。

　　陳若星沒注意看，問了一句，“什麼東西？”

　　衛凜低下頭，在她耳邊低語了一句。陳若星頓時臉就紅了，恨不得和他保持距離。

　　回到家以後，兩人整理東西就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衛凜還覺得少，“改天我們再去一趟，家裡缺的東西太多了。”

　　陳若星唔了一聲，“我先去洗澡。”

　　衛凜應了一聲，他自然沒臉說一起洗。

　　家裡有兩個衛生間，他去了另外一個。

　　陳若星洗完澡出來，衛凜也洗完了坐在床上，手裡捧着一本書。

　　她擦乾頭髮，又去塗了個乳液。

　　等一切忙完，她才上了床。

　　衛凜也把書放到一旁，關了燈。

　　卧室安靜，兩人都沒有睡意。

　　衛凜抬手握住她的，“星星——”兩個人的時候，他總喜歡叫她“星星”，親昵又溫柔。

　　陳若星應了一聲。

　　衛凜側身，吻也隨之而來。

　　最後，他還是記得用了晚上買的東西。

　　陳若星氣喘吁吁，現在她終於明白了，許落落當初給她們宿舍三人上的課。兩人感情的升華還是需要身心交流的。

　　衛凜抱着她，說著他不曾說過的話。

　　陳若星昏昏欲睡，輕輕的應了他幾句。

　　“若星，我愛你。”

　　周末，衛凜和陳若星回父母那邊吃飯。

　　趁着大家都在，衛凜宣布了兩人領證的事。

　　衛父鄭重地說了幾句：“結婚了你們就不是小孩子了，你們兩個要相親相愛，相互扶持。我和你媽媽結婚這麼多年，我都沒有惹你媽媽生過氣，秘訣就是——忍。”

　　唐韻哼了一聲，“我的脾氣很好的。不過，你爸爸的優點，你們倆都要好好學習。”

　　衛凜和陳若星相視一眼，兩人心照不宣。

　　唐韻又開始策劃兩人的婚禮了，甚至連酒店都擬定好了。

　　衛澈：“媽，若星馬上要去英國學習半年，您也不用太着急。”

　　唐韻望着他，“我能不着急嗎？我和你爸的同學，90%的都做爺爺奶奶了。”

　　衛澈看了一眼衛凜和陳若星，向兩人求救。

　　陳若星開口道：“阿姨，我和衛凜商量好了。婚禮明年定在明年十月，我們想婚禮簡單一點。”

　　唐韻嘆了一口氣，“若星，你又喊錯了。”

　　陳若星咬牙：“媽！”聲音清脆。

　　“哎。行！都聽你的，你有什麼想法，和我說。”

　　衛澈看看衛凜，不禁搖搖頭。“老弟，看來以後你和爸爸一樣，家裡做不了主了。”

　　衛凜笑着道：“哥，你不明白這是幸福。”

　　半個月後，陳若星飛往英國。

　　出發那天，衛凜和崔睿辰一起送她到機場的。

　　崔睿辰知道她要去英國后，這两天就住在他們家了。巨大的電燈泡，衛凜想和陳若星親近親近都不方便。

　　偏偏陳若星對這個弟弟疼愛的很。

　　“姐姐，你在英國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一個人出門。”

　　“知道了。”

　　“你要是沒錢告訴我，我給你錢。”

　　“謝謝啊。”

　　衛凜揉揉他的腦袋，“你姐姐要花也是花她老公的錢。你先去那邊坐一會兒，我和你姐姐有話說。”

　　崔睿辰依依不舍地走到一邊。

　　衛凜望着她，“每天早晚報平安。”

　　“知道了。”

　　“不要和男同學出去。”

　　陳若星點點頭。

　　衛凜舔舔嘴角，握着她的手，“戒指不要摘下！”

　　陳若星失笑：“我應該把結婚證帶過去的。”

　　衛凜表情有些不自然，“新婚燕爾就分開，你以為我容易嗎？”說著他張開雙臂抱着她，“等你回來。”

　　陳若星鼻子一酸，“衛凜，你也要照顧好自己。”

　　“嗯。”衛凜吻了吻她的眉心，又吻了一下她的嘴角。

　　一旁的崔睿辰捂上了眼睛，不一會兒又悄悄分開手指，吃瓜小子上線了。

　　陳若星對着衛凜揮揮手，她忍住淚意，轉身進去了。

　　那句我愛你，最終還是沒有說出口。

　　衛凜牽着崔睿辰站在那兒，許久沒有離開。

　　崔睿辰抬起頭，“姐夫，你舍不得姐姐，為什麼還讓我姐姐去英國啊？”

　　衛凜彎了彎嘴角，“我尊重你姐姐任何選擇，因為我愛她。”

　　崔睿辰嘻嘻一笑：“肉麻！”

# 第69章

　　國內時間比英國時間要快七個小時, 陳若星到了英國以後，就給衛凜發了信息。

　　正在開會的衛凜聽見手機信息聲響, 連忙拿起來, 看到微信內容后，他的心才鬆了下來，不自覺地微微一笑。

　　會議室的人都看着他，幾個單身漢故意輕輕嗓子，“老大，會議結束了嗎？”

　　衛凜放下手機, “就按剛剛說的去辦。”

　　大家站起來, 三言兩語的嬉鬧着。

　　“老大, 半年時間很快的，別急啊。”

　　章一辰輕笑：“你在美國學習，若星可是等了你兩年。”

　　衛凜嗤笑, 那兩年她可不像現在的自己。

　　一旦上心了, 怎麼能和以前一樣了呢？

　　陳若星到了英國起初也是不太適應，不喜歡這邊的食物, 想念家裡。這些話她也沒對衛凜說。對比下來, 衛凜在美國兩年倒是適應的很。這就是人和人的差別。

　　時間過得很快，尤其是學習的日子。

　　等她適應了這邊的環境, 加上心思也花在學習上，倒也不太想家了。

　　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來英國一周后, 她慢慢明白了這個道理。

　　她每日忙碌, 有時候忘了給衛凜發信息，那傢伙會連着發幾條信息，過了一會兒語音也來了。陳若星從沒想過衛凜會變成這樣。

　　一個月後，韓銘到英國出差，來見了陳若星一面。

　　韓銘帶她去了一家中餐廳，他沒有問陳若星，點了幾樣菜。

　　“我看你比來的時候瘦了一些，學習很辛苦嗎？”

　　“還好。”陳若星現在再見他心情很平靜，只是心裏依舊無法把他代入到父親的角色。

　　韓銘笑笑，“覺得英國怎麼樣？”

　　陳若星實話實說道：“待一段時間還可以。”

　　“這點你和你媽媽一樣。當年我讓她出國讀兩年書，她怎麼也不同意。”大概是老了，現在的他孤家寡人一個，經常會想起年輕時候的事，想起陳紫黎。

　　陳若星看着侍者上來的菜，菜做得很好看。

　　“嘗嘗吧——”韓銘拿起筷子，給她夾了一塊糖醋仔排。這是他第一次給她夾菜，心情複雜，又酸又甜。年輕的時候為了事業奮鬥了一輩子，對於當初的選擇毅然決然地不後悔。現在想想，如果當時他沒有和陳紫黎分手，即使他事業上不會有大成就，那麼至少也是有妻女相伴吧。

　　吃過飯以後，韓銘送她回住處。

　　陳若星：“我到了。”

　　韓銘點點頭，“注意安全，遇到什麼事打上面的電話。”他拿出一張名片交給她。

　　陳若星接下來，雖然她知道自己不會打的。

　　韓銘望着她走進房子里，許久，他才開口，“走吧。”

　　這樣就好，他關心她，也不想要她有什麼反應。

　　偶爾吃一兩頓飯，他已經很滿足了。

　　陳若星見過韓銘后，心情有些低沉。和衛凜語音時，衛凜也察覺到了。

　　“怎麼了？是不是學習上遇到什麼困難了？”

　　“他今天來英國了。”

　　衛凜很快明白了，“他”是誰了。“你們聊了什麼？”

　　“也沒什麼啊，就是一起吃了一頓飯。”

　　“那你怎麼會心情不好？韓伯伯不是說了我什麼吧？”衛凜知道韓銘現在看他也不順眼。

　　“是的。他說我和你結婚太草率了。”

　　衛凜咬牙，“你怎麼想？”

　　“我也覺得有點草率！”說完陳若星忽而笑了。

　　“好啊！等你回來看我怎麼收拾你！”

　　“叔叔和阿姨最近好嗎？”

　　衛凜失笑：“叔叔阿姨？”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我總是不太習慣喊爸爸媽媽。”

　　“沒事。隨你怎麼喊。對了，有個八卦聽不聽？”

　　“誰的？”

　　“大哥。”

　　“大哥？他怎麼了？談女朋友了嗎？”

　　衛凜摸摸鼻子，“聽過見了幾次了。”

　　“真奇怪。大哥這麼好的條件，怎麼到現在還不找女朋友。”陳若星難得和衛凜感慨。

　　“多好的條件？”衛凜悠悠問道，“比我還好？嗯？”

　　陳若星：“幼稚！”

　　衛凜：“你早點休息吧，看書不要太晚了，把眼睛看壞了。”

　　“知道了。”

　　半年的時間說快也很快。

　　每次衛凜回家，唐韻就在他耳邊叨念。“你也不去看看她？”

　　“我去看她不是影響她學習嗎。”

　　唐韻氣死了，無話可說。

　　四月，陳若星即將回來，衛凜也收拾好行李，在沒有告知陳若星情況下，去了英國倫敦。

　　那天下着綿綿細雨。

　　他一手舉着一把傘，一手提着行李箱。到達樓下，他按了按門鈴，一個帥氣的外國男人開了門。

　　“你找誰？”

　　衛凜愣住了，他當然知道陳若星的舍友是什麼人。從來沒有聽她說過，她這裡有個外國男人住在這裏。

　　“陳若星。”

　　“若星？你說的是Candy吧？”

　　“Candy？”

　　“那位漂亮的中國女孩。你是她的哥哥？”

　　衛凜沉着臉，“不！我是她的丈夫。”

　　外國男人臉上的笑容凝住了。“你好你好！我叫David。”

　　陳若星收到消息，趕緊從圖書館回來了。

　　David在電話里說，“你丈夫過來了。”

　　陳若星嚇了一跳，畢竟昨天她和衛凜視頻時，他說他接下來要去北京出差，可能不能聯繫她。一到宿舍看到衛凜，她的心跳莫名地加快了。

　　衛凜坐在客廳的沙发上，望着她。

　　陳若星走到他的面前，“你怎麼突然來了？”明明她下周就要回去了。

　　衛凜起身抱住她，“想你了。”

　　旁邊的David也不知道迴避，就看着兩人。

　　陳若星羞赧，抱了一會兒，她開口：“好了！有人在！”

　　衛凜放開了她，“去你房間。”

　　陳若星看了一眼他的行李箱：“你住的地方訂好了嗎？”

　　衛凜望着她，“我人都過來了，難道你還想兩地分居？”

　　陳若星：“……可是我的房間很小，床也很小。”

　　David輕輕嗓子，“Candy，他真的是你的丈夫？”

　　陳若星點點頭，“是的，我先生衛凜。”

　　衛凜沖他笑了笑，“等我們結婚時，歡迎你來參加婚禮。”

　　陳若星拉了拉他的手，“不是說好不辦婚禮的嗎？”

　　衛凜：“簡單一點。”

　　陳若星的房間確實不大，衛凜一進來，感覺房間更小了。他環顧一周，目光落在那張床上。“確實有點小。”

　　“我沒騙你。”

　　“擠擠也能睡。”

　　陳若星：“……”

　　他抬手把門鎖反鎖好，一把拉過她，吻隨之落下去。

　　一吻結束，陳若星臉紅氣喘。

　　衛凜啞聲問道：“David是什麼人？”

　　“我隔壁室友的男朋友，最近過來旅遊，暫住這裏。”陳若星解釋道。

　　“多久了？”

　　陳若星舉起了兩根手指。

　　“两天？”

　　“兩周。”

　　“陳若星你又瞞着我。”

　　“David人很好的，而且是名校學生。”

　　“誰說名校學生都是好人？”衛凜覺得自己的老婆真是傻。

　　陳若星勾了勾嘴角，“你餓不餓？吃過飯了嗎？”

　　衛凜確實餓了。“一下飛機就來找你，什麼東西都沒吃。”

　　“冰箱里還有食材，我給你下碗麵條。”

　　“不用麻煩了，我們出去吃，正好說說話。”衛凜牽着她的手，一起下樓。

　　兩人去了附近一家西餐廳，陳若星聽舍友說過，這家東西味道很好，不過價格很貴，她也從來沒有來吃過。

　　衛凜看着她用英語和侍者交流，和半年前相比，變化還是挺大的。

　　“你那位同事呢？”衛凜問道。

　　“他還在圖書館，我接到David的信息就回來了。”

　　衛凜點點頭。

　　“你怎麼突然來了？”

　　“怎麼？不想看到我？”

　　陳若星瞪了他一眼，“萬份驚喜。”

　　衛凜也笑了，“休了年假，陪你在英國逛逛。正好把婚紗照拍了。”

　　陳若星正在喝水，差點嗆住。

　　衛凜好笑，“我已經約好了團隊。”

　　陳若星唔了一聲。

　　吃過晚飯，兩人沿路走回去。衛凜牽着她的手，“你瘦了。”

　　“還好吧，也就兩三斤。這裏的東西太難吃了，天氣又不好。”

　　“這半年你都沒和我說話。”

　　“你不知道人在外面都是報喜不報憂的嗎？”

　　衛凜嘆了一口氣，“希望我們的孩子以後都能實話實話，開心不開心都能告訴我們。”

　　陳若星：“……”

　　兩人又去了一趟超市，買了一些洗漱用品。結賬的時候，陳若星隨口問了一句，“還有沒有東西需要買的？”

　　衛凜愣了一下，拿了一個小盒子。

　　陳若星：“……我說的不是這個。”

　　衛凜笑：“那是什麼。”

　　陳若星：“我發現你臉皮越來越厚了。”

　　衛凜：“你怎麼不說我們夫妻感情越來越親厚了。不過——”

　　“不過什麼？”

　　“這東西已經用不上了。”

　　陳若星很快反應過來了，結婚了的男人性格變異了。

　　兩人回去以後，天也黑了。

　　陳若星的室友也回來了，看到衛凜她也是一臉驚訝。

　　衛凜拿出他帶來的大紅袍送給她。

　　女孩子欣然接受，“真想到你們這麼年輕就結婚了，恭喜恭喜！難怪若星都看不過我們這裏的男士。”她悄悄對陳若星說道，“你丈夫真是我見過的最帥的中國男人了。”

　　陳若星：“……”能說不是嗎？

　　當晚，衛凜和她擠在那張小床上。

　　半年未見，有些事自然控制不住。

　　小床不僅小，質量也不太好，吱吱作響。

　　陳若星哭着求他，輕一點。

　　衛凜也很無奈，“星星，我想你半年了，176天了。”

　　最後，那盒東西還是沒用上。

　　陳若星又累又困，偏偏衛凜精力旺盛，拉着她一直在說話。

　　“你怎麼都沒告訴我你取了一個英文名？為什麼叫Candy？”

　　“隨便取的。”

　　“是嗎？”衛凜的手滑到她的腰間，她怕癢。

　　“因為糖果很甜。”陳若星躲着，“你送給我的那盒糖很甜。”

　　衛凜心滿意足，摸着她的頭髮。

　　陳若星掐着他手臂，“你不困啊？”

　　衛凜弱弱地道：“我倒時差。”他吻了吻她的唇角，“你先睡吧。”

　　陳若星唔了一聲，眼皮在打架了。

　　衛凜又問了一句，“若星，你有沒有想我？”

　　陳若星側了側身子，臉靠在他的下巴下。

　　許久，她嘟囔了一句，“想。”聲音溫柔纏綿。

# 第70章

　　陳若星改了機票，在衛凜的陪同下逛了好幾個城堡。

　　兩人的婚紗照也是在城堡附近拍的。陳若星的婚紗就準備的五套, 攝影團隊也是從國內過來的。

　　衛凜幫她理了理髮絲, “媽媽準備的, 你知道她是女兒控, 這趟恨不得跟着我過來的。”

　　“那怎麼沒過來？”陳若星心中也是把唐韻當媽媽一般的。“我們也可以一起拍照。”

　　衛凜挑眉, “你以為她不想嗎？我們多久沒見了，二人世界的時間本就少。”

　　陳若星睨了他一眼, “我們也可以一起拍照。”

　　“她自己都訂好了, 回江城我們還有一套要拍。”

　　攝影小哥喊道：“新郎手扶着新娘的腰，新娘笑的自然一點。”

　　陳若星的手都不知道該放哪兒了。她本就不愛拍照, 現在還被人圍觀, 更不會笑了。

　　衛凜輕笑：“拍個照, 你緊張什麼。反正後期有修圖。”

　　陳若星：“……”

　　休息的時候，衛凜幫陳若星提着裙擺。

　　陳若星看着城堡：“我記得有個明星也是在英國城堡里舉行婚禮的。”

　　“你也想？”

　　陳若星搖搖頭。

　　衛凜拿出手機, “拍張合照吧。”

　　兩人臉靠臉，衛凜拍了兩張。

　　陳若星：“發給媽媽看嗎？”

　　衛凜輕笑，“不。我發朋友圈。”

　　陳若星：“這不像你的風格。”

　　衛凜什麼話也沒有, 只發了兩張照片，一張兩人剛剛拍的合照，一張他趁陳若星不注意拍下的，她正專心地摘着路邊的薰衣草，嘴角淺笑盈盈。

　　過了一會兒, 陳若星的微信信息不斷, 三位室友讓她都分享一些婚紗照。

　　她打開朋友圈, 看到了衛凜發的，嘴角微微上揚。“這張什麼時候拍的？”

　　衛凜笑：“是不是很好看。”

　　陳若星眨眨眼，“你拍的很好看。”

　　衛凜牽着她的手，十指交握。“上次在學校論壇發帖的人你也認識。”

　　“是誰？”

　　“肖靜語。”

　　“是她？”陳若星轉念一想，肖靜語愛慕衛凜，發這條貼子也正常，只不過倒也不像她會做的事。

　　“想什麼呢？”衛凜把玩着她的手，為了拍婚紗照，她的指甲也修過，塗上粉色的甲油，漂亮的話很。

　　“只是覺得她也不置於這樣，大一那年，我們一起去xx参觀，她就像公主一樣，優越感很強。”陳若星也能感覺到肖靜語對她的不喜，女孩子天生的感覺。

　　衛凜輕哼，“她在你面前有什麼優越感，學習沒你好，工作也是靠家裡，長得也沒你好看。”

　　陳若星：“……”

　　當天兩人拍完婚紗照，江大論壇也炸了。

　　不知道是誰把衛凜朋友圈的照片發到了論壇上，評論已經翻了三頁。

　　“等來了！終於等到了！”

　　“我能說，這婚紗照太美了！”

　　“哈哈哈哈！我猜這張合照是衛凜師兄拍的，這角度，哈哈哈，虧得兩人底子好！”

　　“現實版的城堡里的王子和灰姑娘。”

　　“陳若星可不是什麼灰姑娘。”

　　“樓上什麼意思？”

　　“傳聞她是xx上任老總的私生女。”

　　……

　　這消息衛凜和陳若星都沒有看到，兩人拍完婚紗照就回酒店休息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陳若星才看到群里的截圖。她立馬坐起來，這一動作也驚醒了衛凜。

　　衛凜迷迷糊糊睜開眼，“怎麼了？”

　　陳若星把手機遞給他，“你看。”

　　衛凜眸光冷下來，“沒事。我讓大哥去處理一下。”

　　陳若星皺起了眉，“是不是肖靜語？”

　　衛凜攬着她的肩頭，“現在還不確定。你和韓伯伯的關係，xx公司有人知道也正常。”

　　陳若星嘆了一口氣，“他把他名下的股份轉了20%給我。”

　　衛凜：“你想怎麼處理？”

　　陳若星：“我也不需要，倒是可以做些有些意義的事。”

　　衛凜想了想，“這個不急，等我們回去陪你去處理一下。這個股份肯定有人想要的。”

　　陳若星點點頭，“謝謝你，衛凜。”

　　衛凜勾了勾嘴角，望着她，“真想謝我？”

　　陳若星立馬明白他的意思，“先起床，我餓了。”

　　窗外陽光燦爛，又一個美好的清晨，因為有你在身邊。

　　幾日後，兩人回到江城。

　　陳若星休息了两天，就回公司上班了。

　　衛凜十多天不在公司，公司積壓的事也不少，兩人連着幾天都處於加班模式。

　　論壇的事是衛澈解決的，查到最後，確實是肖靜語發的。

　　陳若星和衛凜得到答案也沒有太多的驚訝。

　　衛澈打趣道：“我看這事都是衛凜的錯，桃花債。”

　　衛凜無奈搖搖頭。

　　陳若星撲哧一聲笑。

　　衛澈道：“你們準備怎麼處理？”

　　陳若星：“這事就不要告訴爸爸媽媽了，有機會我和肖靜語談一下。”

　　衛凜側耳：“你要約她？”

　　陳若星望着他，“上午司老師聯繫我了，想和我談談股份的事。我們約了明天上去見面。”

　　衛凜斂了斂神色，“去哪兒？”

　　陳若星咽了咽喉嚨，“他們公司。”

　　衛澈起身，自然要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他邊走邊抬手輕輕扇了扇，不忘揶揄兩人，“我聞到好大一股醋味啊。”

　　陳若星拉了拉衛凜的手腕，“衛凜，本來打算晚上告訴你的。”

　　“你白天怎麼不說？”

　　“也不算什麼大事，晚上說也不遲啊。”

　　衛凜心裏舒服了。

　　陳若星心中腹誹，有時候他真是比小孩子還幼稚。

　　“司哲現在可不是學校里的老師，你手裡股份對他很關鍵。”

　　“反正我留着也沒用。”陳若星不甚在意。

　　衛凜想了想，“你也算是公司大股東了，若是他讓你回公司上班呢？”

　　“我肯定不會去的。”

　　衛凜輕輕一笑，“如果他提出買你手裡的股份，答應他。我想對你他出的價格不會低。”

　　陳若星轉了轉眸子，應了一聲。

　　第二天，衛凜送她去見司哲的，“有什麼事給打我電話。”

　　陳若星：“知道了。路上小心。”

　　衛凜看着她的背影，不覺得嘆口氣。司哲就是一隻老狐狸，也不知道他到底打的什麼主意。

　　陳若星在前台報了名，前台姑娘直接帶她進了電梯。

　　司哲的辦公室在26樓。

　　“您在這裏稍坐一下，司總在開會。”女孩子給她泡了一杯茉莉花茶。

　　陳若星接過，“謝謝，我在這裏等他就好了。”

　　“好的，那我下去了。”

　　陳若星等了二十多分鐘，司哲才會會議室回來。他一身西裝，“久等了，若星。”

　　“我也沒事。”陳若星站起身來。

　　司哲打量着她，大半年沒見，她還是和他記憶中的一樣。“在英國怎麼樣？”

　　“一開始不太習慣，後面就好了。”

　　司哲點點頭，“你的適應能力很強。”

　　陳若星笑了笑。

　　“我看到衛凜的朋友圈了，恭喜你們倆。”

　　陳若星扣着手，“謝謝您。”

　　“準備什麼時候舉行婚禮？”

　　“十月份。”

　　“會請我嗎？”

　　“當然！你是我的老師。”

　　司哲神色溫和，“我會準備一份禮物的。好了，我們談正事吧。”

　　陳若星臉色一凜。

　　“不用緊張。你也現在也算是公司的股東了，有沒有興趣回來上班？”

　　陳若星搖搖頭。

　　司哲也預料了，他拿了一份合同，“我知道你志不在此，你看看這個，還有什麼條件可以提？”

　　陳若星快速地瀏覽了一下，心裏也有了大概，沒想到這一切和衛凜說的一樣。“我沒什麼意見。”

　　司哲收購她手中的股份，並且每年還會給她5%的分紅。

　　“只是這分紅我不能拿。”

　　司哲沉吟道：“也可以。這錢我會替你保管，以後再給你的孩子。”

　　陳若星愣住。

　　“我收購你的股份，賺的人是我。”司哲望着窗外，“若星，拿着吧。”

　　陳若星不知道為什麼心裏對司哲總有一種莫名的虧欠感，最終，她還是妥協了。

　　她簽好了字，“司老師，股份的錢，你幫我轉到芸芸基金會吧。”

　　司哲點點頭，“好。我替芸芸謝謝你。”

　　陳若星展顏，“那我回去了。”

　　“去公司？”司哲問道。

　　陳若星實話實話道：“我請了半天假，衛凜的公司也在附近，我去看看他。”

　　司哲心裏微澀，“我不送你了。”

　　“您先忙。”

　　陳若星並沒有直接下樓，而是去了16樓，她知道肖靜語在這層樓。

　　“你找誰？”

　　“麻煩幫我找一下肖靜語。”

　　“稍等。”

　　不一會兒，肖靜語出來了，見到她表情毫不掩飾的錯愕。“陳若星，你怎麼在這裏？”

　　陳若星從來沒有與人紅過臉，除了衛凜。“我知道論壇貼子是你發的。”

　　肖靜語：“你在說什麼。”

　　陳若星：“你聽得懂。已經第二次了。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利益衝突。也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們身上，這樣活着不累嗎？”

　　肖靜語嗤笑：“我就是看不慣你。你有今天不過因為韓董事長，你若不是他的女兒，你能和衛凜在一起嗎？”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可是沒有答案。既然我和他在一起了，我會珍惜。”陳若星抿了一下嘴角，“如果你再在背後做這些事，我也不會任人欺負的。希望你不要再犯。”說完，陳若星轉身走了。

　　肖靜語紅着眼，眼淚撲簌而下。

　　陳若星出了大樓，打了一輛車，去了衛凜的公司。

　　她在樓下，仰望着高聳的大樓。她拿出手機撥通了衛凜電話，那端很快通了。

　　“若星——”聲音溫柔。

　　“衛凜，中午一起吃飯吧。”

　　“你談完了？”

　　“嗯。我在你們樓下。”

　　那端默了幾秒，“我下來接你。”

　　陳若星眯了眯眼，“好啊。”

正文完，番外見。